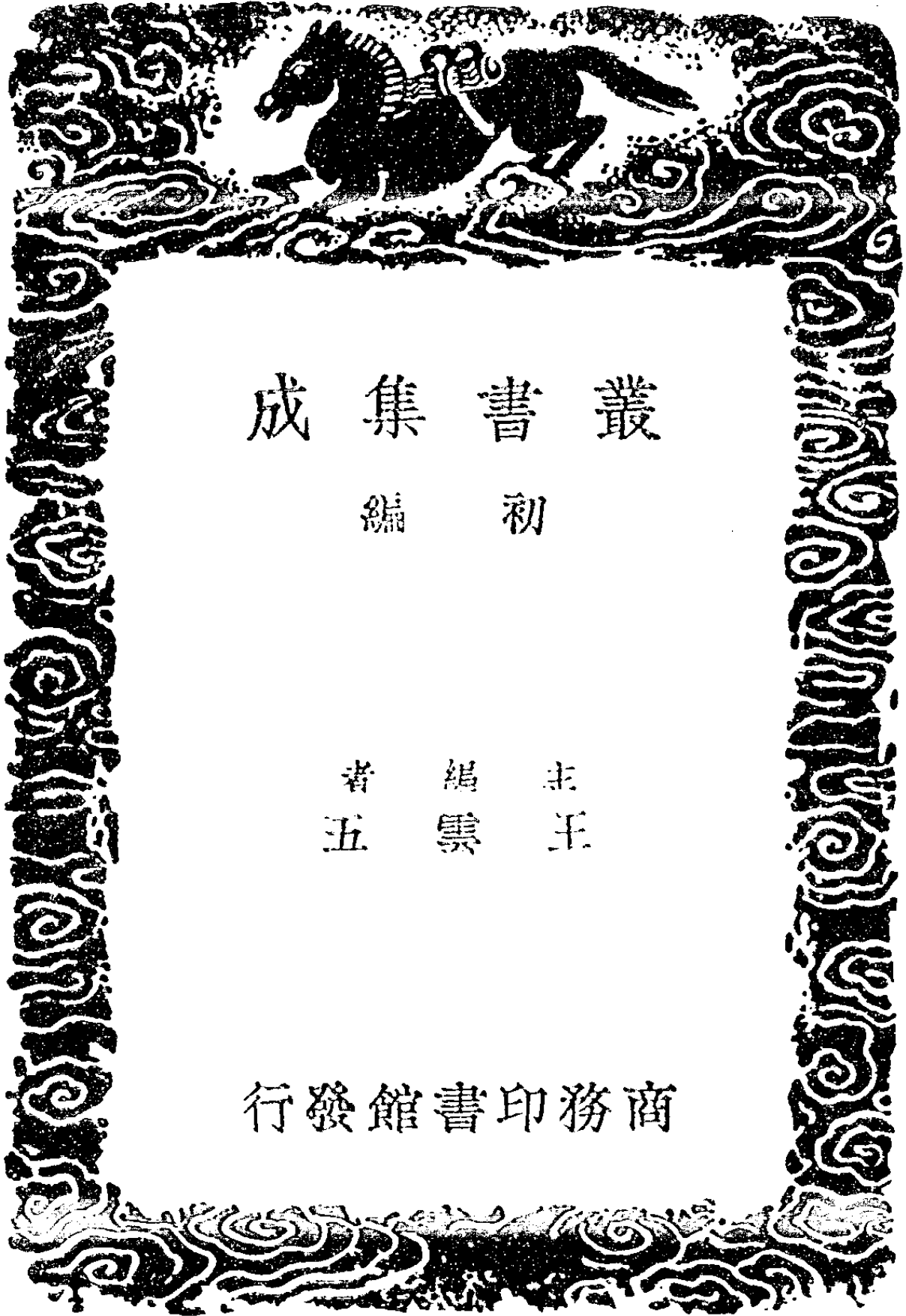


浮溪集附拾遺

一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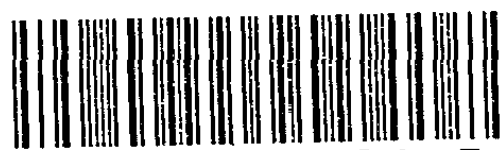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集 溪 浮

道 拾 附

(一)



3 0649 7891 3

撰 藻 汪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甯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尙符璽。再遷尙書郎。立柱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覲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苟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敝。作者衆矣。詞句儂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詞章。如啗士飭。嗜昌歎。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豈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

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晉陵孫覲撰。

# 浮溪集目錄

卷一

奏疏四首

卷二

奏疏十一首

卷三

表二十四首

卷四

表二十九首

卷五

表二十七首

卷六

表二十八首

卷七

浮溪集 目錄

085  
117  
2:1958

外制三十七首

卷八

外制六十八首

卷九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一

內制二十六首

卷十二

內制二十三首

卷十三

內制三十四首

卷十四

內制二十九首

卷十五

內制五十九首

卷十六

內制三十首

卷十七

謚議一首

序跋題說書後附十四首

卷十八

記八首

卷十九

記七首

卷二十

碑二首

卷二十一

銘十三首

策問一首

傳一首

贊二首

祭文四首

書筭六首

卷二十二

啓十九首

卷二十三

啓二十八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一首

行狀三首

卷二十五

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誌銘八首

卷二十七

誌銘十二首

卷二十八

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三十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六言絕句三首

詞三首

五言律詩四十七首

五言絕句十五首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臣等謹案浮溪集宋汪藻撰藻字彥章宋史文苑傳云饒州德興人孫覲作藻集序則云鄱陽人攷宋史地理志德興縣屬鄱陽郡覲蓋舉其郡名也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藻學問博瞻爲南渡後詞臣冠冕其集見于晁公武讀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猥藁外集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藝文志竝著于錄然趙訪跋羅願小集謂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已非完帙其後遂亡佚不存嘉靖中有胡堯臣者以舊傳浮溪文六十五篇詩二十七首詞三首合爲十五卷名曰浮溪文粹刊行于世學者欲觀藻著作僅據是編而其原本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內所載藻詩文甚夥皆題曰浮溪集視文粹所收不啻倍蓰謹重爲編綴哀合成帙雖未必盡符原數大約亦十得其六七矣藻工于儷語所作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當情事詔命所被無不悽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製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爲辭令之極則固不獨其格律精密擅絕一時其他詩篇雜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孫覲作誌銘以大手筆推之洵可無愧雖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與李綱不叶其作綱罷相制詞至比之驩兜少正卯頗不免爲清議所譏然其文章自能雄視一代固未可以一眚掩也惟明堂大禮畢奏告三清玉皇大天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本二篇明堂神異露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賢菩薩等處表本一篇奏告潭州南嶽司天昭聖真君等處表本一篇祈禱道場罷散表一篇功德疏



表一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稟承聖訓，槩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 浮溪集卷一

宋汪

## 奏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劄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己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跳梁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



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于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啗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尙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倚撫目前。爲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

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卽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旣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己。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使足以得其懽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濼。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姦。如以劉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預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

之不咸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預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于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己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尙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尙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熬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

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尙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旣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培斂之瘡。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內外竝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

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隄，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常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于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聞民間疾苦，朝廷闕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熟眎疾苦，而不爲陛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顧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爲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卽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爲言，懇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觀近日百姓

見朝廷命令之頒。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卮之水。酌之一卮。則竭矣。豈復能供鍾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爲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爲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管闕誤。明日移文曰。爲某事支經制錢若干。不管闕誤。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綱。水腳。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常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當催。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爲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尙有可議者。曰。遽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買箭箠翎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日。淮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畢出。違限期。官吏竝重寘典。憲臣承命惶怖。卽時行下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間。二月初六日。又淮安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樣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淮安撫使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樣打造。三月初六日。又淮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下撫州候樣到應期打造。前後四牒。未嘗一同。雖其未止于打造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爲之騷然。今方候降樣。不知其樣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樣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集。是



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牒矣。何以民爲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當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十二丈。法當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也。挽而致之。水濱。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此耕蠶之時。舉家暴露。眎田桑盼盼然。不得爲卒歲衣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爲陛下畫此。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參議論。共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爲之嗷嗷。臣竊以爲過矣。至于箭箠翎毛。有司當計實用之數。下所產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箠二百萬。翎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箠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遑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雉。鵝。鴛。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旣無聊如此。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爲勞而爲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爲一。豈不爲陛下宵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爲國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畫可帷幄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爲陛下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按行而巡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採。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

使之相延而爲盜哉。臣不勝憂懣待命之至。取進止。

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卽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敵騎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悵悵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擄。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一鏃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罰。不敢復南。此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寇性强復。

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已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梈朝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尙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志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家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借此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耶。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戕。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戕。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

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爲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幸也。豈今日之所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欲自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于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麾云。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鬪。猶懼不前。況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旣。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況此曹平時厭飫于擄掠之費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統攝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竝論如法。仍使于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常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陛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當狀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興。凡民物之利害。官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產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瘡痍。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留意監司。慎擇人材。非他路比。及除目

之出。乃用呂源、姜仲謙。是二人者。其操行汙濁略同。一旦竝制選除。且同爲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謹按呂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包苴交結權倖。爲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罷黜。復結王黼。而得舊物。黼敗。人爲源危之。方是時。李邦彥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彥所厚之客也。遽以女妻子崧之子。厚其奩具。卽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梁師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便朝。一日而獲恩數者八。進職。進官。進賜名。錫章服。父贈待制。所生母封夫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非常之恩。蓋師成極力薦援。種其所賂而爲之報也。比者源被召赴闕。士大夫謂朝廷必深知其所爲。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爲兩浙轉運使。夫兩浙名部也。轉運使崇資也。平時進擢能臣。不過爲副使而已。呂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爲譚楨之奴者。楨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禿巾小帶。身雜胥吏。趨走楨前。倚託權勢。傲睨視人。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延閣。典大藩。對賓客。輒言仲謙卵翼。皆顯之之賜。顯之。楨字也。此浙人熟聞而親見。指名而嗤侮者。奈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乎。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敏。敢爲誕謾似才。奮當劇煩。似有風力。以爲足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爲過矣。今兩浙人心未安。緩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老成而知大體者。威惠兼行。庶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二小子重擾之耶。況近者臣僚論列。自崇寧以來。諂附非類。得官得職者。竝行追奪。且鏤板籍記姓名。爲萬世姦邪之戒。蒙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得直龍圖閣。仲謙由譚楨。而得直秘閣。皆當在奪職籍名之數者。旣未掃除。乃同時陞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無怪士論之紛

紛也。伏望睿慈速罷源、仲謙，別選修飭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謬。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未敢撰進。

# 浮溪集卷二

## 奏疏

### 論淮南屯田

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壩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兵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必不能守。若爲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洊罹金人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恐以爲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領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除現存人戶田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旣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 論僑寓州郡筭子

臣聞自東晉以來。累朝皆治金陵。當時中原。爲五姓所據。于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故江都謂



之南兗州。則兗州之人所居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居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爲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爲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爲其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鎮江爲韓世忠、岳飛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臣愚以爲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權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他類此。無事之時。多印文牒。先行散布。使皆明知國家優恤之意。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其有無足以相通。禍患足以相救。與鄉居無異。亦何爲而不居乎哉。況浙西州縣。昨經焚劫之後。人遭殺戮。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數。以待僑寓之人。計口而給。與土人雜耕。撫存老幼。係累其心。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擄。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取進止。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爲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乃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爲是耶。爲非耶。若以爲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爲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

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耶。況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爲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啓僥倖之門耶。臣以爲不罷士瑗。恐人人效其所爲。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軍。或且令蘇遲赴任。斥去士瑗。爲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邢煥孟忠厚除授不當狀

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並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爲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爲當。而稱贊聖德不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闕然不息。致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誨諭終莫能弭者。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者。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已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于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

得以議陛下。而于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檢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邢煥、孟忠厚書牘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爲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陞敘。今來臣寮論列。若全不敘復。卽不需登極赦恩。可于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旣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爲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爲慶。刑而人不以爲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而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故何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于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贊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厮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諂諛。攘取公器。如盜賊然。攷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搢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搢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褻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

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爲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汗清貫。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于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爲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常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爲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爲哉。正使褻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彊。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爲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爲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爲一等。每等集爲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于不敘復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竝罷。而近日

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于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竝明降指揮。孰爲當得。孰爲當罷。指定姓名。鏤版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卽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爲陛下守此名器。轉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浚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爲中國困于強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謂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敵于蔣山雨花臺。各筍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爲消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爲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爲度夏計。而陽爲窮蹙者。特以疑我師耶。建康爲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羣臣日至

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旣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爲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迺邇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浚果能爲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旣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爲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論蘇良冶轉官不當狀

臣竊以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朝廷安富尊榮。中原初未嘗有犬吠之警也。一旦姦臣唱爲取燕山之計。貪功嗜進之徒。如蚋奔酸。希慕恩賞。卒之寇騎再犯都城。喪地數千里。百萬生靈。肝腦塗地。二聖北狩。至今未還。其禍蓋始于燕山。今士大夫聞說當時之事者。無不流涕痛恨。尙復忍論當時之功乎。蘇良冶臣不知其何人。亦不知其功狀虛實。但今日而錄燕山之功。實爲非政。且良冶一人被賞。其類必多。將源源而來。朝廷與之。則其失愈甚。不與。則恩施不均。恐于綜核名實。鼓舞四方之時。非所以訓。臣愚伏望聖慈明

詔有司。凡燕山之功。更不收敘。庶幾杜塞無名之賞。慰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所有蘇良治轉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乞懲勸均稅狀

右臣先奉敕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行去。竊以爲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立縣稅。皆得平允。竝無人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等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觀之。無不盡力矣。

乞修日厯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于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竝無日厯。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之謂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厯。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

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哢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于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則其事詳，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閩矣。及今耳目相接，尙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黑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



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預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尙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討補闕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厯官採擇。

貼黃

臣契勘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但見當時所頒命令。若除受差遣黜陟。與臣僚出處始終。則有所授告劄。或家集行狀。今湖州士著及流寓士大夫家。未嘗被兵。藏書具在。如陛下從臣纂集。乞并賜移文。于逐家取上件文字。錄訖付還。庶幾粗成編帙。伏候敕旨。

湖州奏乞修魯公祠并賜額狀

伏見本州城東能仁院。有唐顏真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真卿以大厯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爲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拳拳于真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軍興爲憂。如真卿之祠。見爲不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實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羣倫者。忠義爲首。而名節暴白。莫如真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巡。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代之忠。示將來之訓。真卿風烈。誠不在巡。遠之下。幸車駕駐蹕臨安。真卿之祠。適

在旁郡。若不特加崇獎。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望聖慈。量給度牒十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遺直之魂。激懦夫之氣。誠非小補。如蒙俞允。仍乞賜一敕額。伏候敕旨。

書局轉官辭免官劄子

右臣昨蒙指揮。編類上件詔旨。雖訪尋墜典。綴緝缺文。以備史官之求。粗有區區之志。然未嘗筆削一字。與掌故不殊。有何勞能。妄叨顯秩。況臣方食奉祠之祿。日愧空餐。恨無毫分仰報知遇。豈有偶緣一事。使冒遷官。非惟愚分難安。實懼人言可畏。所有誥命。不敢祇受。



# 浮溪集卷三

表

##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天命有歸。將嗣興于景運。人心胥悅。咸暱就于至仁。雖辟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敵情之變。遽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旣蒙塵而不返。九祧乏祀。將攝裸以爲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願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恥。志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仲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率士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壇。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禮。以見羣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旣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 上皇帝勸進表

天人同心。方嗣興于有德。宗社重事。可久曠于常尊。雖懇款以樂推。猶逡巡而牢避。凡茲俟命。安可措躬。

恭惟皇帝陛下。識照幾微。誠參化育。早毓神明之胄。茂昭文武之英。有開必先。既訟獄謳歌之畢集。惟德是輔。將神祇祖考之咸安。當承再造之休。乃守一謙之益。三靈交後。四海疇依。惟聖人所貴于因時。凡天下莫先于定分。今九廟尙虛于裸獻。兩河未入于輿圖。繼體守文。當亟收于衆俊。宅中圖大。宜深究于遠圖。儻差一日之幾。孰啓千齡之運。伏望皇帝陛下。俯占輿誦。光御法宮。涖中國而撫四夷。履至尊而制六合。雖以位爲樂。非堯舜之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羣臣賀皇帝登寶位表

天啓昌期。御蘿圖而出震。人瞻睟表。負黼屨以當陽。既三靈宗社之有歸。將萬世人民之永賴。竊攷帝王之受命。殆將今古以同符。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英明冠古。躬返樸還淳之儉。奮興衰撥亂之剛。方率土之謳吟。共思劉氏。宜昊穹之庥數。專在舜躬。爰除高邑之壇。俯應大橫之兆。取炎精用事之月。卽藝祖興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卜年之數。重立丕基。方圖政事之修。獨運神明之斷。豈止兩河之復。卽觀二聖之還。臣等幸備周行。獲逢嘉會。接千歲之統。交侵行殄于四夷。盛九賓之儀。率舞但同于百獸。

車駕移蹕臨安府賀表

涓日上春。移都近甸。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期。國步寔康。人心胥悅。竊以用永地于新邑。盤庚所之。靖民會諸侯于東都。宣王由之復古。不有真主。孰恢遠圖。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彊勉行道。自寇

戎之荐入。爲宗社之深憂。側身修行。而志極于艱危。菲食卑宮。而力圖于興復。始遊襄野。卒然雖假于問途。旋駐岐山。從者有。如于歸市。旣天心之悔禍。宜宇內之休兵。將返舊京。先移清蹕。越濤江而北渡。御方岳以中居。臣蚤扈時巡。適嬰郡寄。入關建策。莫輸戍卒之忠。望日馳誠。徒喜長安之近。

### 車駕移蹕建康府起居表

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衛天行。先巡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宇宙清明。華夷震疊。伏以盤庚五遷。而商人卒服。重耳三駕。而楚子莫爭。方宏遠之是圖。非宴安而孰戒。矧謀舊物之復。可諱屬車之勞。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誠配高厚。雖居萬乘。躬曾閔之至哀。爰整六師。據高文之宿憤。旣王者不聞于有外。故春秋尤大于復讎。臣方奉真祠。莫居官守。興瑯琊而續晉之祀。竊陋前規。遊雲夢而縛信以歸。願求故事。

### 車駕親征起居表

萬旅戒嚴。六飛巡狩。法成周之時邁。張大漢之天聲。恭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羣英之策慮。興中丕之基圖。念問安猶隔于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姑從簡約。用示憂勤。臣方遠闕庭。莫供牧圉。神戈所指。方令裴度以視師。清蹕之行。將獲呂嘉而名縣。

###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于凜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觀于浩劫。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繫表。探賾寰中。旣與

夫造物者遊。孰肯以天下爲事。遺元珠于赤水。久矣相忘。飲膏露于金莖。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傾就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案〕此表當是靖康初藻爲起居舍人時所作。因本集原日先後無攷。類次于此。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惟一人修不已之誠。故四海覩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曾閔。于九重。力奉姜任。于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今古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遙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顏之喜。

星變百官請皇帝御正殿表

乾象垂精。稍拂清臺之候。聖心祇戒。久稽路寢之朝。旣禋烝之潛銷。猶彝儀之未復。凡居覆幬。孰不屏營。恭惟皇帝陛下。光紹祖宗。丕膺厯數。萃勤儉于一己。濟艱難之百爲。雖功如堯帝之巍巍。與天同大。然心體文王之翼翼。無日不恭。比緣象緯之愆。昭示國家之戒。皆臣子素餐之過。何聖神軫念之深。乃遷黼座之尊。退避法宮之正。損厥奉御。出于精誠。然百辟晨趨。宜肅乾坤之位。四方秩請。願瞻日月之光。儻降次以自居。則在庭之安仰。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鑒。俯徇誠祈。稱警蹕以出房。垂衣裳而當坐。向明而治。合禮之宜。不惟安羣下之情。抑以答高穹之意。

星異請御正殿表

星孛經躔。茲爲變異。帝居便坐。爰示焦勞。旣蒙昭格之休。宜復敦臨之大。仰輸誠懇。未賜俞音。竊以聖人明精禋之文。儒者守災祥之說。求厥象類。捷于形聲。惟皇天篤佑于人君。乃垂譴告。在明主丕承于上帝。獨有寅恭。比妖象之下臨。雖有邦之所戒。孰云憂責。上及聖神。若稽太史之占。靡推于數。躬正格王之事。不應以文。旣損饌羞之珍。仍蠲聲樂之奉。布詔書而求民瘼。開言路而達下情。其爲報塞之誠。可謂精專之至。尙虞五事之闕。弗御九筵之居。于盛德以維光。在羣情而實懼。伏望皇帝陛下。俯稽邦典。參酌民言。正天子當陽之尊。副海隅傾日之意。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星變請御正殿表

保章瞻象。旣除星祲之災。太僕詔王。盍正朝儀之位。滄市警言之瀆。未蒙淵聽之移。敢冒威尊。再陳悃悞。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御宇。寅畏事天。側躬如雲漢之詩。省己甚桑林之禱。比逢大異。尤軫清衷。靡臨便坐之朝。退卽齋宮之次。雖星移應德。本絲和氣之乖。然人定勝天。卒致妖氛之息。精禋已通于上下。等殺宜肅于尊卑。尙屈天威。曷全國體。伏望皇帝陛下。順抑揚之理。協中外之心。躬秉璿璣。齊列宿左行之度。光臨黼座。示一人南面之尊。積此懇誠。祈于矜允。

宰臣進三省通用格式表

政省藏書。實紀璣衡之要。儒臣奉詔。重加筆削之功。粲然詮次之新。成以緝熙之久。裁爲信典。仰冒清光。



臣伏以帝有所興。雖本精神之運。事爲之制。必求防範之中。蓋世無一定之宜。則朝有屢遷之令。旣閱歲時之積。遂增品目之繁。不綜其歸。孰稽而決。況臺省紀綱之地。蓋國家政事之原。詒厥孫謀。嘗厯紛更之患。視諸故府。多仍踏駁之餘。願雖日月之奚傷。正恐江河之易犯。懋昭成憲。有待聖時。肆垂三尺之文。盡削兩端之弊。恭惟皇帝陛下。政循周舊。法體堯成。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會萃累朝之式。編摩一代之書。蓋將垂裕于無窮。豈復習傳于旣往。三聖相授。益爲孝友之光。百世可知。奚取質文之變。部居綺錯。凡要星陳。臣等蚤以褻揚。總茲論撰。退慚未學。無國僑潤色之才。願與羣工。遵文考儀刑之典。

元命日百官乞詣寶籙宮行香表

天佑民而作之君。宜膺備福。臣歸美以報其上。冀効微忠。游輸悃悞之辭。未動崇高之聽。敢同衆志。再冒嚴威。臣伏以至人無名。豈陰陽之能制。大德必壽。蓋臣子之願然。矧逢基命之辰。茂集紀生之慶。眷惟吉壤。夙有殊庭。標祕籙之新名。會叢霄之真馭。當肅朝紳之列。就增神筴之期。閱六十日之回旋。時焉致款。祀億萬年之綿遠。意則無窮。茲愛戴之常情。非寅恭之過禮。敢圖睿聖。固執謙虛。謂將仁壽以同民。不欲福祥之專己。仰戴乾坤之大益。深淵谷之危。未賜矜從。若爲退聽。伏望皇帝陛下。俯垂淵照。曲徇羣情。許令承學之徒。咸遂增高之算。雖華封至賤。祈年屢辱于堯辭。然莊語可稽。受命終期于舜獨。

賀建築隆兌州城寨表

申畫封圻。域彼要荒之遠。列爲郡縣。赫然亭障之新。方用夏以變夷。旣由中而及外。同諸近服。錫以嘉名。伏以天下一家。王者必期于無外。日闢百里。聖人務斥于提封。惟茲生聚之眀。自昔羈縻之域。采入其阻。往成于方。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來稱都護之觴。增廣職方之籍。疆以周索。達子海隅。樓櫓相望。雖廣谷大川之異制。書文混一。豈故家遺俗之有存。坐成形勝之區。無復華離之國。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聰明有臨。成乎安疆。聲教極舟車之至。同其實利。畏懷無鏃矢之遺。坐令種落之居。皆置朝廷之吏。用充國金城之略。過伏波銅柱之封。幅員旣長。錯地形之如繡。財賦底慎。哀方物以來琛。同我太平。惠于中國。臣等辛逢休運。親睹膚公。守在四夷。已扼襟喉之勢。對揚萬壽。願陳江漢之詩。

### 賀諸州祥瑞表

天地相合。充滿至和。舟車所通。徧爲祥瑞。會四海之圖牒。獻中天之冕旒。悉輸橐籥之藏。若有機緘之運。伏以福有象類。誠能感通。惟日新之德難名。則時萬之祥屢應。定樂章而爲年紀。何可殫名。旅王命而詔史官。殆無虛日。恭惟皇帝陛下。功超治古。福浸黎元。蓋天其申命用休。故物皆不召自至。成非彫刻。駢衆巧以俱新。合若節符。越數州而竝見。宜作春秋之一藝。載彰洪範之九疇。臣等親睹降康。敢忘歸美。上符瑞數千百所。旣揜前聞。稱封禪七十二君。願求故實。

### 賀赤烏白鵠表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伏以鳥本

陽精鵠知歲事。方聖祖紹隆于火德。適天時應在于金穰。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鬻鬻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精。嶽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而成章。乃同時而薦祉。迴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雕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賀黃河經夏雨不泛溢表

天眷弗違。水行斯應。盡伏黃流之奔猛。來符聖德之休明。伏以河入中原。行一十五郡。水失故道。蓋千三百年。方渚涯莫辨。馬牛之時。舉城郭皆爲魚鼈之食。豈有安行于積歲。略無泛溢之頽波。坐息堤繇。永無鄰壑。蓋伏遇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九功皆出于天成。三策靡資于人力。氣涉桃華之候。民忘蟻潰之驚。南畝相望。多稼雲彌于四野。金堤不動。長橋虹峙于中流。宜鑄砥柱之銘。行觀珍圖之瑞。臣等幸陪近列。獲望榮光。端委以臨。既不忘于禹績。允猶而翕。將無愧于周詩。

賀解池生紅鹽及鹽寶自生表

治格天休。祥開地寶。神功自著。盡輸鹽澤之藏。瑞色相鮮。獨表炎精之應。惟時竝見。從古罕聞。竊以周觀安邑之池。晉寶郇瑕之利。緊民仰食。與海分功。醴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每同積雪之珍。未聞春液之先堅。更與朝陽而爭煥。蓋天地作成之功速。靡願常期。故坎離融結之氣交。合爲瑞彩。恭惟皇帝

陛下丕承三極。協用五行。眷惟廣鹵之源。實佐大農之用。方百神之受職。仍一德之昌期。宜爾坤靈效茲川貢。成非人力。眞潤下以作鹹。粲若霞敷。異熬波而出素。史有特書之美。人無淡食之嗟。臣等幸服邇僚。欣逢休應。旣同梅實。助聖人神鼎之調。將致虎形。備重屋嘉籩之薦。

### 賀澶南班師表

小醜亂常。敢憑陵于鼠穴。偏師薄伐。旋毀覆于梟巢。捷書流聞。戎漠震竦。竊以獯豸孔棘。十乘以之啓行。蠻荆來威。四方以之無侮。維二川之南鄙。有六詔之遺黎。雖種類寢微。莫能統一。而封疆交備。每輒寇攘。大張我師。采入其阻。未悔觸藩之禍。尙懷拒轍之姦。武節載馳。靈旗斯指。伐山通道。駭王旅之如飛。折馘執俘。信天聲之有赫。旣掃除于妖孽。益恢扞于方隅。邊障肅清。里閭安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德勇智。玩心神明。端拱九重之中。折衝萬里之外。沈機罔測。獨斷不回。干戈省躬。居無忘于遠略。鈇鉞飾怒。動必克于仇方。矧絕塞之荒墟。宜指期而殄滅。臣叨備近職。預聞吉音。徒誦周雅采芑之詩。莫陪漢庭奉觴之慶。永言抃躍。實倍等夷。

### 江西提舉司賀冬表

日官祇日于朝。告陽來復。天子承天之意。與物咸亨。愛修亞歲之儀。茂對履時之慶。恭惟皇帝陛下。誠參化育。幽贊神明。朔復朔而謹治。厯之端。形無形而體好生之德。推步舒長之景。數得周正。逍遙供奉之班。心存魏闕。

己酉年冬至遙拜道君皇帝表本

伏以日官推三統之元。茲爲終始。王者會八能之士。以下豐凶。惟亞歲之佳辰。啓後天之遐福。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道隆治古。澤在生民。雖孔子之居九夷。寢忘其陋。而黃帝之從七聖。未免于迷。旣陽復于黃宮。宜慶回于丹扈。臣違顏茲久。結戀殊深。上漢殿萬年之觴。莫諧至願。御穆王千里之駿。惟祝遄歸。

庚戌年冬至表

伏以三微肇序。方迎舜日之長。萬類傾心。同望堯雲之遠。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功齊列聖。道冒羣倫。溫柔寬裕而足有容。夙諧民願。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允合天心理。極屯艱時。當亨復。臣久違溫清。徒軫夙宵。聽嶰谷之新筩。于占則吉。知襄城之法駕。不日而旋。

辛亥年正旦表

伏以接千載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遠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洊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扈之猶賒。鴻鴈雖賓。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紹興十五年元會賀表

接千歲之統。方啓昌期。盛九賓之儀。大朝獻歲。會簪纓于率土。瞻旒扈于中天。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羣倫。

澤流億世。天休滋至。知受命之惟新。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備。臣久塵法從。叨領真祠。聞盛典之復行。與情而交慶。受四海之籍。遙企于垂衣。奉萬年之觴。莫陪于舞手。



# 浮溪集卷四

表

## 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賀表

准進奉院報。十二月十二日。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者。凝旒南面。奉冊東朝。誠格兩儀。益見孝心之至。風行四海。咸知母道之尊。恭惟皇帝陛下。聖貫羣倫。行高百世。念龍飛之有日。瞻醜駕以無期。懷思屢廢于寢。禱祈請幾殫于書幣。未暨朔南之教。猶虛溫清之儀。大橫之兆。庚庚久當迎奉。城穎之詩。洩洩行卽旋歸。輯大議于曲臺。加徽稱于長樂。臣叨臨支郡。阻筵近班。二妃夙媿于重華。雖同遠狩。十亂莫尊于文母。還佐中興。

## 冊皇后表

帝圖內治。天錫柔儀。前占龜筮之祥。懋舉禕禘之禮。伏以坤承天而乃順。月受日以爲明。不表徽音。孰宣陰教。旣輔成于全盛。宜登配于至尊。恭惟皇帝陛下。誠以齊家。孝于尊禰。爰正軒星之象。用承長樂之顏。臣久冒明恩。欣逢盛典。雖外庭稱慶。莫陪百辟之趨。然列郡承流。首被二南之化。

##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之資。稟神聖徇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洊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宿齋路寢。哀對方丘。至哉坤元。肇享精誠之報。達于天下。均蒙持載之安。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寧神。詠經制禮。刊循誦習。傳之陋講。貴誠上質之儀。甫候一陰之生。踵修三歲之祀。爲下必因川澤。旣合羣靈。成功可告神明。遂膺多福。臣幸當稚弱。親睹休嘉。知窮壤之俱尊。與臣民而同慶。

又

出次明堂。肇禋方澤。稱典禮威容之盛。契神明精禋之交。燕及生靈。同深慶賴。恭惟皇帝陛下。中天而立。法地之宜。眷言博厚之功。未極尊崇之報。稽古稱制。前期庀官。仍犧牲圭幣之宜。正時日壇場之謬。匪頒從約。儀衛去煩。整法駕以躬臨。出宸衷之義起。辟公相牡以陪後。髦士奉璋而在廷。孫竹發揚。媪神娛喜。竝垂錫羨。允答休成。臣夙荷慈憐。欣逢熙盛。稱慶莫班于階。城卜年願比于岡陵。

又

講頌祇之美報。修尊祖之上儀。天蹕順旋。海隅胥悅。恭惟皇帝陛下。德羨淵妙。精誠靜專。踵行三歲之祠。竝答兩儀之祝。謁款郊時。修明國章。地求習坎之方。物取上黃之象。合于經誼。黜汾睢就祭之文。揆厥本

原追神考欲行之志。臣幸當幼學。親睹容禋。聞熙事之告成。與外朝而同慶。

又

迎日之陰。奠琮而祭。發揚厚德。登就吉儀。正圓丘竝祀之文。爲自古不刊之法。六飛還御。四海交欣。恭惟皇帝陛下。出撫亨期。備膺諸福。獨化陶鈞之上。儲精蠖濩之中。神罔時恫。地不愛寶。乃尊母事之禮。祇見澤中之巨。從祀山川。共樂成池之奏。告成天地。更觀梁甫之儀。臣幸託天枝。早蒙聖澤。慶方與之。隕祉。阻文石之稱觴。

又

郊兆宗祈。歸功于厚載。國章時舉。精意以親詞。逮茲竣事之初。咸有受釐之慶。恭惟皇帝陛下。成能三極。修禮百神。斂時民物之休。推本乾坤之造。候星躔之日永。嚴法駕以天行。昭對后祇。侑登皇祖。器尙陶匏之質。牲從藁粟之誠。宣函鍾靈鼓之和。備袞冕元圭之盛。因地事地。共觀熙事之成。匪今斯今。何止豐年之應。臣幸蒙聖澤。親睹明禋。進趨雖隔于外庭。鼓舞實同于庶物。

又

禋柴升燎。先款于圓壇。郊血告幽。繼稱于陰祀。懋叶熙成之慶。均蒙錫羨之恩。恭惟皇帝陛下。承七聖之休。撫百年之盛。文物聲明之悉備。神祇祖考以咸安。肅駕天行。嚴禋地載。鼓鐘具奏。符周樂之八成。壇壝更新。陋漢儒之五徙。豐年紹至。嘉物荐臻。臣早蒙加惠之深。未預成人之列。觀瞻有煒。榮抃實多。

劉相公賀明堂禮成表

建重屋以崇成。因剛辰而肇祀。一人昭事。萬寓駿奔。竊惟三代之君。皆備九筵之饗。維時去古。寔更秦漢之餘。設位從宜。莫正房心之次。會逢熙旦。蒐講上儀。求遺曠十載之前。得妙意六經之表。諸儒聚訟。嘗憂改作之難。一日成能。始愧習傳之陋。恭惟皇帝陛下。坐兼衆妙。躬享丕平。凡赫然庶事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曲盡合宮之制。靡逾旬歲之期。將視朔以頒朝。先饗親而配帝。昭合我將之頌。無煩玉帶之圖。精禋潛通。觀瞻有煒。臣久陪近著。甫隔清光。莫與英髦。共秉文王之德。徒聞熙事。遙與太史之嗟。

皇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與衛天行。親講頌祇之禮。臣工宿戒。交修扈聖之儀。當解慍之清和。宜儲精之辟穆。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統。合三神之歡。膺多福以履至尊。舉禋威而明德意。肇修陰祭。哀對坤靈。千廬星列于壇場。萬騎雲屯于次舍。協氣旁達。祥光上浮。臣方習幼儀。莫陪顯相。嘉與函生之類。共憑持載之安。遙企威尊。惟深慶抃。

又

對越坤靈。佑登皇祖。卽帷宮而展采。端冕服以薦誠。惟孝子必見其所爲齋。故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恭惟皇帝陛下。緝熙純嘏。統攝羣元。推本盛儀。比隆治古。乃嚴宗祝之奠。茂格媪神之休。陳百物之具修。儼千官之容衛。瑞氣承宇。靈光燭壇。臣方習幼儀。未親外傳。莫綴侍祠之列。惟深戀聖之誠。

又  
順移天仗。祇就國陰。遵路寢之經塗。宿齋宮之大次。恭惟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執古御今。刺六經而制體。尊天親地。窮萬物以報功。謂郊丘合祭之文。緊宗祝習傳之陋。乃叶長贏之候。特修禋瘞之儀。兩圭有邸。以陳前五嶽。眎公而陪後。臣禮當踐豆。年未勝衣。庶物具宜。官備展牲之夕。清光在望。心馳省膳之朝。

又

警清蹕以戒行。奠黃琮而昭見。已臨大次。將舉禋容。當時燠之靡煩。煥靈光而旁燭。恭惟皇帝陛下。宅尊四海。成位兩儀。會有極以居中。秩無文而咸祀。順迎長夏。祇款方壇。嶽祇瀆鬼。以悉臨。風馬雲車而來下。臣年當幼學。班隔外廷。稽古禮文。遙想奉璋之盛。違顏咫尺。徒深向日之誠。

又

函鍾八變。將修大祭之儀。陸載百重。密警周廬之衛。舉典容而創見。殫誠物以駿奔。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升。禮由義起。謂一郊二祭之合。非三代六經之傳。弗諱屬車之勞。躬臨方澤之祀。壇垓在望。籩豆告陳。夔夔深思。豐融來應。臣屬當齟齬。莫侍冕旒。徒瞻睟穆之光。無補肅雍之相。

又

肇稱幣玉。修泰折之明禋。夙屆郊宮。拱鉤陳之衆衛。一人齋戒。萬宇駿奔。恭惟皇帝陛下。出乘昌期。奄有

諸夏極天所覆。皆予相祀之臣。環海之間。備厥豐盛之物。卻懋功而不有。推美報于無窮。歌昊天成命之詩。明萬物資生之德。惟至誠能參化育。允答坤元。凡有氣莫不尊親。載嚴母事。臣尙嬰觴。莫執豆籩。方暫闕于清閒。期早膺于錫羨。

昭慈獻烈皇后殯宮朝拜表

臣某言。伏以比陳厥衛。奄畢窆封。顧孝養之永遠。罄哀悼而何及。謹差某官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謹以摧以感。頓首頓首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祔廟畢殯宮旦望等表

八月旦

伏以宮壺興哀。屢改階萱之日。寢園在望。俄驚陵柏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遊雖遠。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遊大練之衣。適遇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

伏以宮衣揜御。已虛夏清之儀。農扈報功。忽屆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儼天德大。救物功深。旣鍊石以告成。遽乘雲而不返。追攀無極。感愴奈何。

中秋

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母慈之戀。蓐收告節。月圓秋氣之中。觀玉琯之屢移。望柏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

皇后體姜任之德。希黃老之踪。倏赴帝鄉之期。永違天下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悰。

九月旦

伏以軒星既掩。醜駕莫還。方與長夜之哀。忽屆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宮。問寢承顏。一朝違長樂之養。祔姑合食。千載奉泰陵之遊。搖落有懷。追攀無所。

重陽

伏以穉穉告成。嘗帥九嬪之獻。菊萸在薦。莫伸萬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厚德倪天。徽音垂世。自哀纏于厚夜。忽時及于凋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

九月望

伏以椒掖戒寒。柏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倏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纂承于丕緒。蒙保佑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孺慕。

十月朔

伏以釁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閤宮之在望。瞻大練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夢月鍾靈。補天儷德。奄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觀茲流光。何勝永慕。

下元節

伏以驗灰緹室。將觀一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之畢。緬思慈範。永隔仙遊。恭惟昭慈獻烈皇后。所憂

在賢。以儉爲寶。方俟含飴之慶。遽興復土之哀。爰卽佳辰。載陳誠薦。

十月朔奏告太祖皇帝表

伏以時丁良月。嘉萬寶之旣成。節逼凋年。悵三微之將復。恭惟太祖皇帝陛下。功彌宇宙。澤浹華夷。光垂鴻業之餘。燕及眇躬之嗣。因節寒之始屆。致時奠以遐思。

徽宗皇帝梓宮還闕慰表

輿衛遐征。千年厭世。衣冠永閤。萬里還京。痛纏宸極之尊。哀被海隅之遠。恭惟皇帝陛下。躬承龜鼎。慕見羹墻。龍髯旣絕于中天。蜃路嘗淹于異域。雖迎瞻引綍。動一人罔極之思。然歸祔廟祧。實千古非常之事。願寬聖抱。俯慰羣心。

顯肅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慈極終天。靈輶返國。凡居持載。孰不哀摧。恭惟皇帝陛下。功懋承祧。孝深陟屺。念昔從周狩。莫陪八駿之歸。幸今祔漢陵。當樂千人之聚。孺慕雖鍾于此日。母儀如見于平生。願抑聖情。少安羣下。

懿節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輿駕常還。龍韜乃至。變俄生于坤載。哀尤切于宸衷。恭惟皇帝陛下。運啓中興。教先內治。汲汲方求于故劍。迢迢已隔于靈津。瞻六引之來歸。撫九嬪而增慟。然數存修短。而禮極哀榮。願裁臨感之悲。永副蒼生之望。

# 浮溪集卷五

表

## 謝進書賜銀合茶藥表

臣藻言。伏蒙聖恩。以臣再投進編次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一百冊。賜臣茶藥并銀合各一具。遣成忠郎樞密院準備差使胡澤就臣所居給賜者。庸使臨存。貸其猥釀。寶奩頒賚。實以珍芳。非幽屏之宜蒙。辱陰私而反懼。伏念臣。昨者奉承明詔。蒐補闕文。遭漢家百六之裁。漫無載籍。取武成二三之策。烏足成書。方虞抵牾之誅。忽拜便蕃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軫羹牆之念。矜鉉槩之勞。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頽齡。眷尙不忘。報將安所。惟悉褻于凡目。庶少補于毫分。方多事之搶攘。未嘗汗馬。豈餘年之晷晚。敢復捐書。

##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藻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于采獲。君恩馭幸。乃歲冒于遷除。矧方抱于遺弓。忍獨榮于載筆。上還不獲。退省爲憂。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洽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祇緣誤國之相繼。循致



陟方而不還。既海隅皆服于堯喪。宜柱下一新于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于杞莫稽。幸商頌之復全。以那爲首。特懋存書之賞。猥霑承學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殫繇力。衷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尙見其人。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

臣藻言。准告一道。伏蒙聖恩。以臣編次徽宗皇帝詔旨進書了。當特授臣顯謨閣學士。尋具辭免。蒙降詔不允者。蒐求載籍。僅輸掌故之勞。越進通班。益玷承明之選。蒙隆私之游。及懼小器之難勝。伏念臣少則嗜書。老而愛國。念廣記備言之所載。雖諸侯小國。以猶傳。豈承萬世之丕基。迺缺一朝之信史。因露章而有請。蒙給筭以兼收。周旋遂閱于七井。綴輯敢忘于一日。多識漢事。徒竊慕于蔡邕。續成晉書。誰見推于陳壽。豈意奏篇之瀆。遽叨增秩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繼體守文。奉先思孝。既皇皇追慕。望鼎湖弓劍之還。宜汲汲纂修。求石室圖書之備。明詔周詢于海內。遺編悉上于史官。方博見聞。一新凡例。而臣夙蒙眷委。適就編摩。固難追補于螭頭。幸已獲臻于麟趾。爰冒塵于乙夜。俄超擢于西清。仍許乃僚。亦同茲賞。臣敢不誓殫樸學。仰稱明恩。問周穆王之詩。庶無慙于子革。上段太尉之事。當更採于宗元。〔案〕是表據宋史本傳。當在知撫州後。知徽州前。紹興八年所作。而事辭與前二篇相近。故類次于此。

謝笏帶表

楓宸黼展。誤參國論之餘。象齒南金。猥辱身章之錫。拜手方承于帝命。折腰已煥于朝班。伏念臣奮迹諸生。無心隳仕。策名下吏。但知斂版之恭。服采周行。常佩書紳之戒。幸會真人之出。亟叨近弼之除。進侍軒墀。每慙骨相。忽被匪頌之渥。始驚藩飾之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三微。禮先四近。謂百度殫殘之殆。盡當復于初。憐孤臣衰朽之無堪。特華其老。肆垂異數。加賁終身。臣敢不尊如五瑞之儀。寶若萬釘之玩。書而對命。不忘議論之忠。束以立朝。益懋筋骸之力。

謝加食邑表

慶發九重。恩加四海。辱在廷紳之列。猥蒙井賦之封。下拜增輝。中藏知感。臣某恭惟皇帝陛下。輯寧夷夏。光復乾坤。爰因渙號之頒。例有真租之錫。論効何殊于漉統。冒榮乃甚于繁纓。臣敢不奉以周旋。退而黽勉。念家無甌石。既叨食采之田。雖年在桑榆。會有捐軀之日。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藻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積冒恩私。寢踰分願。昨投閒于異縣。蒙起廢于偏城。久客還家。方憩南飛之鵠。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維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和萬類。藩飾羣工。屬宣室之受釐。罄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胙鄉州。宋人泝泚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誇里。榮乃過之。寵既逮于子孫。忠敢移于生死。

謝除中書舍人表

胡廷有命。莫嚴內史之贊書。溝瀆何知。遽補甘泉之法從。既冒久虛之選。仍叨不試之除。伏念臣居世寡。諸資身無策。一官平進。安知巧宦之機。半世倦遊。長在窮愁之境。昨幸蒙于起廢。恩復許于參華。適值時艱。俄遭敵變。身將淪于異域。望已絕于中天。豈意生還。復膺器使。備史職中興之始。攝詞臣多士之餘。所憂蕪累之陳。不堪代匱。乃誤便蕃之及。遂使爲真。過分所期。循名而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兼收羣策。光復不圖。謂聰明睿智之有臨。須號令文章之可述。故于掌制。必以能言。而臣學昧淵源。文惟雕篆。況齒髮早衰于多病。而精神新耗于百憂。大懼曠療。上孤甄擢。雖不能草詔使武夫悍卒之涕流。然常願輸忠。俾君子小人之情得。倘酬鴻造。何有餘生。

謝除兵部侍郎表

東省療官。方祈病免。中臺分職。乃誤優遷。資逢世以非宜。寵逾涯而益懼。伏念臣江湖遐裔。章句小儒。材不過庸。僅及下中之品。學雖忘老。安知左右之原。偶隨多士之遊。幸備公朝之選。徧誇清貫。遂綴邇聯。旋遭值于干戈。獲奉承于羈勒。才因事見。初無橫草之功。裁與衰期。乃有負薪之疾。屢投誠于魏闕。將歸臥于漳濱。猥蒙內史之書。俾武文昌之秩。戎昭所繫。儒綬奚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憂勤無逸。光復祖宗之舊。既已配天。兼收文武之長。未嘗惕日。惟臣瑣質。負國明恩。竭股肱之力。而徒有此心。譬腹背之毛。而何裨于用。耗糜廩食。羞愧神明。不辭勉効于秋毫。願恐濫先于朝露。周六典治凡之職。雖幸叨居。

漢九卿賜告之恩。終期得請。

謝除兼侍講表

視草禁嚴。談經閒燕。兼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嘗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爲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于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于斲輪。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遊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願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下如農婢之專。

謝除翰林學士表

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旣假明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爲懼。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誤掣鈴之召。當得瓌傑。來承燕閒。如臣者。猥以諸生。起于遐裔。首尾策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年。會真人光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膺簡拔。徧歷高華。旣時巡清蹕之屢移。方驛召羣英之未至。執羈在道。視草無人。姑從東省之聯。兼候北門之對。嘗因多病。不勝狗馬之心。願賜寬恩。任遂桑榆之晚。孰云代匱。遂使爲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于學。每求稽古之臣。罪已以言。欲致銷兵之福。治雖得要。人豈當材。敢不仰佩眷知。力

思補報。絲綸行遠。願奚俟于丹青。海嶽居微。或有資于塵露。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表

論思無補。席寵過優。蒙內史之贊書。預西清之更直。載循僥冒。采積兢危。竊惟祖宗謨訓之嚴。上憲奎壁圖書之象。敝禁楹而竝峙。命儒學以遞居。矧接鴛鴻之游。尤高龍馬之選。法從假之而出守。書生借此以爲榮。夫豈孱庸所能堪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寅畏事天。見賢而拔其尤。每兼收于羣策。撥亂而反之正。將光復于丕圖。而臣久服周行。最爲冗從。入備內朝之供奉。出分輔郡之願憂。雖遠清光。實繫全度。重高明之地。悵已負于明恩。踐文石之班。敢遽忘于雅意。

謝撫州到任表

吏最無聞。宜從黜典。戍期未畢。轉畀名藩。蒙拔擢之過優。懼顛墜之益速。嚴程及境。涓月班春。伏念臣蚤竊儒科。晚陪法從。久汗禁林之直。寢膺州紱之除。去國三年。長望蓬萊之氣。移官千里。遙瞻牛斗之墟。矧江介之奧區。實里門之鄰壤。熟知風俗。當省教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屬丕承。志期光復。采薇遣戍。何昆夷獯豸之足憂。細柳勞軍。知李牧廉頗之可用。凡在照臨之域。舉懷馳騫之忱。而臣投老無堪。冒恩最甚。雖一收朝蹟。無復脩門。然兩剖守符。皆非凋郡。方聖主躬巡于侯甸。宜羣臣皆備于戎行。乃從簡書。莫扞牧圉。惟州縣異承平之日。尤在恤民。使里閭無愁歎之聲。是爲報國。

謝徽州到任表

五年蓬藿之居。僅終載筆。百世粉榆之境。猥使分符。旣彈貢禹之冠。仍衣買臣之繡。卽趨官守。恭布詔條。伏念臣。早出寒鄉。晚跨近列。釋鋤耰而作吏。幾四十年。望旒展以拜州。纔二百里。惟今日股肱之郡。乃平生父母之邦。行道咨嗟。舉家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知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而臣久迫衰殘。頗懷靜退。雖邇封之易治。惟緜力之難勝。屬縣前驅。初比緣于草檄。行朝在望。復何媿于移關。誓捐不肖之軀。仰服非常之賜。

謝泉州到任表〔案〕宋史本傳不言藻曾知泉州。知鎮江府。除江東提刑。今就表中去父母之邦。及

五嶺百粵三吳諸語。辨其先後。類次于此。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于他國。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于中州。責重捫心。恩深隕涕。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疎。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于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于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況今閩徼。莫盛泉山。旣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百粵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 謝除江東提刑表

蠻方久次。忽蒙恩詔之頒。使節內遷。仍獲鄉邦之便。蓋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過之。人知從欲以爲

榮臣獨感恩而至泣。伏念臣早緣孤直。叨備使令。雖才疎屢至于顛墜。然事白卽蒙于超擢。頃駕一朝之傳。深行五嶺之區。眷言風土之異宜。常恐庭闈之動念。旣云盡瘁。敢復圖安。嘗中被于寢升。亦寢忘于留滯。豈期私計之上達。不待終更而北還。千里繡衣。初入中原之郡縣。雙親白髮。重瞻故國之江山。遂令忠孝之兩全。何止平反之一笑。仰視必恭之梓。旁連聽訟之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衆建人材。恢張治具。薄海內外而竝照。其智如神。因時輕重而制宜。以刑爲體。欲廣哀矜之意。必求忠信之人。謂臣素習于民情。知臣粗安于名節。特捐茲寵。俾效厥官。臣敢不奔走十城。奉行三尺。勤于夙夜。盡人臣欲報之忠。同我州閭。樂陛下好生之德。

謝鎮江府到任表

起廢江湖。甫三周于歲籥。疏榮觀闕。凡四易于州麾。嗟治蹟之無聞。辱除書之屢至。人微責重。天大恩深。伏念臣積冒寵榮。寢成衰朽。咸謂陳人之安用。獨蒙聖主之不忘。念嘗陪扈于初年。未忍棄捐于中道。適當盛際。徧歷名藩。深行百粵之區。遠薄三吳之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求治。虛己受言。擇循良共理之人。先悃愾無華之吏。故如臣等。亦在選中。臣敢不恭布詔條。具宣德意。坐攬淮山之形勝。深究古今。心如江水之朝宗。靡忘夙夜。

謝宣州到任表

宣爲輔郡。古號名藩。邈然千里之封。蒙此一麾之賜。聖恩加厚。臣意知榮。伏念臣昨自禁嚴。叨分憂顧。遠

天威而寢遠。驚星紀之忽周。雖中解于印章。亦屢更符于竹。比祇明詔。往守遐陬。願期年何補于秋毫。恐一旦溘先于朝露。力陳誠懇。仰瀆聽聞。班超求入于邊關。本緣衰病。韓愈召還于海道。喜見華風。況承流密邇于行朝。而上冢經過于舊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得天人之助。成宗社之安。混殊俗以爲家。視羣臣而若子。念年迫桑榆之吏。乃日陪羈縻之臣。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特予便安。稍令親近。臣敢不布宣寬大。招復流逋。課農桑阡陌之間。庶爲樂土。誇觴詠溪山之上。肯效前人。

謝乞宮祠降詔不允表

上需頭之奏。具述土思。奉方底之函。未容家食。拜恩深厚。省己衰殘。伏念臣。一去闕廷。四叨民社。雖竭從補外。屢膺符竹之頒。然靡稱在前。宜被璽書之責。既力求于置散。乃猶許于饜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命宅中。隆寬盡下。不替惟良之選。猥私亡益之臣。一心而同三千。幸逢興運。百里而半九十。敢愛餘生。

謝罷中書舍人除集英殿修撰宮祠表

臣藻言。准尙書省劄子。臣僚上言。以臣攷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竝不舉覺回避。特罷臣中書舍人。准告授前件差遣者。臣子事君。當謹嫌疑之戒。聖人容物。正從黜免之科。既聯秘殿之班。仍賦殊庭之祿。惟天假寵。何地酬恩。伏念臣。樸樾常材。蹉跎半世。遇陛下作興之始。在羣臣推擇之中。念平生值主之難。常思奇節。恥私智容身之陋。復踵前規。故因詞命之行。務極論思之報。庶絲毫之小益。非蟲篆之空文。而臣意廣于才。寵逾其分。乃昧嚴恭之禮。自投鹵莽之誅。如孟郊之應答參差。唐人或有。若何武之薦揚。



盤辟漢法豈容置散已優。饜榮何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觀過知仁。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程文尙許于兼收。攷吏奚妨于未減。讞爲失職。斥使去朝。臣敢不追訟悔尤。過爲兢慎。畫馬者并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銜生賜。

謝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撫凋瘵之民。常憂意外。汰疲駑之吏。首在遣中。雖卒抵于譴訶。然實安于分願。感恩至骨。橫涕交頤。伏念臣去國五年。分符兩郡。稟生無用。嗟樗櫟之漫存。視蔭幾何。況桑榆之已晚。自徙江湖之外。不勝狗馬之心。瞻帝所以寢遙。知人言之必至。力陳衰憊。幸得罷歸。方負負以何言。果斷斷而不可。尙叨冗從。有愧空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祇遙祖宗。輯寧夷夏。攬英豪之策。豈止虛己而問公卿。重師帥之官。未嘗單辭而專守長。而臣自傷晚節。孤奉明恩。昔嘗叨直于九重。今乃不堪于一障。亟還印綬。甘老鋤耒。登俊良而治具畢張。生非不遇。坐輒弱而終身廢棄。報自無期。

謝再任宮觀表

參華法從。均秩仙祠。本清朝優老之恩。豈愚者養疴之地。猥蒙申命。彌愧素餐。伏念臣阻遠清光。侵尋衰朽。中華未復。當先多士。以著鞭衆傑。竝馳乃效庸夫。而高枕負國。涵養爲時。指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篤孝于親。擇賢而輔。念搢紳之長物。爲羈勒之舊臣。忍令中道之棄捐。姑使全家之飽煖。臣敢不偷安聖日。待盡餘年。挂神武之冠。敢言長往。刻浯溪之石。願頌中興。

謝罷知鎮江府除宮觀表

願投散地。屢奏囊封。懼速煩言。卒蒙薄責。荷聖恩之深厚。矜微物之衰殘。特與便安。何勝感涕。伏念臣。早緣薄技。誤簡淵衷。常乘輿巡幸之時。歷行闕高華之選。一麾而臨千里。違顏坐見于周星。半歲而閱三州。奔命幾馳于百舍。食息未容于黔突。姓名已挂于丹書。既屈刑誅。仍捐稍廩。俾脫劇煩之地。永全孤陋之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視羣臣。天臨萬物。浩浩陶鎔之大。拳拳簪履之餘。而臣生也有涯。身其餘幾。俟河清而已見。幸同父老之歌。去日近以雖榮。無復軒墀之望。

謝謫永州居住表

屏愚冒寵。久仰日月之光。盈滿挺裁。臣處雷霆之下。蒙聖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伏念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于疲癯。乃復寢成于老諱。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跼伏。非特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勝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公之論。而臣靡思兢慎。仰負函容。餅居井眉。雖有措身之地。狐正巨首。未知歸骨之期。

謝永州再任宮祠表

六年循省。敢逃司敗之誅。一札哀矜。復予奉祠之祿。孤大恩而莫報。雪衰涕以何言。伏念臣。承學無聞。饜榮最久。徒幸冒陞于班序。不思祇畏于簡書。自取顛隳。合從竄殛。蒙虧除于大戾。止投畀于遐方。未綿歷

于歲時。已續頒于稍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庶政。加惠微臣。雖云原貸之已多。亦復棄捐而未忍。今于徙所。拜此恩光。捧詔天涯。如獲望威顏于咫尺。銘詩座右。以明復玷缺之艱難。誓策疲癯。終期糜殞。

又

間關百舍。敢懷故國之心。循省六年。復竊真祠之祿。聖恩加厚。衰涕交零。伏念臣推數奇窮。負愆深重。捫心無可言者。擢髮皆自取之。惟棄置以是宜。何矜憐之敢望。冒陳微懇。邊奉兪音。如絲如綸。聳九夷之觀聽。繼粟繼肉。寬百指之飢寒。仰戴生成之私。未知糜殞之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惻怛。大造鴻濛。謂嘗陪文石之班。且久在細旃之上。憐此愚慙。老于顛隴。姑安處于遐荒。使長霑于溫飽。靡當盛夏而稿。雖隔南訛。葵見太陽而傾。敢忘東向。

又

自求口實。輒貢于危衷。下遂物宜。亟頒于兪旨。既切竿摩之懼。又增尸素之慚。伏念臣頃從遠方。入冠法從。久無裨于毫髮。居殆類于贅肱。福過生菑。志豈動氣。甫一麾而出守。凜百病之交攻。力丐奉祠。庶幾救死。茶然疲役。雖幸得以息肩。僭若囚拘。其何施而報國。徒苟延于餘息。益有負于初心。豈謂隆寬。復容因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普詔。大智有臨。設官分職之甚嚴。控名責實之惟謹。然而疾必使之有養。祿或加于無功。如臣所蒙。其比尤少。蓋平日皆繇于忝冒。而晚途游賜以優閒。臣獲此便安。敢云暇佚。雖筋骸之非昔。尊足者存。顧年歲之幾何。修身以俟。

謝擅減均糴米數放罪表

臣藻言。准尙書省劄子。湖州奏。昨承尙書省拋糴米三萬石。及屬縣經承發運司糴米三萬五千石。本州官吏。輒上體國計。下酌民情。將兩項米。一面分下諸縣。各糴二萬石。所有不候朝旨回降。先次減免罪犯。伏乞重賜黜責。奉聖旨。依奏。仍犯罪者。守藩無狀。妄干專輒之誅。當宥原情。遂虧已除之詔。恩雖衆共。幸獨臣多。竊惟師旅之屯。莫重餼糧之積。矧當巡幸。尤急轉輸。乃緣凋郡之餘。擅減太倉之入。坐期譴黜。反獲矜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求治焦勞。愛民惻怛。謂區區郡邑。敢懷閉糴之心。而碌碌書生。寧識泛輸之罪。露奏方塵于乙夜。免符已降于中天。臣敢不推廣上恩。訪求民瘼。催科靡及。旣容拙于陽城。矯制自歸。復寬愚于汲黯。誓與此邦之生聚。共圖他日之糜捐。



# 浮溪集卷六

表

宰臣星變待罪表代

天事常象。俄謫見于星文。帝德罔愆。蓋咎繇于臣等。亟上需章之請。願從質斧之誅。未賜矜從。若爲退聽。伏念臣等。猥緣誤寵。叨汙近司。才不適時。初無一日之效。罪乃累國。致干三光之明。既貽當宁之憂。寧有在庭之理。敢圖容聖。意在寅恭。任天下之責。而欲以身先。修胸中之誠。而不爲文具。謂象無虛應。捷如形影之相隨。儻變未能銷。移寘股肱。而奚益。肆加訓勉。采積兢危。伏望皇帝陛下。垂察父之仁。體昊穹之意。選于俊傑。付以經綸。無嫌大正于刑書。勿使更妨于賢路。既王省惟歲。朝廷皆有才。則德隆晷星。社稷享無疆之福。

又

天文見異。既驗實于保章。政路非人。宜自拘于司敗。荐布囊封之懇。未行策免之誅。尸祿爲羞。寘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乏。叨豫政機。雖有慙愚。慕蕭生之憂國。略無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宸衷之儆戒。靖言塞變。敢復逃刑。爰席藁以自陳。終叩關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

發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採輿論之公。原大異之來臻。皆具臣之所致。博求賢佐。修五事以承天。毋徇虛文。使百官之降物。

代唐恪相公辭免觀文殿大學士表

扶顛弗效。宜寘嚴科。圖舊未忘。更願顯秩。旣負愆之萬坐。敢忍死而一言。伏念臣本以孤生。起于遐裔。邈迨寢叨于器使。推排遂至于家司。旣不能折衝綏遠。而使敵寢謀。復不能排難解紛。而爲王敵愾。乃使四郊之多壘。豈惟千里之畏人。上孤君父之恩。俯愧廟堂之地。訂其罪惡。肆市朝夫復何疑。繩以憲章。禦魑魅猶爲未減。尙茲竊寵。何以爲顏。伏望皇帝陛下。于弱圖彊。以威克愛。原禦敵因循之至此。絲在廷經濟之缺然。欲使法行。常從臣始。盡鐫爵秩。快一時義士之心。投畀要荒。爲萬古愚臣之戒。

代何棗辭免左僕射表

愚誠上達。願加攷慎之宜。明詔中頒。未改延登之意。願超踰之可懼。敢冒瀆以終辭。伏念臣初乏技能。誤蒙知獎。未閱十旬之久。遍膺三省之除。念學者平時。嘗恥君不及堯舜。泊國家多事。乃當饋嘆無蕭曹。誓竭驚材。志平仇敵。偶獻可上符于天意。自投閒復乘于政機。方龜玉毀于櫝中。莫知攘卻。至梯衝舞吾樓上。始議掃除。尙賴隆寬。未加顯戮。所願顏行之前死。夫何魁柄之敢知。伏望皇帝陛下。照以無私。諒其非據。收渙然之大號。安蕞爾之孤蹤。別選英豪。共圖康濟。姑令選儒。克清大憝。以爲期。儻息搶攘。雖處周行。而奚恨。

又

聖主之明。未垂照察。匹夫之守。終冀哀憐。情既迫于兢危。義固難于泯默。伏念臣材雖無取。心實願忠。自偕衆俊以還朝。卽值裔夷之謀夏。方廟算有東隅之失。舉朝臣無左足之先。竊憤拘攣。妄思策勵。旣安危之在此。誓生死而以此。雖然任大之難勝。豈敢顧私而祈免。然人主所圖之一相。在朝廷實總于萬幾。如遴選以得賢。國無陋矣。或叨居而累上人。謂斯何伏望皇帝陛下。俯諒曲衷。無嫌遷令。博選非常之俊。追還已誤之恩。方盛德之中興。固宜有佐。矧虛懷之下逮。何患無材。重此投誠。祈于得請。

代汪伯彥樞密辭免表

聖神有作。方收海內之人豪。縣薄何爲。遽本朝廷之兵柄。願超躡之已甚。雖庸僭以知辭。竊惟樞筭之司。實次鈞衡之任。惟時初載。交信順於天人。宜帝遠圖。注安危于將相。儻以小人而大受。孰爲元老之壯猷。如臣者。生本寒鄉。出陪多士。早從外補。甘心簿領之勞。寢齒周行。敢意功名之會。昨屬裔夷之謀夏。猥承明詔以臨州。內拊三軍。雖無奇策。外乘一障。僅守故封。會帥幕之肇開。總兵符而入侍。扞防牧圉。跋履山川。逮九五御圖之初。預三千同德之列。負羈縲而巡天下。自知罪戾之多。聽鼓鼙而思將臣。敢幸搜揚之及。旣委腹心之寄。仍加體貌之優。非不願榮。懼終速謗。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危衷。收渙汗之誤恩。責捐軀之後效。義非所處。雖匹夫不可以利回。情有可矜。在明主固容于理奪。

代汪樞密辭免覃恩轉官表



便蕃之寵。弗許固辭。震懼之懷。終難安處。敢再輸于危懇。庶有槩于淵衷。伏念臣猥自周行。獲陪輿運。未閱半期之久。已躋二府之崇。雖鴻恩務極于生成。而小器自憂於盈滿。矧國步艱難之後。茲人臣隕越之時。詎可包羞。惟知冒進。故屢上縷陳之牘。願必還汎進之階。子雖幸于父知。天未從于人欲。伏望皇帝陛下。特垂簡炤。無徇繡章。念微臣事主者。既本至誠。則聖主待人者。何憂不貴。肆頒明詔。追寢誤恩。免疎遠之孤蹤。速僭差之大戾。使鷓鷯共由之路。循次而升。則桑榆未盡之年。皆上所賜。

宰臣謝星變放罪表代

高穹見異。明輔相之非才。聖主隆寬。爲蠡愚而屈法。假以堯言之寵。獨其漢法之誅。有覩在顏。報恩何所。伏念臣受材無取。席寵過優。初欲盡愚。任宗社安危之寄。終難語上。昧天人精禋之交。積政化之愆。尤致星文之變動。既元聖克祗于天戒。豈微臣敢道于邦刑。雖帝念更生。不使身罹于災異。然人譏周勃。罔知職在于陰陽。罪既有歸。幸安可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上帝。加惠黎元。方側躬修行之時。責惟己獨。及銷變弭災之後。福與人同。故雖曠敗之餘。亦在虧除之數。臣敢不仰懲咎證。俯戒空餐。君已知言。熒惑坐移于三舍。臣當守職。秦階願獻于六符。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

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一奉綸音之渥。皆如砥道之平。仰服恩憐。惟知感涕。臣伏以一人端拱。百辟駿奔。茲古今不易之規。亦貴賤相安之分。故雖遲暮。猶合據鞍。儻在艱危。何妨叱

馭豈有遵途之近。乃虞委轡之傷。懷塞翁折臂之憂。賜漢相小車之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內恕及人。謂堂陛勢嚴。雖俯仰有級。廉之限。然腹心情厚。當戚休如手足之情。方披棘以立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款段。或至顛隳。乃曲軫于容慈。俾獲安于徐步。愛念及此。雖父兄何以加諸。圖報謂何。誓犬馬死而後已。

代王樞密謝知建康府表

斷榮金馬。尙繼粟于祠庭。假寵玉鱗。驟承流于帥閫。龍光有耀。鰈腐奚勝。伏念臣拱把微材。任微猶可。樞機要地。據要豈宜。輸勞報國之謂何。移病乞身而遽去。蚤暮道家之香火。采戒易盈。夢寐故里之江山。敢懷共理。祇荷冕旒之眷。俾榮錦繡之歸。俯僂拜恩。扶攜就道。猿驚鶴怨。昔愧草堂之譏。虎踞龍蟠。坐竊臺城之寄。乍閱我理我疆之耘耨。恍思某水某丘之釣遊。蒼舊至于歡迎。簪紳以爲盛事。昔王氏著稱于江左。榮未如斯。如韓琦被遇于昭陵。勳乃稱此。夫何異數。猥繼前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大法天。英明冠古。察臣誠深愛主。視猶閨門父子之間。憐臣老益懷鄉。加諸閭里士夫之上。桑榆炫日。松檟回春。臣敢不宣布中和。激昂屏懦。銷歎愁于四境。嚴微衛于九關。襟帶一江。益念上流之重。貔貅萬旅。願寬北顧之憂。

代陸藻侍郎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鋒車趣召。記甘泉法從之餘。芝檢疏榮。陞延閣清班之首。恩光曲被。感涕交流。伏念臣頃以疾辭。安于外

補。剖符方面。兩膺南國之除。持棗禁嚴。四玷西清之選。自守粉榆之壤。屢驚蒲柳之秋。身留閩徼之山川。夢寄長安之鐘鼓。所愛餘日。莫陪鳴玉之班。何意中天。忽降賜環之命。奔馳上道。輾轉逾時。曾未對於清閒。已亟蒙于褒敘。賜之華秩。寵以神毫。豈伊蹉跎之微蹤。堪此便蕃之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羣臣。憐孤生去國之七年。抱衰疾守藩于萬里。靡由人譽。召季布于河東。因受帝釐。見賈生于宣室。特假河圖之峻。用爲州紱之榮。豈惟示眷于始終。蓋欲均勞于中外。臣敢不益堅晚節。無愧初心。雖宿疾未除。難矣筋骸之勉彊。然大恩必報。誓于肝腦之糜捐。

代嘉王謝及第表

襲慶璇源。幸備維城之列。階榮桂籍。俄先入彀之英。廣陸臚傳。諸儒圍視。共欣千載之嘉會。親值一人之至公。臣嘗謂朝廷設科目。以致英豪。學者用文章。而守富貴。故自古布韋之士。有終身鉛槧之間。旣登鴈塔之標題。至比龍門之變化。豈有恩隆于帝胄。更令名玷于賢書。班聯玉笋之華。光動金枝之秀。由聖德曲成于小大。視人材無間于親疎。慮汨沒于膏粱。特甄陶于翰墨。肆垂淵問。猥及孱蹤。仰漸聖化之深。雖能僅綴。俯揆天資之陋。終愧無奇。甫上奏篇。遽陳殊等。鵬擊天潢之浪。鸞遷帝苑之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長育祥材。并包衆甫。謂秦之士賤。由先王教養之衰。方周以宗彊。宜近屬獎成之急。儻不俯同于寒賤。孰爲自致于亨衢。昔慙假寵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繫君父義方之素。致邦家儒術之尊。某敢不敦尙詩書。勉思忠孝。旣與在廷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傅之百男。悉從隗始。

代嘉王等謝車駕臨幸賜第表

宗藩肇啓。旣叨輪奐之榮。詔蹕親臨。遠望顯邛之表。荷恩曲被。慙已非宜。臣幸襲璿源。躬承寶訓。蚤賜眞王之爵。寢傳外傳之經。行能未立。而膺冠冢之儀。術業非優。而首在庭之選。比講異宮之制。遂蒙賜邸之恩。方懷察父之親親。寘之華構。敢意聖君之下下。賁以清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福與人同。恩繇家始。迺眷宗枝之肺腑。適當夏屋之權輿。欲兼示于榮懷。宜特加于顧復。上棟下宇。將爲百世之基。前驅後陪。首駐六飛之御。事冠金枝之籍。光生銀榜之宮。豈伊駒犢之微。堪此風雲之遇。臣敢不因多男之授職。率羣弟以強宗。旣喜枌幪。留萬乘經過之迹。願爲屏翰。效千齡翊戴之誠。

代劉正夫相公謝落致仕移鎮表

力疾造朝。方釋違顏之念。疏恩易節。俄獨請老之文。用誕告于簪纓。知稍寬于藥餌。伏念臣久嬰宿疾。阻望清光。每慙體貌之過優。益恨筋骸之難強。比承恩詔。入奉燕閒。中懷踴躍之情。坐失支離之苦。旣蒙迎勞。仍許給扶。溢周旋慰藉之言。略擎跽曲拳之禮。引臨秘殿。同父子以榮觀。命食殊庭。盡君臣之至意。無毫髮不關于聖慮。願丘山奚報于鴻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比隆天。仁深察父。憐孤忠之享上。積有歲時。喜病質之來前。粗勝簪笏。萃便蕃之異數。光憔悴之餘生。新封皆錫于嘉名。誤寵更霑于憇息。攷古遭逢之無此。舉感涕泗以潛然。臣敢不上體眷懷。精加調護。雖俯從微懇。暫令申伯之歸。然豫戒還期。敢廢蕭生之意。

代劉相公謝給展省先塋表

帷幄八年。事靡秋毫之補。江山千里。恩容晝錦之歸。敢圖叢爾之軀。果遂浩然之志。清光暫闕。衰涕交零。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逢興運。夤緣恩寵。秉政禁樞。惟疾之憂。每上頌于君父。不能者止。晚得請于朝廷。朝遷旁及于族姻。間勞相望于道路。方竊蕭何之第。遽爲莊舄之吟。許佩寵榮。歸掃松楸之壟。庶緣蕭散。得全蒲柳之年。身雖臥于漳濱。心實存于魏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羣臣。特軫孤忠。常共股肱之喜。方嬰宿疾。忍令簪履之遺。故屢貢于忱辭。始曲回于淵聽。至令疲曳。入奉燕閒。形天語之丁寧。慰土思之宛結。扶衰遠去。豈尊鱸適爲于秋風。銜戀何言。冀狗馬未先于朝露。常逍遙于物外。益調護于經生。儻憑休養之仁。得遂夷瘳之福。故鄉雖樂。敢久託于漁樵。殘息稍蘇。卽再瞻于旒辰。

代汪樞密謝賜鞍轡表

叢爾才微。何補廟堂之數。煥然被具。猥分廐庫之珍。恩及私庭。光生行路。伏念臣。偶從人末。叨預政機。雖慙愚務。竭于微誠。而萋斐已盈于淵聽。所願歸乘于款段。敢圖寵借于鮮明。意在驅馳。陋矣繞朝之策。務爲奢僭。小哉新築之纓。孰謂屏軀。坐兼徽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眷懷舊物。崇獎近臣。予之鞍者。使便服乘。授以轡者。豫防蹶失。于服馭之間。不忘及此。雖父兄之愛。何以過之。據此從軍。誓扶衰而嬰鏖。攬之閱世。敢無意于澄清。

代汪樞密謝子自北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

主憂未釋。難懷舐犢之私。容獎非常。遽降恩綸之渥。孤衷易感。衰涕交零。伏念臣頃竊州符。適遭寇騎。欲肆憑陵之醜。先行刳質之威。邀國重盟。繫臣私屬。防之百計。難逃虎穴之深。逮此經年。寧有鴈書之信。已分終天之訣。忽聞間道之歸。在于常情。可謂至喜。言念一人之孝。尙違二聖之歡。潁谷及親。鄭伯方思于大隧。廬陵在遠。王綖敢顯于眉州。雖復鍾情。忍令會面。豈謂抗章之瀆。乃蒙青詔之褒。天語一頒。臣鄰胥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配天業大。撫物恩深。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特示至懷。用嘉微尙。臣敢不因諧鄙願。思副淵衷。西伯在商。輒妄希于闕天。太公留楚。誓博訪于侯生。

代汪樞密謝覃恩轉官表

赫奕中興之運。慶與衆均。汪洋序進之恩。施由近始。荐被絲綸之渥。惟深淵谷之危。伏念臣資本腐儒。進陪多士。適在艱難之際。誤蒙特達之知。執羈綬以歷山川。昔知免矣。秉樞機而坐廊廟。今豈堪之。所憂罪罟之盈。更冒寵光之積。雖云汎賞。何異特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冒羣倫。功高邃古。輿滯補弊。仰求列聖之心。昭德塞違。俯覈百官之實。如臣被遇于世。鮮倫。臣敢不黽勉夙宵。綏懷中外。幸安可數。懼器局之滿盈。知無不爲。誓元身之糜殞。

代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久參帷幄。方俟黜幽。進貳機衡。遽叨圖舊。莫寢已成之命。惟深非據之憂。席寵過隆。撫躬何幸。伏念臣粵

從孤遠。遭值聖明。少誦師言。每信書而違俗。晚陪國論。更充位以妨賢。蒙淵鑒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施毫髮之功。豈伊白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乏。實玷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齊聖。疏通萬物之理。灼見羣臣之心。猥憐樸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秩。常收有用之材。方治世昌辰。尤急可觀之效。誓勤鞭策。力振網維。與多士以同寅。上承休德。殞百身而圖報。敢愛餘生。

代薛昂門下謝本省書成回授二子轉官表

政省成書。儒臣第賞。炳然聖作。慙潤色之非工。至矣君恩。許疏榮而及嗣。孰云公器。併在私門。竊惟官制之新。實係朝廷之重。時稱右地。莫要東臺。欲具載于源流。宜精加于筆削。久更異意。今見完書。逮茲銓次之終篇。乃以褒嘉而延世。有如二息。纔效一官。于狐突教忠之言。雖知粗免。若桓榮稽古之賜。彼豈宜蒙。既叨爵秩之升。仍冒身章之錫。在庭莫望。舉族生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砥礪羣材。陶鈞萬類。取善隨長。而未嘗以已。施恩從厚。而不止其身。故雖碌碌。以蒙成。亦使誦誦而拜賜。臣敢不退相規戒。共保寵榮。中懷舐犢之情。能無拊蹈。外弭維鵜之刺。獨有糜捐。

代何臬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

敘願復于私庭。幸光初度。出旨嘉于中禁。益愧空餐。絲禮厚于股肱。致恩均于口腹。詔頒甚渥。聽受知榮。伏念臣稟性迂愚。起家寒遠。少依親膝。但知駒犢之從。長冒儒冠。未免簞瓢之陋。積叨誤寵。遂汙近司。初

無寸効之經給。每辱淵衷之記錄。門弧夙設。雖嘗有志于四方。鼎食載加。大懼黜幽于終歲。仰荷戚休之共。坐令飢渴之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格三無。禮優四近。謂捐身許國。既資于父。以事君。方推食用人。宜醉以酒。而飽德。肆垂異數。昭示羣工。況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無煩穎谷之陳。誓竭疲駑。何止醫桑之報。

代陳過庭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麪表

閩史記時。敘劬勞于親膝。臺臣致餽。分食飲于君庖。駭備物之前陳。拜私庭而登受。伏念臣材非敏邵。世本單平。早雖被于簡求。中嘗遭于堙阨。年書亥首。甘爲絳縣之老人。氣稟崧高。敢意周邦之良翰。偶承人乏。參預政機。徒驚蒲柳之衰。莫致涓埃之効。孰云淵抱。每記孤蹤。乃因載育之辰。更厚屬厭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眎羣臣。曲垂體貌之私。用贊股肱之喜。臣敢不退而飽德。進以忘身。持奉旨甘。固異小人之食。誓堅忠義。永爲孝子之門。

代江西運使侯大夫謝鹽課增羨賜金紫表

民食懋遷。仰遵成算。身章蕃息。俄辱厚恩。衣在笥以詔功。口語心而知愧。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盛明。雖規畫不逮于中人。然毫髮皆緣于上力。蚤被鞭驅之數。復專飛輓之權。輸貢土之毛。登三僅足。正牢盆之筭。共二奚堪。敢圖茂渥之繼來。每有微勞。而必錄。略銓衡之常法。加龜紫之殊榮。使節增華。計臣知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柄馭百工。器人于殿最之間。曩世以賞刑之具。故茲煩使。不以遐遺。飾三品



之彌文。爲十州之榮觀。疏恩不次。已無反汗之絲。砥節自修。敢蹈維鵜之刺。

代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

恩賜絲綸。忽從中出。任隆輦轂。不以次遷。舉萬方輻湊之區。付一介顛愚之士。身雖甚寵。力恐難勝。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陪多士。少從師學。僅知儒墨之是非。長佩官箴。安識求由之果藝。徒以昔參于儲禁。斐然長奉于牋詞。緣此孤蹤。簡于聖聽。逮自江湖之遠。來瞻日月之光。裁奉燕閒。卽蒙褻擢。俾佐銓衡之任。初無根柢之容。曾未逾時。復叨進秩。惟三輔幅員之大。萃四民囊橐之姦。必發摘如神。方勝銛筭之訟。苟拊循非術。能無桴鼓之驚。誰謂鰥生。可當器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留精治術。端本京師。欲令張敞之春秋。稍施于政。故試望之于馮翊。非有所聞。而臣自歷仕途。未更吏治。一旦任劇煩之責。衆人爲縣薄之憂。臣敢不用恕平反。以文緣飾。爲四方之極。庶幾無愧于周詩。從一切之宜。未肯追蹤于漢吏。

代明州趙修撰謝到任表

罪更百譎。方幸洗滌。地鎮一隅。猥分憂顧。驟齒簪纓之列。洊膺綸綍之頒。仰服記存。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官使。誤辱聖知。忘屏瑣之無堪。謂治理之可寄。所期報稱。不勝犬馬之心。何意顛隴。自處雷霆之下。竭從詆棄。深省悔尤。將投閒置散。以窮年。悵補劓息。黥之無日。敢圖茂渥。特予名藩。惟茲瀕海之區。自昔分符之選。島夷修好。護星使之行。體玉食薦新。修鮭珍之貢。筐豈伊人乏。堪此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布隆寬。并包衆甫。極天所覆。旣兼四海以爲家。與物咸新。不忍一夫之失職。欲因重負。以紀成功。臣敢不

佩戴鴻私。鞭驅絲力。譬諸草木。知享毒之難酬。收之桑榆。或過尤之可贖。

代鎮江府趙修撰謝到任表

鄞江上印。甫遂收更。京口分符。復叨共理。坐得江山之勝。曾無歲月之淹。望過所期。感深以泣。伏念臣。早緣衰緒。寢齒周行。荷聖神特達之知。更中外劇煩之選。出將使指。擢領州麾。迺者代還。喜于得覲。方入趨于表著。卽召對于威顏。永懷先世之孤忠。嘗預本朝之大計。紹興漢統。喜邴吉之有謀。追錄唐勳。歎鄭公之無後。肆頒異數。特與名藩。豈微臣詞訓之能然。實上聖旌賢之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有祖必有孫。世傳忠義。尙憂民如憂國。政或循良。用秘殿七年之資。付長江一面之寄。矧今臨治。自昔要衝。二千里之鄉關。通波不隔。十八年之官守。故俗猶存。惟此典成。過于自擇。臣敢不俯求民瘼。仰服官箴。門戶雖微。永保肯堂之戒。江湖方遠。益深存闕之心。

代河北繹使程戶部謝到任表

久汙郎選。甘爲襍被之行。擢領使華。叨奉羸糧之寄。銜命朝離于觀闕。迎親夕至于封陲。恩自由成。榮逾始願。伏念臣。早緣樸學。冒處周行。甫辭州縣之徒勞。卽玷朝廷之臨遣。寂無稱效。積有悔尤。點持江外之麾。收預省中之籍。翳上聖保全之厚。嗟孤生報塞之難。逮茲煩使之乏人。復以薄材而奉詔。惟河朔襟喉之地。實兵屯飛輓之衝。欲貸新陳。長有餘而實塞。當權輕重。無甚賤以傷農。方大計之仰成。豈至愚之能辦。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庶政。鈞播羣材。因時內外。而試以百爲隨。器方圓。而取之數路。願斷鼠窮。

之技。雖匪才堪。然拳拳烏哺之情。能無祿養。未投閒散。仍獲便安。臣敢不力効涓埃。無忘夙夜。金湯積粟。寬當宁之願。愛犬馬依人。俟乘輅之歸報。

代江東提舉監香楮大夫謝到任表

黽勉郡丞。方虞官謗。阜通邦貨。忽領使華。蒙睿獎之過優。撫危躬而若厲。伏念臣。受材庸淺。遭世盛明。繇詩書誤綴于末科。行州縣寢成于華髮。分投閒冗。無復激昂。孰云蒐擇之辰。亦在鞭驅之數。惟山海懋遷之利。實朝廷開闢之權。吏或不虔。法因以廢。故比下丁甯之詔。至重分刺舉之條。宜得時髦。執此如金石之固。坐令國用沛然若丘山之多。猥及孤蹤。懼乖煩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羣。察萬貨之低昂。爲之調度。因百官之能否。責以事功。謂從事之有年。宜理財之知要。特假道途之便。使趨期會之嚴。臣敢不上體綸言。肅驅輶傳。偏行所部。竝大江千里之餘。庶得其贏。佐少府萬分之一。

# 浮溪集卷七

## 外制

### 隆祐太后推贈制

會祖

朕惟國家諸后比德姜任。攷其淵源。皆有所自。非一時勳閭之後。則累朝將相之家。惟其先置社稷于安。斯子孫享天下之養。伊予太母。實對前人。既克濟于多艱。盍推尊于奕世。隆祐太后。曾祖具官某。早緣才奮。式副時須。殄虵豕之妖。肅清戎壘。總貔貅之衆。祇扈殿廬。由功紀于太常。故慶鍾于長樂。念方仲猶子之禮。何以慰弄孫之心。是用特侈恩頒。追崇祀始。稽諸國典。櫛以王章。活千人者。封茲爲顯報。澤五世而斬。豈限常規。冀夫未泯之靈。服我無窮之寵。

曾祖母

婦從夫。母從子。于陰功及物爲難。而能使百年之後。三世之孫。履六宮之尊。閱四朝之久。其積累豈淺也哉。隆祐太后。曾祖母具封某氏。胄出名家。化行中壺。靜專恭順。蔚有采蘋之稱。碩大光明。衍爲夢月之慶。發源既鉅。再世而興。既推母黨之尊。宜極祖慈之報。乃侈脂田之舊。用爲泉甍之榮。家國同休。啓魏邦之

吉壤雲來致享。隆孟氏之新祧。尙爾有知。保茲無斁。

祖

朕以寡昧而託南面之尊。于艱難而獲東朝之養。欲厚外家之報。孰如大父之親。爰舉彝章。用昭餘慶。隆祐太后。祖具官某。戚畹之望。將種之英。沈迹下僚。久抱孫吳之學。流芳後裔。蔚爲馬鄧之家。方隆坤育之儀。盍煥廷揚之寵。惟顯親孝之終也。德本身修。乃自義率而推之。恩從祖始。錫上公之峻秩。荒大國之新封。持我命書。告于園邑。

祖母

朕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王者所以祀其先也。雖吾羣臣。亦得用此。豈國家奉太母之尊。而恩不及再世哉。隆祐太后。祖母具封某氏。克承姆訓。夙有閨風。生子則賢。初肇紀侯之慶。至孫而大。遂開渭水之祥。天命旣新。坤儀方肅。宜崇二室之配。用赫九原之光。推本徽音。孰致思齊之盛。相攸吉壤。莫如全冀之雄。尙我寵靈。行于冥漠。

父

明德高漢。兩京本伏波之貽慶。懿安佑唐。四世由代國之能賢。於赫予家。有嚴聖母。更夷險于二紀。繫安危于九重。欲報之恩。當循其本。隆祐太后。父具官某。丕承徐國。逮事秦陵。早奮迹于周行。獨有聲于外戚。才堪共理。屢分藩屏之符。謀必折衝。幾秉齋壇之鉞。雖國勳之屢紀。于人爵以未酬。乃積陰功。用隆坤極。

念慈闈之方正。于卹典以疇先。爰正台躔。用宏禰廟。爲國家肺腑之式。慰宮壺葛覃之思。逝魄如存。垂休曷已。

母

后爲王之貳。緊德是宜。母者女之師。非賢曷似。仰惟坤載。懋育寰區。伊厥範之非常。于所生而可見。爰加異數。用發幽光。隆祐太后。母具封某氏。以淑惠之資。配高明之族。身先胎教。早成衣練之賢。家積陰功。遂發造舟之慶。念隆長信之奉。宜飾觀津之藏。爰出明緡。進封大國。煥魚軒之故秩。旌沙麓之初祥。亢爾夫宗。光吾戚里。

宣和皇后推贈推封制

曾祖贈太保

塗山有城。有莘皆古諸侯國也。以積功累行。啓天子后妃之祥。然本大源深。必數世而後見。繇今比昔。天豈吾欺。宣和皇后曾祖具官某。挺獨善之資。勵久幽之操。太陰叶夢。兆百年積德之餘。華袞升班。爲三室薦簪之首。屬興大隧之感。遙正東朝之儀。爰錫命書。載光前烈。正公台之顯秩。加帝保之隆名。尙作曾孫之休。永爲太上之輔。

曾祖母贈越國夫人

后妃上直四星。母育天下。其流慶之源。固豈一世之積哉。宣和皇后曾祖母具封某氏。以淑德宣內外之

親以陰功篤幽明之祐。仍啓當熊之懿。實開降貺之祥。旣升配于至尊。宜推崇于所本。爰旌泉壤。載啓湯封。庶潛德之顯融。與始基而緜遠。

祖贈太傅

儷極之尊。世無比者。抱孫之澤。今乃見之。矧天下不足解憂。雖聖人無以加孝。其于母黨。敢廢邦彝。宣和皇后。祖具官某。秉德自彊。韜光不試。雖心游物外。無汾陽高密之勳。然慶衍家餘。有和熹懿安之裔。方興懷于所恃。盍加寵于其先。是用慰我親闈。顯其祖武。升一品公台之貴。爲二南風化之光。精爽如存。寵靈奚遠。

祖母贈徐國夫人

朕惟宣和皇后。懋倪天之德。儲夢日之休。誕育眇躬。纂承丕緒。雖正宮闈之號。尙遙親膝之歡。乃寵家庭。先崇祖配。宣和皇后。祖母具封某氏。稟靈有自。漸德惟深。早積閨中之仁。百神所相。遂生天下之母。再世而昌。旣成位于后坤。茲加封于王妣。春秋合享。上齊帝傅之夫。今古緜休。下視公師之子。便蕃所及。胙饗其承。

父贈太師

朕膺圖籍之尊。念庭闈之報。雖少康之承禹後。實本有仍。然文帝之自代來。未迎薄后。爰稽列聖之典。載錫外家之恩。宣和皇后。父具官某。善積諸躬。實孚于衆。是生聖女。親育朕躬。方進策于長秋。宜顯親于厚。

夜眷惟禰廟之寵。已極台躔之崇。用是櫜以密章。班之袞職。赫外家之孝祀。慰吾母之慈心。往厚所憑。永綏乃後。

母封福國夫人

周詩言后妃者。無慮數篇。而獨以葛覃爲后妃之本。豈非恭儉節用。化天下以婦道者。自其父母家始哉。宣和皇后母具封某氏。爲女有事親之孝。爲婦有儀家之賢。爲母有積慶之實。乃生柔德。作合清躬。旣陟中宮。丕顯思齊之德。盍隆外氏。大開新野之封。以衍脂田之腴。以增園邑之奉。尙垂景福。式稱嘉名。

李綱用登極恩封贈制

父夔

木之升者。本大而實蕃。水之積者。源深而流廣。故自古真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具官某。道本中庸。氣全剛大。潛心聖域。蔚爲學者之宗。晦迹卿聯。靡逐世人之好。名浮于位。祉集其門。是生謀國之英。佐我中天之業。肆因大賚。載舉彝章。正維垣一品之尊。爲窀穸九原之慶。以遂顯親之志。以崇教子之功。尙爾幽間。服吾褒寵。

母吳氏

朕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者。古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每于國家大慶。緣人情而厚追封之典。況相臣汝之自出。願可以不褒哉。具封某氏。家本望族。嬪于名卿。慶善所鍾。是生人傑。與吾同德。有此茂恩。載宏



脂澤之封。用示泉扃之寵。其欽褻顯。慰爾子孫。

妻張氏

朕嗣承大統。凡公卿士大夫之家。無不預被其澤也。矧以德配吾任職之相者。願可以不褻哉。爾婉淑之稱。爲時婦表。傳中郎之業。旣以名家。知京兆之賢。自其平日。肆因大賚。載舉彝章。宏湯沐之舊。封煥闈門之新。渥汝其任壺內之責。使汝夫專國家之憂。克濟艱難。則爲汝慶。

李綱封贈制

曾祖僧護贈少保

君子之澤。更五世而未衰。國家之恩。雖九原而必及。具官某。潛德不耀。老于鄉閭。慶鍾其家。旣遠而大。是生元弼。濟朕中興。肆于秉政之初。仲汝顯親之志。進居帝保。茲謂公台。尙繫明靈。歆此光寵。

曾祖母盧氏、廖氏、龔氏、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婦人之秩。繫其夫與其子孫。今汝夫登帝保之尊。而三世之孫。則吾大丞相是也。亦可以爲榮矣。具封某氏。出于名家。克配君子。慶積而大。實生英賢。致身廟堂。秉德陪朕。屬此延登之寵。仲其追遠之誠。正位小君。改封大國。尙其精爽。不昧欽承。

祖賡贈少傅

賢者之報。不必在身。大夫之家。則知尊祖。矧吾元弼。出汝慶門。其于大父之親。可後羣臣之寵。具官某。家

傳經術。世稟義方。教子以忠。既肯奮而且穫。至孫而大。遂自葉以流根。肆于柄任之初。知汝陰功之自進。居帝傳。茲謂公台。尙繫明靈。歆此休命。

祖母黃氏、饒氏、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吾與大丞相朝夕論天下事。親莫二焉。而爾爲之祖妣。嗚呼亦榮矣。其于褒敘之典。可不厚哉。具封某氏。稟性淑靈。來嬪望族。積慶流祉。是生英賢。光復中興。爲吾伊呂。爰正魚軒之秩。大開脂澤之封。庶幾明靈。服我休命。

父夔贈少師制

謝衷以晉名士。老于太常。而慶集謝安。李栖筠以唐直臣。終于御史。而寵歸吉甫。蓋爵祿不酬于盛德。則子孫必饗其令名。具官某。如古耆儒。登時應仕。學精以博。得聖人至當之歸。志大而剛。有君子後彫之操。早正樂卿之位。晚登延閣之班。廉靜無求。優游卒歲。既辭榮而不有。宜流祉于無窮。生此真賢。與予同德。肆遇登庸之始。爰加褒寵之優。進位公師。用光泉壤。以示簾金之訓。以明奮穫之功。尙爾英魂。服予休命。

母吳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讀衛人寒泉之詩。覽魯侯壽母之章。而知人子以不得終養爲恨。而以及親爲榮也。具封某氏。壺範有聞。嬪于雋老。是生賢子。佐朕中興。爰因柄任之初。益侈胙封之舊。尙期精爽。不昧欽承。

妻張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惟公卿大夫。以學識自見于功名之會者。豈獨師友淵源之力哉。亦內德有助焉耳。具封某氏。族出華大。媿于宗工。讀父之書。勉夫以正。肆予論相。并寵其家。爰開大國之封。正爾小君之號。是爲光寵。無怠欽承。

顏岐初任執政封贈制

曾祖仲昌

孔氏、顏氏。皆魯國之望。孔氏繇秦漢以來。本支蟬聯。文獻相屬。而顏氏僅聞于宋齊之間。至唐方顯。今孔氏稍微矣。而爾家三世。皆有令聞。爲國光輝。搢紳所慕。豈聖賢之澤所行者遠。其興也固自有次第哉。具官某。言爲人師。行爲世表。以學從仕。棲遲一官。若子若孫。前英後詰。究觀厥慶。其德可知。爰因登俊之辰。俾遂篤親之志。加之峻秩。振爾遺芳。豈惟世家增譜牒之榮。抑使士夫知爲善之報。

祖太初

朕思堯繹之賢。其流風遺書具存。而其人不及見也。雖後世無聞。猶當有以褒大之。矧其孫預吾機政。而寵綏之數。出于常典者哉。具官某。道德文章。著于當代。發明古學。獨得孟軻之傳。疏闢化源。聿興魯國之緒。家承厥範。再世似之。皆因特起之招。繼被非常之用。雖其躬可貴。甯須人爵之崇。然以澤上覃。難廢邦彝之舊。宜頒宮保之命。往赫冢祠之光。庶爾名揚。令吾俗厚。

父復

昔漢陳寔以道理高世。而其子紀。紀子羣。皆有令名。信史書之。以爲盛事。今吾顏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嗣謙退之風。得精深之學。氣剛而行峻。用以立朝。言信而文醇。見于垂世。早被裕陵之眷。晚登延閣之華。有子而賢。弼古之治。爰因聞政之始。用獎教忠之能。絲法從之舊班。正宮師之新秩。魂而不昧。尙克享之。

滕康初任執政封贈制

曾祖

蕭瑀事唐。八葉相傳而益大。王祥在晉。百年雖遠而屢興。厥惟衣冠不絕之家。必有廊廟非常之器。今吾滕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學道聖賢。傳家忠孝。遙遙譜牒。早爲族黨之華。奕奕子孫。常出鄉評之右。旣厥鍾之茂盛。宜所報之綿長。當此艱難。生吾英傑。竝屬延登之始。爰加追錫之榮。納榼重泉。升班亞品。尙焜蒿之不昧。知焜耀于無窮。

曾祖母陳氏王氏

婦人之德。其賢不出于閨門。王者之恩。所報必通于泉壤。非爾後昆之有立。安能數世而益光。具封某氏。挺柔婉之資。配高明之族。化行于內。旣壺範之潛脩。慶衍其餘。遂家聲之遐振。因文孫之入輔。擇吉壤以增封。正邦國小君之儀。煥宗祧初室之祀。其胙乃後。永孚于休。

祖

大夫之家。則知尊祖。賢者之報。不必在身。矧吾近輔之賢。出汝慶門之大。盍加異數。用發幽光。具官某。養

志安恬。禠身孝謹。力探載籍。自表于儒先。漫仕周行。靡求于宦達。觀本支之相望。知朝夕之所存。襲章以子而既窮。恤典因孫而更越。錫儲宮之峻秩。揚家牒之前休。往體蜜章。永安泉窆。

祖母張氏鄭氏

位之尊者。禮不可以不稱。功之茂者。報不可以不隆。今吾二三執政大臣。非其材者。莫得而居也。既在茲選矣。雖祖妣皆與榮焉。非稱情文而爲之報也哉。具封某氏。閨風靜專。母道慈懿。以子而貴。既參象服之朝。至孫而昌。復侈脂田之賜。爰因初命。載錫湛恩。煥魚軒之舊儀。明柱石之新紀。九原雖邈。不顯其承。

父

璧琮之璞。必出于方流。松柏之材。豈生于近阜。注意功名之會。每求忠孝之家。具官某。識造幾微。氣函剛大。知言之要。文章爲後學之宗。直道而行。議論得古人之正。早挺險夷之節。晚齊得喪之心。雖嗟顏駟之不逢。終喜臧孫之有後。是生人傑。參預政機。因其履位之初。懋以報親之典。正宮師之峻秩。隆廟祀之新儀。旌而教子之忠。成朕得人之慶。盍緣胥蠻。來對寵光。

母常氏

父母之有令子。猶國家之有良臣。皆人之所願然也。今吾用康任樞筭之事。而實汝之所生。蓋同其慶也。其追封之典。願可以不厚哉。具封某氏。出于名家。端靜有法。配黔婁之德。蓋嘗以道而相安。生仲郢之材。非止于先而無愧。既有柄朝之命。宜疏飾壤之恩。荒千里之新封。發九原之潛懿。榮魂如在。茂渥其承。

故妻張氏

朕閔士大夫之家。同艱難于婚宦之初。而不得其貴寵也。于疏恩之際。旣追榮其先。則并及焉。所以正風化之端。厚人倫之本也。具封某氏。世胄高華。嬪吾碩輔。牛衣之泣。雖效于生前。翟茀之朝。但榮于身後。咸甯吉壤。茲謂新恩。從汝舅姑。承休無斁。

妻朱氏

古者諸侯之妻。必齊姜。宋子所以取其族出之大。聞見之華。有夙夜相成之道。稱其服飾之盛。而與君子偕老也。豈今公卿室家。爲助于內者。其賢遽不如古哉。具封某氏。以崇甯大臣之子。媿吾樞輔之賢。婉孌靜專。壺儀甚著。小君之號。非爾執宜。爾其勉夫子以功名忠孝之事。協濟艱難。無愧周詩所云。則吾當屢封特封。不一封而已也。可不懋哉。

桂州甘氏年九十可封太孺人制

朕恢崇孝治。尊禮高年。嘉涵養之遐區。有期頤之壽母。爰加封邑。以厚人倫。庶幾萬里之慶門。尙見七朝之遺俗。

掌設王氏典言吳氏竝轉國夫人制

朕自潛藩。入承大統。汝祗婦職。常侍宮闈。其遷大國之封。以視小君之秩。益思淑慎。用對寵休。

宣和皇后姪女母吳氏封恭人制

朕感穎谷封人之言。于母黨之親。未嘗不致意也。以爾常事外家。實生息女。宜加封號。以示異恩。尙保厥休。無忘所命。

恭福帝姬追封隋國公主制

尙親慈幼。本骨肉之至情。追遠厚終。有邦家之令典。具封某。受靈寶緯。毓粹璇源。方欣設帨之祥。已遇逝川之戚。旣安厚夜。宜錫新章。爰開主邑之封。用正王姬之號。尙期婉淑。不昧欽承。

# 浮溪集卷八

## 外制

皇叔祖鄭州觀察使同知宗正司事仲昀可承宣使制

昔宣王中興。召穆公以同姓糾合宗族于成周。而賦常棣之詩。今朕受命纂承。汝亦能輯吾支屬。雖肺腑葭莩之親。莫不咸在。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雖堯之聖。不敢後宗族而治天下也。則汝之勞。烏可以不錄哉。留務之秩。實亞節旄。肆以命汝。尙思吾所以寵進之意。可不懋哉。

中書舍人范宗尹御史中丞制

國家建御史以糾百官之正邪。以維持政事之得失。與漢唐略等。而常虛大夫之官。不除。用中執法爲之。長。然其人之賢否。繫國之重輕。觀一時朝廷舉措如何。而中執法之才見矣。具官某。操修端亮。學問淵深。高論凜然。力扶公道。直聲藉甚。屢擊權臣。久違表著之班。良竭箴規之益。是用還之憲府。付以朝綱。昔真卿當再造之初。不廢抨彈于多事。僧孺踵稍寬之後。每先簡練于有才。惟爾之賢。必知所處。

諫議大夫衛膚敏中書舍人制

朕惟古者諱言之朝。諫臣有不得其職者。況非言責之任乎。如其不然。雖吠畝芻蕘。皆蒙危言之策。矧居



侍從獻納豈殊。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端方有守。出將使節。屢爲疆場之華。入對便朝。每罄箴規之益。比雖升于厥秩。實未究于所長。是用嘉爾能言。試之掌制。輟自七人之列。擢居四禁之聯。雖潤色除書。所賴詞意之富。然論思政本。必資風節之疆。勿以茲遷而忘予弼。

中書舍人劉觀給事中制

東西二省。自祖宗以來。爲維持政本之地。其要等耳。然瑣闥邃于掖垣。書牘優于詞命。掄才旣遴。疏寵亦殊。以爾具官某。秉直諒之心。懋精深之學。貫穿今古。飾以詞章之華。辨明是非。凜然風節之勁。比司詔命。蔚有能稱。宜升文石之班。遂正黃扉之秩。惟忠臣事上。知無不言。惟君子居官。要爲可紀。勿令批敕之譽。減于代言之時。

趙鼎除司諫呂祉除正言制

古者君臣之職。在于聽言納言之間。言而不從。君任其咎矣。居言責之地。而不盡言于其君者。獨無愧于其官乎。以爾學問操修。士夫所仰。茲予寘爾于七人之列。爾其夙夜罄竭。以報所蒙。毋謂其君不能。而蹈古人之戒也。

左司諫趙鼎殿中侍御史制

法吏以糾官邪。諫官以箴主失。二塗雖異。委任則均。以爾亮直端方。其言有物。伏蒲未久。厥譽四聞。姑借爾才。重吾憲府。爾其勿憚大吏。知無不言。勿謂當從容議論之餘。而不樂抨彈之事也。

給事中劉珏吏部侍郎制

唐以銓衡付吏部。居其官者。得進退天下之才。而人重于法。今啓擬歸朝廷。典選者謂之有司。按籍第員。書名惟謹。而法重于人。自艱難以來。真僞混淆。銓綜之權。其輕尤甚。非用心于法度之外者。安能振頽綱于既壞之後哉。具官某。性識疏通。天資雅亮。守其當守。必求至理之歸。言所難言。良得近臣之體。比居瑣闥之任。屢閱囊封之陳。孰副予求。莫如汝器。往佐而官之長。深求厥弊之原。嗚呼。惟仁能恤滯淹。惟明能察僥冒。惟勤能濟事劇。惟正能檢吏欺。茲爾優爲。勉之而已。

李楫監察御史制

朕稽攷百工之治。賴一時耳目之官。求諸時髦。未見剛者。以爾殫精古學。博極羣書。不以軒裳爲心。老于州縣之役。茲近臣之論薦。適有契于予衷。擢自遐方。俾參臺屬。夫爲國督姦者。法吏之職。至誠嫉惡者。古人之心。朕旣以激濁揚清待卿。汝無以交淺言深爲戒。

方闡國子司業制

朕惟國家之治亂。未有不由庠序之廢興者也。故古之賢君。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者。豈嘗一日忘學哉。以爾某。秉心靖專。操行純一。必能使吾胄子。絃誦不衰。嗚呼。賢士之關。風化之所從出也。其銷患于冥冥之中多矣。朕之所以望汝者。故豈淺哉。

商守拙大理卿制

法者一成而不變。情者日出而無窮。以不變之法。馭無窮之情。而決死生于此。非其人可乎。以爾某。詳練有聞。端方不撓。古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爾庶幾焉。往踐九卿之聯。司吾三尺之憲。昔人以身蹈死。拯人之死者。方爲稱職。汝當其責。可不勉歟。

王彥成太僕少卿制

朕臨御以來。躬節儉爲天下先。未嘗有輿馬之好也。然郊廟之奉。攻守之須。所以爲軍國之容。有不得而廢者。以爾某清修有立。廉靖無求。出入朝廷。踐揚蓋久。必能修明厥職。體朕至懷。然古者僕臣正。厥后克正。則朕之所以望爾者。亦豈輿馬之間哉。

祝廷衛尉少卿制

九卿朝廷高選也。異時率以諸郎久次者爲之。未有徑躋而躡至者也。以爾太學譽髦之舊。累朝循吏之餘。獨抱遺編。不忘所學。屢持使節。幾老于行。是用升之特揖之聯。遂爾本朝之志。職閒無事。惟以均勞。

王撥除直秘閣制

朕惟獵猶亂常。小雅盡廢。枕戈嘗膽。雖寢食間。意未嘗不在大河之北也。爾効官忠勇。假守一州。能得士心。殺敵過當。雋功來上。朕甚壯之。延閣之華。搢紳所貴。肆以命汝。尙勉之哉。朕之期卿。不止于此。

貴州刺史知順安軍徐沆轉團練使制

昔李牧爲趙守邊。匈奴不敢犯塞。吾藝祖用郭進守山西。疆場無事。幾二十年。肆國家艱難以來。敵騎長

驅城門無結草之衛。朕思古人之賢。而恨今日梟俊擒敵之臣。未之見也。以爾等智足經遠。忠能解紛。于王靈不及之時。厲士卒沮傷之氣。力固吾圍。不爲敵吞。朝廷爵祿。乃與汝等共之者也。願惜一官爲汝之勸哉。然銳于始。怠于終。古人之至戒。其益明籌策。副吾所以仰成之意。雋功來上。嗣有寵褒。

隨龍康益特轉團練使監御輦院制

方國家多事。凡禁列之高者。無不將屯乘塞。爲士卒先。爾乃以霈恩升州團之班。而掌吾輿輦之事。靡有憂責。從容殿廡。非以勞且舊乎。往踐厥官。求所以稱此者。毋謂恩可常得而不知幸也。

范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欲惠吾元元。無侵冤之苦者。非部使者執任其責哉。以爾論議英明。世其家學。踐揚中外。所至可觀。惟湖湘控帶東南。地數千里。盜新喋血。耕稼失時。汝其謹視官邪。應條輒舉。使一方之俗。皆蒙朝廷之恩。副朕臨遣之意。則汝之譽處。豈不休哉。

王敏文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惟兩川獨爲全。實譬善醫者。護其良膚。則其他瘡瘡所生。不勞而復。其于命使。可不選掄。以爾操行廉平。所臨輒治。是用付爾以潼江之節。爾其調節邦用。如血脉然。使一方阜安。則中原蒙福。能任茲責。時乃之休。

褚宗諤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制

朕惟嶺海萬里之遠。雖飛輓芻粟。不至中州。而象犀珠貝之珍。實佐經費。以爾吏能高妙。所至有聲。深達利源。精于心計。其上江壩之節。往臨蠻蠻之區。報政來歸。參華奚遠。

曾謂陝西轉運副使制

關陝雖被邊臨。塞然天下用兵。未嘗不爲朝廷重也。矧今多事。尤在得人。以爾風力強明。見于屢試。朕方西顧。藉爾一行。爾其峙糗糧。通鹽筴。勿病吾俗。勿饑吾師。縈策蟻封之間。揮斤盤錯之地。往辦吾事。益觀爾能。

孔彥舟轉武翼大夫添差東平府鈐轄制

朕惟國家多事之時。智者獻其能。勇者服其勞。茲人材畢見。桑陰未徙而成功也。頃者帥幕初開。羣臣陪扈。間關跋履。遂濟中興。小大悉褻。汝其一也。擢居使秩。出總州兵。茲謂異恩。無忘報稱。

武功大夫成州刺史黃琪已復舊官差知邕州制

朕于天下。一視同仁。雖遐荒萬里之遠。擇二千石之良。與吾東西州。無以異也。爾明于軍政。有將帥材。洵更使令。中座小法。肆予拔拭。用汝典州。汝其慎守封陲。信于蠻蠻。有民有社。所任非輕。足食足兵。以安爲上。勉圖來效。嗣有寵褻。

京東路轉運判官柴天因升轉運副使兼知青州制

海岱之間。稱古形勝。人比習亂。莽爲盜區。思得詳練剛明之材。兼膺折衝饋餉之任。以爾知吏方略。爲時

老成久分外計之權。頗熟東州之事。其升使選。勉爲朕行。昔管仲佐齊侯。內修軍政。襲遂至渤海。首散郡兵。伊治術之何常。惟賢明之所擇。審思籌策。毋失事機。

### 凌唐佐直秘閣京畿提刑再任制

朕省方南服。空京師不都。然宗廟宮室在焉。旣命重臣以守。又擇部使者歲時按行其封。以爾詳練有聞。不辭繁劇。平反畿內。民以不冤。其升延閣之班。重付祥刑之寄。尙巡凋瘵。毋廢哀矜。

### 甘暉可宣贊舍人制

朕以宸闈二閣。處天下戎班之俊。而掌賓贊之事者。其選尤高。以爾器識疏通。屢更繁使。頃從牧圉。事朕艱難。旣緣大賚之均。仍有舊恩之異。積茲寵數。陟以華資。汝其體朕眷知。勉思忠恪。始終保此。惟乃之休。

### 蔡溥太府寺丞制

周官太府下大夫二人。而上士七十二人爲之屬。今丞其遺法也。以爾知識敏明。踐揚滋久。蓋能知出納之吝者。往助而長。以濟劇繁。

### 郭敏修都水監丞制

古者有水官水學。以是學而居是官。其失鮮矣。以爾習于河事。用志不分。往督隄繇。寬吾憂顧。勿徒繁擾。而成負丞。

### 傅宿韓澄吏部郎官制

天官所以總天下之材。而自省方以來。官簿不輯。吏緣爲姦。苟得其人。賢于法具。以爾宿儒學之秀。以爾澄世家之良。茲用付以銓曹之繁。處之省戶之要。往佐而長。益觀汝能。

張公濟倉部郎官謝亮主客郎官制

朕設諸郎以振舉治功。以待異時非常之選。凡加掄擢。必攷僉言。以爾公濟有刺繁之材。茲予命爾以司儲之職。以爾亮有專對之敏。茲予命爾以掌客之官。各旣乃心。欽承予意。

季陵右司員外郎制

朕惟國家艱難以來。百司綱紀日失其序。詔令稽壅。吏媮不虔。思得譽髦之英。任吾宰屬之職。以爾受材開敏。臨事激昂。經術精深。爲諸生之冠。議論堅正。有前輩之風。稽諸僉言。汝稱茲選。惟蟻封知良馬之藝。惟肯綮見良庖之能。勉究乃心。贊成予治。

胡寅駕部員外郎制

朕比裁中都官之員。于員外郎選精矣。其委任之間。亦豈異時比哉。爾問學有聞。早膺推擇。茲錫命書之。寵復從省戶之游。往服清塗。益恢遠業。

駕部員外郎尹東珣庫部員外郎制

朕于郎曹均取才望。選除之寵。易地皆然。以爾開敏之資。有聲省戶。茲緣換部。姑正厥名。往服朕恩。靖共爾位。

張宗臣大理寺丞孔仲原大理司直制

臯陶爲大理。漢法罪人必正于理。豈不以獄者人之司命。固不可苟哉。今爾等有職于其間。蓋朝廷遴選也。其思欽慎。以對寵休。

李迨李承造御營使司參議官制

朕遭時多艱。思屈羣力。既與二三大臣。制勝于帷幄之中。而又覽天下之英豪。以收其略。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明今日之事機。得古人之籌策。茲升延閣。參預秘謀。往圖不世之功。以濟中興之舉。

張自牧補從事郎御營使司准備差使制

朕出爵不待廉茂。幾以致天下之豪傑。況汝以經術行誼。爲衆所推。而達于朕聽者乎。然名譽之下。古難其人。可令施行。毋甚高論。

都官員外郎尹忠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制

朕惟嶺海去京師萬里之遠。民弱而陋。吏貪而愚。法令詔條。所存無幾。非廉平強濟者。孰能稱吾臨遣之意哉。以爾風力有聞。吏功屢最。宜從省戶之選。往疾使軺之驅。爾其謹視官邪。拊循蠻俗。使斯民受賜。如在朕戶庭之間。則汝爲稱職。

趙哲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制

古者鄉立塢壁。防盜賊之侵已。室家可保。今吾廣其法于天下。又置使者推行之。庶幾姦宄潛消。里閭無



事以爾屢更煩使。蔚有能稱。茲用假爾繡衣之榮。往臨吳會。汝其徧詣提封。申明約束。毋彊不欲。毋縱敗。鞏使農安于野。行旅通于塗。則爲稱職。

陳起宗直徽猷閣都大提舉川陝路茶馬制

朕惟馬政不修。無甚今日。軍容廢缺。朕甚憂之。以爾少有俊才。累更幕府。必能爲吾講摘山之利。得充廩之良。協和種羌。貿易無壅。是用進凝嚴之直。爲臨遣之榮。昔衛文公承國遷之後。元年車三十乘。末乃十之。豈區區諸侯之國。而今不及古哉。在爾勉之而已。

知興仁府鄧紹密右文殿修撰制

昔漢陳湯。唐郭元振。皆以不護細謹。卒成功名。故古之論人材者。曰。使信如尾生。廉如伯夷。亦何益于成敗之數哉。爾起于投閒。守此凋郡。而能因時制變。分朕顧憂。糾合民兵。率先諸郡。清資顯秩。本以待功。矧方艱虞。于汝何惜。往服朕命。益勤撫綏。豈無茂恩。觀汝來效。

吳給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制

朕惟齊魯之墟。更此侵陵之變。不復爲郡。逮今逾時。每軫念于夙宵。孰拯民于塗炭。以爾具官某。謀能威敵。勇不顧身。坐修塢壁之嚴。悉保旄倪之衆。勦除羣醜。綏靖一方。爰升次對之聯。仍委藩宣之寄。往圖長算。勿廢前功。

張自牧轉兩官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制

朕惟東州經喋血之餘。兵民雜屯。農未皆病。思得奇士。通吾利源。以爾膺特起之招。有非常之路。頃將使指。信著此方。其升延閣之班。仍峻文階之等。往乘軺傳。臨按列城。如飛輓之稍行。則瘡痍之可復。政成來報。朕不汝忘。

進士周義起劉宜孫充大金通問使屬官特授從事郎制

漢使絕域。必求茂材異行之人。唐聘諸蕃。亦用經術通明之士。爾等早游庠序。以學發身。而能臨義慨然。奮身不顧。雖爲人之屬。而任則匪輕。何惜一官。成汝之志。使誠通而好結。則予之所以待汝者。豈止此哉。

傅崧卿黃叔敖中書門下檢正制

朕惟異時宰士。止于中臺之屬。不足以預聞命令之原。故又置檢正之官。以通知三省之政。非夫詳練老成。通知世務者。不在茲選。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茲予首以命汝。汝其摘過差以裨國論。程期會以扼吏姦。肆觀爾能。尙有殊擢。

上官愔祕書省校書郎制

汝名臣子。少有軼材。方時急賢。當在崇養。今冊府士大夫之冀北也。少休駿足。以適夷塗。

張孝純子頴直祕閣制

爾父身陷敵。而爾母拔此爲爾求官。夫延閣之華。朕方澄此選。今以假汝。不謂無恩。惟毋頹家聲。是爲報國。

李長民秘書省正字制

朕懲夫艱危之時。見士大夫無可使者。欲廣儲英俊。時出而用之。以爾種學績文。聲華藉甚。圖書之府。本以養材。往游其間。觀汝遠器。

黎譯御史臺主簿制

御史府。朝廷風憲之地。以簿領鈎稽于其間者。蓋不輕拔。往贊而長。毋失官職。

蘇良冶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然隸于預聞禮樂之事。非他官比也。非爾通敏。朕不汝除。

蕭倫都水監主簿制

水失其行。隄繇不息。雖勾稽之官。有不得而廢者。今以命汝。往服朕恩。

趙善淑等各可補承信郎制

公族。國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而況于國乎。此朕于艱難之時。敦睦之恩。尤不敢替也。汝等幸同屬籍。歲久寢蕃。雖胄出祖宗。信厚皆如麟趾。然身夷編戶。貧者或乘牛車。各命一官。使之從仕。往安爾祿。無負朕恩。

宗子趙彥謨補承信郎制

爾宗室子。學業中程。更此湛恩。宜登仕版。益勤講習。上答所蒙。

謝才等補承信郎制

頃者盜發潢池。南東震擾。汝從民伍。斬敵有功。何惜一官。旌其忠勇。尙圖來效。以稱朕恩。

進武校尉常益等可承信郎制

爾頃因遣使奉勅以從。旣返國都。宜酬其績。進官一等。尙勉之哉。

任浹補承信郎制

春秋時。士有死兵者。其家必得仕于其國。蓋責人以所甚難者。其報當爾也。今予以爾從弟某死于城守。褒卹有加。澤之所覃。遂至官汝。嗚呼。汝知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國家之恩。不可妄得也。可不勉哉。

樞密院編修官張灝改宣教郎制

計日而遷。不可秋毫私者。有司之法也。今爾以編削之才。游樞機之府。而略其歲月者。蓋朝廷之恩。往服寵榮。以須甄擢。

知壽州康允之進直龍圖閣制

自軍興以來。師帥之官。開敵而委城者。相望也。爾以孑然孤壘。屹立于羣盜沸擊之中。得其人心。皆以死奮。坐令反寇奔潰不支。河圖之華。未足旌汝。方稽閔閱。嗣有寵褒。

張昱轉兩官閣門祇候知慈州制

得城則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茲古英主所以收天下豪俊之用也。肆朕臨御。適遭多艱。恨無奇功。

當此醜賞。今乃得汝。尙庶幾焉。進官而兼上閣之華。因仕而付專城之寄。併茲異數。待汝可知。尙旣乃心。無忘予報。

秉義郎甘暉可閣門祇候制

上閣之秩。武臣之高選也。朕常遴擇。不妄假人。以爾材識敏明。忠于奉上。肆加茲寵。以別汝能。尙克祇承。無忘報稱。

承信郎潘璋可閣門祇候制

朕于小大文武之臣。苟材軼于衆者。必思有以表異之。以爾智識敏明。服勤匪懈。茲予試爾以上閣之秩。雖未極褒陞。而于汝輩流則寵矣。可不懋哉。

吳詡改合入官通判本州制

昔令尹子文毀家以紓楚國之難。春秋貴之。爾以小官。與聞郡政。區區城守。懼力不支。願解已官。募兵討賊。訖臻綏靖。其志可嘉。宜辭銓調之勞。就佐一州之政。勉圖來效。稱我茂恩。

呂士昭提舉保甲兼河東提刑制

朕惟河東之民。常敵騎之入。一方凋瘵。士氣索然。思有以作新振起之。以爾擢自稠人。屢更繁使。必能爲吾得被堅執銳之士。揚鈞深致遠之威。雖列職外臺。未殫所蘊。政成來報。朕不汝忘。

劉亞夫何處厚復職與郡制

朕持刑賞之柄。若權衡然。稱物而爲之重輕。不以銖黍私也。爾名在刑書。有年數矣。今而更始。可以自新。其還爾之寵名。以分吾之憂顧。汝知夫復玷缺之艱難也。可不慎哉。

建陽知縣黃邦光起復制

晉人墨衰。閔子腰經。然一切從權。有不得而廢者。以爾字遐方之俗。當羣盜之鋒。扞禦征輸。備殫忠力。方爲軍府之賴。遽有家庭之憂。宜奪爾情。姑安厥職。其體藉才之意。無忘移孝之誠。

大洪山僧守珍補承節郎制

頃者羣盜鼓行。攻圍城邑。汝營塢壁。招輯鄉閭。旣衛善良。亦除凶慝。其忠可錄。何惜一官。尙勉之哉。毋忘後效。

進納陳真可承節郎制

國家用兵。有節者死。有財者輸。所以能濟也。汝入金縣官。蓋知此意。往登仕版。無忝朕恩。

信陽軍義士首領孫仲等補秉義郎制

爾等頃以從衆。弄兵潢池。聞朕招攜。幡然聽命。其膺銓錄。以待使令。尙服予恩。無渝所守。

向子襄錢豐贈官制

朕惟獫狁亂常。衣冠蒙難。皆吾不足以勝殘。而置汝于塗炭也。故于追錄之際。每加意焉。以爾遭世艱虞。共嬰城守。力全節履。遽沒其身。爰錫閔章。進官三等。英魂如在。尙克享之。

王琪贈武經郎制

頃者姦民侵敗王略。守險旅拒。犯吾顏行。爾以偏裨。出從主帥。先登陷陣。遽沒元身。朕惟死者人之所甚難。而至于以生易死者。非根于忠義。疇克爾哉。是用靈然。進官二等。尙期精爽。不昧欽承。

曾升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制

朕閱夫死者以身從事。而不得終于牖下也。旣崇以秩。又錄其孤。嗚呼。亦足以明朕意矣。魂而不昧。尙克欽承。

# 浮溪集卷九

## 外制

### 知江寧府宇文粹中落職宮祠安置制

朕惟國家于都會屯兵列戍。又擇重臣臨之者。非以屏王室于平居閒暇之時。亦惟朝廷或出于艱虞。則四方萬里之遠。賴其大拊循之功。以固吾圉。具官某。頃從近弼。出殿大藩。所圖綏撫之良。無負顧憂之託。而威權素奪。巽懦無謀。乃持柄以授人。至委身而就塾。吏戕民死。喋血江湄。朕方窮致亂之繇。用正爾弛防之罪。而一方冤狀。猥自發舒。其鑄秘殿之資。往食真祠之祿。無忘自訟。服我寬恩。

### 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宮觀制

朕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所恃以安存者。繫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之力。一旦事出倉卒。宗社隳危。而四方藩臣赴援者無幾。朕甚傷之。具官某。初無他長。早服顯仕。光被累朝之眷。進登常伯之尊。知人臣有見危致命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義。而丁寧靡顧。酣飲自如。逮予踐阼之初。巧作謀身之計。近臣如此。謂疎者何。其鑄延閣之資。往食真祠之祿。茲爲寬典。無重後愆。

### 翁彥國追奪寶文閣學士制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召康公于成王。莅政之初。亦以求賢用吉士爲戒。蓋朝廷安危治亂之分。在于用吉士。小人之間。具官某。本摘山之徒。操馭僮之術。諂事非類。亟汚從班。以妾婦之道爲身謀。以豺狼之心幸時變。比緣巡狩。遣治別都。言念艱虞之未平。務從簡易而安衆。屢加訓敕。非不丁寧。乃並法以爲姦。專阻威而害物。毒流千里。諸路騷然。未明跋扈之誅。已被幽間之戮。不追寵秩。孰慰羣冤。雖旣死之何知。庶將來之可戒。

范訥罷東京留守司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制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迺者朝廷蓋多故矣。其所以寵任汝者。亦豈輕哉。具官某。擢自周行。首膺器使。加以節施之重。付之管鑰之嚴。所望夙宵。分吾憂顧。乃令彈劾。上達聽聞。謂專懷顧望。而無意勤王。公縱剽攘。而不能戢士。汝尙爲爾。予何賴焉。宜還眷倚之權。往卽省循之地。過而能改。朕不汝忘。

李回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制

節義廉恥。朕所望于士大夫也。方國家艱危。于此觀人。而以擇利誤朝。形于言者之牘。汝安取此哉。具官某。奉事兩朝。嘗參三府。旣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辱。復不能辨正僞而立人之朝。處之恬然。顏亦厚矣。其正名于中秘。以分務于陪京。服我保全。無忘惕厲。

馬忠落龍神衛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制

朕于將帥。待之至者。所以責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勝。具官某。粵從小校。擢領中權。寵任兼隆。在廷莫

比。謂能夙夜分朕顧憂。乃無多算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退舍。坐失事機。宜鑄衛帥之崇。仍損使權之重。再稽朕命。軍有常刑。

### 惠柔民等押赴河北京東陝西路監當差遣制

人臣策名委質。知忠于所事而已。若夫死生禍福。豈人之所擇哉。爾被選爲郎。分居臺省。國家休戚。何所不同。乃逆料時艱。飄然去國。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毫髮地乎。被邊之州。汝所忌者。姑令而往。當知夫忘身殉國者。未必不安。而小智自私者。不容于幸免也。

### 趙點勒停制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然則挾利懷姦。不知尊上。移所報于他人者。其可使之在服哉。爾受命典藩。仕非不顯。豈有國家之德。不如權貴之恩。駟駿名駒。選充私廐。駑駘下駟。乃及乘輿。悖戾之心。一何至此。斥從民伍。示有朝廷。汝雖至愚。寧不知罪。

### 開封府推官范世延降一官制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所以事君也。爾列官都畿。分守城壁。方此多事。豈容有他。乃亂法以爲姦。專營私而豐己。徇羣小無厭之請。希一時橫得之恩。靡思體國之忠。徒挾耗財之意。不加懲創。孰警貪邪。聊褫文階。用明邦憲。尙圖來效。以贖厥愆。

### 向子諲落職與郡制

汝戚里子。朝廷以六路之權付汝。任不輕矣。謂能夙宵力圖報稱。而肆爲虛誕。行不願言。私擁衆而多耗邦財。擅補官而不繇王命。姑鵠寵秩。畀以一州。雖汝辯足以欺衆。亦豈能掩至公之論哉。

張瑁散官安置權主管北外承司公事制

古之居官者。官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爾職在河隄。所當夙夜。乃便安離局。擇利自營。坐使狂瀾奔流千里。一城被害。民悉爲魚。靖言昏墊之裁。皆汝曠瘼之致。宜申典憲。以謝無辜。聊黜置于散官。俾責成于後效。尙殫爾力。以蓋厥愆。

周懿文散官嶺外安置制

昔季文子有言。見無禮于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故春秋不誅其人。而誅其人之意。豈無說哉。爾服采在廷。官榮祿厚。國家平日。何負汝曹。方君親危急之時。雖鰥猶不恤其緯。乃乘時幸變。乾沒自私。以爲無復朝廷之治矣。嗚呼。汝亦士也。何爲而至于此極哉。念本無知。誅之奚益。姑全首領。投畀遐荒。尙保餘生。毋忘予德。

前戶部侍郎邵溥降一官制

古者挈鉞之智。守不假器。出納靡吝。何名有司。屬者國家多艱。泉府政壞。汝受寄委。實爲大農。乃從官吏之營私。不顧邦財之折閱。公形判語。案牘具存。鞠實以聞。宜從薄罰。背公之罪。毋廢省循。

仲輯降三官制

朕觀漢唐宗室以奢貪暴戾失其爵祿而亡其軀者至不可勝數故擇同姓之賢者爲汝曹率庶幾人人信厚如古盛時而近屬之間尙有仲輯朕甚傷之迺者王室多艱宗盟靡振朕于九族惟恐不咸而爾乃以口語紛然爲有司所劾豈朕所以待汝之意哉其示薄懲褫官三等尙思自好無陷非彝

###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僕各降兩官制

御史于百官之邪政事之闕皆得糾而言之朝廷所恃以爲安也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顧獨無責哉頃者戎馬內侵變生都邑鑾輿出狩事孰大茲汝曾無一言爲國長慮乃始終和議墮敵計中聞而不懲失政刑矣褫官二等聊著厥辜尙服寬恩無貽後悔

### 王公亮降兩官放罷制

人臣守法所以事君率意妄陳罰安可追具官某比緣岳狩遣守殿廡方國艱危常思忠恪乃專爲姑息欲利小人無體國之公心懷市恩之私意不加懲艾孰塞僥求聊鑄寵進之階仍解誰何之職其祇予戒以省厥愆

### 淮東提刑汪師忠降兩官制

朕惟江淮之間羣盜充斥二千石不爲用非部使者躬行其封明于賞誅則民之冤安所赴愬爾幸蒙推擇職在督姦和臣子奉公所當夙夜而棲遲偃仰于國藐然食人之食而憂人之憂者固如是乎姑示薄懲鑄官二等尙無後悔朕不汝容

方聞降兩官衝替制

迺者盜發江壩。一方喋血。汝爲使者。受命督姦。不折其萌。已爲失職。至變成禍。結當力翦除。乃退避。以自營。至文移而亦廢。逮臻綏靖。事出他人。方公肆于誕謾。反自論于功伐。事君如此。于汝安乎。宜免所居。仍鑄厥秩。尙爲輕比。無廢省循。

太府卿徐公裕等降兩官制

孟子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謂之賤丈夫。故君子之觀人。在于有所不取。爾服官朝列。惟祿是資。謂能潔己以明汚。顧乃乘時而射利。市所臨之公賄。法旣不容。利其直之私贏。義將安據。鑄官二等。聊愧爾心。取予之間。毋忘慎擇。

高衛落職降兩官宮祠制

古者將帥死綏。士大夫死列。有離局失官者。必殺無赦。茲師行有律。而敵不能侵也。具官某。蒙國選掄。分時憂顧。敵兵一入。狼狽出奔。縱力不支。猶當守境。乃委四封之衆。跳驅千里之餘。茲而不懲。何以爲國。雖值纂承之慶。難從赦宥之科。褫爵秩之華資。投宮祠之散地。祇承寬典。無重後愆。

河北經制使馬忠降兩官制

師以氣爲勝。將以勇爲能。古者鑿凶門而出。言有進死而無退生也。具官某。受予推轂。與敵交鋒。旣昧塞旂陷陳之機。復無以律行師之整。三軍利用。帥則不前。千里折衝。朕將奚賴。宜削褻崇之秩。用明逗撓之

誅軍有常刑。汝無自佚。

### 東南第三將郭實降兩官放罷制

國不知將之任。將不知士之情。兵家之大忌也。爾居軍吏之上。當纖悉必聞。乃賊徒交通。近出麾下。憤眊如此。軍容可知。綏御之材。非而所任。鑄官二等。仍解將權。尙服寬恩。毋忘自訟。

### 京西路轉運副使昌弼降兩官制

漢部使者以六條察郡國之不如法者。所以治人而非治于人者也。爾出分臺綱。舉措專恣。于繩治未有聞焉。而反爲人所劾。豈不負吾任使之意哉。鑄奪二官。用懲失職。毋以小罰爲無傷而不戒也。

### 知恩州趙子昉落職降三官制

分憂共理。二千石之職也。倘擇利自營。馴致一城之禍者。烏可以不懲哉。爾受命典州。當趨期會。乃虛其官守。引日不行。坐使河隄。決于所治。提封之內。民悉爲魚。靖言昏墊之裁。皆汝遷延之致。鑄官二等。仍解近班。以謝無辜。猶爲未減。

### 翟汝文降兩官制

漢置部刺史。秩六百石耳。而吏二千石皆察焉。所以尊朝廷也。具官某。幸蒙國恩。出典方面。知奉使有指。所常遵承。而妄引詔書。猥相侵辱。鑄官二等。姑示薄懲。尙鋤而驕。無重後悔。

### 應天府鈐轄王徹降兩官制

趨事赴功。人臣之職也。朕比際戎器。用戒不虞。輦致國都。汝司其役。而屢加程督。偷惰不虔。既稽命以愆期。方便文而謁告。致其用意。安所逃刑。宜鑄二等之階。以示有司之戒。其思往咎。服我寬恩。

應天府士曹黃詡降一官制

樂事勸功。人臣之職也。食焉而怠其事。可乎。爾服采府僚事。官臺省。知當趨期會。而督責靡饒。自干慢令之誅。宜正褫官之罰。尙圖黜勉。無重悔尤。

南道總管司屬官詔齊降兩官勒停制

侵官亂法。專命廢忠。人臣之大戒也。爾爲人屬。事有稟承。乃乘禍變。以招權。至用兵民。而攝吏。靖言狂率。常伏典刑。姑示矜容。削官二等。往從民伍。尙省厥愆。

提舉皇城司郭鎮降兩官制

古者周廬千列。以衛至尊。宮正掌王宮之戒令。此其職也。具官幸蒙推擇。委以徼巡。而樞極之間。誰何不謹。宜懲怠慢。并上兩官。尙究乃心。無貽後悔。

內侍黃湊先降兩官取勘制

古者聽買賣以質劑。雖防民私。蓋朝廷之法也。爾幸蒙官使。曾不服馴。悍驕而貪。蔑視官府。宜鑄爵秩。以警無良。其罪所歸。則從吏治。

知筠州楊允降三官制

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而引年。所以節進趨。厲廉恥也。爾智昏耄及。貪祿忘歸。不治之聲。達于予聽。鑄官三等。聊愧爾心。尙訟厥愆。以休其老。

知麟州韓忠嗣降兩官放罷制

扞城之寄。所賴折衝。失律而顛。豈容佚罰。爾檢身無狀。專欲自私。喪長吏之威權。爲下人之所逐。鑄官二等。非獨汝懲。亦使邊臣。眎茲爲戒。

知建州張勳降三官制

朕以師帥之權。付汝于數千里之外。而馭軍撫民。其悖謬如此。朕亦何所賴哉。雖舉止鑄官。務從闊略。而無辜之民。死者不可復生矣。于汝安乎。

知秀州趙叔近落職制

爾姦利之私。有市井所不爲者。朕方置汝于理。將肅清官曹。延閣之班。尙安得處。其加鑄奪。以聽有司。

呂誼司勳各降一官制

迺者盜擊山東。聲隱汶上。汝承臺檄。往備戎行。乃假事以爲辭。至愆期而非願。褫官一等。姑示薄懲。軍有常刑。毋貽後悔。

徐愼言落職制

汝燕山之役。附非類而得寵名者。于有司之法。當鑄久矣。況以沓貪凶肆。達于朕聽者乎。官曹旣清。安用



汝輩。

浮溪集 卷九 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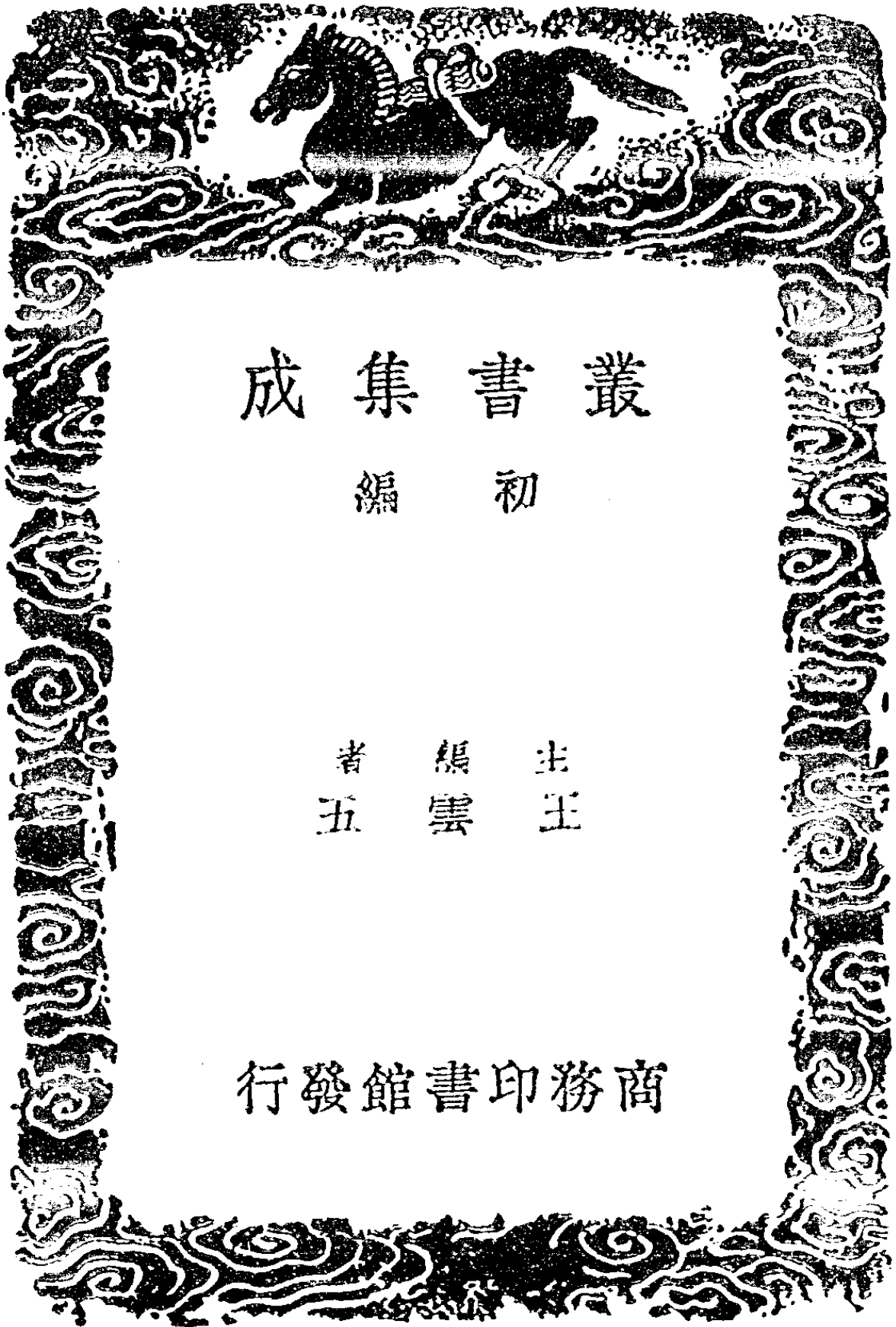
一一一





958

浮溪集附拾遺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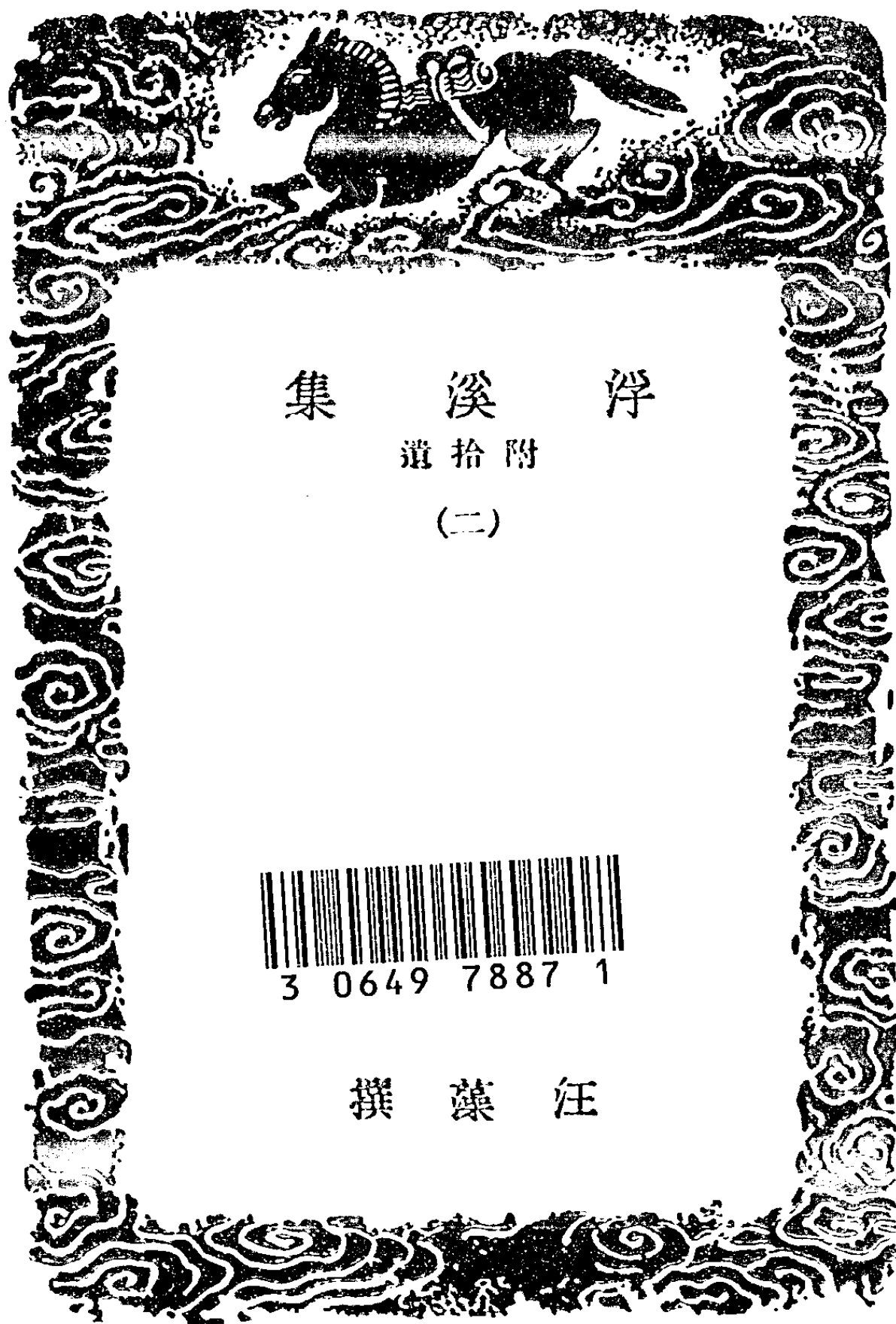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 溪 浮

道 拾 附

(二)



3 0649 7887 1

撰 藻 汪

# 浮溪集卷十

## 外制

劉誨直顯謨閣知楚州制

人臣趨事莫樂于見知。王者用材當求于已試。以爾稟資明銳。臨事激昂。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塗之險阻。茲分憂于凋郡。宜進秩于清班。尙體仰成。佇聞書最。

李會徽猷閣待制知廬州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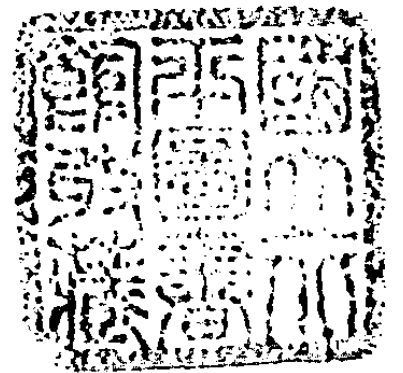
朕比緣岳狩。申儆邊虞。厥惟衝要之藩。當得老成之雋。具官某。早因時望。進陟英躋。常持平進之心。殊有後凋之操。中投散地。頗鬱輿情。茲升延閣之班。特付專城之寄。尙思綏馭。無負眷懷。

劉寧止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制

朕修方岳之巡。講舟師之備。欲恢遠略。當得通材。以爾稟性端方。臨機敏銳。袞袞盡納言之益。惓惓懷憂國之心。是用假延閣之班。付昆池之事。勿辭勞劇。同濟艱難。

孟汝嘉馬向刑部郎官制

旣得之情。仁人不喜。一成之法。君子盡心。朕于庶獄。雖罔敢知。而擇人之間。未嘗不慎。以爾等吏能屢試。



085  
1124  
21959

風力有聞。平反之長。人頗推汝。往膺省戶之選。助閱邦刑之書。廣朕好生。欽哉毋忽。

俞隨劉公彥知東上閣門事

朕肇開四門。延納多士。思得戎班之俊。長吾賓贊之寮。具官某。秉德忠純。受材開敏。地處橫班之邃。秩升廉使之崇。其服端揆。竝司謁者。肅等威于表著之位。傳臚句于陞廉之間。嗣有寵褻。無忘祇恪。

劉錫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

朕以中國之大。而制四夷。以九重之尊。而臨天下。宜有統督。用彊主威。具官某。躬沈鷙之資。任爪牙之責。早登勇爵。聲望著于三軍。旋總戎行。精神昭于萬里。肆加異數。進董親兵。爾其分夙夜之憂。俾朕獲寢興之佚。忠勤無斁。恩賞何涯。

馬忠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河北路經制使措置節制軍民兵等事制

朕惟兩河之民。更百戰之役。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遺。厥存無幾。肆夙宵之軫念。如冰炭之交懷。孰知拊循經遠之謀。我有梟俊折衝之仕。具官某。幾能先物。勇不顧身。胄出名家。得山西氣俗之厚。任更邊鎖。知漠北封圻之詳。昨逢多壘之艱。屢立扞城之績。雖進厥秩。未殫所長。爰升統帥之崇。加畀使權之重。料百城之丁壯。總以五符。提兩路之精強。蒐其軍實。兼收羣力。用展壯猷。上以迎二聖之還。下以正四夷之守。任我之責。時乃之休。

辛企宗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制

出而戡敵。專師律之雄。居則衛王。總禁屯之重。我有虎臣之貴。兼諸人傑之長。借爾威稜。振吾綱領。具官某。性資敏甚。氣節偉然。持重不驚。得真將軍之勇。好賢如渴。有古名將之風。茲喜還朝。方資扈蹕。爰付劇煩之寄。用觀周濟之才。勿以賢勞。孤予器使。

從仕郎傅雱改宣教郎借工部侍郎充大金通和使制

朕講殊鄰之好。求專對之才。念國家艱難之餘。乃賢者馳騫之日。以爾疏通無壅。沈鷲有謀。雖山濤不學于孫吳。而季布得聲于梁楚。比選出疆之使。實膺仗節之行。方事遐征。無幾微見于言面。宜加寵數。進禮樂而有光華。是用擢之銓調之中。假以事官之貳。庶爾一言之合。成吾兩國之歡。日佇來歸。毋忘自力。

大金通和使傅雱轉五官郎官制

朕昨聘殊鄰。首馳信使。如文王有玃狁之難。始于憂勤。乃博望至月氏而還。得其要領。宜加寵賚。式獎賢勞。爾奮自書生。蔚爲國士。挺身應募。遂膺仗節之華。即日辦嚴。靡憚乘軺之遠。果持書幣。邁返闕庭。是用峻陞朝著之班。仍正省闈之選。示朕見知之意。旌而不辱之功。尙體眷懷。毋忘忠蓋。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制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于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肯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于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



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知杭州葉夢得復舊職制

股肱宣力四方。實寄藩維之重。精神折衝千里。允資師帥之良。矧吾左右之臣。殿彼東南之服。雋功來上。褻渥可忘。具官某。蚤以時才。揚于禁路。粹矣朝廷之表。巍然人物之英。治必有聲。能使所居之官大。動皆中節。故每不勞而功成。比緣蛇豕之妖。未正鯨鯢之戮。篁竹深阻。谿山繹騷。迺攄掌上之奇。盡服潢中之衆。惟三仕三已。莫明令尹之心。故七縱七擒。微見武侯之略。宜還寵數。用示眷懷。尙加厲于壯猷。庶永綏于遐俗。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漢室備邊。復魏尙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殺隄之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材。曷若棄瑕。而責老成之效。具官某。稟資沈摯。事上樸忠。昨緣外侮之侵。嘗畀中權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于亡命。肆朕纂圖之始。時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爲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頒異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嶽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尙採東隅之失。勉圖爾績。仰副朕知。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隄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爲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強敵。旣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

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于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邁其往。毋愴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艱。

陸藻李邴復舊職制

朕選儲人材。如圃藝木。封殖長養。各成其天。與其擢自條枚。待堅實風霜之後。孰若因其合抱。收創殘斤斧之餘。具官某。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文章爾雅。有作者之風。議論正平。得近臣之體。一從吏議。再閱歲時。既霈澤之更新。宜放官之稍復。人惟求舊。朕方深賈傅之思。忠不忘君。汝無廢蕭生之意。其加恬養。以待簡求。

李庠復官星夜發來赴行在制

朕捐金爵以致天下之士。聽鼓鼙而思將帥之臣。豈伊一眚之微。廢此三軍之望。具官某。受材英特。秉性忠純。蚤登勇爵之崇。嘗總親軍之重。中緣坐法。亦既更時。宜盡復于故官。俾亟趨于行闕。佇膺煩委。用展壯猷。

給事中王絢復朝散郎制

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具官某。頃服禁嚴。職當獻納。而失于詳慎。至陷小文。茲被湛恩。宜除宿負。衛侯醕謹。初豈有于他腸。顏子庶幾。尙何憂于貳過。毋懲纖芥。而廢激昂。

孫默許德之復官制

有司之法如權衡。雖微不失。人主之恩如江漢。何濯非新。朕入纂丕圖。與民更始。矧吾士類。尤所當先。爾嘗以過差。絀于吏議。茲予拔拭。不汝瑕疵。宜盡削于丹書。復進參于華貫。幸難數得其戒之哉。

新除中書舍人孫覲可待制與郡制

任賢者雖人主之明。從欲者亦聖人之恕。茲用時髦之俊。復居詞禁之華。遽以疾聞。難以詔奪。具官某。早膺掄擢。寢服禁嚴。文章爲後學之宗。論議得近臣之體。中緣排斥。久已照知。方賈誼見思。欲召還于宣室。而仲舒厭事。頗不樂于京師。宜升延閣之班。再付專城之寄。其摠所蘊。以拯吾民。佇觀千里之休。入奉三年之計。

孫覲知平江府制

朕惟懦雅。飾吏事。皆西漢之能臣。岳牧用詞人。蓋有唐之舊制。眷吳門之重鎮。邇嶽狩之行朝。戶口夥于承平之餘。人心搖于驚擾之後。不付賢雋。孰分顧憂。具官某。明國憲章。知民情僞。學必期于有用。材無適而不宜。茲命來歸。力求自便。以甘泉之法從。臨通德之鄰封。子牟雖在江湖。豈忘魏闕。汲黯宜居禁闥。毋薄淮陽。勉布中和。卽還嚴近。

胡舜陟徵猷閣待制淮西安置使制

策名委質。可萌苟且之心。趨事赴功。尤在艱難之際。矧予馭貴。惟以勸從。旣聞敏銳之才。何愛褒揚之渥。

具官某。邃通經術。明識事機。頃在朝廷。袞袞盡致君之益。洎居方面。惓惓懷憂國之忠。比閱奏陳。備知祈向。願禋躬于卒乘。以同獎于朝廷。是用升甘泉法從之班。付淮右陳屯之事。用昭殊遇。佇展壯猷。尙觀儒者之折衝。勿使武夫之專美。

### 鎮慶關使徐傑轉防禦使制

朕披荆棘以立朝廷。聽鼓鼙而思將帥。苟當懋賞。豈負成言。以爾頃被選掄。出分憂願。坐控邊關之阻。靡容敵騎之侵。戍旣更時。寵宜如約。爰進扞防之秩。用爲屯守之光。益務綏懷。仰求嘉獎。

### 閻瑾正任防禦使制

謙者君子之光。巽者武人之正。故先鳴而求勇爵。見鄙春秋。獨屏而恥論功。取高漢史。具官某。比提義旅。來援京師。屬余踐阼之初。錫爾賞勞之典。抗章不拜。陳義甚高。宜加褒勸之恩。用正扞防之秩。尙思策勵。無負眷知。

### 通問副使武功大夫趙哲可達州刺史制

朕通兩國之和。遣單車之使。求專對四方之士。旣得忠良。願出疆萬里之行。可無褒擢。具官某。受材膚敏。臨事激昂。久膺在服之榮。茲預聘鄰之選。將誠甚遠。具有皇皇之華。受命靡辭。初無惘惘之色。是用特頒殊渥。升刺大州。以昭臨遣之榮。以勵願行之志。其思報稱。副我仰成。

### 武義大夫董植可落致仕制

爾忠勇之氣。投老不衰。方邊防急。甚于救焚。豈壯士得從于高枕。起之閒佚。以示見知。其摠恬養之豪。用稱搜揚之寵。

辛炳落致仕制

朕惟靜而閱世者。可與語天下之謀。恬于趨時者。可與共朝廷之任。爾十年不調。歸老于家。雖屏迹無意于人間。而飛聲日聞于朕聽。宜輟安車之樂。復參文石之班。出處惟時。毋專求志。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教郎制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緊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蕃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入內內侍省武經郎朱回敦武郎陳彥乞轉出歸部致仕依所乞制

爾等宣勞宮省。洊歷歲時。茲緣疾恙之侵。不勝洒掃之職。願還銓部。歸老田廬。朕常恐一物之遺。其遂爾終身之志。尙加調攝。以稱懋恩。

譚世勛贈延康殿學士制

松柏有心于歲寒。而乃見。瑤璵至寶。豈烈火之能遷。朕遭滄海之橫流。陰攷士夫所趨向。責其大節。全者幾人。方喜一士之聞。已歎九泉之隔。清規如在。褒典可忘。具官某。學貫羣書。文馳六藝。純誠自表。坐銷世

俗之浮。廉靖無求。獨得古人之大。蚤預持麾之選。徧更法從之華。二聖所知。羣臣鮮及。肆履艱危之會。果尊忠孝之稱。雖甄濟佯瘖。靡汗天寶之亂。而龔生遼天。不見南陽之興。爰錫命書。升華秘殿。以聳具臣之聽。以爲信史之光。冀爾英魂。歆吾至意。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賢者事君。豈爲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旣遭奇禍。宜竣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履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虓之醜敵。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沈寃。念逝者之何辜。爲潛然而出涕。茲升華于祕殿。仍加恤于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中書舍人葉濤贈徵猷閣待制制

人君子奪。何有于胸中。天下是非。嘗公于身後。眷前朝之近侍。罹鉤黨之非辜。旣削深文。宜還故秩。具官某。性資和裕。心術剛明。讜論排姦。不屈浩然之氣。高文行遠。還追作者之風。中遭媒孽之仇。久揜焮蒿之恨。茲分枉直。奚間幽明。煥延閣之新班。易重泉之往楹。英魂如在。茂渥其承。

劉韜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我仰成之耆哲。挺然不屈于兵威。旣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藩條。懋活民之政。外臨邊鎮。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

廷之變。不幸聞名于醜敵。將令毀節于僞廷。襲勝飾巾。心肯移于二姓。仲鉞臨穴。人將贖于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賚九原之楛。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鄭穀贈七官制

爲官擇人。方資唯幄之勝。盡瘁事國。乃致股肱之虧。孰攄震悼之懷。惟有襲崇之典。肆頒異數。用表遺忠。具官某。莊重而有威。剛明而知斷。至誠憂國。皇皇無一日之安。正己立朝。凜凜有萬夫之望。雖歲時之未久。賴籌策以居多。天不憖遺。邦其殄瘁。峻陟文階之等。用爲幽窆之光。復魄儻存。垂休無斃。

范浩贈直徽猷閣制

自古皆有死。誰則長存。爲善而獲殃。謂之不幸。肆頒異數。追弔沈寃。以爾某。早有軼材。嘗登臚仕。初謂洛陽之年少。可與有爲。孰云北地之儒生。遽罹非命。由吾至此。爲爾愴然。宜升密勿之班。進預凝嚴之直。尙歆宸渥。勿悼泉扃。

孫馨李熙靖王資深韓持各贈五官制

人臣盡瘁。旣罹易箚之凶。王者飾終。宜懋書棺之渥。矧居近侍。可廢常規。具官某。學問淹該。操修堅正。早預時髦之選。寢參法從之華。奄忽云亡。愍傷何及。不陟文階之峻。孰明卹典之哀。是用追錫殊恩。躡升數等。其服詔除之寵。以爲身後之光。

右武大夫梁州防禦使知滑州張搆贈三官四資恩澤制

朕稽盟府而懋賞功之典。聽磬聲而思死事之臣。以爾具官某。料敵有謀。秉心無貳。昨守頻河之壘。適當喋血之鋒。身奮于前。力窮而踣。既峻陞于顯秩。仍悉祿于遺孤。英魂未亡。幽局奚憾。





# 浮溪集卷十一

## 內制

### 韓世忠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制

朕遭百六艱危之後。賴二三梟俊之臣。跪推轂而遣將軍。守境旣騰于戎捷。歌出車而勞還帥。酬勳敢廢于邦彝。爰錫贊書。用孚羣聽。具官某。勇聞天下。氣蓋關中。堂堂將種之英。凜凜軍鋒之冠。行已恭而事上敬。蚤服周行。臨機果而料敵明。屢揚偉績。昨屬交侵之警。俾屯要害之區。蓄銳以須。鼓儼而擊。縱精兵于數路。若珠走盤。擠勁敵于長江。如杵投臼。坐以中堅之整。成茲南紀之安。威行而海內息肩。師勝而國人屬目。是用兼隆徽數。特奏膚公。出擁齊旄。易兩鎮提封之大。入乘夏篆。視三孤絕等之崇。申衍采封。陪敦井賦。以永旂常之載。以昭帷幄之成。於戲。武能威敵者。將帥之榮。賞不踰時者。人君之信。惟忠力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謙沖可以保富貴之終。勉圖而休。毋廢朕命。

###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提貔虎以振天威。采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據國憤。永爲宗社之休。旣執訊以來歸。宜酬勳于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甘陳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

備師干之試。旋膺齋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羣小窺朝。元兇干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爲之而卷衽。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幄。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于爰田。衍井腴于真賦。併爲異數。用表元勳。於戲。見無禮于君。爾旣殫于忠。蓋歸飲至于廟。我何愛于寵褻。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沮。尙圖後效。更旃前休。

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充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加恩制

朕躬帝親之饗。合丘澤之祠。一純二精。幸拜熙成之貺。千乘萬騎。孰宣拱扈之勞。我有勁臣。宜膺徽數。具官某。忠不辟難。勇常冠軍。先人有奪人之心。進則奮沈雄之略。尙賢無自賢之行。退而皆名義之談。兼兩鎮之節旄。視三孤之皮帛。軍律整甚。王靈赫然。遠斥堠而省文書。士皆爲之樂死。倣師徒而討亂略。疆山是以少安。比修重屋之儀。尤謹周廬之衛。祝嘏所告。君臣則同。乃增井邑之封。仍衍賦租之入。爰示旌忠之義。以均受胙之休。於戲。心膂爪牙。方資籌策之勝。囊兜戟纛。益聳威儀之瞻。惟滿盈天道之所虧。惟正直神明之所聽。服我休命。欽哉惟時。

張俊檢校少保寧武昭慶軍節度使制

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啓行。尤貴武文之兼寵。朕博稽輿論。優獎虎臣。乃疏進律之襲。用疎在廷之聽。具官某。性資沈鷲。材力驍雄。得孫吳方略之奇。兼信布爪牙之勇。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

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殫誠。提萬旅以趨朝。扈六飛而復辟。旋因冬狩。留駐海墘。偶邊馬之長驅。帥王師而鏖戰。奮當大敵。援枹鼓以忘身。坐掃妖氛。用鯨鯢而築觀。茲及行朝之底定。復銷羣盜之搶攘。併錄茂勳。用加酬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錫爰田。仍加真賦。增中權節。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有功見知。朕既每存于大信。縱敵生患。汝其勿替于前功。惟一心同獎于朝廷。斯千載永書于令甲。服予之訓。時乃之休。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江淮路招討使張俊加恩制

朕遙修吉禮。歌昊天成命之詩。翁受靈釐。拜黃帝秦元之策。孚號四海。疏恩百工。有懷隆委之臣。方屬凱旋之役。其因祚祉。以獎賢勞。具官某。材雄萬夫。身履百戰。統騎士材官之衆。屢奮天誅。執信臣精卒之權。蚤膺邦寄。綰節施之兩組。視皮帛于三孤。昨奉王靈。出征江介。冒敵而進。忠如皎日之明。當鋒者摧。勢甚迅霆之擊。曾未朞月。卒成大功。靡淹貔虎之師。坐獲金湯之固。惟邊虞之綏靖。致禋祀之備成。不懋寵休。孰明忠力。乃進封于多戶。仍申錫於真租。於戲。聖勳也威。莫大安民之武。祭澤之大。宜均惠下之仁。惟忠義天下之大閑。惟謙亨君子之終吉。益勵爾績。用承厥休。

皇叔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儂加恩制

朕膺祖宗之傳序。蒙天地之貺臨。見秦元之尊。幸潛交于胙蠻。眷宗室之老。宜首霈于龍光。錫以命書。頒于朝著。具官某。疏達通敏。忱恂靖莊。更隄夷而秉忠孝之心。居富貴而絕侈驕之習。出神明之後。雖益疏

而不王。閱義理之多。知爲善之最樂。昨付齋壇之餼。仍乘夏篆之車。祇扈時巡。克惇屬籍。茲成複廟之饗。益見維城之功。是用增廣舊封。併加真賦。於戲。脈膺分兄弟之國。蓋莫重于天支。帶礪指山河之盟。其永蕃于王室。往服休命。無忘遠圖。

士懷特起復依前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制

朝廷之尊。爵常兼德。闡外之治。義則揜恩。我有宗英。久司屬籍。旣銜哀而去位。盍變禮以從宜。誕告治朝。式揚新命。具官某。禔身敕備。操行淑均。出祖宗胄裔之華。得師友見聞之博。漢廷大議。更生世列于公卿。唐室中興。道古官兼于將帥。蚤被展親之渥。獨專糾族之權。雖支疏旁及于葭葦。乃信厚皆如于麟趾。方茲寵寄。據以憂聞。用大宗率小宗。當念維城之重。以家事辭王事。豈惇許國之誠。況在從戎。固難終制。其復齊旄之拜。以隆公族之瞻。於戲。孺慕終身。喪雖無于二事。宗盟同姓。禮蓋許于奪情。姑輟蓼莪之哀。毋令常華之廢。勉興塊次。茂對邦休。

皇叔祖檢校少傅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漢王仲湜加恩制

朕涓吉杪秋。乘上辛之正氣。肇禋重屋。修遠古之闋儀。會天地祖宗之神。奉粢牲圭幣之薦。惟時公族。實相躬祠。乃均錫于靈釐。用光華于屬籍。具官某。清修寡欲。肅括禔身。于親莫尊。爲劉氏之祭酒。其德可尙。分魯公之大旂。以宗盟之統。而視近弼之班。以王土之封。而襲洪支之慶。聞合宮之愬祝。承明詔以駿奔。當柴燎之升禋。奉匏尊而參酌。曲盡始終之恪。實宣左右之勞。綏我思成。莫如同姓。爰侈井封之舊。仍陪

圭食之眞。於戲。將相寄以安危。敢重煩于耆艾。親愛欲其富貴。始務極于尊榮。勉遵令猷。永介多福。

戶部侍郎呂頤浩戶部尙書制

舜列庶位。莫非因能。漢多眞材。蓋以久吏。故大如夷、夔之賢者。終身禮樂。小如倉、庫之賤者。至氏子孫。與其用新進之士。而試以劇煩。孰若遂已成之功。而峻其班秩。具官某。早用儒奮。晚爲吏師。智略縱橫。得古人心計之妙。規摹詳密。知天下利源之歸。茲卜時巡。實資邦用。總爲經費。責在有司。所貴通融之權。豈惟出納之吝。疇習予事。莫如汝能。是用就升常伯之聯。全付大農之政。惟生衆用寡。而無悖出之弊。則貫朽粟陳。而及承平之時。朕旣紓憂。汝爲稱職。

少保尙書左僕射呂頤浩加恩制

朕承列聖之基。荷三靈之眷。當艱危屯否之運。賴擁佑全安之休。念德之大者。非美報無以昭其誠。曰禮之隆者。惟躬祠可以達其義。乃涓剛日。祇見合宮。眷吾同德之臣。實首侍祠之列。爰頒渙號。用告明廷。具官某。偉識自天。英才經世。以忠勞安社稷。屹如山嶽之崇。以彊敏決事幾。沛若江河之下。有大勳于彝鼎。無異論于搢紳。昨辭廊廟之尊。出殿藩維之重。中權不試。南紀以安。歌破斧而美周公。雖嘗分于內外。開延英而見裴度。茲復寄于安危。方錄車祗覲之辰。適玉食齋居之次。元老顯相。羣工駿奔。爰增井食之封。益峻鈞衡之望。於戲。正直爲神之所聽。固雅志之素孚。福祥非朕之敢專。宜均恩之首及。往弼邦治。共承天休。

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加恩制

朕展窠合宮。薦誠上帝。從昆命而入。旣成綿蕝之儀。奉繭粟以祠。幸獲熒黃之應。有嘉異姓之戚。適列侍祠之候。爰錫詔恩。用孚朝聽。具官某。敏而好學。忠以事君。同國之憂。無忌獨兼。于文武。爲時之傑。野王宜任。于公卿。早登旄鉞之班。繼錫袞衣之命。戚藩增重。朝著益隆。茲躬拜于熙成。實有資于顯相。乃均慶賜。首及親賢。進荒大邑之封。仍衍真租之入。於戲。朝廷八柄。莫先貴富之頒。祭典十倫。尤重親疏之別。兼將相威儀之盛。預天人精稜之交。茲爲爾榮。無替朕命。

孟忠厚特授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海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朕膺南面之尊。賴東朝之訓。禍移中壺。旣臨窆祔之期。恩及外家。宜厚非功之屬。肆頒徽數。敷告路朝。持服前寧。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孟忠厚。蚤負通材。亟躋臚仕。忠于事上。膺兩宮奉使之榮。學以忘憂。爲四姓小侯之冠。自正齋壇之拜。尤高成畹之稱。中罹閔凶。久輟朝請。念徽音之益遠。知厚德之難酬。乃錄遺宗。徧加殊渥。求于母黨。孰恩服之竝隆。惟我人英。蓋親賢之莫二。是用奪衰麻之制。還旌鉞之權。相吉壤以開藩。載嚴戎律。視上公而進秩。永穆師瞻。旣疏侯社之封。仍賦祠庭之祿。益陪圭食。加畀井腴。以慰在天之靈。以伸濡露之感。於戲。薄氏長者。實有助于漢朝。吳侯小心。亦中興于唐室。惟謙恭可以長世。惟忠蓋可以亢宗。服予邦休。篤爾私慶。可特授起復鎮潼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劉光世加恩制

朕卽九筵之室躬三歲之祠誠意上通靡待薦辭之史蕃釐下逮均沾相祀之臣乃眷周行疇膺重寄爰頒祭澤之渥用獎戎昭之英具官某志銳而堅謀深以遠久矣將屯於近甸隱然爲國之長城日月旂常蓋屢書于成績江淮草木亦咸識于威名比嚴禋祀之修雖阻駿奔之助邊防不聳吉禮用成緊陪扈之實勞豈褻揚之可後肆加多邑并衍真租益增袞鉞之華永著山河之信於戲天下安危之所繫方賴折衝聖人齋戰之兼修敢專受福旣拜神明之貺當圖宗社之安服我榮懷保茲譽處

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加恩制

朕稽汾上之圖以靈承天地歌我將之頌以升配祖宗祇祓崇筵居總章之右个薦脩備物因平秩之西成旣畢宗祈常明福應乃眷爪牙之舊方揚江漢之威錫以殊休告于列位具官某生而氣決少以材聞勇不顧身本山西之將種謀常先物得上圯之兵書秉油幕之中權爲羽林之上將執羈縻而扈時巡之役率貔貅而行內宄之誅茲竣事於合宮肆均釐於寰宇矧居統督可廢彝章衍井邑之新封增賦租之久食用均錫羨以獎勤勞於戲饗神而獲精稜之交福祥斯下命將而任顧憂之寄慶賜是宜往懋厥休毋煩予訓

資政殿學士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大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之嚴衛。乃令近弼。恭扈遐征。旣專留鑰之權。仍總行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沈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爲至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阽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日承于溫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卽還廊廟。

東京留守杜充同知樞密院制

精神折千里之衝。莫若先聲之振。文武作萬邦之憲。允資全德之良。朕憂未濟之難。思得非常之佐。永懷人傑。久去朝廷。輟諸管鑰之嚴。付以樞機之重。具官某。剛明不撓。沈鷲有謀。徇國忘家。得烈丈夫之勇。臨機料敵。有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更百戰。夷夏聞名。而褫氣。兵民趨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而保我國都。孰若委腹心。而還之廊廟。庶仲尼旣用。齊人悉反。侵疆隨會來歸。晉國永無羣盜。副予虛佇。時乃之休。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簫韶。庶幾還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旣得其人。當糜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修。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綴于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大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御史中丞張守禮部侍郎制

昔光武受命。漢儀復見於中原。平王遷都。周禮但存于宗國。緊品章之傳世。絲官守之得人。自時艱難。禮樂湮放。朝廷容典。百不一存。孰知綴緝補苴之宜。賴有詳練疎通之士。具官某。材兼世用。學到古人。文章行遠而日新。議論處中而時常。自予識擢。多所建明。願久陟憲臺。勞柱後。揮彈之事。宜擢居宗伯。付淹中總蒞之文。勿以司存而忘忠告。

### 待制陳彥文兵部侍郎制

宣力者股肱之臣。而論思歸於法從。將屯者將帥之職。而政事本于文昌。朕因方岳之時巡。周覽江湖之形勝。既用老成之略。宜還亞旅之班。具官某。稟氣清剛。臨機敏銳。早膺委寄。賴文武之兼資。中坐譴訶。挺險夷之一節。比任偃藩之劇。屢聞敵愾之奇。雖外資蒐練之長。懼中失贊襄之益。往貳中臺之秩。實專武部之權。尙展壯猷。對揚休命。

### 吏部侍郎劉珪吏部尙書制

國家待士以三銓之嚴。積功于百年之久。雖重輕委法。固不足以收一世英豪。然能否隨人。亦未嘗聞終身留滯。自時南狩。滋紊典常。非夫藉老成通濟之才。何以勝頽靡劇煩之任。具官某。性資夷澹。心術剛明。所守不回。有古人之風烈。其言可復。爲世論之統盟。自臺閣之徧更。每功名之可紀。粵司官簿。再閱歲時。豈惟嘉裴馬之知人。固已及唐虞之攷績。是用擢居其長。益究爾能。激濁揚清。據天下人材之會。論思獻納。首甘泉法從之班。伊我俊髦。奚煩多訓。

刑部尙書周武仲吏部尙書制

朝廷有端方之人。則鑒裁公而流品肅。官府得詳練之長。則紀綱立而事功成。矧吾銓曹。實冠法從。任激濁揚清之責。當扶衰振弊之時。不求時髦。孰厭公論。具官某。宗廟瑚璉之器。國家羽儀之賢。材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德雖日用。致之皆有宮庭。蚤揚臺省之聯。久積士夫之望。逮予初載。首副詳延。歲寒而松柏後彫。昔聞所守。鑑明而塵垢不至。今見其心。爰陟天官之尊。仍陪經幄之選。置諸人物銓量之地。觀汝廟堂經濟之材。方藉遠猷。奚煩多訓。

御史中丞王賓刑部尙書制

孔氏之門。子路折獄。帝堯之世。臯陶惟刑。蓋非剛而勇者。不足以持法之重。輕。非直而清者。不足以寄人之生死。具官某。心秉端慤。學道精深。正色立朝。常自下而劄上。捐身關策。不茹剛而吐柔。粵從朕于艱難。卽照知其忠實。一登諫省之選。兩總臺綱之嚴。金鑄鼎而魑魅莫逢。姦邪旣遠。獸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自行。是用升之常伯之尊。付以祥刑之重。爾其決讞以抨彈之果。平反以獻替之忠。庶幾無訟之功。成坐使所居之官大。

給事中周望兵部尙書制

朝廷分職。政源悉本于文昌。天下多艱。邊算方資於武部。矧在邇聯之選。尤高常伯之除。茲得俊髦。竄符公論。具官某。高明而多學。沈鷲而有謀。才爲時生。少則有拯民之意。智因機顯。動而成希世之功。昨將使

指之光華。每得敵人之要領。比緣國惡。未正邦刑。獨冒險以直前。卒成禽而歸報。是用付以腹心之寄。升之喉舌之司。公綽書生。能奪武夫之氣。陳遵儒俠。坐成反寇之誅。往展壯猷。嗣頒優數。

兵部尙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制

腹心留侯。高祖肇基於有漢。文武吉甫。宣王復振于宗周。非夫躬不世之全材。何以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國其庶幾。具官某。志大而器宏。謀深而識遠。治術講明于胸次。學不空言。事機迎解于目前。神無滯用。肆朕艱難之際。得于扈從之間。夷險百爲。始終一節。有功見知。則悅。屢膺使指之褒。執事順成。爲臧。仍有戎昭之捷。是用參稽輿論。進陟機廷。威重一臨。姦萌皆弭。所賴廟堂之上。相我維持。豈徒帷幄之中。爲之指縱。勉思康濟。用副眷懷。

呂好問除尙書右丞制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于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冰。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常棣之華。鞞鞞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闇然寶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徧陪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堅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于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誼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倘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竄惟乃辟。是佑。則于永世有辭。

秦檜特授通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文安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得人綱紀張而衆條皆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膺名世之期我得爽邦之俊肆頒大號用詔羣工具官某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嘗若蒼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柏之後彫巍巍真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昨緣人望參決政機惟獻替之日陳殆弼諧之天授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臯陶之智是用擢登次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奠食肇開侯社并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輯用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終身之勳業朕旣兼收于羣策汝其勿棄于分陰往恢厥圖卒相予治〔案〕此制凡選宋人四六者多錄之而標題缺書秦檜二字惟永樂大典所載不缺今仍其舊與下卷李綱落職鄂州居住篇對看並足徵當日遺詞之工而非實

# 浮溪集卷十二

## 內制

### 徽猷閣待制邢煥授正任觀察使制

朕不敢以私愛而害天下之公。亦不欲以己親而紊祖宗之制。言念后家之寵。難參法從之華。乃眷諸姻。汝爲近屬。假戎班之峻秩。勉爲朕遷。庶戚里之貴遊。悉從卿始。具官某。謙恭而不伐。廉靖而寡求。早推擇于公朝。寢踐揚于華貫。比正長秋之位。因升次對之聯。惟周家十月之詩。首譏皇父。豈漢將雲臺之選。可及伏波。朕旣明大義以示四方。汝何惜一官而銷衆倖。其上論思之秩。往持廉察之權。保綿遠之寵榮。奉優游之朝請。朕之處卿者。可謂安矣。卿之體國者。願不違歟。

###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存于軀命。則將義薄于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爲雀鼠偷生之計。陷于大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于器。代匱可乎。宜大正于典刑。用肅清于名分。尙以本繇于迫脅。惻然姑示于矜容。出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于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于喪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爲時顯宦。方氛禳結。蕭牆之內。至彊敵謀。閨位之人。事旣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李綱落職鄂州居住制

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于正卯。肆朕纂承之始。昧于攷慎之宜。相靡有終。刑茲無赦。具官某。空疎而不學。凶愎而寡謀。志輕天下。而自謂無人。權震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顧國家之大計。但營市井之虛名。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比再被于延登。朕頗懷于虛佇。而果于修怨。姦以事君。庇已姻親。至擅刊夫詔令。括民財力。曾罔恤于基圖。念存體貌之恩。姑解鈞衡之任。雖居遠外。猶極優崇。謂上印以投閒。能闔門而訟過。乃傾家積陰。與賊通。伊舉錯之非常。于聽聞而實駭。宜鑄寵秩。移寘偏州。昔漢棄京房。罪本繇于不道。唐誅元載。惡蓋在于罔悛。往革乃心。毋忘予戒。

【案】李心傳繫年要錄。建炎元年八月。殿中侍御史張浚。論綱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上召禮部侍郎兼直學士朱勝非草制。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浚章不下。所坐皆宰相黃潛善。密以傳勝非。右正言鄧釴疏辨綱實無罪。不知遣詞者。何所據而言。十月。以浚論綱罪未已。落綱職。十一月。浚復論綱。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懷怏怏不平之氣。當眞之嶺海。乃命鄂州居住。中書舍人汪藻草制。

云云。卽此篇也。藻蓋恐張浚前後論章遺詞。視朱勝非之得自密傳。更復不同。故比之驩兜。少正卯。京房。元載。藻遂因是爲清議所譏。宋史列之文苑。而云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雖豔之。實惜之也。

呂頤浩罷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營使特授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獨化鈞陶之上。嘗首備于弼諧。閱勞官職之煩。宜特加于崇獎。惟時上宰實我元勳。茲祈解于近司。爰寵頒于殊渥。誕揚大號。敷告羣工。具官某。心術疏通。性資明銳。運籌泉湧。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能斷朝廷之大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忠。冒險直前。服勤無斁。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問襄野之塗。卒安社稷。顧在廷之莫及。方當竄以仰成。而寢懷偏見之私。殊失大臣之體。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于衆議。旣人言之洊至。于物望以靡諧。屢騰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銘書之偉績。難從策免之常規。乃峻彝章。務全體貌。植牙建纛。總節制于雄藩。執壁面槐。視班聯于上袞。假以真祠之佚。從其私計之安。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國久虛之典。朕爲無歎。汝亦有終。於戲。險夷一心。非忠誠孰能至此。進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將相之崇。靡缺君臣之遇。毋云去位。不我告猷。

降杜充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于宗臣。失律而致三軍之凶。願可居於宰職。眷居次輔。嘗領中權。旣貽疆場。



之憂。宜解機衡之任。具官某。早緣人望。驟履政塗。謂其悖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于國乘。仍專付于戎昭。總諸將萬夫之屯。當長江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爲我長城。寧使周公至于破斧。逮敵人之臨境。率我衆以交鋒。雖勝負者兵家之常。當死生爲天下之計。乃因奔北。惟事退藏。至大棄于其師。將焉用于彼相。會邊虞之稍息。聞物論之交興。已拂民瞻。難逃策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存優數。賦殊廷之厚祿。加祕殿之隆名。於戲。秦階平而風雨時。始共期於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疚于倚毗。尙冀桑榆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予休。

范宗尹特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依前通議大夫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朝廷隆鈞軸之任。去留雖別于一塗。王者待股肱之臣。終始蓋如于一致。朕懋建台弼。甫更歲時。力辭柄任之煩。屢上囊封之懇。始從雅志。用錫湛恩。具官某。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欽王如孟子。特高臺諫之稱。選衆舉臯陶。首冠丞疑之位。方倚俟巨川之濟。乃寢乖巖石之瞻。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旣丁甯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屬上還于相紱。願休養于祠庭。詳覽所陳。重違其請。解家司之要務。加祕殿之隆名。曾棄瑕疵。蓋全體貌。於戲。疇若予采。嘗膺同德之求。式邁其歸。終聽乞身之去。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知杭州葉夢得落職制

都會之地。所以控制一方。師帥之臣。所以統領千里。旣威權之素奪。且師律之不修。坐以城郭。委於姦宄。

原情定罪。安所逃誅。具官某。出入朝廷。踐揚蓋久。比付重寄。謂能折衝。而狂狡之謀。發於肘腋。釁連禍結。曾莫知前。喋血經時。至煩禁旅。雖卒禽滅。其傷已多。宜鑄延閣之華。少謝無辜之衆。汝雖知免。朕則屈刑。閩丘陞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制

士大夫所嚴者名分。朝廷所恃者紀綱。儻于擾攘未定之間。卽爲專輒自便之計。國于何有。意則可知。爾初無他長。專喜自用。比以人材之乏。畀之一路之權。所冀興師以時赴援。而躊躇四顧。偃蹇不前。逮吾幕府之開。首戾轅門之令。福威在己。行止肆情。凡今臺劾之所陳。皆昔道途之親見。其鑄寵秩。投畀要荒。尙堅循省之心。無負生全之賜。

### 謝克家降充龍圖閣待制制

求生以害仁者。豈能殺身以成仁。有心于避禍者。孰若無心于任運。具官某。受託淵聖。護持東宮。乃于多事之時。遽上乞身之請。國本如此。人言謂何。降從延閣之班。薄示近臣之戒。尙堅晚節。無愧古人。

### 謝克家范宗尹落職宮祠制

父母君臣之義。所謂在三。死生禍福之間。豈容有二。具官某等。被寵有日。宜知所天。乃國家遭變之時。昧賢者潔身之道。雖揚雄之投天祿。自以無他。然鄭虔之貶台州。難于幸免。宜鑄華秩。退領宮祠。茲施寬貸之恩。毋廢省循之戒。

### 知襄陽府黃叔敖落職降兩官監當制

朕惟國家分方面之權。于平日遴帥臣之選。付千里兵民之寄。嚴列城節制之威。亦惟事出于非常。則當效死而不去。矧襄陽都會之地。實漢晉用兵之郊。方慮憑陵。特爲屏蔽。豈有潢池之內侮。遽捐城守以出奔。坐使旄倪。皆爲魚肉。迹其致禍。安所逃誅。念更肇造之恩。結置惟輕之典。削奪名寵。斥之冗官。往庶民冤痛自懲艾。

知河中府席益落職制

懷利事君者。人情所惡。委城覆衆者。軍法當誅。具官某。早以諸生。亟躋臚仕。入備從班之列。出專方面之權。謂當邊鄙之咽喉。能助朝廷之毫髮。弗思爲國。專主謀生。至以天子之近臣。而從師藩之幕府。委符而去。何詔之承。坐令百萬之民。皆被侵陵之毒。逮茲累月。乃始還朝。不知蒐慝之已陳。猶設調辭而罔上。有臣如此。爲朕之羞。盍鑄延閣之華。聊示邦刑之正。其思往咎。以戒終身。

洪皓大金通問使降兩官制

見危致命。茲行有望于使臣。擇利營私。厥趨何殊于市道。具官某。粵從冗調。擢聘殊鄰。有禮樂之光華。旣膺顯秩。無幾微于言面。自詭成功。夫何跋履之未遐。遽以艱難而爲解。鑄官二等。姑示薄懲。尙體含容。無忘惕厲。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劉蒙提舉常平陸友諒降五官制

附權規利者。市井所羞。挾詐欺君者。簡書不赦。爾幸蒙朝委。出領使華。肆國家承艱厄之餘。適方面有兇。

殘之吏。毒被千里。聲聞九重。爾坐觀比屋之冤。曾靡片言之効。使終家簣。已失邦刑。乃騰反是之辭。爲丐無涯之澤。一方耳目。寄爾奚爲。其重削于官資。以永懲于黨蔽。罰行止此。宜服寬恩。

知淮寧府李彌大降兩官制

盜發所臨。雖威權之素奪。治得其道。何姦宄之敢萌。旣城守之幾亡。于典刑而何道。具官某。早繇時望。久服禁塗。輟從簪橐之聯。出守股肱之郡。謂鎮物有深沈之度。若敵國然。乃馭軍無倉卒之才。如兒戲耳。豈居中乃汲黯之職。而應變非武侯之長。念蒞事之云初。從鐫官之未減。勉圖而績。用蓋厥愆。

邵溥落職京東小郡制

臣子事君。當守險夷之一節。國家多難。豈容顧避之兩端。具官某。服在近途。久更器使。昨抗章而請覲。旣優詔以俯從。聞有出疆之行。乃爲擇地之計。懷諛如此。爲爾悵然。其亟解于近班。用出臨于小郡。茲爲寬宥。毋廢省循。

王襄趙野分司制

忘身徇國者。臣子之心。賞勉罰儉者。朝廷之柄。矧在艱危之際。尤先綜覈之公。具官某。早被眷知。預聞機政。昨屬邊裔之擾。大分方面之權。俾各專征。靡從中覆。列諸屯之卒。乘將內屏于京師。庶直風塵。卽趨郊甸。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塗。以爲遁計。旣無以上紓國難。復不能留庇居民。公縱偏裨。肆爲盜賊。逮朕纂承之始。務昭含貸之仁。如汝等儉。置而不問。然人言洊至。公論靡容。其分務于別都。

用少仲于邦憲。以懲不恪。以警無良。尙深循省之思。無重悔尤之積。

王襄趙野散官安置制

趨朋友之急者。不敢以存亡爲辭。議春秋之誅者。莫先于功意俱惡。爾頃絲近弼。出總重兵。受朝廷數世之恩。固當前死。聞君父重圍之急。忍復自營。乃專懷顧避之私。至巧作遷延之役。視國家有如于秦。越刈生靈。不啻于草菅。言者以聞。爲之於邑。其黜從于散秩。用投畀于遐荒。茲謂隆寬。毋忘至戒。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于毫釐之間。斯敵人玩于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強寇之馮陵。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方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牾。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甯爲爾受失刑之謗。而訟言游至。重比難私。姑黜置于散官。用竄投于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

王宗濞散官安置制

國保城闔。賞誅而已。將援枹鼓。生死以之。矧提禁旅之嚴。中護皇居之重。儻先失守。安所逃刑。具官某。蚤絲戚畹之華。擢置殿巖之邃。庶幾自力。上答所蒙。方兵戈交內外之鋒。于呼吸有存亡之變。衛吾宗社。恃汝腹心。乃無効命之忠。但作全軀之計。望風驚讐。委衆潰奔。朕推禍亂之原。知汝罪辜之首。宜明邦憲。以謝國人。尙緣四姓之親。姑從八辟之議。爰鑄寵秩。畀以散官。其堅訟過之心。服我好生之德。

李回散官安置制

君臣分定。宜生死之靡他。義利趣殊。在賢愚之所擇。豈有本朝之顛沛。遽令大節之磷緇。爾幸受國恩。預聞機政。知拔本塞源之大憤。蓋戴天履地之所同。乃甘心二姓之庭。至冒寵百寮之上。茲而不問。何以馭臣。宜從置散之科。用正投荒之典。皆爾自取。非朕敢私。

吳拜莫儔散官安置制

朕惟國家勵名節于百年之餘。尊士夫于衆人之上。非以周旋于閒暇。蓋將責望于艱危。苟捐軀徇國之無人。則銷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親蒙犯于氛埃。至臣子盜稱于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爲。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闕略。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鐫。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 浮溪集卷十三

## 內制

### 上太上道君皇帝尊號玉册文

維靖康元年歲次丙午八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册言臣聞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矧脫屣萬乘糝糠唐虞獨超希夷事出詮表欲贊之美孰爲端倪然應帝王之運者既同乎人則殫臣子之誠者烏得無述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席累朝之緒輯三聖之休爰自踐履丕圖勵精求治克相民欲納之太和用能二十餘年德業淳備萬物炊累各成其天俯視區中無足爲者迺陋神器褰裳去之明黃屋之非心聽元珠之他得〔案〕元珠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故全以所覆畀之冲人方且高蹈殊庭怡神秘籙泯雷聲于淵默凝泰定之天光言念父有成功必傳之子子克嗣事敢忘所天是用夙夜靡遑力圖報稱而羣情雖切偉範未昭幸今方內底寧歲豐兵卻車書文軌指日可同豈寡昧克堪實慈訓所致宜稽典禮仰正鴻名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寶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伏惟太上皇帝陛下與神爲友游物之初遵汾水而憩華胥訪廣成而追大隗玩日清淨福我邦家億萬斯年爲衆君父臣誠欣誠躍稽首頓首謹言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纒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于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于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舒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案〕李心傳繫年要錄及選宋人四六者。竝刪改雖義形于色以下作二句。蓋因其迴護張邦昌也。惟永樂大典全載。今仍之。乃以衰癯之質。起于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聲。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絲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共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悞。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

賜湖南廣南江東西撫諭詔

朕比避敵鋒。來臨海徼。念父兄之在遠。憂宗社之隕危。不辭卑禮以屈尊。務欲休兵以息戰。乃阻威益甚。修好莫從。遂率衆以長驅。至渡江而深入。雖蹂踐城池之不免。幸殺傷士馬之相當。既爾憑陵。卽從引避。言念方隅之遠。頗艱詔令之通。爰遣使人。往宣朕旨。爾其各揚厥職。善撫吾人。期共復于邦圖。用上承于天意。

賜西蕃部族將士撫恤詔

迺者強敵侵陵。羣方俶擾。爾捨荐居之故俗。堅內嚮之誠心。哀集種豪。扞防邊警。用梟雄而爭奮。知忠款之靡他。方在營屯。不無暴露。茲諭綏懷之意。其圖報稱之宜。

撫恤單州軍民詔

朕惟單父之墟。實控東州之要。茲屬守丞之陋。以爲將士之憂。卽正典刑。俾離官守。言念封陲之內。孰非涵養之餘。惟疆事之未寧。致王靈之靡及。其安爾止。以復于初。共須兵革之休。永保室家之慶。

責李成軍中詔

朕承祖宗之休。託民庶之上。念連歲兵戈之擾。禍不勝言。聞一夫屠戮之裁。痛如在己。而李成者。生本邊隸。世蒙國恩。乘朝廷多事之時。爲盜賊亂常之首。假順欺衆。拏兵累年。朕方待以開懷。冀其悔過。屢下自新之詔。勉行姑息之恩。列數郡以開藩。封疆特大。遣使人而將命。錫賚相望。而成敢負眷私。專懷凶狡。每候邊塵之警。反爲王旅之讎。挾持兩端。猖獗萬狀。自謂能逃于天地。人皆洞見其肺肝。乃至擅離淮右之區。越蹂江南之地。旣包容而愈悖。豈征討之得辭。爰遣將臣。前臨賊境。纔旌麾之一指。俄壁壘之四摧。動輒有功。捷無虛日。願全師之盡北。知元惡之靡逃。往卽屠之。勢無難者。言念脅從之衆。孰非涵養之餘。失身一陷豺狼。終歲莫還田畝。骨肉至于離散。頭顱莫克保全。靖言無辜。有所不忍。已敕令于主帥。專擒取于渠魁。凡汝有徒。赦而不問。以示好生之德。以昭除亂之誠。國有大刑。所冀鯨鯢之必得。民皆赤子。豈容

玉石之俱焚。咨爾染汗之倫。體吾宏貸之意。速違亂略。永保嘉生。

賜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獎諭詔

朕惟唐之名將多矣。獨郭子儀巍然以功名始終。豈非以其謙畏自將。有愛君體國之誠心。故耶。卿屢立戰功。計安宗社。而每懷兢慎。慮涉非彝。知天下之至公。合古人之大節。比以閨門之私謁。至投奏牘于公車。國爾忘家。屏居待譴。既關聞聽。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者。卿之謂也。其梁逢韓彥臣。除授指揮。已令寢罷。成卿自陳之美。卿其急趣表著。副朕眷懷。故茲獎諭。

刑部尙書兼侍讀胡直孺辭免昭慈獻烈皇太后攢宮橋道頓遞司結局轉兩官依所乞獎諭詔。子貢卻贖人之金。當時恐其難繼。安嬰還邾。殿之邑。後世以爲美談。蓋君子于辭受之間。惟其義之所在。迺者遣車之役。卿實有勞。朕惟孝養送終之誠。褒功當渥。而卿以軍興遴賞之戒。陳義甚高。控避之章。再三莫奪。豈惟見卿養恬之素。亦足律時貪進之夫。勉徇沖懷。何勝嘉歎。所乞宜允。其告令閣門。繳申尙書省。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纘丕圖。卽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于再復。而迫于強敵。商人幾至于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于道路。飢疲蒙犯于風霜。徒從或苦。繹騷程頓不無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卽奧區而安處。言

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睦鄰休戰。則卑辭厚禮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斂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于氛祲。殆將無愛于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于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斂未遑于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俟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況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于民瘼。而人情終壅于上聞。主威非特于萬鈞。堂下自遙于千里。旣真僞有難憑之患。則遐邇銜無告之冤。已敕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衆咸體朕懷。尙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需苛急。人心難俟于小康。狂獄繁滋。邦法有稽于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于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于交侵。惟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賜少保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生日詔

涼飈肅穆。愛景舒遲。偉哉圖舊之賢。生此就盈之月。頒芳嘉之禮食。贊燕喜于私庭。期坐屆于遐齡。用永扶于昌祚。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生日詔

九秋將杪。萬寶告成。卽此清時。生吾懿戚。爰頒牢醴之賜。用慰庭闈之思。簡潔端良。益懋禔身之美。奇厯福艾。永承注意之休。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參知政事謝克家生日詔

惟時發春于月既望。集流通之嘉氣。生經濟之英材。旣昭弧矢之祥。宜厚牽膠之禮。往祇恩遇。益介壽祺。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知樞密院事李回生日詔

素秋分序。涼月騰輝。茲宇宙之佳辰。生廟堂之賢佐。乃頒飫賜。加賚耆英。往膺恩數之隆。益介壽祺之永。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生日詔

隆冬方啓。上日惟良。氣鍾中甫之英。家襲韋平之慶。乃寵頒于牢醴。俾歸奉于庭闈。服我恩襃。增其壽祉。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建炎四年科舉詔

國家承百年積累之基。賴多士維持之力。每張設于科目。務收攬于人材。爲兼學業之長。用濟功名之會。昨緣多故。莫守舊章。已失三年之期。遂爲一切之制。與賢鄉老。雖繇本郡之計。偕較藝春官。姑付外臺而類試。幸國有從權之法。使士無失職之嗟。逮親策于明廷。果允符于衆望。揭從此舉。今復其時。緣敵國之尙侵。恐行期之靡定。念欲便羣髦之集。莫如遵近歲之宜。朕方慨慕古人。共圖今日之治。爾其各從秋賦。以待有司之公。苟中度程。何憂爵祿。

紹興元年科舉詔

朕宵衣旰食。仄席思賢。昨詔諭于縣區。俾賓興于髦俊。茲閱賢書之獻。將偕計吏之來。言念杪秋。適當大饗。有司較藝于祀事。以或妨多士在塗。恐行期之靡逮。姑從近制。分試外臺。用比歲之彝章。臨大廷而親策。既克成于朕志。亦良便于爾私。可將省額。合取分數。下諸路提刑司差官。于轉運司所在州類試。就今年八月上旬內。擇日引試。其餘應合行事件。並令禮部比附建炎三年十二月二日指揮。條具申尙書省。于來年三月上旬擇日殿試。

隆祐皇太后遺詔

吾自履宮闈。于今三紀。常懼菲薄。不足以踵先后之懿。而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逢國多故。二聖遐狩。心常盡然。皇帝仁孝自天。實同憂患。雖在顛沛。禮無缺違。幸時小康。還自江介。方欲饗天下之養。即東朝之安。而吾節宣不時。偶遇微疾。遽至危憊。莫能自還。悵此兩宮。遂成永訣。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期。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朝作樂。婚姻並勿禁止。斂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攢殮。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制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於戲。生者人之暫寓。死爲數之大終。甲子一周。復奚所恨。尙賴臣民之衆。永堅忠孝之心。輔翼聖明。早臻康乂。存歿之際。惓惓何言。故茲遺詔。想宜知悉。

紹興元年追嚴隆祐皇太后詔

朕惟隆祐皇太后母儀后德。夙表宮闈。聖烈神功。實施社稷。自遭罹于多故。尤眷佑于眇躬。方期孝養于無窮。忽痛仙遊之不返。念欲追嚴于景福。莫如溥降于隆寬。乃眷囚拘。或憂疾疢。爰挺桁楊之繫。庶臻囹圄之空。以伸過隙之哀。以慰在天之監。其行在并諸路州軍見禁公事。如大情已明。小節未圓。並免取會。先此結斷。行在令御史臺。諸路州軍令提點刑獄官檢察。無令少有冤濫。應緣干證。非本犯人。如已供證了畢。卽時放出。不得苛留。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夏國主詔

敕夏國主。世守封陲。心馳觀闕。比屬屯危之會。致疎問訊之通。緬想提封。同膺襲吉。茲俯臨于涼序。宜益護于生經。今賜某物。具于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新除吏部尙書盧法原新除禮部尙書謝克家新除刑部尙書胡直孺並赴行在供職詔

朕履此多難。期于小憫。寤寐簪纓之雋。維持宗社之安。乃眷邇僚。久居外服。爰錫贊書之寵。進班常伯之尊。想聞圖舊之誠。共奮扶顛之志。乃心存闕。卽日問塗。冀不憚于暑行。庶速聞于辰告。

新除兵部尙書胡直孺辭免恩命乞除台嚴一州差遣不允詔

舉以中臺常伯之選。處厚德老成之人。非責之有司之事。而程其歲月之勞也。顧秩高地近。論思獻納。朕有助焉。茲者遞遷。肆頒新命。非恩數之過也。而卿乃援以求外。豈朕志哉。當艱危之會。不與人同憂。後天下而先一州。卿安取此。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胡直孺辭免恩命兼侍讀不允詔

朕執古以御今。取人而爲善。居廣廈細旃之上。必洽聞殫見之儒。以卿學造古人。言垂當世。潛心載籍。雖老不衰。擢置經帷。日資啓沃。抗章祈免。豈朕意哉。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辭免昭慈獻烈皇太后攢宮橋道頓遞司結局轉兩官恩命不允詔

朕提黜陟之權。以勸多士。稽勤媮之實。以輯庶功。班序雖隆。彝章可廢。卿昨因園寢之役。祇奉輜車之行。凡輓綽之所經。舉川塗而皆辦。厥勞甚著。于賞則宜。謂卽拜于褻遷。奚尙形于遜避。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尚書孟庾辭免恩命不允詔

昔蕭何之調關中。寇恂之實河內。諸葛武侯之漕斜谷。劉晏之轉江淮。皆于艱難之時。足兵足食。國用彊富。一時賴之。朕比因持巡。越在南服。歲大費二。悉非經常之規。而卿深究利源。夙宵盡瘁。從容濟辦。無媿古人。端右之除。姑旌心計。進協公議。卿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侍郎孟庾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治財猶治水也。必通融無滯。順其所趨。則測之益深。酌之不竭。民樂輸上。邦用以饒。比者大農厭于屢易。思得能者。付之利權。以卿精力有餘。洵更煩使。旣守藩持節。昔有其功。則足國裕民。今豈無術。往據心計。寬朕顧憂。勿使管蕭專美齊漢。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日下供職。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呂頤浩再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在昔祖宗之時。大臣常兼將相之職。以褒隆于有績。亦昭勸于具僚。自朕纂承。未行此典。茲緣殊獎。舉以授卿。用文武崇極之資。示終始保全之意。雖屢形遜牘。汝志可嘉。然已告明廷。朕言不再。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呂頤浩乞守前官通奉大夫致仕不允詔

朕以卿英敏絕人。忠精貫日。柄朝旬歲。四海具瞻。故甫輟于經綸。已不勝于虛佇。屬防秋之有日。分巨鎮以臨邊。瀕江要區。徒得卿重。謂必體國辦嚴。疾驅茲倚。俟于造朝。乃力祈于解組。優游緩帶。第安坐以折衝。矍鑠據案。甯甘心于投老。勉趨駕以就道。毋懷安而敗名。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乞除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不允詔

朕以卿有幹時之略。應物之才。擢秉事樞。逮茲旬歲。幸今軍鋒邊警。稍緩于前。當與羣賢。共趨功名之會。卿何求去之果乎。雖雅志高懷。于進退有道。然古之大臣。急于濟世者。未嘗不忘身徇國。必能勉爲朕留也。所請宜不允。

新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呂頤浩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功大者報必宏。恩隆者禮亦稱。卿致位上宰。爲時元勳。方仰秉于國鈞。遽祈從于家食。雖露章屢奏。已曲徇于雅懷。然盟府有書。固難違于常矩。乃正齋壇之拜。仍躋衰職之班。茲謂得宜。庶爲無歉。願尙辭。

于厥命。豈未喻于朕懷。所請宜不允。

新除少保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有不世之略。然後足以成不世之功。有非常之才。然後足以濟非常之務。卿邁往之氣。絕人之資。澤在生民。勳在王室。茲已試之效也。故去國未幾。靡人不懷。迺者申敕使軺。趨朝行闕。召見便坐。博詢嘉猷。忠誠慷慨。議論明辨。茲用延登亞保之位。復畀冢司之權。卿不聞孟子之言乎。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蓋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今日之勢。非卿孰安。卿其慨然。爲朕力圖所以興復者。茲卿自許。而亦朕之所期于卿者也。區區小廉。以待常士而已。豈足爲卿道哉。所請宜不允。

呂頤浩辭免少保恩命不允詔

朕惟成周六卿之官。冢宰爲之長。所謂公孤。則以六卿有道德者爲之。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三孤貳公。弘化。君奭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是也。本朝自祖宗以來。輔相亦多兼此官。神祖以司徒命韓琦。哲宗以司空命呂公著。最爲近例。卿有大功于社稷。再冠冢司。朕之責成于卿。固非他相之比。況召自袞鉞。入居廟堂。擢升亞保之聯。古今皆有明據。褻禮非過。卿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呂頤浩除左僕射再辭免恩命不允詔

君不借材于異代。所資一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副千齡之期會。朕以卿國之鎮瑞。人所併懷。更中外之百爲。挺險夷之一節。博稽輿論。升冠冢司。陞九級而上廉。方觀威重。月三日而成魄。難徇謙光。勉

圖厥成。毋廢朕命。

新除利州觀察使孔彥舟辭免恩命不允詔

乃者湖湘之會。漫爲豺虺之區。以爾出力提兵。忘身徇國。旣掃除于醜類。仍綏拊于齊民。坐令千里之間。無復一夫之警。乃進廉車之秩。榮分方面之權。勳閔具宜。輿情咸允。往圖忠報。無事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差兗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辭免利州觀察使恩命不允詔

朕垂醜賞以待四海之功臣。披誠心以用一時之人傑。卿材能銳甚。忠義凜然。力除僭叛之姦。坐撫荒餘之俗。湖山不擾。耕稼相望。乃進陟于廉車。用增崇于藩屏。胡屢形于控遞。殊不體于眷懷。往服厥官。毋稽朕命。所請依前降詔書不允。仍令卿將實有功將佐官兵。依前降指揮。同共開具等第職次姓名。疾速保明聞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 浮溪集卷十四

## 內制

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朱勝非奏受告新差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乞就近別行差官不允  
詔

朕歲有邊虞。日修戎備。念振先聲于殊俗。莫如舊弼之英材。爰方鎮于三分。庶折衝于萬里。矧伊溘浦。實控上游。豈無他人。徒得卿重。謂抗旌而就道。卽交印以臨軍。乃騰遜避之章。殊失倚毗之意。惟賢者同民之憂樂。惟大臣繫國之安危。況自鄂以趨江。可朝發而夕至。無失機會。勤吾願憂。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況今中外岌岌。干戈未寧。疆宇未復。可終食之間。輟而不圖哉。卿早躋禁塗。蔚爲舊德。世故精練。審而有謀。本兵幾年。綱目咸理。是用輟從右府。擢忝中台。庶藉老成之人。同紓今日之急。乃抗章來上。豈朕所望哉。卿其趨攬事樞。思所以康濟艱難者。分陰可惜。勿復重陳。所請宜不允。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于此時者也。非得天下人豪策慮出乎拘犢之外者。不足以輔成中興之功。以卿有當世之材。遠古人之學。詳練周密。爲時者明。故聞千里之造朝。寢食不忘于虛佇。擢眞樞機之地。共圖龜鼎之安。卿而不能。尙誰可者。勉服朕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辭免恩命乞許終喪制不允詔  
朕以卿材猷通敏。識度邃深。無忌于愛患。必同未嘗有已。野王以器能自進。不專爲恩。比緣長樂之哀。追念渭陽之後。頒朕徵數。奪卿至情。願勳賢之竝隆。于恩禮以非過。抗章而避。何志之謙。所請宜不允。

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除淮南路宣撫使劉光世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淮右失平。居民無蓋。旣塵氛之稍輯。當耕戰之兼修。卿爲國折衝。實民司命。社稷已資于忠力。山川咸震于威名。仍重使權。俾營軍實。及國家之閒暇。收農畝之荒餘。率衆踰江。分屯力穡。昔充國留田于漢。鄙坐制先零。重華給耒于唐軍。卒全振武。可令長算。有愧前人。其趨奉于詔除。毋或差于機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辭免恩命不允詔

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蓋老成舊人之于國家。其重如此。朕以卿有精深之學。通濟之才。出入周旋。在廷最久。茲因誠懇。亟解繁機。故加卿以秘殿之資。處卿以中都之館。留

陪經幄。不使去朝。茲大臣出處之殊榮。而朕待卿之至意也。採之輿論。咸謂得宜。援例力辭。卿言徒費。所請宜不允。

王綯爲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詔

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弘。蓋古者君臣相與于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于形跡之地。卿秉德陪朕。二年于茲。險阻艱難。備宣忠力。豈容纖介。及我老成。泥網之于卿。本非同產。雖虧臣節。了不相關。卿何嫌何疑。而求去位乎。卿其勉服厥官。思所以弼朕者。抗章自劾。非所望于斷金也。

新除起復依前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儂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卿資宗室之英。擁將施之重。俾統盟于庶族。用藩屏于行朝。庶藉本支之彊。永圖龜鼎之固。雖中外屬阽危之會。而戚休惟同姓之均。盍體詔恩。卽祇官守。懇辭之語。朕未欲聞。

新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委政于卿。逮茲朞歲。吁俞帷幄。弘益居多。比緣人言。釋位而去。懇牘屢上。挽留莫從。書殿隆名。蓋襲舊弼。國家常典。何足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張守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奮于周行。以誠輔朕。飭躬寡過。持論正平。始終二年。朕所眷禮。方賴弘益。浩然求歸。挽留莫從。良鬱予抱。升華秘殿。姑示異恩。式寵爾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溫州觀察使王瓊辭免復兩官恩命不允詔

卿頃將去病之軍。嘗坐孟明之咎。稍鐫勇爵。久掛刑書。既屢奮于徂征。當悉除于宿負。還卿舊著。示朕至恩。庶寬左袵之憂。用拯東隅之失。往祇承命。勿復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乞閒慢差遣不允詔

朕方排難而解紛。未暇宅中而圖治。乃眷重江之阻。實宜慈壺之居。爰輟輔臣。往司行省。以卿負古人之學。有當世之才。比擢預于政機。坐收還于威柄。詳觀底蘊。尤具典刑。茲權中外之宜。實付安危之計。是爲分陝。咸謂得人。奚未喻于至懷。尙力辭于成命。往圖經濟。用釋顧憂。

新除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葉夢得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多事以來。厥民塗炭。大軍之後。所至荆榛。日求綏馭之良。庶復纂承之舊。惟大江襟帶之會。實前古國都之餘。地關安危。勢控南北。豈獨賴兵民之鎮。蓋將期農戰之修。非吾耆舊之英。孰任倚毗之大。爰頒優詔。用畀劇權。謂與人而同憂。必不日而引道。乃形遜牘。殊拂眷懷。其趨屆于提封。以毋勤于軫慮。所請宜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諸處不許收接文字。日下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參知政事謝克家乞外任宮觀不允詔

朕惟卿直諒多聞。于國家有益。方艱難之際。將每事咨焉。而屢以微疴。慨然求去。非朕意也。方春和豫。輔養其時。勉爲朕留。勿思閒適。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以剛明之材。行精詣之學。以卓至之論。啓淵深之謀。矧嘗率先羣臣。見朕初載。有房琯之辯。宋昌之忠。茲升廟堂。相與圖治。曾未數月。決然請辭。朕雖貪夫老成之留。而閱以官職爲累。升華祕殿。庸示至恩。胡爲抗章。貶損殊甚。卿而不可。尙誰可哉。式煥爾行。毋虛朕意。所請宜不允。

兵部尙書謝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遭時多故。燭理未明。肆求已試之材。共振中興之業。以卿清名垂世。雅望在人。茲祇召以趨朝。見敏誠于體國。擢居常伯。姑示優恩。奚固執於沖懷。未卽膺于成命。所請宜不允。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慶厯宗臣。馳單車入不測之敵。以片言成萬世之功。相吾三宗。如古伊呂。朕慨然懷其人。而不及見也。以卿高明渾厚。德頗似之。故擢之衆人之中。付以臺諫之職。果能從容議論。動中事幾。乃躋宥密之庭。將賴維持之力。庶使紀綱一振。威令四馳。坐臻宗社之安。復見君臣之盛。豈不濟卿奕世之美。而成朕知人之明乎。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杜充同知樞密院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今日之事。在于審觀機會。先立規模。度吾足以勝彼。與吾足以守此者而已。以卿資兼智勇。識洞古今。茲予付爾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命者也。豈朕私意哉。奚乃累章。過形控避。朕言不再。勿復重陳。

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吳敏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湖湘之會。紛擾數年。耕稼之區。榛荒千里。思得魁柄之舊。倚如長城之堅。以卿宇量恢宏。材猷英發。蚤參帷幄之論。具有搢紳之瞻。乃遣使軺。特頒詔檢。庶此遐方之弊。隱然賢弼之臨。引手以摩。知生之樂。胡遽形于遜避。殊未體于眷懷。念方急于淮揚。徒得君重。當俯同于去病。無以家爲。勉疾而驅。欽承朕命。所請宜不允。限指揮到日。疾速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涼。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仲琮乞罷宗正司不允詔

卿以老成爲宗室祭酒。阡危之際。所賴維城。有何嫌疑。而遽求去。露章來上。良用憮然。所乞宜不允。

辛企宗乞免秦鳳路經略安撫使不允詔

朕念秦中之疆弱。常爲天下之重輕。故擇能臣。往圖長算。以卿挺雄剛之質。秉忠義之心。世服戎昭。習知邊瑣。威名之烈。關隴信之。茲歷選于在廷。俾綏懷于一道。義無反汗。當卽辦嚴。抗牘以辭。豈予所望。

新除吏部侍郎高衛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爲時名卿。如古耆俊。當震風凌雨之暴。未嘗或辭。于錯節盤根之間。靡所不試。比還表著。良副眷

懷處以天官之除。將資辰告之益。茲卿舊物。奚用固辭。

新除吏部侍郎黎確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官之任。人物所宗。以撥煩剗劇之材。而行激濁揚清之政。號稱茲職。古難其人。以卿學術精深。行能高妙。周旋諫省。綿歷歲時。知無不言。言皆有補。乃付銓衡之寄。實爲表著之光。公論翕然。謙辭過矣。

新除禮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改授一閒慢職局不允詔

朕惟典禮之在有司。非人莫濟。秩宗之于省戶。其選甚高。卿辯博多聞。剛明不撓。踐揚滋久。譽望益隆。眷惟千古之彌文。宜付一時之俊彥。故從劇部。移寘清曹。朕擇地以處卿。可謂優矣。卿抗章而辭朕。何其過哉。

新除戶部侍郎季陵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周官以司徒致天下之財。而冢宰均節之。其權可謂重矣。後世惟鹽鐵領于丞相。而出納之要。實總地官。自軍興以來。調度百出。則戶部蓋兼蕭何。劉晏之任。迺者官缺。頗難其人。以卿詳練精明。神無滯用。通于世務。所至可稱。悉付利權。僉言惟允。亟供爾職。何以辭爲。

新除吏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孔子之門。雖文學政事。別爲二科。然西漢名臣。列于九卿者。未嘗不以儒術飾吏事也。卿文章爾雅。直諒多聞。獻納之餘。敏于從政。乃擢天官之貳。俾專銓綜之權。命出惟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起復中散大夫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李迨乞持餘服不允詔

朕屬艱難之運。須濟辦之才。不究利源。孰資軍實。以卿通明無壅。更練已多。茲升禁近之聯。俾貳劇煩之部。當趨邦國之急。暫輟家庭之愛。勉服攸司。毋庸有請。

新除吏部侍郎綦密禮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官之職。人物綜焉。南渡以來。法墮吏弛。思得能者。以振頽綱。卿識照幾先。才周世用。見聞殫治。知祖宗沿革之宜。學問精深。得師友淵源之正。比借才于銓筭。果騰譽于簪紳。灼見所長。就加茲命。舉直錯枉。佇成平允之功。辭尊居卑。宜略謙沖之禮。

新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綦密禮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卿有斐馬之才。高崔之學。徧儀禁路。蔚有能聲。茲求便私。殊惜而去。西清之秩。惟以寵行。往重郡符。何辭之有。

# 浮溪集卷十五

## 內制

梁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昔在舜禹舉賢自輔。非臯執賡。非益執贊。然未嘗與民道其所以當爲相之意。而民自孚焉。蓋至于商周。然後弼曰帝賚。佐曰天生。以神其事。而播之于衆。雖濟川補袞。功光前人。而四代之風。于斯別矣。卿學優聖域。才冠倫魁。質諸卜筮而不疑。編諸方冊而無愧。問朝問野。人皆曰賢。今茲召卿來歸。朕見之曰。此予輔。民聞之曰。此吾相。尙何待疏霖雨之命。賦清風之章。而後能鼓動于中外也哉。而卿尙秉謙光。未服厥位。則是上未能體朕之意。下未能副民之情。恐非朕與斯民所以望于卿也。夫僂偃而共命者。辭遜之末節。宥密而基命者。弼亮之遠圖。渙號已孚。控辭勿再。

王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觀于易。至恒之象。〔案〕原本因避宋眞宗諱。凡恒字皆作常。今遇引用經史語。悉更正。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夫恒之六爻。惟九二悔亡者。以其能久中也。蓋九陽德。二臣位。秉堅純之德。處通顯之位。而能久中道。則何有悔哉。在眞宗時。則有若王曾。確守勁節。徧更重任。而至誠無息。故能輔政之久。到今稱焉。此殆

有得于恒九二之義也。卿以諒友端朝之望，雋明康世之才，自代綸言，預機政，以至爲相，于茲十載，而事朕蓋猶一日。朕方照臨百辟，灼見乃心，茲用冠于宰廷，益資遠業，而卿適未卽祇命，尙爾控辭，夫遜于稷契，皐陶蓋重亮于舜采，然有若散闕宮，括亦均迪于文彝，其懋經綸，勿復有請。

辛企宗辭免御營使司都統制不允批答

朕以卿忠義沈雄，得其家法，爲予敵愾，所向有功，茲升統督之權，將責扞防之事，懇辭之語，豈朕欲聞。

賜士儂辭免宗司不允批答

朕嘉周詩常棣之華，念漢室葭莩之弱，欲司屬籍，當得宗英，旣加委任之專，應有褒崇之渥，乃錫綠綈之詔，俾乘夏篆之車，理亦宜之人，誰議者，固守謙沖之志，豈昭敦睦之誠。

賜士儂辭免檢校少保不允批答

朕以卿宗室儀型之老，閱天下義理之多，乃升執帛之聯，式重維城之寄，胡爲難進，每欲固辭，當勉拜于思書，毋再形于遜牘。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乞遵隆祐皇太后遺誥服莽允批答

朕惟隆祐皇太后體柔明之德，履屯否之期，擁佑朕躬，厥恩甚大，昊天不弔，奄棄宮闈，追攀無從，欲厚之報，雖喪與其易也，甯戚固合從隆，然禮稱情，謂之節文，又當知變，封章來上，有槩予心，勉奉遺音，茹哀何極，所請宜允。

文武百僚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聽政不允批答

朕聞哀所貴者稱情。喪不容于二事。此先王制禮以厚人倫。而自天子達者也。迺者東朝棄養。朕念夫保佑之恩。欲極其報禮。顧有制而不得爲者。方用忱惕。靡寧于心。豈有儼然在喪服之中。而可以輒治他務者乎。當宁而躬萬幾之煩。非惟不安。蓋亦未暇。所請宜不允。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聽政允批答

朕自罹東朝之憂。不能食事者數日。庶以有餘之哀。補其不足之禮。而卿等屢以四方未靖。萬幾不可久曠爲言。朕亦安敢背先王制禮之意。而失俯就。跂及之中乎。所請宜允。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不允批答

朕履國家之否運。思得天下之奇材。以卿粵從布衣。早有人望。屢擊權臣于方用。未嘗奸利以徼名。每陳治道之可行。無不會文而切理。洎擢參于大政。尤灼見于所存。一意盡公。羣倫皆理。乃付巨川之濟。用符巖石之瞻。制誥一頒。搢紳相慶。仁卿行志。知國有人。謂當承命以周旋。猶復抗章而遜避。惟此舉而國無陋矣。今何時而卿辭位乎。勉究良圖。毋庸再請。

新除通議大夫守尙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惟治亂兩途。未有不由于用相。君臣一德。相逢鮮值于同時。卿識遠而才全。謀深而器遠。學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公。簡于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風憲。升預政機。將觀所長。不次而用。而卿性資天至。議論

日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山而坐中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卿當圖羣策以兼收。念寸陰之可惜。立規模于素定。應機會于方來。輔成再造之基。同享無疆之福。此則盡卿致主之術。而成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辭奚益。

新除少保尙書左僕射呂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漢唐中興。莫盛于宣帝。明皇之時。而魏相、姚崇爲之佐。是二人者。皆以廟堂不世之才。應天下無窮之變。用能易亂爲治。卽危爲安。勳業巍然。照映今古。朕甚慕之。迺者國家蓋多故矣。朕念醒齷拘攣者。不足以圖今日之事。思得英偉大度之士。幹旋于談笑之間。庶幾折衝解紛。無愧前哲。卿宏博疆敏。出于天資。粵從外遷。甫期歲耳。而人無小大。皆有裏言。乃登元宰之司。仍進貳公之秩。茲實慰中外之望。而非朕私卿也。古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豈不可爲而當止之時耶。其勉修良規。濟朕鴻業。控避之禮。毋庸再三。

王綯第一表辭免參知政事不允批答

朕遭時多艱。涉道尙淺。緬懷鴻業。未知圖濟之方。思得真賢。庶任仰成之責。以卿學兼今古。節貫險夷。徧歷禁塗。通知世務。惟此延登之亟。出于試可之詳。僉曰汝諧。何辭之有。

王綯第二表不允批答

朕惟有邦圖治之難。嘉前古得人之盛。乘變故搶攘之後。求剛明篤實之材。以卿夙擅儒宗。蔚爲國器。徧

儀臺省積有歲時。亟升廊廟之班。實賴股肱之力。茲爲僉允。非朕爾私。謂當勉強以赴功。奚乃頻煩而稽命。

杜充第二表辭免同知樞密院不允批答

朕遭世多艱。臨川望濟。求賢靡獲。當饋興嗟。以卿負天下之奇才。明古人之大略。兩京之績。四海所聞。茲擢預于幾微。庶稍寬于憂顧。朕志定于召卿之始。卿謀期于弼朕之成。衆論皆然。屢辭奚益。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錄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審稽功實。未嘗以名器假人也。況從容帷幄。與朕日圖天下之事者乎。卿學通淵源。世習臺閣。預政未幾。赫然有聞。擢諸樞機之廷。付以丞弼之任。惟九德成事。旣灼知之已詳。雖三命滋恭。豈牢辭之可免。趨體朕意。毋虛厥官。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朕照臨百官。蓋率此道。以卿天資警敏。洞達古今。負剛明之才。操卓至之論。從容獻替。有益于時。自升臺諫之聯。旣閱歲時之久。朕于卿志。可謂灼知。卿爲朕庸。固已素定。豈于今日。乃復可辭。往卽厥官。無煩辭費。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御殿不允批答

傳曰。喪事欲其縱縱爾。故騷騷爾則野。所以辟不懷也。朕旣不能遂服。以畢期年之衰。願纔閱旬日。卽負



展以見羣臣而忘親恩之報。天下其謂朕何。便座疇咨。治固無壅。必御正之。誠非所安。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惟人君。知其臣之可庸。故委以心而不貳。人臣知其君之可輔。故極其用而不辭。此先主任武侯而張良從高祖。皆終其身而不去者也。卿自居臺諫之聯。朕已有用卿之意。況今預政滋久。結知益深。乃于序遷之命。而諄諄以辭乎。卿其畢精籌維。圖所以報國者。廉退小禮。夫奚足爲。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于羣臣。無所不用其至。亦無所不用其恩。蓋有取于孟子手足腹心之意。況卿奉事帷幄。歷年于茲。直諒多聞。仰成非一。以禮進退。雍容可觀。疏恩雖隆。是謂宜稱。與其屢形遜牘。仲沖素之懷。孰若體朕誠心。服休嘉之命。

周望第一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朕惟天下之事。常患于能者不使爲。而爲者非其人。故自艱難以來。寤寐豪傑。幾于一遇其真。以卿有功名之心。兼文武之器。自予初載。徧歷險夷。師勝來歸。國人屬目。乃從輿望。擢實機庭。謂卽慨然。協圖康濟。抗章牢避。豈朕意哉。

周望第二表辭免不允批答

朕惟明君。越資而用雋。所以致天下之材。志士愛日而就功。所以趨國家之急。以卿清剛有守。明銳敢爲。

予于旬日之間。任爾以本兵之重。卿而不用。尙欲何求。胡抗奏以力辭。旣喻懷而復請。毋堅所執。勉副朕知。

滕康辭免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惟古者扶危持顛之世。必有任重致遠之臣。天爲時生。國因人定。比講戍屯之策。暫分臺省之權。資碩輔之經綸。扈慈闈之跋履。求之至矣。今乃得卿。謂聞命以辦嚴。反辭榮而繼請。勉遵朕指。勿復有言。

劉珪辭免吏部尙書不允批答

朕以卿有老成之風。精人物之鑒。典司銓部。緜歷歲時。檢梃吏姦。衣冠所賴。進居其長。孰曰不宜。方期勉卒于前功。胡乃力辭于新命。往祇厥職。副朕仰成。

賈諱辭免寶文閣直學士不允批答

朕以卿性資明銳。風力敏強。厥望在人。以憂去位。惟朝廷之治。方嘆于才難。則門內之恩。宜從于義奪。趨膺成命。勿復牢辭。

劉錫辭免熙河路安撫使不允批答

朕以卿屢稟廟謨。習知邊鎖。方時多故。未寬西顧之憂。藉爾一行。特付中權之任。茲爲優眷。倚俟壯猷。何爲固辭。殊拂予聽。

新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卿以整暇提軍。以忠勞衛國。逢時艱棘。屢立戰功。既外禦于寇戎。亦內銷于姦宄。茲還表著。彌尙撝謙。乃申帶礪之盟。益重腹心之寄。義無反汗。何以辭爲。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披荆棘以立朝廷。聽鼓鼙而思將帥。賞無妄予。輕重旣功。以卿閱閱屢聞。摺紳有紀。乃頒異數。用示至公。胡爲執謙。久而未拜。往祇朕命。勿復重陳。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寇入中原。憑陵不忌。而吾將士。曳兵棄甲。習以成風。斬將塞旗。未之或見。每懷及此。朕甚恥之。卿秉忠誼之心。厲梟雄之氣。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威。殺傷過當。殊方震疊。知國有人。師勝來歸。摺紳屬目。凱歌大獻。宗社安榮。卿而不褒。尙欲誰賞。雖恥論功伐。卿能師馮異之謙。而有功見知。朕安可廢文王之信。往祇新命。勿復固辭。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聞古人于將師有功者。聽鼓鼙而思指帶礪而誓。或銘之鐘鼎。或載之旂常。非欲寵私其人。所以令天下而使人知勸也。卿爲王敵愾。斬敵陷堅。立志梟豪。策勳奇偉。乃頒異數。以告諸朝。卿而力辭。義則高矣。以此示後。人將謂之何。其聽朕言。勉膺成命。勿使國家有吝賞之名。而蹈印劑不予之戒也。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寡弑之班。實兼文武之任。累聖除授。必求其人。卿旣東朝之近親。復有搢紳之秀譽。爰攷輿論。錫之贊書。胡爲謙沖。屢以情訟。成命已出。豈容復回。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傳曰。親不失其爲親。故不失其爲故。卿昭慈近屬。才行有聞。艱難之時。事朕初載。可謂親且故矣。視儀三司。誰曰不宜。渙號已孚。百辭奚益。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御正殿不允批答

朕嗣守洪業。五年于茲。其在危疑之中。所以扶持而全安之者。繫太母之力。日冀光復。駕旋舊京。正東朝之儀。極天下之養。而慈訓中奪。煢然無依。茲朕用摧割于中。而悼其志之弗遂也。今甫終易月之制耳。乃欲釋哀御朝。遽見百辟。雖有葬章可攷。豈朕所忍哉。所請宜不允。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三上表請皇帝御正殿允批答

朕惟先王之于喪紀。因親疎隆殺之宜。而制爲之極。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今慈訓日遠。與其追不及之養。而致無窮之哀。孰若安宗社。奉遺言。而存天子之孝哉。羣公之請。至于再三。敢徇至情。以墮葬制。所請宜允。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于國盡忠。以功受賞。屢形遜避。殊拂眷懷。命出惟行。勿庸再請。

韓世忠告敕口宣

卿振旅還朝。執俘告社。厥有疇庸之典。是爲希世之恩。往服寵褒。益圖忠報。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批答口宣

卿五年去國。千里造朝。乃升樞筦之司。將付腹心之寄。往祇新命。勿復固辭。

撫問韓世忠口宣

卿肅提精銳。親冒險艱。力輸敵愾之忠。坐致執俘之衆。宜加恩撫。用示眷懷。

新除少保尙書左僕射呂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卿入造行朝。延登元宰。豈特搢紳之願。實爲宗社之休。往服攸司。毋稽朕命。

撫問呂頤浩等口宣

卿等分國顧憂。暴師遐外。方屬炎熇之候。有勞綏馭之懷。特遣信臣。往宣至意。

賜呂頤浩銀合茶藥并撫問一行將佐軍兵等口宣

卿等肅提有衆。躬討不庭。當冰霰之蕭辰。涉江湖之遠道。特馳摯御。往示湛恩。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恩命不允口宣

卿比符輿望。進陟冢司。方觀遠大之規模。用濟艱危之機會。已揚渙號。難徇撝謙。

新除通議大夫守尙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比緣才望入乘事樞。安危由此以坐分。中外翕然而相慶。趨圖成效勿復固辭。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卿力辭機要。願卽安閒。乃疏尤異之恩。用示老成之眷。亟膺茲渥。無事于辭。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受天英氣爲國老成。比膺籲俊之除。屢貢辭尊之懇。往祇懋渥。難徇沖懷。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雖奉詔除。未離機省。乃布由衷之懇。願還渙汗之恩。成命已頒。忱辭祇費。

滕康辭免權同知三省事不允口宣。

卿總提臺省。遠去朝廷。願委任之非輕。豈巽辭之可免。往思長算。協濟危機。

韓世忠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朕以卿有功來歸。邦國同慶。賞雖甚渥。人則宜之。成命已頒。豈容反汗。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卿執俘獻社。祇召還朝。乃頒國賞之醴。用表戎昭之果。褒揚非過。遜避奚爲。

撫問劉光世等口宣。

卿等總提貔虎。控扼襟喉。茲適屆于嚴凝。當不無于暴露。勉殫忠力。用副倚毗。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屢立戰功宜加勇爵爰頒渥惠用獎忠精亟體眷懷毋煩遜避

撫問張俊口宣

提兵伐叛爲國除姦邁驅方警于前茅迅掃遂成于破竹特馳信使往布殊恩

撫問王瓊一行將佐仍賜犒設口宣

卿等身更累戰力勦羣凶當鬱蒸炎燠之辰有暴露夷傷之苦爰頒厚錫以示殊褒往究前功毋忘至意

撫問韓世忠等一行軍兵將佐口宣

卿等遠從江介祇護沁園惟道里之阻脩有風寒之匱薄宜加慰撫用示眷懷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卿比用懿親特加徽數允協褒崇之典乃興謙挹之懷往卽厥官毋稽朕命

孟忠厚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奪服倚廬視儀揆路雖忱辭之屢罄固渙號之難回其服殊榮以昭厚報

閣門賜孟忠厚告口宣

朕永懷慈壺追錄外家乃升肺腑之賢進視機衡之秩往服贊書之寵永爲慶閱之光今賜卿告想宜知悉

賜呂頤浩茶藥口宣

卿遠擎舟楫。來覲闕庭。復瞻元老之儀刑。嘉與羣工而慰喜。乃因迎勞。申錫珍芳。其疾而驅。以承予睦。

撫問呂頤浩王瓊楊惟忠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躬率軍鋒。志清江介。賊勢旣窮于不戰。王靈遂暢于無垠。宜錫珍芳。用昭眷獎。

撫問呂頤浩朱勝非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頃護諸將。肆征不庭。爰迅決于天誅。遂肅清于江介。錫以珍芳之劑。昭吾眷禮之誠。今差某官傳宣撫問。并賜卿銀合茶藥。想宜知悉。





# 浮溪集卷十六

## 內制

左武大夫成州刺史京畿提刑兼權京城副留守趙倫武德大夫忠州刺史京西南路提刑權知唐州胡安中獎諭敕書

敕趙倫。唐州境內。措置保守。一方軍民安堵。及道路梗阻之際。差人遠赴行在。奏報金人動息。備見忠勤。事爾肅提有衆。退保一方。當橫流奔潰之時。抱孤立激昂之志。扞防凶慝。綏靖荒餘。忘道路之險艱。想朝廷于悠遠。乃錫命書之寵。亟躋朝著之崇。緬想忠誠。惟深嘉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武功大夫棗州團練使知郢州曹成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知復州李宏并一行人兵獎諭敕書。敕曹成并一行人兵。爾等昨遭戎馬之亂離。親帥國人之豪傑。家雖罹禍。義不受汙。冒兵禜以直前。慕王靈而力戰。旋投帥幕。假守山城。既定荒餘之區。恥從專輒之命。遠騰奏牘。自拔歸朝。載惟多故之時。能盡事君之義。宜加顯秩。并錫真符。俾乃撫于州民。得上通于王所。往提有衆。各堅忠義之心。毋使此方。遂作華離之域。款誠備見。嘉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李齊一行軍兵等獎諭敕書

敕李齊并一行軍兵等。朕惟海岳之區。久服侵陵之毒。王靈靡及。戎德無厭。爾等合閭里之諸豪。冒干戈而力戰。其行莫遏。所向有功。遂摧席勝之凶。頗獲提封之舊。爰加勇爵。用表軍鋒。俟登井賦之輿圖。其上師徒之閱閱。緬聞忠烈。良用歎嘉。除李齊先次給告授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外。一行軍兵。候收復到郡州。具功績申尙書省。取旨褒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知信州李尙行等獎諭敕書

敕李尙行等。省所狀。申據宣撫處置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帳前使臣孫德狀。專差前來信州等上饒縣。取本司參議王以寧所寄官告物帛等。其本州未敢便行給付。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施行事。昨遭時艱。靡吝爵賞。懼申覆或差于機會。故出征多付于便宜。豫錫贊書。俾專除命。逮循常之既久。與擅爵以無殊。每念其非。未知所革。爾等居官詳練。臨事敏明。能上體于朝廷。知不輕于名器。屬觀敷奏。良用歎嘉。今信州將上件告等。盡數申納尙書省。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荆湖東路副總管馬友并一行官兵等獎諭敕書

敕馬友并一行官兵等。比者劇盜憑陵。遐方震擾。汝等忠能徇國。勇不顧身。帥名義以直前。拚凶徒而麀擊。國威大振。賊黨幾殲。覽書備見于忠勤。當之不忘于嘉歎。除馬友特與補正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差權荆湖東路副總管。候擒獲孔彥舟與正差。其一行官兵。仍令馬友先次開其實立功人。申本路安撫司。

保明聞奏。當議優異推恩。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從義郎張琪等獎諭敕書

朕惟敵暴中原。民亡本業。慨然西顧。寢饋不寧。爾等奮哀鄉社之豪。圖復土疆之舊。歸吾方伯。願備行間。忠義可觀。歎嘉何已。

漢陽軍荆湖東路招撫使馬友獎諭敕書

敕馬友。省所奏進奉天中節功德疏。并銀五百兩事。具悉。卿當艱難之時。膺遐外之寄。兵革充斥。道塗阻脩。乃記誕彌之辰。具輸方貢之物。載于忠實。獨冠等夷。知憂願之可紓。覽奏陳而興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桑仲獎諭敕書

敕桑仲。朕惟邊圉不寧。中原失馭。凡王靈之靡及。皆寇虐以顯行。汝盡節朝廷。有功江漢。見姦人之專殺。用國法以成禽。坐使羣方。肅然知畏。刻章來上。良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趙公謹獎諭敕書

敕趙公謹等。省撫州狀。契勘本州。據管下金谿縣。申爲饒州。信州。界內。有事魔賊徒王九十二。殺人放火。去本縣界甚近。州司差撥巡尉等前去把隘。據知金谿縣統領把隘所郭玠等申。魔賊侵犯金谿縣。卽時

統率弓兵。鬪敵殺獲賊級等事。迺者妖眚。亂常干紀。一方騷動。民不奠居。爾等冒險直前。以誠許國。提軍力戰。反賊伏辜。道路清平。城郭安堵。旣備知于忠誼。願何愛于寵褻。詳覽奏陳。惟深嘉歎。其弓兵等。仍仰本州量功力等第。特行犒設一次。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冷。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青州劉洪道獎諭敕書

朕惟全齊沃衍之區。遭強寇憑陵之毒。連城莫守。毀節相望。卿挺志孤堅。奮身忠勇。以圜境凋殘之後。于橫流奔沸之中。哀集兵民。指揮將帥。揜羣兇而鏖擊。捄一路于陸危。將乘其鋒。悉復諸舊。載披來奏。深用嘆嘉。

戒諭劉洪道敕書

爾履百戰之軍鋒。保一方之生齒。迄臻寧謐。備見忠勤。然方面之權。豈容或二。軍中之令。尤在至公。必洽輿情。方收羣力。儻習因循之弊。坐乖綏馭之方。無以禦戎。便成誤國。其體倚毗之意。無從牽制之私。

戒諭李達宮儀張成等敕書

敕李達等。朕惟彊寇憑陵。山東震擾。保此數州之地。皆而諸將之功。雖在艱難。頗寬憂顧。今還洪道制置之節。付宮儀濟南之符。并召閭閻。來朝行在。率掄材而顯用。非因事而有他。爾等夙著忠誠。各膺委任。宜互傾于肺腑。以同獎于朝廷。速底成功。是爲報國。

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寇侵陵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爲茂草。每興言而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無歸。皆朕菲涼之所致。幸昊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願乖離蕩析之餘。宜還定計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姻。歸安閭里。庠錢。鈔而觀銍艾。雖未能卽及于周詩。賣刀劍而買犢牛。庶或可漸成于漢俗。亟臻寧謐。用副焦勞。故茲撫諭。想宜知悉。夏熱。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麟府等州撫諭敕書

朕惟中原俶擾。並塞繹騷。古稱河外之區。世作朝廷之屏。雖拜戎之不暇。終固圉以無他。緊兵民竭力于保邦。亦官吏有謀而綏衆。尙殫忠藎。無負顧憂。

范溫等撫諭招收敕書

敕范溫等。省所奏。今來京東路登萊等州。似溫等諸頭項。忠義之人不少。緣未知車駕駐蹕。息耗未肯前來。伏望給降海行撫諭。付溫等招收。併力勦金人事。具悉。朕昨遭左衽之侵。頗失中原之馭。凡承平之故俗。皆隔絕于殊邦。按圖以思。當饋而歎。茲暫留于越嶠。悵尤闕于齊封。乃聞英豪多率徒旅。堅塢壁以自守。冒干戈而直前。懷祖宗涵養之休。恥讎敵服從之醜。嘉汝能爾。爲之慨然。爰頒惻怛之書。用示綏懷之意。其懋合并之力。以圖興復之期。趨掃邊塵。永同文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南平王李乾德嗣子陽煥弔祭敕書

卿藐居要服。夙慕華風。方嗣守于世。封願入輸于方貢。載惟誠款。良用歎嘉。

賜大食國敕書

敕大食國王姓名。汝分藩遐服。率職中原。比緣兵禜之交。致阻詔函之達。緬惟恭順。兼受福祥。茲臨風露之辰。益慎寢饗之節。賜汝某物。至可領也。

河南府官吏軍民撫諭敕書

朕惟澗瀼之墟。陵寢所鎮。隔絕多事。侵尋累年。慨然永懷。憂或忘食。汝等固守巖邑。盡誠本朝。屢收塵戰之功。頗獲款降之衆。忠勇如此。嘆嘉久之。尚益謹于折衝。俾少寬于軫慮。爰因來使。申諭至懷。

鎮潼軍官吏軍民道士僧尼耆壽等示諭敕書

朕以孟忠厚。太母近親。中朝雋望。蚤參華于法從。旋旒渥于齋壇。比緣慈壺之傾。欲厚外家之報。相攸吉壤。庸示湛恩。乃升槐鼎之聯。移鎮河山之會。想汝提封之衆。知吾懿戚之臨。將莩其休。溥同茲慶。今特授孟忠厚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潭州官吏軍民等撫恤敕書

朕惟強寇憑陵。東南震擾。長驅騎塹。奄及湘城。方薄壘以來攻。至淹辰而靡息。爾等明于分義。屬此艱危。

雖巧譏之百端。終堅持于壹意。逮金湯之失守。猶夙夜以輸忠。躬履軍鋒。冒之極口。力爲巷戰。奮以忘軀。因奏牘之來陳。想忠誠而嘉歎。

### 臨安府民兵撫恤救書

敕臨安府民兵等。省本府奏。自金人攻陷府城。內外民兵。併力拒敵。血戰五日。方始城破。又緣諸縣村保。防護嚴密。往往多被掩殺。緣此怨恨。臨行之日。焚燒屋宇。城郭一空。比之其他殘破州郡。被禍尤酷。實可痛惻。欲望優加撫恤事。朕惟左衽之憑陵。奄及東吳之都會。爾等挺身禦敵。爲國忘生。率其忠義之豪。挫彼侵陵之暴。逮逾累日。方失堅城。凡分塢壁之屯。皆奮兵戈之銳。緣茲厚毒。爲我深仇。洎敵騎之旋歸。舉民居而焚蕩。靡思人怨而神怒。惟務井堙而木刊。言念吾民。重罹此禍。眷瘡痍之未復。每寤寐以興嗟。已遣守臣。往宣恩意。其各從于安集。以同待于承平。故茲撫恤。想宜知悉。

### 福建路轉運提刑獎諭救書

朕比緣國步之艱。越至海隅之阻。爾等忠能體國。志在紓邦。前期哀經賦之常。倍道助行朝之費。憂思及此。嘉歎久之。

### 蔡州官吏軍民等獎諭救書

朕惟憂發強鄰。侵擾中國。凡版圖之生齒。皆魚肉于兵戈。爾等雖隔朝廷。各懷忠藎。堅一心而胥誓。保千里之提封。遠慕王靈。來輸誠款。譬橫流奔潰。終砥柱之不移。如烈火方炎。獨精金之常在。載觀敷叙。良用



歎嘉。

與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獎諭敕書

敕與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等。省李宜申。汝等願以死守。盡節君親。遂得一境安帖。悉無二心。以免殘破事。比者敵兵犯吾江介。繹騷千里。既恃衆以阻威。震動列城。多望風而毀節。爾等天資忠義。志在君親。雖巧說之百端。終堅持于一意。顯誅來使。卒保提封。唐郡皆降。惟平原之能守。齊城既下。特卽墨以復興。惟爾之功。何慙于古。載披來奏。良用歎嘉。

荆南府唐愨獎諭敕書

朕申徵邊虞。載除戎器。將兼收于方貢。用大振于軍聲。爾才裕守藩。誠深體國。首備方船之載。豫期給仗之頒。旗幟精明。有周帛織文之盛。戈鋌犀利。得楚金工冶之良。緬想忠勤。不忘嘉歎。

萊州張成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敕書

朕惟東萊。隔絕于兵。久不爲郡。乃紀誕彌之月。遠諭貢篚之珍。自非誠悃之確然。安能駿奔而至此。載觀來奏。嘉歎久之。

朝散郎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許大年并本司官屬獎諭敕書

迺者烟塵蔽于淮甸。分塗并進。破壘相望。凡當寇虐之衝。鮮保忠誠之節。士而至此。朕甚傷之。爾等或領國使華。或爲人官屬。雖遇稽天之暴。訖無離局之私。敷奏旣聞。歎嘉何已。

神武前軍統制王瓊等獎諭敕書

敕王瓊等省所狀。生擒胡少隆、胡木香，解赴朝廷事。具悉。迺者姦宄之民，干吾典憲。爾等忠于許國，聞命遺驅，奮當軍鋒。如報私忿，擒其魁宿，曾不淹辰，坐令一方。按堵如故，載披來奏。良用歎嘉。

賜范溫等獎諭敕書

敕范溫等省所奏。契勘金兵初渡黃河，溫等便遁居牢山。繼聞本路投順，遂集忠義，乘船入海。據守福島。山東既下，北軍于登州、黃縣、萊州、小高、濰川、昌邑、密州、藍山及沿膠河兩岸，深溝高壘，分屯人馬。督責州縣，括刷錢糧，討擄鄉村，拘牧牛馬。老稚離散，田野荒蕪，民不聊生。無以赴愬。溫等雖尋常上岸，或稍綽遊騎，或攻劫營寨，勦殺多人。誓竭忠節。本軍凡遇金人接戰，內有得功之人，別無犒賞。遂量功績，逐急借補。加轉官資。伏望將已借補之人，給付告劄，補正官資事。具悉。朕惟強寇長驅，全齊不守。凡妖氛之所被，如滄海之橫流。汝志存忠誠，恥附汙逆。乃前期而避銳，徑率衆以乘危。隔絕朝廷，荐更歲籥。偶使廬之及境，附奏牘以披誠。志節如斯，古今誰及。爰峻加于爾秩，仍徧錄于有功。其共復于予封，以卒成于汝志。

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

敕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以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擢，任茲讞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



# 浮溪集卷十七

## 諡議

### 恭上隆祐皇太后諡議

臣伏奉敕命。禮部狀。據太常寺申。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諡議官。差臣撰諡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社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尙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于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管之輝。巍巍乎與帝德竝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綿。用集我太母。惟我太母。基迹元祐。嬪于秦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洪廣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太母起于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凶闕朝。宥自內作。天下之勢。甚于綴旒。我太后投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祲。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

雖媧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勳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沖。而以道爲本。沈潛剛克。而與神爲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卽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親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揜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遊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莽歲之喪。而興哀無時。每遇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攷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于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籓。基圖旣安。卽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有功耶。寢興焦勞。言動懇惻。昌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薄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耶。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于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況我太后盛德元功。負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議。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 策問

### 試館職策題一首

問王者之有天下。一曰創業。二曰守文。三曰中興。而議者以守文爲易。創業次之。中興爲難。周之宣王。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唐之肅代。皆中興之君也。其一時所用豪傑。國家恃以爲廢興存亡者。蓋粲然于今。有不可揜者矣。宣王所任者仲山甫。光武所任者鄧禹。元帝所任者王導。而肅代無聞焉。然唐卒復舊物。與周、漢並隆。而元帝立國之基。顧反不及之者。何也。或謂唐所以中興者。李光弼、郭子儀之功。然是二臣者。皆武夫提兵。未嘗得預廟謨之勝者也。亦可與仲山甫、鄧禹、王導、比耶。光武之諸將。未必皆爲李、郭、下者。而後世以再造漢室。禹爲元勳。觀禹暮年。威望亦少損矣。而耿、賈、吳、祭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者。豈有說乎。主上系隆大統。求賢如不及。將屈羣策。復中原。凡在朝廷者。于康濟之畫。所當講求而獻也。敢問四代之君。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術。孰得孰失。孰可以爲法于今。孰于當時有遺恨。而可爲後世鑒者。願悉著于篇。毋隱。

## 序跋

題說書後附

### 蘇魏公集序

所貴于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雅而闕深。

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千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于是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有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于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于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藻預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于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惟春秋爲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爲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爲國。

此書之所以作而爲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爲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受之，立爲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于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于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于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己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爲非，弟子而以師說爲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爲無人。然一時章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爲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于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于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攷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 鮑吏部集序



括蒼鮑欽止既卒若干年。其子延祖始哀欽止之詩。爲小集若干卷。屬藻序。藻爲之言曰。古之作者。無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燦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爲一。況凌夷至于後世。流別而爲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于經。而筆力豪放。自見于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于二者可謂兼之。自黃魯直。張文潛沒。欽止之詩文。獨行于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口相傳以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于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憾矣。欽止諱慎山。欽止其字也。風度凝遠。如晉宋間人。談笑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率手下雌黃。非讎得其真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薦之。崇甯中。天子召見者數人。上獨偉視欽止。卽日除尙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爲郡守。部使者久之。方嚮用欽止。而欽止以疾廢于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不克施。而見于世者。特詩文而已也。故錄欽止之生平大槩而併見之。

呻吟集序

造物者輕與人以富貴壽考。而重與人以令名。自古富貴未嘗一日無人。久生而長世者。亦每每有之。率

適然與草木俱腐。世初不知其嘗有是人也。以童鳥也而夭。以王輔嗣、衛叔寶也而夭。以李元寶、李長吉也而夭。是數子皆天才卓超。非偶然而生。游戲須臾之間。已暴白于世。如此較之久。生長世者。大都不過數十年之頃耳。彼今安在哉。而貽聲名以資說士者。炳然至今。雖垂之無窮可也。使數子復生。肯以此易彼乎。元祐初。異人輩出。蓋本朝文物全盛之時也。邢敦夫于是時以童子游諸公間。爲蘇東坡之客。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晁无咎之友。鮮于大受、陳無己、李文叔皆屈輩行與之交。雖不幸短年。而東坡以爲足以藉手見古人。魯直以爲足以不朽。无咎以爲足以追逐古人。今呻吟集是也。敦夫卒六十餘年。而其姪總出此書。于是敦夫之詩文盛行于時。與黃、秦、晁、張並傳。信諸公許可爲知言也。嗚呼。敦夫尙何求哉。得此不悼不幸于土中矣。

### 胡先生言行錄序

自孔子沒。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與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于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歸然獨爲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厯。皇祐間。儒學無愧于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爲師。而先生之門爲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于時。蓋數十年未已也。熙甯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絕如綫矣。然

識者知其必興。逮今天子一新斯文。力去黨錮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曆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爲太學官。侍經天章閣。而教授吳興。爲最久。其建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吳興。取先生之法爲法。則吳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關注子東。主吳興學。而先生之孫滌在焉。相與哀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慰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若干篇。中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宮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爲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爲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之學。復行固宜。然子東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爲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于是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者矣。紹興十年七月汪藻序。

題竹林七賢圖

竹林七賢。西晉之士也。獨山濤。王戎。仕顯。餘悉以其志終。七賢之在晉。猶管寧。華歆。邴原。之在魏也。士賤華歆。邴原。而貴管寧者。以遁跡遼東。不立魏朝。七賢高蹈竹林。無愧于寧矣。顏延年五君詠。不數山王者。豈無意哉。此畫奇甚。決非近世所能爲。恨不得其人。必有能辨之者。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漏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

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卽追册溫成后也。當時于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堯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于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于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與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于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爲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

### 柯山張文潛集書後

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百八十有四。第爲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屏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複重。定爲此書。皆可繕寫。文潛名未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爲宣潤汝潁。寔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歿。其集以鴻軒柯山爲名者。居復黃時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爲最少。公于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旣相繼以歿。公歸然猶存。故詩文傳于世者尤多。若其體製敷腴。音節疎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效白樂天體。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棄而不取其采獲之遺者。自如別錄云。

###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爲秦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至秦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爲民父母常如是乎秦興令可尙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下秦興令預焉且使交章薦之藻爲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況交薦之幸哉公于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藻書

跋折樞密錦屏出堂圖

葆真居士小築于壽安錦屏山中趙祖文因畫居士泉石間以示其人物風流濟勝之具傳之江南人人把玩悠然想見其處并想見其人便覺斜川輞川去人不遠也

跋唐司農遇仙事

世傳陳希夷引一貴人見麻衣道者曰神仙無此骨也止堪作貴公卿耳蓋氣清而純陽者爲神仙世人冒役于聲利爲積陰所乘何暇說遙興輕舉之事哉惟忠義凜然視死生如脫屣功行旣滿必有不同乎人者仙者識之

跋鄭天和臨右丞樵舍秋晴圖

空如非能畫也。胸中邱壑，微見筆端，而瑰偉絕人如此。世間畫史，取青媲白，求象似于毫髮，豈復有林巒湖海真趣耶。

跋葉擇甫李伯時畫

若人云亡，畫筆中絕，使杜少陵見之，當復有鄭公長夜之歎耶。宣和元年六月，鄱陽汪藻借觀于寧國傅舍。宣和初，余通守宣城，時擇甫官寧國，出此畫書其後。比自泉南移宣城，過福唐，擇甫復以示余，則二十五年矣。一見如隔生事，爲感歎久之。紹興癸亥季春朔新安汪藻書。

長興周如愚殖齋說

余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芄芄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嶷嶷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于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于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于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于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于壯夫也。懼其搖，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菑畝之深淺，于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裁。吾認認然防之，甚于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穫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穫半怠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嘆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豈

欺余哉。長興周如愚。闢便坐于其居之旁。而求名于余。蓋有志于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

# 浮溪集卷十八

記

## 范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于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羌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于偶然。不知公正素定于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爲于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獄具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宇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于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



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于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余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于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撫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爲無所愧。安知後世不採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不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可以爵祿致。必有輕天下之心。于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焉。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况其他哉。夫士之所以自重如此。非區區爲其身謀也。于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爲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爲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綺之徒。晚從太子之招。爲太子畫自安之策。正國本于談笑。而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爲得。而風節減于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旣物色求之而來。高臥不朝。帝爲親

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三公若奴隸然。望印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尙風節。而以功名爲不足道。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爲薄。竟不食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富春。旣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奉祠千餘年不衰。今釣瀨并臺俱存。而富春之境。析爲嚴州。紹興七年。吾友董弁令昇爲是州。其年政成。乃爲堂于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曰高風。以景慕子陵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旁。而求予文爲記。令昇可謂能尙友千古矣。令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爲人。故余述子陵出處大概。以告令昇。而使并刻之。紹興九年六月記。

### 翠微堂記

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而莫能有其有焉者。率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爲樂。惟高人逸士。自甘于寂寞之濱。長往而不顧者。爲足以得之。然自漢以來。士之遁迹求志者。不可勝數。其能甘心邱壑。使後世聞之。脩然想念其處者。亦無幾人。豈方寄味無味。自適其適。而不暇以語世耶。至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徒。始窮探極討。盡山水之趣。納萬境于胸中。凡林霏空翠之過乎目。泉聲鳥啁之屬乎耳。風雲霧雨。縱橫合散。于沖融杳靄之間。而有感于吾心者。皆取之以爲詩酒之用。蓋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雖宇宙之大。終古之遠。其間治亂興廢。是非得失。變幻萬方。日陳于前者。皆不足以累。

吾之真。故古人有貴于山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槁項黃馘。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語哉。吾宗發之。以豪自喜。讀書彊記。談笑多聞。頗欲以事業文章見世。一旦悉棄去不學。學所以治心養性者。買田三靈山之陽。前瞰大川。旁眺諸嶺。築翠微堂以居。藝蘭種竹其下。日與賓客飲酒賦詩。徘徊周覽。蓋將老焉。其意以謂世之有聲有色者。未有不爭而得。亦未有不終磨滅者。惟山水之娛人。無事于爭。且庶幾可以長存。故吾有以取之。蓋不學淵明而暗與之合。余旣以仕爲家。老于憂患。引領林泉。有不可及之嘆。而發之沈酣。歷飲且十年于茲矣。盍求其餘。結茅翠微之側。以休吾老乎。吾恐發之不得。擅而有也。故遺書以問之。若夫山間之四時朝暮。可喜可愕。他日與發之共之者。酒杯流行。尙能賦其一二爲翠微故事。茲不復敘云。

畫繡堂記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爲輕重。崧嶽生甫。申淇澳生衛武。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爲重也。莘野以伊尹聞。磻溪以呂望聞。隆中繇諸葛亮而顯。曲江繇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物爲重也。故爲名山大川者。不以生明堂大輅之材。九鼎之金。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爲貴。而以毓英賢爲貴。爲王公大人者。不以功業載旂常。銘鐘鼎。書竹帛。流管絃爲榮。而以歸故鄉爲榮。此古人所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者。言得志而行乎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爲可樂也。新安自吳爲郡。今千餘年。山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爲最。繇唐以來。擢高科。登顯仕者。固不爲無人。然未有居將相之位者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大丞相汪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于京師數千里之外。爲時偉人。遭明天子。艱

難之中。總州符入侍。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金石。赫然爲佐命元勳。而新安之名。一日聞于天下。此新安之榮也。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九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宣城。宣城、新安、鄱陽三州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居鄱水之上。將歸老焉。建畫繡之堂。而命藻記之。藻曰。公以邁往之資。應期遇運。乘風雲。依日月。而正宇宙于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旄秉越。而兼師傅之官。亦可謂布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三居廊廟。坐籌帷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奉乘輿還宮闕。然後退從赤松子之游。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藻將不一書。而爲天下國家慶也。又豈特爲新安之榮而已哉。

### 虔州神惠廟記

政和二年。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臣臨。臣根。提點刑獄臣景修。提舉學事臣聞。提舉常平臣邁。言。惟虔州地卑薄。章貢水出其中。洩發不時。輒冒城郭。敗廬舍。民之仰食于田者。戶十萬。俗皆窳。無隄防。畎澮之儲。歲時豐凶。以雨爲節。故十縣方千里。常以旱乾水溢爲憂。惟靈順昭應安濟王廟。在洪州吳城山。別祠之隸虔者三。負城之西北隅者。尤絕顯異。政和元年四月。水至城下丈餘。雨晝夜不止。吏民惴恐。臣景修率官屬禱祠下。輒應。越六月。民穡在田。天則不雨。有艱食之憂。臣景修又禱。則又應。暨冬。鹽筴之役興。而常暘涸流。舟不得漕。臣根又禱。則又應。臣等竊伏思。雨暘天事。雖有智者。莫能力致。今乃取必于神。如責券探囊。無不如意。民旣足食。樂生重犯法。得以其力出賦租給公上。而吏亦因此省治訟。興事功。是神有功于

國甚著。有德于民甚厚。雖三被封爵之崇。而像設不嚴。名號不新。無以揭虔妥靈。願詔有司。議所以褒崇。俾民奉承。永遠無怠。臣等謹昧死請。制曰。可。其以神惠爲廟號。初提點刑獄張公治虔。嘉神之休。後上之。賜而致民之思也。乃卽故基。築宮而大之。土木之功。崇庠叶中。丹堊之饒。華質合度。于是神降廟之筵門。委蛇蜿蜒。願享牲酒。屈伸中儀。及廟成而命書至。邦人駿奔。相屬于道。公遂命藻記其事。藻以爲古之王天下者。出命令。主神人。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致其能。無相瀆也。故人之能。興利除弊者。時則賜之。明神之能。致福弭災者。時則錫之。幽有顯號。徽稱以昭明也。屬之祠官。世世不絕。謂之報功。宋受命。極天所覆。罔不臣妾。上方以道德懷柔百神。肆虔之爲州。去京師數千里。而神之受職。如躬壇場之間。手圭幣之薦者。雖王之威神。南放洞庭。西及淮沔。可謂盛大。亦不敢以遐方爲閒。服天子之寵靈。而部使者又能悉條其功。請命于朝。夸大顯融。垂示無極。是三者皆可書也。藻敢以固陋爲辭。乃作詩曰。帝受天命。悉主百神。假神之休。以錫爾民。惟此南服。介于大川。負江而城。卽山而田。十日而雨。民憂爲魚。十日而暘。時則狼顧。雨暘在天。人則必之。匪人之能。神則節之。嗟嗟神龍。執造物權。變化莫測。恩威在顏。寵靈自天。惟帝之渥。峨峨新宮。贛民所作。酒牲在堂。神則戾止。蜿蜒詘信。陳乎燕几。惟王威神。永有此都。屏翳陪後。風伯前驅。厲鬼螟蟹。卻除不祥。俾我遠眈。躋于樂康。迄千萬年。保茲崇極。享帝之誠。是謂受職。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于蓼。六至春秋時。其國先亡。以爲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爲不然。漢于公、袁安、

郭躬皆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世。孰謂臯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乏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逮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爲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恬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慮己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于眉睫間。每訊報爰書。不以諉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罹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斷廢圃。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爲亭對峙。而求說于余。余以爲王制。刑者劓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蓋古之君子。于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于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繫之中。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視民命。以喜怒行之。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爲捨福取禍。必無愧于心。然後可以樂此。

### 鎮江府月觀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尙矣。而爲國屏蔽。尤重于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勢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爲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攷諸圖志。始于晉王恭之時。絲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峩然孤起于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

季高以精明彊敏之才。易民觀瞻。于談笑之頃。旣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遑于游息之地。乃卽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嘆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薨圯棟。蕪沒于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風暖翠。復得于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畢陳于尊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爲襟要。其經理規模。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鷗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而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寇敵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胷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之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爲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耶。季高曰。可哉。紹興九年十一月記。

何氏書堂記

吳興環城皆水。獨西南岡嶺相屬十餘里。而得浮圖氏之居二焉。東曰道場。西曰何山。何山立於宋元嘉中。道場近出於唐末五季之初。然道場踵相躡得人。法席雄盛。鐘魚殷殷。聲聞東南。何山敗屋數椽。殘僧

數輩望之蕭然。游者弗願也。雖其興先道場五百餘年。而衰陋反出其下遠甚。紹興初。余守吳興。得二禪老。曰慧林。曰居慧。使分居二山。慧居何山數年。剪雜榛蕪。易其圯腐而一新之。於是游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其隆樓傑閣。足以吞光景而納江湖。已而過何山。則草樹葱蘢。軒窗窈窕。經行之地。皆雅潔幽深。如造幽人隱士之廬。至者忘歸。不知雄盛移而爲清勝也。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爲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爲吳興太守。以其居爲寺而名其山。顏魯公書杼山碑。亦曰寺西南有何楷釣臺。則楷嘗居此山無疑。然楷之姓名。於晉史無所見。惟宋書言何子平曾祖楷爲晉侍中而已。唐林寶姓纂亦云。何叡渡江。生楷爲晉侍中。晉書稱叡有子五人。獨充。準。有傳。而不及其餘。又括地志。謂楷爲吳興太守。宋書乃以楷爲晉侍中。豈沈約見晉書充嘗除侍中。因誤謂充爲楷。抑爲吳興太守後。亦至侍中耶。皆不得而知也。以余攷之。寺有宋禪幽寺碑云。元嘉十四年。創立精舍於金蓋山。初不言楷時有寺。且何山之名。于梁吳均詩始見之。疑楷嘗學於此山。其名蹟在人。後人慕之。卽其處爲精舍耳。謂楷以其居爲寺者。非也。禪幽寺碑。至唐會昌時。已斷裂無幾。有張道規者。以爲式道人書。識而竈之。今碑亦不復見。嗚呼。晉之士大夫。可謂求志而得其志矣。其退也。處山林。而以讀書爲樂。其出也。居城府。而以治民爲事。或出或處。不過乎數十里之間。其人物風流。可以想見也。楷距今幾千年。此寺之廢興屢矣。世以爲可久者。莫如金石之傳。旣金石罄滅。而此山之名獨存。則謂人物風流。非士大夫所先。而虛名無益於後世者。非陋歟。余老矣。方買田若溪之上。則此山將皆爲吾杖屨所有。其可不留語山中。爲吳興故事乎。乃訂其本末而拜書之。



浮溪集

卷十八  
記

紹興十年十月記。

# 浮溪集卷十九

記

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爲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惟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爲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爲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物。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茗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胷中。而爲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于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

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自子劉子所有也。予曷爲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予之畏友也。子劉子以爲先君子歿。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言於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於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長短。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烝嘗之奉也。苟爲無以承之。祀從而墮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下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旣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於今爲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夫子之沒。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爲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夷戎狄之國。莫不知吾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之城東南隅。經始於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爲壘舍。徹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於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圯於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紛然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於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

子之命。司教於此。反熟視而不爲。可愧也。乃謀費於州人。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贏來獻者。於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中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之事。未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筵屏。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以程公爲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況出於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爲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於六經者。魯之類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爲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冕。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爲敘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於乾元。夫子之道。與之竝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竝久。惟昔旬始。彗于紫微。篋篋棄道。學門雉飛。坐令此邦。祀不獨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莽。列爲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矣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右山。輸秀于此。爲邦生材。以篤王紀。

### 靖州營造記

國家承六世積累之餘。開拓土疆。過成周廣輪之數。於是極楚。越之南陔。皆列爲郡縣。熙寧九年。增築唐之城州。爲渠陽軍。建中靖國二年。又移軍于渠陽江之西。賜名靖州。初。夷人散居溪谷間。各爲酋長。及上版圖。職方氏爲王民。與彼之山川。壤比疆連。犬牙相入也。雖歲久。聲教所覃。去椎結之俗。而飾冠巾。轉侏

離之音而通字畫。奉官吏約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實初郡。新民庶事。漫無紀律。重以連遭饑饉之裁。斗米千錢。弄兵之民。乘時搶攘。五十年間。凡六七作。發卒擊之而後定。爲民上者。救過不給。間于憂慮。則趣辦目前而已。遑暇及市朝道巷門渠之制哉。紹興十九年。太梁劉侯臨是州。營丘王侯爲通守。二侯。今之材吏也。相與戮力。不鄙夷其民。有惠有威。撫善良如赤子。去姦慝如稂莠。州人翕然信服。渠陽舊爲芟舍板屋。雖官居帑庾亦然。侯一新之。聚材瓦於場。募工於市。又以三者非渠陽所出。經營於數百里之外。其勤可謂至矣。紹興己巳孟冬。遂甃州之通衢七百餘丈。行者免於崎嶇沮洳之艱。而望之繩直。循之砥平。爲無窮之利。咸欣然相告曰。自有此州。閱府守丞。不知其幾。莫克爲之。今一朝談笑無成。非二侯之澤歟。且是役也。不葺年畢工。其費出于二侯唱始之俸。與四方樂輸之金。無秋毫及民。集其事者。進士陳大有。僧世遂。祖能也。嘗謂天下事無大小。如不萌苟且之心。鮮不成者。魯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始至。春秋稱其賢。況分符竹爲州。有社稷人民之寄。師旅之屯。賓客之奉。而通衢者。憧憧往來之會。肩摩轂擊。朝夕是由。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乎。故薛惠爲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陳道蒞不可行。單襄公知其必亡。政之能否。國之存亡。皆于此而見。則二侯經渠陽者。其澤豈不遠哉。後人求營造之因。當有所稽攷。蓋不可以不書。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記。

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

彭城鄭固道。狀直承明而歸。得爽塏於上饒龜峯之下。種花蒔竹。若將老焉。以書謂余曰。吾營吾居于此。

數年而成。今欲名之曰寓屋。子意以爲如何。子爲我言其意。余曰。人生天地之間。萬古在其前。無窮居其後。其與物浮沈者。不過百年之頃。而百年之期。又少有至者。則雖吾形骸之內。皆謂之寓焉。可也。而況于屋乎。吾嘗怪陶淵明作歸去來。託興超然。莊騷不能過矣。而卒章乃曰。寓形宇宙復幾時。何淵明知之晚耶。淵明旣爾。而固道又取之名其屋。不幾更晚於淵明乎。然謂是身爲蘧廬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爲千載人者。以淵明不但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攀琅琊之柳。泫然流涕者乎。有記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爲誓者乎。是二人者。雖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爲物之所移。而其愚遂至於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遠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爲憂。其旣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爲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于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爲淵明。而爲吾固道之欣慕歟。固道少以功名自喜。爲人英偉。笑語軒然。視世間小兒。皆欲臥之百尺樓下。今雖老矣。借不得坐籌帷幄。如張子房。猶當據鞍矍鑠。爲馬伏波。顧卷藏豪氣于數畝之宮。蕭散於茂林脩竹之下。放懷于詩酒之間。了然知身外之物。無秋毫可戀著者。故隨其遇樂之。略無留吝之意。而其樂至於不可勝計。非有得於淵明者。能如是乎。固道名望之族。今爲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尙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將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

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在先生謂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蘆榛蕪。搜奇選勝。自放于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鈞鉞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溯瀟水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黃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數所角切。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鈞鉞潭。南澗。朝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爲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于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音烟。燕公張說。許公蘇頌。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于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

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爲僂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爲亭。面愚溪之口。有羣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以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爲而不可玩哉。余少迂疎狷介。自知于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羣。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於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于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于胸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



也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于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爲德興汪氏種德堂記

天可必乎？跖也而壽，回也而夭，慶封也而富，原憲也而貧，天不可必乎？臧孫賢而有後，鄧攸忍而無子，仲尼匹夫而世祀，龐公耕者而子孫安，故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常疑天以爲不可知者，皆指未定言之也。然君子亦豈屑屑然常置盛衰興廢于其胸中哉？知修吾身以待其定而已。胡不以種木觀之乎？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蘖耳。所謂蔽日月，擾雲霓者，固已萌乎其中。如使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牛羊踐之，斧斤伐之，夫豈有木也哉？此以人勝天也。苟吾有以封殖之，潤澤之，養之以風霜之堅，待之以歲月之久，順其取受于天者，而條達暢茂之，則蔽日月，擾雲霓者，有時而至矣。非天定勝人而何？汪氏世家新安，當唐末五季干戈紛擾之時，衣冠散處諸邑，之大川長谷間，率皆卽深而潛，依險而居。迨宋興百年，無不安土樂生。於是豪傑始相與出耕，而各長雄其地，以力田課僮僕，以詩書訓子弟，以孝謹保墳墓，以信義服鄉閭，室廬相望爲聞家。子孫取高科，登顯仕者，無世無之。而汪氏尤其章章者也。汪氏之居石田者，數世皆有隱德，而訓子弟尤力。石田之先君子嘗撫其子弟而歎曰：吾不愧於天，而無以見世矣。天其或者將使汝曹大吾家乎？乃築堂於其居之東，偏名之以種德。曰：此吾所以志也。未幾，果有乘駟馬高車而歸者，里人以爲榮。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

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至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石田南臨大谿，去江百餘里。而山水清奧，非秀民接踵而出，不足以當之。今汪氏其爲王氏乎？種德之報，未易量也。汪氏之子逮，字及之，能世其家者，求余文爲記。於是乎書。



# 浮溪集卷二十

## 碑

### 信州二堂碑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爲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清溪民阻山爲暴吏不時制寢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爲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卽斥金帛募士增陴浚隍修戰鬪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瀾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逼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爲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戮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巖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爲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爲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旣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棖益斂人爲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

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僞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爲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賊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舉舜。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爲衢州。君與王侯。旣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藻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于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于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爲吏者。方狃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爲。巽儒譁張。爭爲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願以爲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誠以信于江南爲四塞地。使猖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闕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惟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于橫流奔湧之中。扼其吭。答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爲重。則君之建立爲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旣二年。而鰥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爲政知所先後。而功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爲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狃于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螻蟻。敢仇王師。

帝顧在列。孰予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於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勳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褒。在列威啓。信爲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惟昔首孽。衆爲不聞。曰此獬者。吾疆懼紛。迺理隍壁。迺褻選鋒。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塵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鄰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兪哉。惟汝予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問於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爲父師。毋或去我。阡於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仇。仇音勤。十一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爲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爲毛友作

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萬壽宮。鎮江府以金華龍遊寺改建。如詔書。越明年。館御旣嚴。像設旣新。學徒勸趨。雲委川至。聲聞京師。於是上親書殿閣等名。十以賜。又明年。臣某領府事。上曰。神霄宮成。當書汝某其書之。臣謹稽圖牒及道藏書。金山始爲浮玉山。言自玉京諸峯浮而至者。後有卽山以居。而得金于水涯者。易今名。父老相傳。先唐時嘗爲龍游觀。已而爲浮圖氏所有者。幾二百年。金華陽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名於載籍者。尙多有之。金山其一也。蓋其前臨滄海。卻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爲際。風濤潮汐。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環其左右。攬數州之秀于俯仰之間。而下蟠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奧區。古今勝處也。則高真所庭。逸士所廬。天閻地藏。餘千百年。一朝歸然。爲海內琳宮之冠者。夫豈

無待。臣仰惟皇帝陛下。繇神霄玉清之地。撫炎精累洽之運。凡意所屬。天必從之。方且恭承祕訓。與旣墜之緒。滌源培本。合道德而一之。以幸天下。其神機所運。雖兩儀二氣。曾不外吾挈提把握。則名山大川。東放嶠夷。西屬崑崙。南極丹淵。北連窮髮者。特其融結之一。矧茲山當吳楚之衝。去京師二千里而近。在吾願盼之地。是宜清光一屬。而土木耽耽。金碧差差。雄視東南。與天無極。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后。奔走率職。惟恐其後。故華榜旣揭。天宇澄穆。鶴翔其空。沈符之晨。水波不興。赤龍自獻。世徒咨嗟太息。以爲瓌奇詭異之觀。殊不知天人精禋。昭合沖融。超出形象者。迺其餘事。故臣嘗論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說。望殊庭於彷彿者。未嘗不自以爲得與神明交也。彼不過涉其徑庭。味其糟粕。區區于巫祝之小技。禳祥之末節而已。亦嘗以神霄帝君之事告之者乎。於戲盛哉。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兆於變化。出應帝王。明道闡教。爲生民福者。上一人而已。何以言之。世傳得道而應世者。莫盛於黃帝。遊赤水則遺其元珠。訪具茨則迷于大隗。蓋黃帝自區域而企天遊。故納山川於車馬之間而不足。上由霄極而持世教。故用山川于几席之上而有餘。則臣以爲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上一人而已者。豈爲過哉。上敕漕臣詹度。總視工事。始于政和七年之秋。而成于明年之夏。凡爲殿三。曰長生。曰青華。曰黃籙。爲臺二。曰寶華。曰堯笈。爲閣二。曰龍游。曰經。又爲泰定庵。命太素大夫黃澄居之。澄學道茅山五十餘年。流輩推重。上以金山爲天下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澄。臣幸得以薄技。待罪從班。適守茲土。事成而書。臣之職也。敢以菲陋爲辭。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帝膺寶訓。臨九躋。萬靈祇衛。來三天。真人下執樞中權。凝旒不動。堪輿旋。閔茲頽俗。劫屢遷。鍊形蛻骨。誰非僊。津興妙教。窮海埏。叢霄相望。清都連。偉哉浮玉。當大川。地維四絕。中巍然。世氛不及。環以泉。吳峯楚嶠。輸風煙。天穹地博。棲萬椽。宛如龍漢。初開年。帝揮寶墨。題其巔。神光下燭。陽侯淵。金符玉簡。功用全。蛟龍警栗。江神虔。驚濤引伏。雲海鮮。回翔縞羽。登蜿蜒。霞光星燭。其數千。乘光日覲。虛皇前。坐令下上。倅高圓。焉知帝力。施無邊。下臣作頌。鑿蒼堅。不磨要與茲山傳。

## 傳

### 郭永傳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繆爲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斂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爲常。縣禱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逆。永械致之府。府爲并他縣追還。於是府檄及部使者文移。有不利于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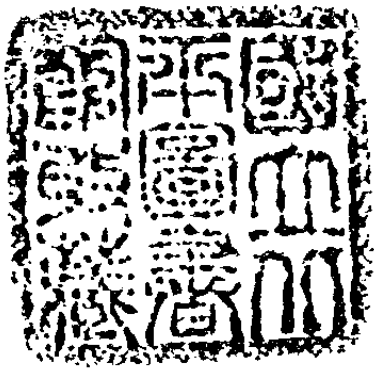


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遑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旣去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決永，吏有不能辦者，私相斬曰：爾非郭司錄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目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曰：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尙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輩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歲大寒，城池皆冰，敵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敵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臣張益謙相犄角，永得檄大喜。卽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束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敵來歸，敵亦畏之，不敢動。遠近宴然，居無何，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瑒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爲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

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瞧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敵曰。城破始降。何也。雜然以永不從爲辭。敵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敵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尙奚問。敵見永狀貌魁傑。且威聞其賢。乃自爲好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噴目唾罵曰。無知醜類。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敵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絕。敵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塾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敵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卽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皆相向慟哭。敵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古通今。得錢卽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爲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揜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爲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咨嗟獎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充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慙。靖康冬。敵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始勉強一餐。其忠隨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於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爲永道也。紹興

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皆拘犖章句之徒謂名節爲非所急士之精銳銷奠盡矣一旦爲敵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捧頭鼠竄或甘心污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徇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爲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爲無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猷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敵不屈無如永者故掇永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永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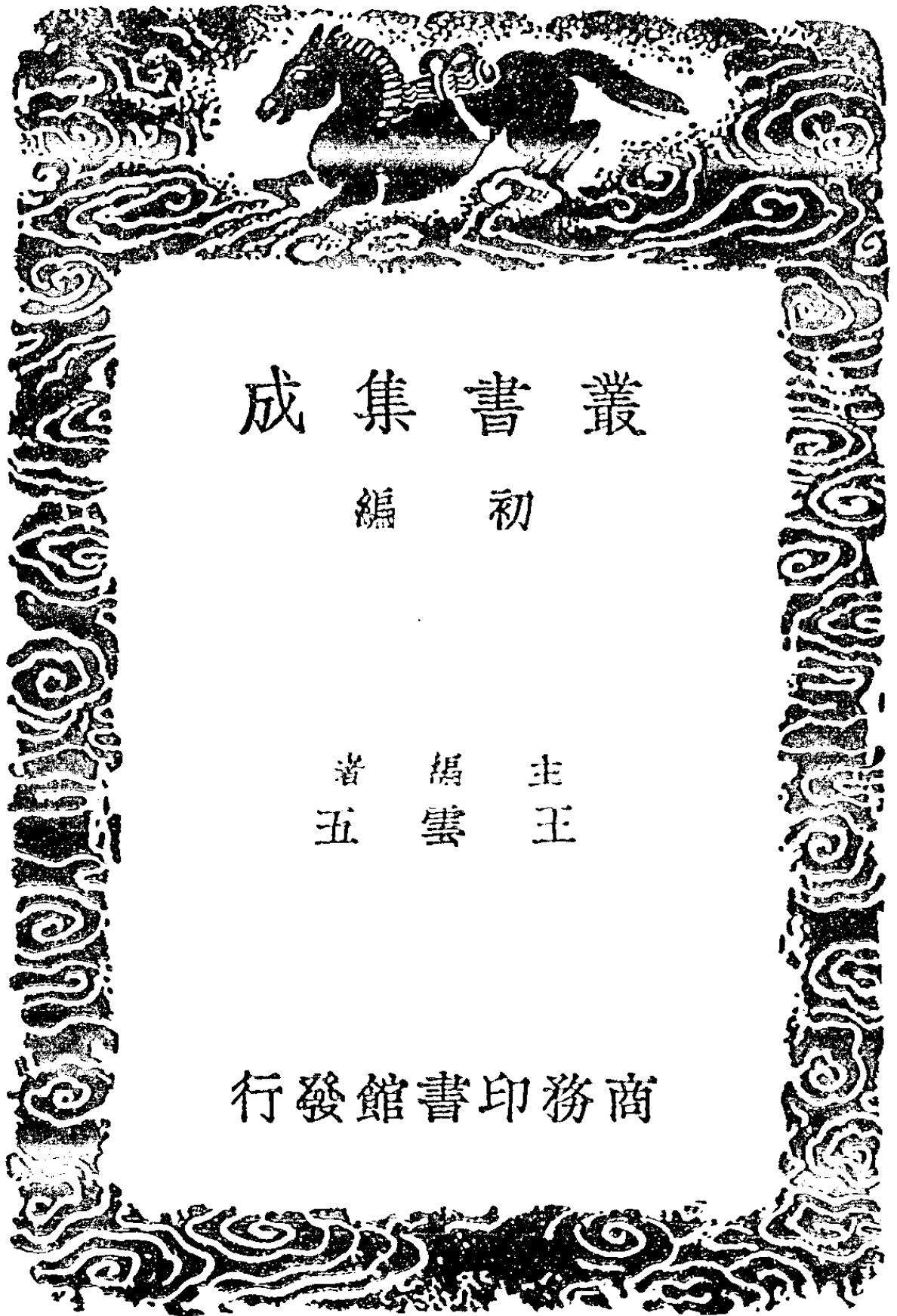




959

浮溪集附拾遺

三



成集書叢

編初

著 楊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浮 溪 集  
附 拾 遺  
(三)



汪 藻 撰

浮溪集卷二十一

銘

永州太平寺鐘銘

起空寂中。無閒斷者。非雷非霆。一剎那間。徧滿大千。非聲非形。以悉檀成。以慈悲撞。以歡喜聽。從無始來。如暝而寤。如醉而醒。九疑之西。瀟湘之會。梵釋之庭。紹興庚午。春再浹辰。散吏是銘。

歛硯銘

非端溪溫潤而漪文。非銅雀斷殘而古色。出吾州虹貫之巖。資爾輩筆耕之澤。

向瀉刷絲硯銘

龍尾石。南唐物。匠何年。斲山骨。繭出盆。文不沒。濡君毫。為黼黻。

琴研銘

無琴之絃。有書之用。臥北窻而以此消憂。與淵明兮同夢。

懷璧硯銘

圓其外而不陵物。有似乎佳公子。瑩其中而不露才。有似乎古騷人。汝以此行世。以此發身。夫謂之席上。

浮溪集 卷二十一 銘

二三一



083  
114  
21960



之珍。

王氏種德齋銘

大梁深根。武陵清樾。風露華滋。山川秀發。我觀王侯。好德若渴。百年栽培。遲以歲月。坐令干霄。起自毫末。人如甘棠。誰敢翦伐。子孫蟬聯。晚始條達。先翁所書。千載不沒。

葉抗硯銘

縝栗而溫。直方而厚。作于貧夫。竭澤之前。得於元老。著書之後。是爲君家文字之祥。與立言者同乎不朽。璞而潛也。居萬仞之淵。器而用也。吐六經之言。汝師其潛。資其用。則名也。與此硯長存。

愴箕硯銘

美哉下巖之石。得乎中興之年。續文章於六一。東坡之後。追議論於嘉祐。治平之前。嗚呼。汝能然。則無負此硯矣。

熊叔雅硯銘

禹鑿餘。韜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斲爲泓。攜北南。毛褚。陳其友。三出瑯。辭與古參。

董天任硯銘

圓其中。蒼壁櫛。窳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輶。爲臞仙。零寶唾。

悟硯銘

其澤也。取之不竭。其堅也。磨而不磷。其端方足以鎮物。其文理足以發身。學者比德于此。是爲席上之珍。  
莊德邁硯銘

斲茲山骨。以發天液。穀理漪文。金聲爲質。楮松競爽。待子而一。遣瑞君家。漢廷給筆。

恪硯銘

書墨言。忠佞筆。百世不磨。由此出。臨泓當思擇其術。

贊

吳國太夫人贊

寶文閣直學士賈讜母吳國太夫人王氏者。秦王審琦五世孫。而顯恭皇后之姑也。精修樂施。終身如一日。建炎二年。隨讜至金陵。薨焉。菽於城北正覺寺。會有司以其地爲元懿太子墳塋。讜欲舉夫人葬零陵。不可。紹興十五年。始得請。啓菽棺。衾腐敗。巾屨杯圈。觸之埃散。獨夫人面如生。肩而下。異蔓覆之。若銖衣。及易棺衾。香聞數十步。金陵傾國都而出。焚香作禮曰。善哉。非夫人願力所成不及此。於是藻爲之贊曰。夫人生王家。具足諸福。慧珍寶千百億。視之如微塵。傾以飯伊蒲。了無留吝色。用檀波羅蜜。精進終其身。窈于給孤園。經十八寒暑。彼物皆朽壤。而吾面如生。爪眉齒髮膚。以至脂澤等。光潤柔輒相。與生亦無殊。寶花綉繆之。芬馥世希有。坐遣諸草木。悉成梅檀林。云何劫灰餘。有此殊勝事。誰非幻泡影。獨現金剛身。

一時生信心。見者及聞者。極無邊無量。數等恒河沙。由茲證菩提。是名爲說法。

僧可宗爲胡尉唐卿畫枯木怪石圖爲之贊

有巉其石。匪雨露而常澤。起臥兮欲立。有楫者楮。匪條葉而中腴。回旣槁兮復蘇。高巖無伴。誰與居。旁有疎篁鬱相扶。定知畫史貌不如。彼上人者詩之餘。

## 祭文

### 祭河文

惟神以海爲宗。主百穀也。霧覆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爲陰陽。戾盈縮也。冰澌旣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爲頻蹙也。貍貅萬屯。懼枵腹也。神甯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尙驅雲師。旣霑足也。緊邦是圖。匪私瀆也。

### 祭張徽猷文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提宮徽猷張公之靈。曰。公出西蜀。大儒大家。逢時中興。大振厥華。幹國利器。深藏莫邪。揚於丹墀。天子嘆嗟。進直延閣。恩光日加。西清近班。唾手可掣。一日去國。君門遂賒。甘心外庸。兩

郡拜嘉吏畏民愛聲聞邇遐惟公有常不陋不奢晚復靜退紬書五車一云至即豐稔邦人所誇晚塗就  
閒兩部聽蛙商略中古其書五車珪璋粹溫無可摘瑕游戲翰墨如錐畫沙叢林飽參諸障莫遮心法照  
了談餘雨花中年養生彊健靡他云何鷗飛庚子日斜重到舊治歲方及瓜士林宗師誰借齒牙行哭相  
弔堂空絳紗藻久叨游從敢竝等差一觴永訣哀豈有涯尙饗

### 祭薛大資文

嗚呼惟公道學得之鍾山如郢堊鼻揮斤者般坐振聲譽雷驚瀑湫帝顧駟駿宜歸廡閑首付言責繩愆  
督姦旋寘臺閣期翔兩班學省詞禁英髦所寔公一揚歷陳言悉刪遂秉大政嘉謀必關功在宗社澤流  
寡解爲時元老二十年間身被三組腰圍九鑲榮寵雖極視猶觸蠻藻也晚學驕窮鈍頑當路熟視云誰  
肯拔公獨與進爲之解顏曰此孤秀擢於秦管極力推輓卒辭伏跽歲在丙午威弧始彎天子南狩朝廷  
孔艱公實舊德人期賜環顧歛英氣蘋洲蓼灣詩酒陶寫漁樵往還許國心壯憂時鬢斑猥辱茲土日虞  
曠療公屈小權來臨市圓燕笑未幾遺言已頽壽且八十人猶公慳望匱百里無緣往攀一尊馳辭詞訖  
涕濟尙饗

### 祭族叔承議文

嗟惟我公全德自名酬酢萬事一專以誠魏有東郭唐有魯山千載相望與公爲三世人雄夸藻藉琮璧  
外雖粲然中滿瑕譎公獨樸茂不爲琢彫經術自奮通班漢朝世人紛爭步設機穽術窮數殫遠復相勝

公惟誠至。不爲巧熾。兩位劇邑。豺狼化之。文爲人師。行爲人則。凡人所趨。無一能惑。坐禦浮薄。如隄捍川。天胡不留。使至百年。公于死生。視若泡影。伊人則憂。風俗誰正。吾宗之幸。家有德人。况蒙公知。愛與子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寓辭寫哀。非公誰慟。尙饗。

### 書劄

#### 上宰執乞道君還闕劄子

藻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爲家。願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預焉。古之言孝如舜者。非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爲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于扶顛持危之計。爲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闕。爲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爲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

擾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爲人主能以下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惶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爲名。未聞有請于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捧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爲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爲朝廷尙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藻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惶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旣藻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藉藉。以南幸爲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鷄犬。蕭然一空。爲之寒心者數日。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購買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勅紛然。轉易守令。遷官錫服。略無虛日矣。如唐恪。翁彥國。帥也。惑於誥命。竝行。而莫知所守矣。嗜利苟得者。千請行宮。其沸如市。不復知有朝廷矣。朱勗。糞除其家。率斂州縣。爲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于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洶洶。遂以爲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嘗極矣。幸天子儆戒。曠然大變。眞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坐薪嘗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維新之望矣。今敵尙未在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人何望耶。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民。將坐見塗炭。而東南和糴指揮。於是廢格。民旣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兵方春以殫死。人人土思。其勢必亂。則上皇豈得高枕而臥耶。藻以爲上皇糠粃天下。褻裳去之。蓋已超

然萬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愛過計者。以羣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平居。猶無顧惜。况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紓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未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于春秋。以龍德爲隘。引周穆王瑤池之故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箝其返。挾此爲姦。駸駸不已。則予我劍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之時。天子果得爲孝乎。今數小人者。斲喪國家。危辱至此。可謂天下之大惡矣。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在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爲今之計。莫若重爲禮。以必上皇之歸。遣現任宰臣。爲奉迎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於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賚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尙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其甚者易之。彼爲姦謀者。旣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旣復。二聖重歡。雖上皇脩然。不復以萬幾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於上。命一于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於是。失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而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于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掃門拜

塵。幸一日之盼睐。竊以爲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旣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揜者。何至爲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耶。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于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趼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爲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峻。則非素侍于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絕意當世。釋事權之撓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竝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屈身伸道者從焉。藻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旣而款賢士之關。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爲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藻以鄙賤之身。莫能預也。迺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爲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耶。然天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故以牖聞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藻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仕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耶。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爲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僞。觀其容而識邪正。致其



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於典謁而自託於無能之辭。以爲贊焉。悚息俟命。不宣。

答吳知錄書

藻啓。知錄吳君足下。得足下名於士大夫間久矣。又聞嘗從徐師川游。願一見之。而彼此拘繫未遂也。張司理來。蒙教并示詩文一編。把玩至于旬時。不能釋手。甚矣足下之文。不牽乎流俗之好也。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爲一家。而與六經訓詁之學分。譬均之飲食。經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沖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爲無補于養生。皆廢而不用。則加籩陪鼎。殺蒸折俎。不當設於先王燕饗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爲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門。其誰不服膺斂衽。奈何朝夕估畢者。類皆掇取前人咳唾之餘。熟爛繁蕪。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斥八珍不御。而以饅腐之糜彊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爲人出而哇之也。則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謂讀書作文爲妨道。皆絕而不爲。今有人於此。終日不食。其腹枵然。捫以示人。曰。吾將輕舉矣。其可信乎。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萬萬。議之者非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才高識明。既卑去場屋舉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哉。在乎加之意而已。藻少時蓋嘗疲精于科舉之文。頗隨人後者。非吾之所學也。頗欲求所以自得者。

于文見之。而年爲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旣得罪屏居。則又欲捐書焚硯。不復爲文。嗚呼。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何以屬廢足下之所嗜哉。來命祗辱。歲晚漸寒。千萬爲斯文自重。不宣。

### 乞祠與宰相書

伏以秋雨新涼。恭惟某官。德業光大。百神扶相。鈞候起居萬福。藻前此每僭易以手劄申稟。伏蒙謙尊。渚賜垂報。皆出親筆。下情感荷之餘。悚懼無量。今者復有誠懇。不避煩瀆。敢以控告。伏念藻。叨冒過分。最爲無補。相公所以矜念獎予特厚。訖免罪戾。使得承乏輔郡。知感知幸。言莫能盡。所宜夙夜自竭。布宣朝廷德意。以仰稱恩造。萬一而素苦目疾。到郡以來。文書填委。事緒叢沓。朝夕應接。殆無寢食之暇。心力俱敝。所苦增劇。間或昏花。全不見物。若更疲役不已。日甚一日。必將有不可救藥者。惟人臣之義。盡瘁事國。謂其有益于時。今以如此疾病。而當繁劇之地。職事曠廢。蓋已不少。而疾病又且有加無瘳。反復思慮。義有不敢已者。除已具奏乞宮祠差遣外。伏望某官。惻然垂仁。使遂所請。得免於罪斥。病廢而猶或可自效。他日保全成就之恩。實在于此。藻不勝惶恐候命之至。

又

拜遠將復朞月。不勝瞻仰之勤。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春晚晴和。恭惟燕居餘暇。百神協相。台候萬福。藻比留無錫三月餘。所苦雖稍減。而力乏氣促。腰膝酸軟。左臂隱痛。稍稍勞動。卽疲倦不能支。吾目昏以醫家用藥。或溫或涼。莫知適從。遂一切不用。終日瞑坐。時用白湯沃洗。亦稍復明。而不免觀書及稍食酒麵。又

塗中有奔走應接之勞。復覺昏眊。伏蒙軫念。親見醫師。又專人送藥。佩服至意。言不能喻。謹當一意用之。更看增減如何。續得具稟。病軀本未堪遠適。又以乘此春和。且勉彊扶持歸鄉。今已至富陽也。孤子之迹。數月之間。窺伺中傷者。無所不有。如張淵其尤甚者。平日雖自處門弟子之列。然向知其非佳士。未嘗敢有所薦引。丞相當尙記憶淵。自謂必作諫官。輒以疏草示人。謂有以怙權挾勢而方命者。爲福唐。有以高談闊論而立異者。爲平江。皆當誅戮。以警其餘。又因對謂宰執侍從之去。不可令作州郡。蓋往往挾勢妄作。監司莫敢誰何。其言又頗波及史丞相。蓋在會稽時。史待之如常故也。近日報狀。當自見之。其他縷縷。非易具陳。聞所居僻左。去城頗遠。耳根眼界。清靜無事。自足爲樂。所得多矣。今藻亦且潛伏隱奧。與外物相忘。而其不能無望者。幸時寄聲。以慰拳拳耳。近得張欽夫北關書云。欲到吳興少留。卻泛江歸長沙。聞十三夜批出。次日宣麻。鄭藻除開府儀同也。王公明病甚。傳聞頗不佳。劉子駒僅免轉徙。亦未知能不芥蒂否。甚可念也。副端攻韓。至五章未行。求去復不允。諫省亦助之。未知竟如何。張松起寨屋。初遣內侍視之。又遣李顯忠。皆以爲不可用。故遂得祠也。呂伯恭以謁告歸婺州。朝論欲以太常博士處之。恐有未知者。故輒見之。伏幸裁炤。

回提刑吳祕丞

比辰甘霖洊至。苗稼勃興。恭惟英蕩所臨。貪頑丕聳。民情悅懌。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藻竊伏田間。晝不聞擊柝之召。夜不聞犬吠之驚。如二天之在上。甯不知德。粵從故歲一箋後。雖審聞課三輔之最。正六

條之察。爲度成賀。竟不能以一字自見。我心匪石。夫豈忘之。浮陽非嘉魚。道旁多苦李。竊意觀人之法類。于是雖嘗展紙濡墨。輒復自沮。使心耿耿。惟謹瞻依。有來命价。復墜寶絨。重之以腆貺。紙札極文房之選。果羞兼山海之珍。精縑煥然。可翫可寶。而杖頭得錢。又可供千日之醉。藻平生何能得此于他人。亦何敢受此於他人。祇拜以還。感知己之異。且愧稱塞之難也。浙俗之弊。妖黨縱橫。藻頃在會稽。嘗獲某大首以屬李夢文。夢文不惟不究治。又掩復之。今猶使人悶悶。近者傳文使臺。竟沈三之獄。視昔丘端明姚八之事。更覺光明俊偉。使人聞之。喜欲起舞。藻僭欲一見臺府。施行次第。以快心目。或私識之。使盛美不刊。來者有攷。得不靳一指麾之力。使一二小史錄示大略。幸甚。微聞簡注彌深。召還在近。推其所以行之幾甸者。行之朝廷。使羣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此海內有識所共仰望者。勉之而已。餘須伺候成命之頒。嗣修稟瀆。



# 浮溪集卷二十一

啓

上常州錢舍人啓

擁篲踵門。願陪几杖。飄蓬傍路。自遠旌麾。雖呻吟環堵之間。每夢寐一廛之託。伏念藻零丁蹤跡。踳蹬年華。生而蚤愚。罔識古人之大體。熟于憂患。最爲天下之窮民。耕獵遺編。箕裘素業。樞衣槐市。空遐想于四科。解褐楓宸。偶末塵于一第。持老攜幼。寃後跋前。分將沒齒于窮閭。復見千齡之盛旦。風雲際會。天日清明。趙北燕南。邊障無曩時之警。吳頭楚尾。客途獲終歲之安。矯首泥塗。傾心陶冶。去行都之幾期。乘便郡之副車。澤國多閒。寧嘆折腰之爲米。書生薄命。還成捩手而覆羹。遽觸禍機。自投憲網。畫地爲牢。而刻木爲吏。念深文之奈何。斲雕爲樸。而破觚爲圓。逢寬恩之若此。如天覆幬。不汝瑕疵。雖寂寞巖扉。隔鴛鴻于朝列。而從容香火。隨雞犬于仙家。恍若再生。起于九死。惟是終身萍梗。欠揚子之一區。故里荆榛。荒陶令之三徑。茲徘徊而待次。荷曲折以推慈。假以輝光。拯于溝壑。迺容無事而食。是謂不貲之恩。恭惟某官。篇翰六經。聲華四海。辟水膠庠之望。石渠金馬之英。鳳凰景星。偉矣當時之瑞。泰山北斗。蔚爲後學之宗。藹是清芬。揚于要路。翺翔三館。領袖諸儒。春秋禮樂。而冬夏詩書。夙贊宗藩之善。朝夕論思。而日月獻納。深

翰帝辰之忠。卓然兼文武之資。輔以貫天人之學。南北朝之交好。遠觀仗節之行。內外制之迭居。妙著演綸之譽。吏腕幾脫。而筆力愈健。人睹爭先。而紙價頓高。敢謂守符。尙淹政路。民謠具在。咸欲朱轡皂蓋之留。帝眷方深。終慶赤舄袞衣之拜。有如此麼。辱在提攜。憐其滴淚到泉。新羅失子之戚。使之乞漿得酒。真逢在酉之年。慰滿心懷。矜誇等輩。升堂未入于室。自恨平生。假館願留于門。庶從今日。感悚欲叙。鄙語莫宣。

上沈宰啓

擊柝相聞。稔聲猷之自昔。及瓜而代。念瞻晤之可期。誰云授受之偶同。自幸衰遲而得此。夤緣有自。欣躍無涯。恭惟某官。體備中和。心存愷悌。浩然不撓。其養氣也。大而剛。恢乎有容。故待人也。輕以約。早彰英于仕路。已馳譽于清時。謂亟踐于高華。乃尙淹于撫字。豈將自致雲霄之上。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茂業。恨平日差池于半面。無一介左右之先容。爲貧姑飽于糟醕。代匱偶先于糠粃。深慙倚玉。所冀包荒。藏垢匿瑕。庶自今而知免。瞻前顧後。愧無政以告新。

永州上宰相陳情啓

遐徵省愆。屢優游而卒歲。久生成贅。終疾痛以呼天。夙蒙知己之恩。敢布休骸之請。伏念藻。偶陪多士。獲齒周行。永祐龍飛。早賜臚傳之第。建炎嶽狩。首爲扈從之臣。蒙親擢于稠人。幾徧誇于清貫。專司宸綽。遂直禁林。西清聯三品之班。南國領六州之寄。升高指頂。知難久于英躔。撻埴索塗。果自投于憲網。言章繼

上威命趣行。望丘墓以長辭。挈囊衣而過邁。三湖五嶺。問程知在于天涯。一女二男。哭別相持于道側。勉策四肢之憊。殆更兩月之餘。僅存桑榆。獲禦魍魎。劍拄頤而冒寵。一旦纍然。箭貫耳以懼威。五年居此。湘水有飛鵝之集舍。衡陽無過雁之傳書。驚骨肉之凋殘。歎親朋之杜絕。加以甫里百弓之別墅。歲與江通。善和千卷之賜書。日爲魚蠹。幸洪鈞之未棄。明朽質之無他。冥諸善地。而免瘴癘之侵。續以奉祠。而紓飢寒之急。然齒衰病至。福過裁生。徒將數子以落南。未見一人之豐下。深懼先塋之不返。欲持孤骨以安歸。故雖游易于炎涼。曾不暫忘于朝夕。歷歷數還家之行店。漂漂羨歸土之偶人。伏望某官。旣成萬世之王功。俯及一時之士類。省三千里門牆之舊物。憐五十年學校之諸生。適當引年之期。許爲歸老之計。附之密啓。賜以生還。稍刊刑部之章。使拭逐臣之淚。錮人聖世。宜大君子之興哀。學稼老農。或小丈夫之得請。冒輸微懇。仰叩深仁。

任平江教授日與交代啓

薄采魯侯之芹藻。行途終更久荒陶令之田園。第思引去。豈謂除書之下。重喜故人之來。某官天地鍾和。山里毓秀。躬行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潛心聖人。學不厭而誨不倦。雅志忍達于膝下。英聲自滿于寰中。方諸儒竝列于瀛洲。豈一士獨淹于泮水。蓋將自致雲霄之路。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遠業。尙憶異時之半面。本無一介之先容。爲貧始戀于稻梁。代匱偶先于糠粃。念素殮于此。門前之雀可羅。然青衿望公。戶外之屨將滿。徒此心之懷舊。將何說以告新。榮愧交并。晤言可待。



代宜興宰通交代啓

湖山信美。每虞製錦之傷。田園將蕪。惟幸及瓜而代。與茲闔境。共竝行旌。某官拔萃諸儒。逢源六籍。凜端亮不回之操。粲深醕甚盛之文。擢殊第于早年。袞袞大庭之對。試長材于劇邑。洋洋載路之謠。謂宜雍容以參鴛鷺之行。庶幾遇合而暢夔龍之業。敢云鵬翼。尙屈鵝州。山色溪光。可樂簿書之暇。人情物態。尤無獄訟之繁。以衰遲尙尸素其間。惟高明可笑談而辦。正恐金馬玉堂之趣。召不容銅章墨綬之久淹。某空戀稻梁。偶先糠粃。碌碌非撥繁之手。駸駸迫更戍之期。雖地方一同。不減古子男之國。惟政乏三異。亟須新令尹之賢。胷臆所藏。語言可盡。願肇更于歲籥。宜茂擁于春祺。尙謹節宣。卽新渙渥。

代沈宰上交代啓

望三舍之門牆。未快登龍之便。綰一同之章綬。遂叨附驥之榮。願幸會之居多。罄忻愉而莫盡。恭惟某官搢紳領袖。宗廟盤彝。注壑飛流。詞源莫禦。批郤導窾。游刃有餘。未親龍袞于九霄。姑試牛刀于百里。頃聞北騎入犯。淮堦猶能于流離顛沛之中。有以盡還定安集之力。已上三年之最。佇聽一札之褒。副膺持橐之除。永贊垂裳之治。某棲遲末路。樸檄微材。載瞻冰玉之前。祗愧瓦礫之後。深惟愚陋。獲繼賢大夫之風。尙幾仁私。或告新令尹之政。

徐太宰宅求婚啓

伏以夫婦有經。周禮莫嚴于判合。婚姻尙族。衛詩偏叙于宗親。輒忘憑藉之微。仰恃游從之舊。某第幾姪。

某從師有日。授室及時。伏承賢姪女第幾小娘子。相胄高華。姆儀嫺習。幸聞名于下執。許徼福于先公。門地非伴。雖培塿本無于松柏。宗祊有慶。庶澗溪共采于蘋蘩。有少定儀。具如別錄。

### 回館職啓

伏審光奉詔除。進登冊府。得人之慶。有職所同。竊惟本朝之興。尤高延閣之選。學者獲殫于所見。異人皆出于此塗。自書厄于五胡。忽時更于再閏。簡編掃地。鉛槧無人。逮修久廢之官。首得非常之士。伏以學士身兼數器。少有軼材。當思皇多士之時。擅博極羣書之譽。攷聖人之學。蓋將援古以證今。條當世之宜。無不會文而切理。奏篇上達。褒紉中頌。擢處羣英之先。俾求中秘之逸。未遑馳問。首辱滕牋。悚荷兼深。敷陳罔既。

### 回婁解元啓

曳樞初來于樂土。未厭浮家。擊鮮數溷于釣徒。方虞逐客。忽迂都騎。仍枉華牋。殆傳聽之誤耶。何衰遲之得此。大孝秘書。詞傾三峽。學富九丘。早拔萃于士林。獨擷英于聖域。嶷然鄭公之器。大賢後而秀骨清。審矣孟子之言。胷中正而眸子瞭。以由義居仁爲日用。以博聞彊識先且評。金壁連城。名駒千里。履方屨者。淹該奚止于地形。見素冠兮。愛慕迴隆于天性。略其衆毀。賁此窮途。雖風誼疊疊而起予。恐姍笑駸駸而及子。惟古人之論文也。貴乎適用。非專爲雕篆之華。且君子之擇交也。要在知心。乃能持金石之久。儻因暇日。款揖清風。簡編求聖賢之言。形迹略世俗之禮。傾困倒廩。雖慙平昔之淺聞。戛玉鏘金。敢聆吾子之

妙句慰桑榆之景暮。陪松栢于歲寒。良所願焉。甚大惠也。屬分襟之不日。悵促膝之未期。

回霍解元啓

高蓋踵門。長綫銜袖。惠然及我。何夜光明月之暗投。惜哉如公。直白雪陽春之寡和。展觀無斃。佩服爲深。秘校先輩。敏事慎言。居今行古。渾無瑕謫。不琢見玉之良。會有亨逢。晚成斯器之大。思覃黃卷。業授青衿。雖簞瓢之樂未央。念弓旌之招何暮。誰知不鄙。慰此無聊。辱爾云云。所謂借聽于聾。求道于盲者。願方喘喘。無乃稠載而往。垂橐而歸乎。意渥難酬。詞繁徒贅。尙款承于顏色。乃少布于腹心。

回章解元啓

攜挈卜室。流浪少休。抱疴掩關。游從益落。袖雄文而過我。佩高誼之如公。秘校先輩。行藹且評。詞高秋賦。風搏萬里。宜雲翼之高翔。筆掃千軍。何霜蹄之暫蹶。雖殊乖于素望。顧未害于遠圖。方提要鉤元而觀未見之書。益黜浮崇雅而爲有用之學。謙謙下問。無慙文子之爲文。挺挺祖風。行驗相門之有相。頃緣客路。嘗造賓墀。倒指遽七閏餘。逮公閱三世矣。賢父兄故樂有也。凜遺範之冥存。過子弟猶將禮焉。祭長牋之誤辱。良勤把玩。未款披承。果不厭于衡茅。尙時迂于軒騎。

答黃解元啓其父醫有聲

支枕呻吟。辱康子萬金之藥。盈編璀璨。對阿戎尺素之書。因語平時之友朋。併荷公家之父子。秘書先輩。學知根柢。詞達淵源。萬卷讀書。下筆欲窺于子美。乙科射策。明經無過于稚圭。從先生長者之遊。多往行

前言之識。爲其服。有其道。素聞舉國之多儒。誦其詩。讀其書。不止一鄉之善士。方韜藏于賢業。會亨發于聖時。綵服餘閒。青春未艾。文章少日。前追江夏之無雙。風采他時。增耀潁川之第一。振家聲而遠紹。慰士論之素期。俯念飄蓬。曾未傾蓋。墜瓊琚之嘉貺。採箕斗之虛名。感愧盈襟。珍藏數襲。樂鸚以鍾而載。懸以馬。滋眩視以瞿然。求道于旨。而借聽于聾。殆勞謙之過矣。至若雕蟲之少作。尤慙畫虎之不成。悟鼠腊之非珍。敢云銜鬻。棄雞肋而何惜。久已散亡。儻有斷編殘簡之存。所願傾困倒廩而進。尙須會面。相與論心。

### 答梁丹林啓

伏審顯膺詔旨。榮領仙都。暫違日月之光。歸憩烟霞之境。琅函在手。羽衆傾心。竊以知觀鑒義丹林。寓跡區中。凝神物表。仙風道骨。早參姑射之游。聖諦真詮。盡發鍾山之秘。出應清朝之選。爰超紫府之資。厭直凝嚴。思游汗漫。帝念叢霄之舊。人榮故里之歸。丁令重來。嘆遼海千年之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方喜聞風。遽蒙枉問。孰謂仙官之秩。未忘世俗之書。氣候已佳。襟懷增勝。冀精加于保鍊。卽歸侍于清閒。

### 回孫知縣啓

卜室他鄉。聊藉湖山之勝。嚮風平日。欣聞車騎之來。顧隻影之誰憐。荷雙緘之獨與。某官早推國器。遠有家風。聲名列士君子之先。閱閱蓋賢大夫之後。玉堂金馬。宜登清禁之班。墨綬銅章。尙屈近畿之邑。惟芸閣螭坳。猶多虛位。願下蒼苔綠。豈足留公。藻兩鬢霜如。百念灰矣。徒喜浙西之道院。能來海內之勝流。明月清風。正賴高人之領略。泛家浮宅。當容倦客之夷猶。不盡感悚。猶須會面。

代人回知縣啓

鳴琴而治。登聞載路之謠。執贄而前。坐引崇墉之望。俯憐么麼。正藉旣幪。伏惟某官。氣養至剛。學深自得。躬行君子之愷悌。獨推天下之中庸。金馬玉堂。宜列甘泉之法。從銅章墨綬。尙淹淮海之偏隅。處身視前。哲而無慚。臨事爲衆人所不敢。誰爲推轂。復此下車。斷無製錦之傷。祇念賜環之晚。然彪之抗疏。素傳近畿佳邑之稱。而稚川風流。寧無江左絕倫之士。政暫資于雅望。用復振于前聞。某樗櫟凡材。箕裘末緒。雖十倍智愚之相遠。念百年鄉社之偶同。指日可期。遂際魯山之眉宇。聞風自幸。欲呼孫寶之比鄰。智莫贊于規模。誓不忘于鞭策。倍深欣躍。罔罄敷陳。

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啓

竊以服膺有日。識面無絲。技拙汗流。昔固慚于巧匠。年衰氣索。今復見于大巫。未居千騎之上頭。已拜雙魚之尺素。何愛憐之及此。欲比數而收之。恭惟宮使待制。學洞古今。名垂宇宙。風流自命。欣如晦之得君。談笑多聞。恨平津之未相。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何幸餘生。獲陪勝會。載酒而問奇字。將每過于揚雄。登樓而賦銷憂。願少留于王粲。徂歲無幾。端居有休。願遵六氣以保調。用慰四方之傾慕。

回永州太守孫吏部啓

自收朝蹟。久闊英游。如魯靈光巋然。今誰存者。聞暴公子舊矣。敢望見之。忽傳千騎之來。首拜百函之賜。伏以知府郎中文高當世。氣蓋諸公。珥筆中臺。應郎官之列宿。剖符名郡。分刺史之二天。行聞中詔之頒。

寧埃外庸之訖。退惟屏迹。方託提封。懷長者之憂。雖乖于曩志。弔逐臣之邑。幸遇于賢侯。大旆遙驅。先聲  
藹布。願精加于調護。用深副于傾馳。

回永州太守熊郎中啓

里閭相聞。何止十年之舊。朝班並進。幸成數面之親。泊來作于湘纍。遂莫陪于鄭駟。孰云馮子之掃軌。適  
遇文翁之剖符。伏惟知府郎中。古學精深。天才卓越。嗣章平之世業。大振厥華。決晁董之賢科。屢爲之最。  
碑版流傳于四裔。詞章凌跨于三都。早躋郎選之高。忽領使華之遠。相如入蜀。宣詔旨于蠻夷。夢得還朝。  
寄詩情于草木。未荷從臣之棗。姑乘刺史之轡。甯容坐席之溫。卽有追鋒之召。惟茲衰朽。久矣飄零。生異  
賈生。敢臨流而弔屈。情同王粲。方去國以依劉。念欲馳箋。遠蒙頒教。望旌麾而倍感。窮筆舌以奚殫。

回永州秋試舉人啓

伏審遠借計吏。榮詣太常。詞場推較藝之公。鄉舉有得人之慶。解元才華俊發。學術精深。萬選錢中。氣已  
吞于餘子。三條燭下。名位冠于羣英。猥記衰殘。嘗參耆舊。旣俯臨于蓬華。仍請贊于瓊瑰。悚感兼深。敷宣  
罔旣。



# 浮溪集卷二十三

啓

謝汪灝司成薦舉啓

三年去國。從學官簿領之書。千里推賢。辱宗衮陽秋之字。雖異姓古人之爲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豈非高誼。惟汪氏蟬聯之緒。出軒皇派別之餘。壽等神仙。詞伯有魚龍之號。名聞軍旅。聖人書社稷之功。遙遙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之遠。莫廁崔盧之間。由斗以南。敢自期于一狄。沂江而上。傷不見于他楊。豈期一代之髦英。同繼百年之鼻祖。間生賢德。膺運半千。坐使衰宗。去天尺五。瓜瓞已興于嗣歲。豫章方託于深根。非無他人。未足知己。矧何晏及君公之貴。而謝莊從康樂之游。宜其臭味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斯至矣。職豈常然。如藻者。天與冥頑。人誰料理。但欲陸沈于州縣。未嘗鈎致于聲名。一命江湖。無蚍蜉蟻子之援。窮年書史。有螻蛄鳳凰之嘲。中因俗駕之回。益嘆儒冠之誤。政恐墜緒。安能充宗。敢意門闈。收爲子姓。力推寒士。以報國。且喜當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曷用。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爲多。茲蓋伏遇某官。經術宏深。人倫高妙。青天白日。誰不仰于高明。璞玉渾金。終莫名于器用。出入與賢之省。始終當之之知。付菁莪樂育之權。爲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借之聲光。因知祐甫



之無私。多其親舊。第愛譴薄。難稱生成。藻敢不持此銘心。益堅素節。酬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閱閱之光。

謝胡司業薦舉啓

流落孤蹤。無復中州之望。濶齟薦口。猶存上介之恩。始終極力以推揚。反覆捫心而愧幸。惟寒士喜伸于知己。非大賢難託以終身。如山子之一字拔人。乃能名世。若中行之衆人遇我。何足捐軀。自時既遠于前。聞取士徒資于豪舉。在上者既無成就人材之意。報國者亦忘激昂國士之風。雖云或輓以或推。頗復乍賢而乍佞。刻章交上。誰爲顏跖之是非。回首兩忘。無異越秦之肥瘠。幾以公車之所薦。閔如市道之相求。若再三論而不忘。蓋千百中而未見。德厚如此。人輕謂何。如藻者。生江湖卑薄之鄉。無閭閻蟬聯之緒。名薦書而齒下士。姑以爲貧。裹章服而揖上官。蓋多可笑。行則遇坎。止焉集枯。賁緣簿領之卑。出入門牆之下。願方進遲不及事。何以獲存。賴子將力能吹生。居然知免。自駟駿行而蚊蚋莫附。精金去而瓦礫獨留。翩翩徒隻影之隨。種種悵二毛之及。方憂苦李。朽質誰憐。敢意甘棠。餘陰未改。茲蓋伏遇某官。才堪公輔。望冠時髦。以經術作世程。以人材爲己任。能不能而並取。小成小以弗捐。坐使冥頑。亦蒙料理。藻敢不絕去尋常流俗之陋。恐傷左右知人之明。學而忘憂。死而後已。

謝館職啓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爲郎。席寵則優。語心而愧。嘗謂治非文無以追古。人惟學可以發身。故祖宗闢三館。而侈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圖書爲四部。而詳及于凡將急就之學。于此聚當世能言之。

士使之讀平生未見之書。豈專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簪纓之遠大。然自臺閣興于漢。逮今千二百餘年。令藝文至于隋。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寢更五厄之餘。悠悠真贗之相承。憤憤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赫然珍館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之象。何至下擬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爲榮。或恨資高而不得。如藻者。早緣承學。中幸決科。既翫愚與世以相違。仍憂患迫身而不赦。十載常奇而鮮偶。一官數免以稀遷。比銜恤于江湖。幾捐生于溝壑。間關至此。不自意全。反復思之。有如痛定。尙以閹門之百指。託于謀祿之孤蹤。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得升斗之水斯活矣。敢圖過聽。坐獲優遷。起愁居懾處之中。綴顯秩清資之末。矧昔陪修于盛典。蓋嘗寓直于英躔。劉郎何止于重來。應氏遂榮于三入。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傾萬古。勳塞兩儀。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杜兼房而輔政。初不言功。旣章章事業以無遺。獨汲汲人材之爲意。故隆孤進。不壅上聞。敢不蒐補闕文。討論奇字。惟乘雁去來之何補。誓蠶魚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已負事親之志。爲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除書局謝蔡攸顯謨啓

隨牒南州。坐移再閤。繙書東觀。還並羣英。顧漂泊之地寒。知生成之恩厚。攷前古相承之載籍。惟本朝最遠于提封。作九州箴。揜神禹底平之迹。表萬里道。過開元全盛之時。欲知其貫以同條。要必攷圖而數貢。故前日侍臣之有請。謂聖朝盛典之當新。乃開冊府之廷。大集儒生之類。陳發中秘。網羅異聞。凡山川區域之分。與戶口人民之數。割割并吞之世次。更張沿襲之名稱。皆聚此書。如指諸掌。必才兼倚相。九丘風

士以周知。非學至揚雄。諸國方言之孰正。號稱極選。延致異能。朝備討論。夕躋華要。將託名山之不朽。豈容苦海以兼收。如藻者。結約無奇。歛歛可笑。既師友琢磨之晚。仍憂傷憔悴之餘。頃嘗預于編摩。中旋逢于汰斥。一行作吏。三折知醫。居類委人。心固未嘗忘起。敢圖朽木。時亦及夫向榮。茲蓋伏遇某官。學無不通而高明。氣有所養而剛大。侍言帝幄。聖賢相得益彰。退食家庭。父子自爲知己。居老氏道家之室。纂周書王會之篇。畫野分州。蓋唐虞于斯爲盛。發凡起例。宜游夏不能措辭。何取孤生。亦參能事。敢不益求學涉。無廢師承。庶收下駟之長。少掾東隅之失。雖谷寒無黍。惟暖律以能生。然禽怯傷弓。聞虛弦而亦下。仰祈推轂。無重向隅。蓋平生一飯以必酬。豈厚德千鈞而不報。

除授謝舍人啓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岐路。尙許追參。竊以人各有心。同牀弗察。生不並世。舉頸相望。故南北海無風馬之遼。而東西山有洛鐘之應。伏念距門牆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嘆。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榮。凡此蚤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遇某官。召鳳閣鸞臺之彥。紉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藁于身後。孰如訪濟南誦逸書于生前。乃俾耄期。亦承人乏。無能爲也。豈堪備黃髮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

又

刻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神山。遊列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慙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遇。自謂。投閒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擁鼻。庶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感嗟怨懟。賦南山種豆之詩。祇自傷。流離困窮。琢元都訪桃之句。不圖。過聽。乃遇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鐘之感。游談借重。華衮垂褒。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甌窶。何所欲之奢。伏遇某官。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奧。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漑枯朽于流潤之餘。出閣室于容光之地。圭璋借況。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贄。空有望塵之歎。莫申擁篲之私。其爲。悚慙。莫旣占叙。

帥到任謝執政啓

由散秩而啓專城。三周歲籥。無微勞而叨易地。四拜除書。蒙記錄之不忘。知生成之篤厚。伏念。滿盈小器。衰朽餘生。早懷許國之忠。妄希前輩。終乏適時之用。可謂。腐儒。會中興。修復于官儀。許末路。追參于人物。中薦揚于清貫。外徧歷于名藩。顧。饜榮已。颯于二毛。戒之在得。願投老歸安于三徑。樂以忘憂。方擬上于囊封。復改膺于闕寄。茲蓋。伏遇某官。兩儀間氣。百世真儒。人甘傳說之鹽梅。莫知所作。天與仲尼之日月。孰得而踰。輔成歷數。以方閒。立盡功名而未老。俯憐孤跡。嘗近清光。每因泚筆之餘。靡惜分符之選。第南徐之大府。連北固之通津。以地爲雄。于今爲重。宜英豪之是任。豈縣薄之能勝。大懼。疾顛。仰煩嚴譴。敢不銘藏。埏埴。鞭策罷癯。國家之號令。文章旣聞耳矣。州縣之簿書。期會願盡心焉。

帥到任謝大漕啓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實名臣之寄。揆材非稱。冒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胄。獨倚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間調王師。特分使領。議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備禦有經。多出廷安之故事。雅推高義。益受上知。暫紂吏于西曹。復理財于東部。洗深文之苛極。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坐成樂國。猥惟朽質。獲託巨庥。敢不勉激吏能。奉行詔旨。追洙泗聖人之化。盡革侵蝨。師武宣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帥到任謝左丞啓

祇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繼鉅德元勳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文不輩于時流。學僅傳于家法。幸緣親擢。稍蠟常途。方幅幘徧庠序之時。五冒師儒之寄。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縣蕞之官。雖事功無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易心。中緣背馳。久因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晉荀息不食其言。歲籥七更。詎肯僥求于內舉。國門三過。何階入覲于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土。猥常出刺。深愧食浮。伐柯在前。既仰成于舊政。鄰輝不遠。又獲借于餘光。恭惟某官。天庭寶臣。海內詞伯。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踰。進退行藏。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闕位。竝渙號以揚庭。獨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獎知。近緣假道。以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籩豆之踐。仍許造于後堂。窺雲漢之章。遂徧觀于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士。而小己揣分以難酬。感幸之深。敷宣莫罄。

奉祠謝宰相啓

久宦塗之寥落。倍費陶鎔。逸祠宇之邃幽。初勤香火。叨餼廩于啼飢之日。齒簪纓于訟過之餘。喜不自勝。慙無以喻。伏念藻寢已迫。桑榆之暮。非惟驚蒲柳之秋。念平日之所遭。咸其自取。收衆人之共棄。獨賴并容。每跋前疐後。之自憐。荷右挈左提之曲盡。頃棲異縣。擢預佐州。望恩門而知歸。顧官曹而無補。漫謗讒之四起。繼抨彈之上聞。蕞爾一身。寧甘百謫。亡中流之維楫。墜矣何言。索大寒之衣裘。悔焉已晚。回陽春之浩蕩。藉白日之輝光。非我公加意憐之。願此生自分已矣。四稔于此。一飯不忘。無路酬恩。蛇雀之心。猶在全家待哺。糟糠之腹未充。仰首一鳴。求哀再造。惟奉祠之舊制。本均勞之異恩。願惟今日臨政之清明。非若異時權宜而猥受。飢寒所迫。揣賤分敢有謁焉。罪戾尙多。將何修可以稱此。豫切負空餐之愧。惟知銜洪造之私。此蓋伏遇某官。道濟人寰。勳隆帝室。唐虞致主。垂萬世無疆之基。子弟視民。均二人有慶之澤。凡今旂常之所紀。皆昔簡策之未聞。當此何爲。垂拱視天民之阜。寰區自幸。須臾觀德化之成。有如至恐。曾不遐棄。春糧百里。獨未敢順風而前。飲酒滿堂。不忍終向隅而泣。賜以無功之食。略其不赦之愆。非但賦粟以代耕。將使回心而嚮道。恩深賜厚。感極涕洟。敢不戒多事而多言。誓寡尤而寡悔。黃卷青箱。以理平生之業。瓊函雲笈。以收方外之書。益觀蘧伯玉四十九年之非。仰贊廣成子千二百歲之壽。徐君解季札之劍。甯負初期。象罔得元水之珠。深加自勉。

徽州到任謝丞相啓

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恩深。叨榮媿甚。伏念一從去國。十見周星。投迹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徒知仰屋以著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便。遵塗挾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惘然。曷爲臻此。惟蟠木離奇之成器。由大鈞缺北以無垠。茲蓋伏遇某官。間世真儒。中興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廟堂。復萬里輿圖之舊。俯憐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于江湖。俾再臨于民社。尋童子釣游之處。雖就荒蕪。望先人丘墓之墟。已寬夢寐。幸士思之稍慰。宜民瘼之深求。敢不專務拊循。仰分憂顧。褰帷問俗。姑榮衣錦之歸。上冢還家。終冀揮金之樂。

解鎮江任謝執政啓

抱虛來進。常懼顛隤。投老忘歸。卒煩汰遣。荷生成之不替。知愚戇之無他。提焚溝壑之身。出洶洶風波之地。感深至骨。涕泗交頤。伏念藻涉世多難。滄朝最久。心拳拳而雖在。髮種種以奚爲。乍居冗散之中。辱在記憐之數。一辭家食。四領州麾。三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屢懇還于印紱。願歸老于丘園。會孤根叢爾以易搖。方衆怒赫然而難犯。瓶居井眉而牽徽。繹理固難全。鹿走山林而繫庖廚。心知不免。蒙白日青天之照燭。賜震風凌雨之旃幟。雖知三至之無疑。不使一擠而遽去。旣曲全于恩數。仍盡削于刑書。眷私無異于在廷。拔拭遂回于造物。茲蓋伏遇某官。應期輔世。同德享天。陳豳公七月之詩。已安宗社。上郭令中書之攷。方鎮華夷。凡受知半面之間。有蒙德終身之後。況叨簪橐。常侍茵屏。雖云晚進之衰蹤。

猶是中興之舊物。特捐所廩。使活其孥。免指頂于人間。使揚眉于物外。一則仲父而二則仲父。永託洪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尙全晚節。

爲人謝薛昂大資啓

小吏徒功。曾靡萬分之補。真儒過聽。遽捐一字之褒。懷莫測其所從。榮殆堪于以老。嘗謂士有流品。時須統盟。故古者當至隆極治之朝。則大臣任激濁揚清之事。必德足以是非臧否。而勢足以軒輊重輕。輿論是以爲公。後生因而獲進。有如衆壑。非溟海以焉歸。譬若良材。須國工而後用。一言旣立。萬口可齊。豈惟圖速化于當年。將欲遺芳名于來世。所以林宗于漢。雖農夫墮甑。以知名。韓愈在唐。或狂士攫金而附傳。況今多士。無愧昔時。去來何計于鴈鳧。用舍輒同于虎鼠。儻輕覈實。懼玷知人。如某者。章句腐儒。江湖寒士。雖苦心于一藝。幾華髮于諸生。晚得一官。旁無寸援。三年訓胄。以宄見治。平聲百指累人。其歸未得。比代銅章之乏。適逢畫錦之歸。負弩矢以前驅。望袞衣而羅拜。煒煌盛事。蹀躞後塵。初匪知名。從何見識。敢謂大鈞之無間。顯于小物。以克勤。垂光蔀屋之中。竄迹賢書之上。偉哉數語。斷此平生。豈老莊將異以爲同。因而取阮。抑海岱應無而或有。遂以知徐。以若推揚。茲爲特達。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該治古。功在生民。孔子若聖與仁。早冠升堂之列。仲山旣明且哲。晚全補袞之身。雖云釋位以臥家。猶欲得人而報國。何乃權衡之下。有玆銖黍之差。某敢不謹守官評。力遵名教。雖山川之大。須臾不廢于生成。然燕雀之微。顛沛敢忘于論報。

賀李綱右丞啓



伏審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老成尙有于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亡之憂。夕烽旣徹于甘泉。清蹕將遊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邃。留家誓死。餓血書詞。銷大變于胚胎。轉危機于呼吸。洎干戈之指闕。援桴鼓以登陴。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吞異類。寇輒請盟。身且九殞。以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昔李晟子儀之功高矣。而未嘗定策。張良謝安之謀至矣。而初不臨戎。永惟元勳。覓絕前古。旣名高而衆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游經艱難。益見奇偉。方主上大明之今日。實邦家希闊之昌期。欲衆賢同建于事功。非雅望孰爲之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託餘光。欣聞盛事。雖無緣進旅退旅。陪賓客之後塵。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巖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饋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何桌中書啓

伏審誕布明綸。延登碩輔。方九五御圖之始。惟二三同德之求。宜用人豪。首陪國論。恭以某官。文傳正法。氣蓋諸公。淵雲鍾岷嶺之英。千年不死。晁董上漢廷之對。四海無人。處躬雖極于安恬。遇事不忘于激烈。昨屬鄙夫之當國。欲攘公器以欺天。肆己豕心。爲民蠹尾。舉世莫知于清議。惟公力振于頽綱。去莠僕之

一而君子謂忠。叱義府者三。而朝廷有法。既危言之劇上。難直道以居中。雖求養疾以臥漳。未肯忘君而出。晝遇坎則止。善刀而藏。逮真主之勃興。思異人之間出。乃副淵衷之仁。亟廣元首之歌。儒患非真。用仲尼魯安得削。國雖未定。見王導晉復何憂。行奉冊書。進持魁柄。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託餘光。欣聞盛事。昔風波所盪。常跼車轍之尋常。今霖雨既新。首被筆端之膚寸。巖廊多暇。歲律將中。願精寢饋之調。用慰華夷之望。

### 賀翟汝文參政啓

伏審光膺書贊。入秉事樞。廊廟自尊。有老成之在位。搢紳相語。喜君子之得時。恭以某官。學通天人。忠貫金石。議論文章。動臻乎意表。死生禍福。不入于胷中。兒曹欣白日之清明。學者愧介丘之邈迤。帝知裴度。寄天下之安危。人望謝安。卜國家之興替。果陪光輔。實允具瞻。藻久辱誤知。欣聞休命。屬守符之拘綴。阻賓閣之進趨。頌詠徒深。敷陳罔既。

### 賀范同參政啓

伏審親頒睿藻。登用儒英。裔夷知帷幄之有人。來世信詩書之益國。詔除一出。輿誦四馳。恭惟某官。才過萬人。學關百聖。絺章繪句。恥爲儒者之空言。正笏垂紳。能斷朝廷之大事。久積鈞衡之望。徧儀臺閣之班。國家倚定于規模。天下想聞于風采。玉堂視草。詔令見王者之心。石室援毫。春秋書天子之事。果居夾輔之地。久副具瞻之情。行奉廷揚。進專國秉。藻在銘伊始。賀厦無階。已祇役于遐陬。徒馳神于崇仞。炎歛尙

熾調燮方新。冀加慎于節宣。用上承于眷倚。

賀吳敏樞密啓

伏審光膺冊命。進陟樞庭。謀若蒼龜。投千載功名之會。心如金石。爲兩朝社稷之臣。當日月之繼明。乘風雲而特起。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以天地浩然之氣。潛養乎中。于古今作者之文。悉臻其表。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立朝未及于中年。舉世咸推爲舊德。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宧之憂。夕烽旣徹于甘泉。清蹕將游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繇傳從之周行。決纂承之大計。方獨處雷霆之下。有難言父子之間。雖黃屋非帝堯之心。固宜及此。然逆鱗在神龍之頷。誰敢撓之。非二三秘策之前陳。使百萬精兵而奚益。宜彼軍之喪氣。知吾國之有人。委曲請盟。逡巡退舍。九重根本。得衛公賢于長城。四海生靈。徵管仲吾其左衽。巖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饋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韓蕭曹樞密啓

伏審光膺詔冊。進陟機廷。旣廟廊之得人。知朝廷之能國。恭以某官。清名藉甚。雅望巍然。四世五公。門閥獨高于天下。十事九律。計謀有補于國家。徧揚清近之班。深結聖神之眷。徊翔滋久。僉屬實勞。惟豪傑之士。無待而興。難稽經濟。況公侯之家。必復其始。果被簡求。藻早辱誤知。欣聞休命。屬拘繫于印紱。阻趨造于門牆。暑令清微。政塗豐暇。冀慎鼎茵之節。永爲宗社之休。

賀三帥加樞密啓

伏審誕造明廷。延登近弼。運籌決勝。久分疆場之憂。當軸處中。遂正廟堂之位。折衝雖舊。注意惟新。恭以某官。稟氣雄剛。受材英特。任心膂爪牙之寄。積旂常鼎鼎之勳。惟文武以兼資。故君臣而默契。昨屬羽書之急。親煩幕府之行。軍容一陳。士氣百倍。殄萬里憑陵之寇。安兩淮震擾之民。累歲賢良。蟻蝨幾生于甲冑。一朝醜賞。貂蟬果出于兜鍪。藻早託餘光。欣聞異數。偶朱轡之拘綴。阻黃閣之進趨。暑令方新。政塗多暇。冀慎寢養之節。用承旒展之休。

賀鄧洵仁樞密啓

伏審誕敷明命。登用老成。當朝廷閒暇之時。正樞筦攷諧之任。華夷震疊。宗社安榮。恭以某官。心萃六經。身兼數器。周邦吉甫。素兼文武之資。漢室留侯。宜受腹心之寄。果復台躔之舊。爰參宰柄之崇。豈惟體貌之加新。方賴精神之及遠。不煩多算。坐展壯猷。藻久託洪鈞。欣聞異數。屬遠方之持節。阻多士之班庭。天子守四夷。姑借本兵之重。人主論一相。伉應補衮之求。

賀毛察院啓

伏審親奉詔除。進居言責。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結知方深。有識相慶。朝廷以數聞直聲。爲盛治之世。君子以得行己志。爲光亨之時。然下或依違。而不能充上所求。上或忌諱。而不能窮下所學。歲月忽焉已至。功烈如此其卑。求一舉而兩全。曠百年而幾見。若處盡言之朝。而參風憲之任。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舉世所推。非公誰可。恭惟某官。閣下性合天道。材周世資。經術自爲名家。文章不隨人後。傑立千百。

輩上一時爭慕于風流。漂泊十五年間。萬口皆爲之嘆息。起自江湖之遠。歸從鷓鷯之班。廣廷纔望于清光。卽日立登于要路。付柱後惠文之事。觀胷中雲夢之奇。蓋嘗聞議論之崢嶸。知能究風俗之頽靡。當令藜藿之不採。無致玉石之俱焚。張膽明目于數步之間。收功立名于萬世之後。雖行藏豈不在我。恐彈擊非以處公。行被褒嘉。別躋禁近。藻離羣甫爾。聞問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懦夫而增氣。春律晚晚。臺網靖深。願爲清望。以自持。常有神明之陰相。

賀宰相子狀元及第啓

伏審令嗣。親承聖問。擢冠羣英。朝廷欣貢舉之得人。天下慶公台之有子。臚傳一出。輿頌交馳。恭惟某官。勳塞兩儀。澤流百世。惟聖德神明之克相。故英才似續以方興。赫門閭之光輝。新江山之氣象。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擅場屋敢言之氣。入衣冠盛事之圖。老成識面以爭先。童稚祝身而願學。雖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然結此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藻傳聞榜帖。屬守麾符。滄溟徒看于鵬搏。大廈莫陪于燕賀。暑風清淑。機務優游。願求有粹之和。益茂象賢之慶。

代人賀王知院啓

疏恩楓陛。進位樞庭。命幄惟新。益重本兵之寄。班聯增峻。實均論道之司。凡在峴幪。率深鼓舞。竊以國家建東西之二府。以幹旋于萬鈞。帝王賴左右之一心。必參稽于人望。已清邊候。尤謹兵韜。惟君明而臣良。乃吁咈都兪而無間。惟才全而德鉅。乃弛張文武之皆宜。竊仰祖宗之累朝。悉用輔弼之元老。蓋惟一時

樞密之寄。允資名世經緯之才。恭惟某官。心契冕旒。勳書彝鼎。謀王體而斷國論。炳先見之著龜。騰茂實而飛英聲。凜後凋之松柏。猷謀之嘉。則入告于內。社稷之利。則知無不爲。徧歷清華。偏承眷獎。運籌借箸。鳴鸞鳳于朝陽。直筆正繩。屏豺狼于當路。一德咸有三命。滋共時若巨川之攸濟。民惟巖石之具瞻。吉甫之憲萬邦。兼資是賴。周公之位家宰。爰立可期。某么麼微生。憂愁九死。登門偶自于平昔。受知時陪于衆人。久望室之纒哀。莫瞻履舄。望衮衣而企踵。冀睹雲天。庶藉提攜之私。少振衰微之緒。燕雀之賀大廈。良切此心。鶴鷄之巢深林。永棲巨庇。

代賀帥臣啓

奉節造朝。告嘉猷于九陛。建牙開府。揚清望于十連。凡預庇庥。率深慶躍。某官稟粹和于天地。攬秀氣于山川。得譽虞庠。翰墨跨洛陽之秀。射策漢殿。聲名高魯國之儒。氣至大而至剛。志益堅而益壯。卓乎不可及。已道義獨貫于搢紳。沛然孰能禦之。風采自聞于蠻貊。攷之朝野之論。過乎簡冊所傳。童稚猶知其姓名。士子願升于堂室。方天下以言爲諱。公獨力陳災異之書。逮朝廷多事之秋。上亦允賴經綸之略。蓋所謂古大臣者。豈若是小丈夫哉。道合則從。一洗朝端之氛翳。聲同相應。盡徠四海之英豪。閉門著書者幾年。降詔趣召者數輩。比聞入覲于行闕。諸當晉踐于宰司。尙攬郡章。出分閫寄。遄歸亟登于黃閣。坐嘯寧久于朱轡。某自憐州縣之奔馳。久恨門闌之契闊。一麾聊爾。瓜期猶隔于三秋。二頃蕭然。匏繫坐踰于兩歲。道阻空懷于旌旆。地寒願託于鈞陶。惟嗣歲之方興。諒行春之多暇。期益加于保衛。庶上副于眷懷。

爲劉正夫丞相攀遠蔡太師啓

比奉詔恩。暫還鄉社。妨賢曠貴。驚歲月之屢遷。投老纏痾。悵朝廷之遠去。念託鈞陶之久。嘗參魁柄之餘。違此離羣。潸然出涕。得上先人之巨壠。重歸故國之江山。庶自適于樵蘇。因稍寬于藥餌。尙賴調元之力。不忘藏疾之仁。退臥北牕。敢戀平生之松菊。預遊東閣。誓收後效于桑榆。

爲劉丞相攀遠鄭居中相公啓

比蒙優詔。遂獲誠歸。久幸同寅。仰託江河之潤。遽嗟遠德。益增蒲柳之衰。尙希後福于仁賢。獲解沈疴于衰老。屬嬰藥餌。阻遠門牆。儻未泯于殘骸。卽再瞻于英衮。

爲劉丞相攀遠何執中太傅啓

比奉優恩。俯從誠請。起衰蹤于旣老。萃寵數于將歸。念抱沈疴。久違英衮。頃欣得謝。蓋師長者之風。今悵叨榮。復去散人之號。尙賴至仁之寬疾。暫令晚景。以投間。徜徉泉石之間。想像風雲之會。行雖問舍。敢久駐于江湖。力可造朝。卽再瞻于杖履。

# 浮溪集卷二十四

## 神道碑

尙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敵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尙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安扶督民輸。一日敵帥坐城闔。猥謂四人者曰。吾國賦羊馬于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繒何有哉。願誠無有塞責。敵帥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尙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敵帥不勝忿。四人皆死之。建炎初。上卽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等。于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醇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匿。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翺。世業儒。爲聞家。翺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才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外。



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尙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餽受爵。必以上嗣。旣禮備載。且元豐葬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爲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辭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內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尙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挈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險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敵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掎角擊之。以牽其勢。且

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于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準祖宗故事。遇得旨。卽著爲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爲然。卒如公請。除尙書刑部侍郎。久之。敵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臬。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卻之。臬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寔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敵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與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于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羨。疎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與龍德太乙之役。擢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上皇震怒。執楊誅。

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介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辦之。蓋公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斁。爭藏弄爲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黃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太夫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于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藻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藻。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天旣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道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櫬槍而右竄窳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于夜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居江淮者。故今爲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言行。爲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髻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太學生。羣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年二十有一。禮部尙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于堂。人以爲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于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于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方寸之地耳。一累于物。以失其正。則聰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淆。至于紀綱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懇。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

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于民。公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蜀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纖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爲惶恐盡力。于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況其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寢驕不可制。且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啓姦倖。爲朝廷憂。于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椿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霈恩。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百姓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樞貨務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爲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于民。爲

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斂百出。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爲多。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公曰。十年失于譏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冤濫如此。何以召和氣乎。朝廷爲罷獄。與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隆寬盡下。公欲遂成之。泊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爲言。公奏。揀荒臣職也。惟本路闕乏。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爲大利。若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上深然之。賜緋衣銀魚以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于民。方爲利國。公奏。訓辭深厚。乞願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本路。有所見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人之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答天戒。時上大悅。卽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牒事聽關白。公卽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于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椿錢。以志滅二敵。使中國競。百姓富。朝廷正。羣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爲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紬絹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旣更。其封椿鹽。可

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于漕計。能權其贏。爲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藝。吏緣爲姦。或州郡以非所產。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爲納直通融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爲陳。或紓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末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賑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爲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淮諸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于是大失權倖意。徒兩湖。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奉。餘悉餉權倖。爲己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于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寢。復以表謝。其略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爲過也。然得巨民爲天子。願不重哉。搢紳誦之。小人由是得以間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渠魁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貴人董捕。欲自以爲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軍興頗乏。公以爲縣官空匱。未有甚于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權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爲之計。稍有水旱。卽干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得和買茶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于民。諸路當亦少寬。茶鹽

法行十餘年。尙未立租額。歲務增羨。民窮困不聊生。可爲流涕。今糴本之外。復須五百萬緡。屬者趙靈宣御筆。令于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最。止用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爲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卽不能無騷擾之患。今民和買。旣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戶以倖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于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肯爲陛下言者。況復使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兼并。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僞。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爲先。修造雖于國體有不可廢者。比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予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爲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爲造第也。定策如韓衍。不聞彫牆峻宇。僭擬宮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之。奈何掠民膚髓。爲厮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撓節用之說。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成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達網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聞御筆以直達促限。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辭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平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



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爲孝子矣。旣罷臨江。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寒暑往返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爲樂。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爲變。扶持彌月。癯然骨立。旣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苦。不盥不櫛。不易衣。不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一有不及。爲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爲文頌歎之。未幾。復以己得之服爲祖榮。于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爲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于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泊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爲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爲股栗。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獎賚于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讒公。雖卒坐言譴死。而天下拱手推爲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爲賈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閒十有六年。專覃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爲議論。辨博閎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大觀。政和。則言糴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于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河。深以

中國受屈爲恥。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贍薦用之。其說以爲二邊之患。近而且遽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爲掎角。而國家懲寶元元豐之失。以兵爲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叢爾。政當徐以術制之。不當急與之較。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爲持右臂授羌。將爲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贍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爲自祖宗以來。每敵犯塞。爲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爲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敵。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公于吏治。不爲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于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己。其取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實。不以偏僻。故自爲州縣吏。至爲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服之。于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于機穽。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貧者。所至坐客常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繇江西以出者。多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篋而已。聞人小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雖自敵以上。非職所及。亦冒爲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干人。

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勸。淮南之僚。有攘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坐淮賊例。鐫官。則乞併降己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損己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胸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于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于親疎長幼。大小厚薄。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燾。太學博士。熹。將仕郎。輝。煥。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太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涓。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尙幼。至老未嘗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麻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澹簡古。似其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躋臺省。躋侍從。爲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災異所詢。于愛君恤民之際。諛諛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爲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爲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如掾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捄世。而無

功名富貴之累。爲得聖人用心。願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郴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人于其里。鑄印墩。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奉議公行狀

公諱穀。字次元。姓汪氏。汪氏軒轅皆古國名。春秋時童子躋以功顯魯。孔子韙之。中間譜系不傳。至五季。有自歙之黃墩。徙婺源。還珠者。于公爲九世祖。子孫因家焉。用高資爲江左著姓。至公之父子。始以進士繼踵起家。知名一時。如文正范公。韓康公。王文公。雅相知友。年位皆不滿其德。搢紳悼歎。公皇祐五年及第。一命撫州宜黃縣尉。少年明銳。遇事莫爲持難。盜殺里中民。胥憚于捕。鞠則爲虎傷。以聞。公一見。輒窮其僞。曰。凡獸食人。不容偏齧。今迹如此。謂之虎傷。何哉。胥不意情得。卽叩頭吐實。一邑以爲神。移泰州。泰與令會中。遣御史按水災。他邑長以裁減民賦不均。訴者紛然。及被詰。莫知所爲。獨泰與有經式。公私交便。御史以公爲能。喜甚。召與語。大奇之。坐公堂上。庭折諸邑長。指泰與爲法。當是時。汪泰與名聞淮東。公進曰。此未足爲御史言也。縣瀕江。民依沙爲田。出租賦。歲久沙潰。民抱虛責。閱數十吏。無告。害莫大此。願益得爲民除去。于是奏可。蠲復者無算。訖。今秦人誦之。丁外艱。以長孫承祖母萬年君憂。改建康節度。推官。知漢陽軍。漢陽潤州。金壇縣。泉州。晉江縣。丞。元豐初。縣官立法。期會旁午。晉江雅多權右。前爲丞者。熟

視強梗莫敢治。以故給納常殿。公至則繫執政家吏一人。曰。咎當歸我。不諉他人。調太平州軍事。推官廬州。觀察推官。部使者怒。旁郡守謀以危法中傷。鞠者莫敢直。直者輒以罪去。最後請公。公曰。禍人自免。豈吾心耶。致正于理。不爲屈。使者大怒。亟劾公。益不能奪。則以獄上刑部。至刑部。則以公言爲當。乃已。聞者壯之。有新貴人如京師。厚征從兵之食者。衆多附之。公曰。國家之著挈令也。曰。給糧如所給之秩。否則有刑。費則有償。今日汝何令之有。惟吾之所從。欲他日刑吏而償之。無乃不可乎。且何必剝賤而媚貴。不聽。後果及于敗。皆以公爲知言。初。令秦興。以材敏稱。至薦者。一日。倍當遷之數。人謂公且顯矣。無何。憂患十年。僅得一幕吏。漢陽以縣省去官。金壇以避仇稱病免官。當公之免也。法以期叙。而遽踵新令。告滿二年。其爲幕吏。法當減舉將之半。而又以坐免沮格。居晉江日。有哀公者。驟薦于朝。皆爲公慶。會盜起閩中。按察者多得罪。復報聞罷。嗚呼。可謂窮矣。公亦自以直道孤立。知者不爲無人。然動輒跋窳。若陰有柅之者。乃益退縮。不爲表暴。欲爲地者。皆推而不受。一旦棄官。老于故居。龍溪之上。治田桑。保墳墓。客至則釀酒。擊鮮。劇談竟日。爲溫厚長者。無纖介隱衷。然于親疎。曲有禮意。各得其歡心。雖面刺人過。而受者更以爲喜。與人說理。道成敗。反覆曰。後當如是。初若闊疎。事驗皆信服。間則繙詩書。鉛槧不釋手。凡經抄錄者。無不精審。歲時書問。無貴賤必親治。惟謹。未嘗敕子弟占答。故辭翰可師。人皆藏之以爲珍。有詩百篇。意深語典。因事立誠。要不虛發。而不以示人。其隱德如此。家居十有二年。以致仕恩。轉通直郎。以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蓋晚而子孫取科第。仍祖孫五世基緒不絕。人方以鮮儷爲榮。而公卒矣。享年八十。寔崇寧

乙酉六月某甲子也。曾祖某，故不仕。祖某，任司封員外郎，贈光祿少卿。父某，任都官員外郎。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妻開封陳氏，永嘉縣君。繼室壽光縣君，男六人，槃槃棗棗藻彙。竊先公卒，藻從事郎，宣州州學教授。公清慎剛介，出于天資，終始完節，不以勢利毫髮干撓。質之神明，無愧也。乞身強健時，優游自得，常曰：吾先世以才短年，今奇拙而壽足矣。其退居龍溪，家日益貧，或以賂怵公者，曰：吾寧貧，忍爲此耶？官闔日，僧居歲熟，荔支自守，貳而下皆餽焉，無慮萬計。公曰：是象吏也。夫獨斥還之後，有坐是而黜者，人方服公之廉。王文公于公爲父執，方用事時，汲汲于人物，諸附麗者多貴，有勸公以異時所得緘尺爲獻者，公笑而不答。雖緣吏事一再造請，諄諄道舊故，而卒無一語及私。建昌李公常治湖，公以故人子往依焉，常屢以美官勉公，公不屑也。渤海張公擇賓南劍，陳公循一見公于稠人，卽嗟重論薦。公曰：不緣介紹而能然，真知我者也。錄其諱曰：歲蔬食以報之。公尤善攝生，至老精神容貌不少衰。時與壯者角膂力，起步爲笑，樂往往多不及。常誦佛書，願脫疾苦，方與親串命酒如平時，神識不謬。俄側身而逝，衆以爲獲報。諸孤期以某月某日奉公葬于龍溪源冕木塢，永嘉夫人祔焉。從公卜也。謹錄公行事如此，以待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夫人陳氏行狀代張瑤作

夫人陳氏，開封府開封人。內藏庫使遙授蔚州刺史贊之曾孫，累贈職方員外郎承道之孫。守曹州法曹參軍諮之女，而奉議郎汪穀之妻也。蔚州以客從太祖漢周間，卽位錄其勞，諸子踵入官，而承道獨以病

廢生子謬詠始業詩書爲儒家詠舉進士。至尙書屯田郎中。謬以扈眞宗祀汾陰。得試禮部。卒。用其弟培參知政事。丁度恩。奏初品官。法曹之官于南也。爲諸女擇配。以非其士難之。聞奉議賢。曰。不可失也。遂妻以長女。生男女八人而終。是爲永嘉縣君。永嘉之亡。奉議君哀之。以夫人嫻內則。少孤事其母孝。謂撫諸孤莫宜。夫人遂聘以歸。夫人內順外嚴。通詩書。力勤儉。雖不逮舅姑之養。然事其像。朝夕薰修。歲時奠醑。甚于事其生。食飲不薦。不先嘗。踏焉如將見之。永嘉四男子。槃槩窳。夫人鞠之盡力。自襁抱。森然成人。諸子亦恩之如實生己。夫人既老。槃亦齒髮衰矣。其就養豫章。槃自子舍來省之。相持逾月。不能訣。旣行。以悲思卒。夫人二子曰藻。曰彙。少學章句。翰墨皆夫人親指授。有法度。程其日益之功。雖祁寒劇暑。不置也。故藻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今爲宣教郎。充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奉議君與藻仕皆小官。祿不足食。夫人爲簿其所入。銖量算計。不妄以毫髮費。雖迨老不衰。或諫止之。曰。不爾。無以養仕者之廉。且吾樂之。不爲病也。至賓客過從。則親視肴醪。凡所以爲甘旨之奉者。豫節而儲之。以待一時之須。故藻多得從名士游。奉議君清修畏人。知宦不遂。而歸臥林壑間。以夫人生輦轂。疑于不滿。夫人處之晏如。暨藻之仕。意且諱貧矣。夫人每以奉議君所以勵己者戒之。故藻亦所至自飭。不汲汲于苟進。繫夫人之訓則然。少喜佛書。母病疾。灼香于臂。無完膚。中年尤精確。晨起齋戒坐誦。雖事顛沛于前。不輟以觀。晡則置酒戲諸孫。爲笑樂。日以爲常。雖春秋高。彊健如壯者。事不少縱。閭內肅然。蓋主汪氏祭四十年。以今上登極恩。封壽光縣君。用政和三年九月制。改封孺人。享年七十七。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京師藻所居之舍。于

是奉議卒十年矣。槃槃窆窆及諸女亦皆前死。孫七人。愷通仕郎。監泰州西溪鹽。餘未仕。卒之明年某月。合葬于饒州德興縣龍溪源晁木塢。奉議永嘉君之墓。嗚呼。夫人可謂賢矣。事親孝而一之以誠。友夫義而濟之以儉。撫子慈而成之以孝。卒也。享壽考康寧。從祿萬里。而考終于其鄉。嗚呼。夫人其可無愧乎。諸孤不敢違杖而走。請以秘子壻。知之爲詳。故屬書其懿範如此。以待世之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 浮溪集卷二十五

## 誌銘

### 故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賢良方正。屬六科罷。舉進士。既策名矣。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三州。以及贈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爲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潤州之丹陽。公諱攜。字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儼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于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爲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爲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薦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閒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服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岳廟。尋除丹陽縣丞。

會令闕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爲令者。徙通判廬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爲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爲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尙書倉部郎中。經郊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寇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寇退。卽求去。淵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耶。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爲榮。數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兵。省科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溫州。亦不拜。召爲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尙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公退然如不勝衣。與人言。惟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交。一出于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爲苟且。而卒歸于忠厚。若摧彊去惡。則忘其身爲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毫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爲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隱然爲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願謂吏曰。某盜二人。于情于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曰。官吏無賴。至擅出人于死。旣曰彊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紓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爲言其所以生之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公不爲回。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竝緣掎取。

方數百里騷然。公爲區處于未至前。旣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饑。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可乎。乃乞米于有司。有司以爲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汲然惟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爲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爲非。視州縣蔑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爲縮頸。而公處之泰然。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肥俗喜告訐。爲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爲也。立遣人捕之。則已亡去。索于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寘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絕。麴院亡麴數萬斤。覺麴官與獄官通。猥歸罪于持衡者。以爲私其贏于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麴官納磨戶金而授之虛券。麴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禋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闕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謹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爲備。未及門。果譟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爲動。徐禽爲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一州爲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公雖精于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尤長于詩。韓駒、崔鷗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爲貴者。其謂是乎。初娶。

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箴。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于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恭人祔。藻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蘇氏胙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繇慶既遠。乃生魏公。輔佐秦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曰汝是似。爲吾近臣。似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巋然老成。入侍禁嚴。于禰有光。年及黃髮。祉非不長。無缺虧者。人胡歎嗟。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潭州陳君墓誌銘

君諱堯。字景淵。姓陳氏。世家閩中。昭陵宰相文惠公堯佐之曾孫。文惠事具國史。生述古。爲正議大夫。贈少師。于君爲祖。生知祥。爲朝奉大夫。知德州。贈宣奉大夫。于君爲父。君少英發。機警。方事紛糅。諸老生未能言之時。已洞然了其微處。及出語。人皆厭服。以父任爲陳州商水縣尉。知隆德府潞城縣。縣胥爲姦利。持前令短長告郡。郡守惑之。君調護。令使善去。而寘胥于法。聞者快之。以親嫌移滑州韋城縣。改宣教郎。通判常州。盜發清谿。浙西諸郡皆震。常當其衝。君親屬夫增陴濬隍。盜知有備。不敢犯。宣撫司上其狀。遷承議郎。坐小法免。起主管西外宗室財用。提舉福建路市舶。通判大原府。漳州皆不赴。尋通判泗州。時金人寇京師。泗居東南咽喉地。郵傳不通者百餘日。盜王嗣擁衆數萬。將及城。君白守收民入保。民玩安。不知兵。至入君舍謀爲亂。君正色折之。衆逡巡引去。而圍亦解。頃之淮橋戍卒與李丞相綱所留兵。無慮萬

五千人。寓城中。守以無儲。慄慄然欲亡去。君請五日除其憂。卽夙夜營度。如其所須餉之。逮元帥府檄書至。乃已。擢尙書膳部員外郎。積勞至朝散大夫。知通州。遷朝請大夫。通旣遠行朝。守兵單。外無援。金大帥引兵十餘萬環之。君先士卒扞城。至食水藻四十餘日。卒使不能近城而去。通人德之。家繪君像以祠。飲食必祝。後數年復過之。則父老迎君境上。羅拜馬前。十餘里不絕。未幾。宣撫使周望提兵屯姑蘇。與通夾江而軍。江北人歲以薪買江南米。至是。宣撫司遮之不得渡。淮人大飢。君請會糴于福山。且籍城中能食者日給之。通人滋以爲德。擢直祕閣。淮南西路轉運副使。以分鎮請宮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除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宣諭使明橐詢民間利病。君請罷州之爲寨者四。置柵者三。廢柵者二。并請置檢察官。以收鬻鹽之利。罷免丁錢。以招材武之人。毀七星寨。以防敵人對壘之姦。嶺南人使之復。主管江州太平觀。改差兩湖西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大使司罷。召赴行在者。再遷朝議大夫。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參謀。遷右中奉大夫。除淮南東路轉運使。進直敷文閣。知揚州。賜紫衣金魚。君至維揚。帑庾無一錢一縷一粒之儲。而負公私逋者萬計。居無何。兩朝議和。鄰使往來相屬。太母奉梓宮還闕。當供億者復萬計。君不請于朝。不取于民。上下充給。流民之歸者亦數萬口。異時典方面而長于理財者。皆推君之爲。自以爲不及。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君之得長沙也。訓詞甚寵。思所以報上者。將種種加意。一路八州之人。亦想見其風采。然到官而君病矣。一日視事如平時。忽持脈曰。吾其不起乎。以紹興十三年七月丁卯卒于官。年五十九。君精明勤儉。居官有大過人者。凡陳請于朝。必爲可久無窮之利。不媿安于目前。不規合于時好。善任人。明

子財計。下有姦伏。發之如神。故數經艱危。及當大事。無不談笑而辦。加以持己廉平。經宗祀恩。不任其孫。而任其從兄之子。丞相杜充守建康。金人猝至。其屬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興宗陷敵中。君輾轉賊間。寧舍己橐而保興宗之金。訪其子歸之人。以爲難。娶胡氏文恭公宿之曾孫。封令人。二男四女。男曰興祖。右從事郎。前卒。曰紹祖。右迪功郎。君爲帥時。皆以恩書寫機宜文字。女適迪功郎王拯。餘未行。一孫曰注。未官。紹祖以其年十月壬寅葬。君衡州衡陽縣慕石鄉石門里。藻與君游最舊。且君無恙時。若欲得余文傳之不朽者。會紹祖來乞銘。不得而辭。銘曰。

士之發身。惟志與才。得時得年。又奚足哀。嗚呼景淵。有是三者。獨于其年。天不之假。在昔文惠。克勤王家。再傳及君。大振厥華。少而激昂。晚益精敏。如臨霜空。忽見孤隼。盤錯必用。所臨有聲。凡今立朝。誰踰仲卿。精神折衝。未老而沒。君何存亡。哀此人物。奄宅異縣。祝融之峯。後人過之。尙式其封。

尙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大中大夫衛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二月。自上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膚敏安在。趣以來。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干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澂。諫議大夫鄭穀。曰。衛膚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爲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爲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歸卽遇疾。猶扈蹕至臨安。拜尙書刑部侍

郎未拜。聞明受之變。慟哭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不聽。乞輿醫秀州。從之。進尙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大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可惜。其爲上眷。知如此。公諱膚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爲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瞻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乂入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乂以實對。徽宗曰。尙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召公。旣見。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爲可。假給事中往聘。公言。金主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金遣使。而吾反先之。于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爲然。泊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陞辭矣。上改命公道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敵且大入。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愈急。衆兇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金渝平。益不爲屈。金人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義。將何以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金主大怒。觀者爲股栗。公處之晏然。終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幹喇布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敵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無大焉。乃長揖而入。旣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僞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中事。公連挫敵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三



等遷尙書吏部員外郎。于是高麗入賀。以公爲宣問使。假太常少卿。逐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高麗久矣。今一旦鐫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南之餽牽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敵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知敵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尙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卽建康而居。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于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失。有崇甯。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陽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誅之。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甯。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于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爲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赦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容機。亦落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

諫省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常罷，若以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于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說。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爲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還焉。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徙華亭。故今爲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王愕。公爲人剛明，邃于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袞袞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于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施設當如何！方嚮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于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旣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銘不已。余從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爲最詳者，是宜爲銘。銘曰：自古臣主，鮮逢亟乖。公于三君，展也必諧。厥諸伊何，一以忠藎。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哀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甯盡規。謂不剗切，帝胡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關身，曾不少概。當饋與歎，詔追而來。來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

刻貽無窮。曰宋遺直。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劉君墓誌銘

君諱嶠。字仲高。吳興劉氏。吳興之劉。其傳蓋遠。熙寧間。有諱述。知御史雜事者。正色立朝。與宰相爭是非。宰相盛怒。至欲逮治之。不爲屈。卒奪御史。司馬溫公稱其道。勝名立。東坡蘇公爲之賦。吳興丈人之詩。一時名士慕而宗之。所謂劉孝叔是也。于是吳興之劉聞天下。卒官尙書吏部郎中。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中興。又特授祕閣修撰。生握。爲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通議生欽止。爲承務郎。贈通奉大夫。生君。皆世其家。而有賢子。君少以文名。端方厚重。不妄交游。范忠宣之子正平。凜然有二父風。君從之數年。盡得其學。由是操修益進。賢于人益遠。爲鄉里所尊。聞其行于朝。擢政和五年。上舍高第。除陳州州學教授。丁內艱。免喪。調監尉氏稅。非其好也。會徽猷閣待制趙公鼎。臣鎮鄧。聞君名。辟司儀曹事。一府高其文。部使者交薦之。居無何。爭進者比而讒君。君推其能于人。一不之校。人皆服君長者。而讒者反愧謝君。遷宣教郎。陸親廣親。南北宅大教授。歷開封府儀曹少監。少府少監。尙書比部員外郎。君爲郎六年。閱輩流登臺省者。無慮數百人。未嘗以榮滯關懷。當國者賢之。擢大理少卿。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出提點福建路刑獄。君內爲廷尉。外爲繡衣。直指于決讞。重輕必平。反曲折得其情而後已。不以爰書諉吏。故中外翕然稱之。使閩時。尉誣民爲盜。帥幸尉遷。力主之。君知其冤。引囚物色。非是。釋囚而黜尉。帥貴人也。不悅。會貴人還朝。君知其憾不釋。力丐奉祠。得提點洪州玉隆觀。居數年。以疾請老。卒年六十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直徽猷

閣時紹興八年三月某甲子也。初室信安鄭氏。繼室開封朱氏。皆封恭人。二男子。曰炯。右迪功郎。懷寧縣主簿。曰灋。將仕郎。一女子未行。一孫曰某。炯等以其年八月某甲子。葬烏程縣某鄉某山之原。以鄭恭人。謝君同產三人。長曰崧。伯高。仲卽君。其季前吏部侍郎岑季高也。君事伯高如父。而季高又以君之所以事伯高者事君。兄弟之懿。士大夫談之。伯高少曠達。不以世務經心。通奉公早世。母夫人嫠居而貧。君子內外幹蠱之責。與鄭恭人分任之。而遂伯高于閒適。以寬太夫人之憂。及伯高疾廢。藥必親嘗。飲食必親饋。以終其身。故君之卒。季高哭之過時而哀。旣葬。季高知君與藻善也。來求銘。會藻以語言得罪。斥居南荒。三千里瀟水之上。焚筆硯不復爲文。而季高每書必以銘爲言。認認然惟恐君之不得其傳也。藻于是爲之太息曰。嗟乎。季高盡誠于君。固今人所無也。然能使季高不能忘君如此。則君平日所以處兄弟之間者。于此見矣。銘其可已乎。銘曰。

嗟仲高。名一世。學精深。行尤異。位九卿。非不試。車方馳。忽思稅。歸里閭。友兄弟。合墳簞。爲樂地。謂當還。以經侍。甲子周。奄然蛻。相山川。攷龜筮。望先塋。窆于是。刻幽堂。詔來裔。

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光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爲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卽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宦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頎秀。望之巖然。嘗與兒曹

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汗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太學，籍籍有聲。既擢第，調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饑，官出粟糴者萬人，壅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以命君。君布灰于地，而疏其行，坐彊者東，弱者西，以五十人為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曰：「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而右輸金，各以序進。未晡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君朝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既去，父老指防而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為政。凡追逮書縣門而予之期，民信畏之。其不差晷刻。田里間未嘗識游徼嗇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氏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束溼，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為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用薦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蘆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賊平戎，此鼠輩何為者？今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羣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召監延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會金人立張邦昌，法當即草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倖非常者，僂曰：「僕請為之。」君由

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賊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疾于家。今上卽位病卽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喋血餘。守將屢易。公私埽地。萬目睚眦。君一調而細大成舉。于是衛兵留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驂卒驕。凌藉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椎酤之贏。給其稍廩。歲終贍足。民不知兵。治聲流聞。加直祕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卽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實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而不以歲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折之。然胸次實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上之。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飢者食。寒者衣。病者醫。死者葬。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合三十餘卷。豪壯而贍蔚。似其爲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兩男四女。男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受。其志非苟且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琚。適左修職郎陸景瑞。曰璐。適左迪功郎元盞。曰瑤。適左丞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瑞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藻與君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岌也。人視蔭以儉。君汲汲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

門洞開。胡過而不入也。寧羸厥躬。尙後人之及也。

# 浮溪集卷二十六

## 誌銘

### 左中大夫致仕吳公墓誌銘

崇甯初制詔以尙書左丞爲丞相。天子虛己而聽焉。丞相因得操其權。進退天下士。諸附麗者。自布衣不旋踵至大官。或捨己而從他。則中以危法。于是一時嗜進之徒。莫不希其聲光。于願盼間。認認然惟恐不得當也。當是時。太僕寺丞吳公點。雅爲相所知。相敬畏焉。恥以其黨進。力從之求去。相嘻笑曰。君欲首爲去國之人耶。噉之。自是相持國柄二十餘年。士大夫不堪其專且久。撓節從之多矣。惟公卒不求合以死。天下莫不高之。雖阿相之人。亦自以爲莫及也。公字聖與。其上世占籍光州。于唐爲聞家。後徙閩之邵武。至公之高祖沈。仕南漢爲循州軍事推官。曾祖漢卿。祖顥。皆以行高其州里。皇考詔。益務修飾。教諸子以經。子四人。踵登進士科。兄弟競爽。知名當世。累贈其官爲少師。公少持重寡言。人未之奇也。總角以文見鄉先生黃履。進退如成人。文皆可觀。屢歎賞。彌日曰。子必爲令器。聞王文公修經金陵。負笈從之。由是學益進。元豐五年擢進士第。調舒州司理參軍。年少人或易之。有市醫斃人死。繫月餘。莫能決。公一見曰。此非律所謂誤不如方者耶。老吏相顧大驚。移英州真陽令。嶺海去朝廷遠。吏多版授。守率以胥遇之。始至。



風公庭趨。公不爲屈。守大怒。欲誣以事。久而知其賢。及薦諸朝。丁內艱。免喪。監建州買納茶務。守正無所阿徇。用薦者。政宣德郎。韓宗道。知杭州。奏知富陽縣。政績爲一路最。時孫傑察訪東南。官吏重足事之。獨薦公爲可用。徽宗登極。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簽書常州判官廳公事。州倚以爲重。擢太僕寺丞。相憾其去。出通判婺州。行未半途。差撥發福建路錢物。凡當是選者。事已必歸報求美官。至陳留。以記白曹不見宰相而去。相滋不悅。下除通判睦州。秩滿移越州。遂請老。貧不能歸。客婺州蘭溪。四壁蕭然。處之晏如也。御史中丞吳執中知其賢。起之再任。公不得已。至京師。會同年生在廟堂。欲以公見上。公固辭曰。吾嘗謝事矣。豈可復見上乎。得通判洪州。徑出關不顧。時茶法初下。責有司奉行。郡以丞領之。敢議者斥。吏奔走不暇。公獨條不便于民數事。上之人爲寒心。公不恤也。已而朝廷施行其說。至今賴焉。秩將滿。執政或欲召公。公聞。卽以病告。得提點衡州露仙觀。繼領臺之明道宮。建之沖佑觀。南京之鴻慶宮。奉祠十餘年。臥家不復出。賜三品服。淵聖皇帝受內禪。轉中大夫。擢知漳州。于是公無意于世矣。復請老。以建炎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官自宣德郎十一遷至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娶同里黃氏。封令人。先公二十年卒。二男四女。男曰延年。朝奉郎。次早卒。女適從政郎廣德縣汪詩。迪功郎長沙縣尉張某。朝散大夫徐敏中。朝散郎直徽猷閣范浩。孫男女各一人。男曰祐。迪功郎。南劍州司戶參軍。女適從政郎建昌軍教授李汝翼。公退然如中人。而操履剛方。其堅如金石。與人言。雖面目嚴冷。而袞袞皆可書紳。少清苦。一毫不取諸人。其舉進士出京師也。僕遭癘焉。人皆惡之。欲委諸道。公輟己輿以載。徒走千里而歸。晚

讀佛書。益簡然有遺世意。其于簡淡。蓋往復而身安之。凡世間所謂矯揉以釣聲名者。公無以焉。嗚呼。慕富貴而仕者。固人之常情。守道而不求。亦士夫之所當務也。然利害陳于前。而爲舉世之所熏灼。其不從者。幾希。若夫屹然如砥柱。立于頽波之中。久而不爲之動。蓋今人所未見。至終始完潔如公者。殆百年所無也。可不謂賢哉。藻少從公游。服膺最久。延年旣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公于其居之西若干里。王公嶺之下。迺屬藻識其墓。藻于是敍公之實。而爲之銘。銘曰。

古之仕者。惟己責于遭窮。通我何擇。世衰鄙夫。乃求獲相。時射利規什伯。偉哉吳公。挺松柏。力排冰霜。傲陘阨。世方賢。愚糅黑白。朝爲之徒。暮隆赫。幸公來游。重其客。疾趨而逃。遠瑕謫。終身軒裳。不能迫。浮沈數州下。膏澤晚歸。遐陬與世隔。竟全孤高。返真宅。向來公卿。愧方冊。揭茲銘詩。告阡陌。

### 戶部尙書許公墓誌銘

政和五年四月甲寅。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許公。卒于袁州。公以文學起家。以材力結人主之知。爲世名臣。當朝廷建立法度之時。所更皆其要劇。凡事紛于前。衆人圍視。莫知所爲。公獨從容處決。初若不以經意。退而視其規模。條析明甚。有深思熟慮。不能至者。用此四歷大鎮。五爲戶部侍郎。一爲尙書。官至中大夫。職至樞密直學士。雖間用言者。數出。然天子思公。不逾時輒召。故卒之日。賢士大夫。皆盡然悲傷。以用公之材。爲未究。公諱幾。字先之。世居饒之餘干。至高祖始占籍信州貴溪。故今爲貴溪人。曾祖待用。祖堯卿。皆不仕。皇考宗舉。舉進士。卒官祕書丞。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兒時有大志。出語驚人。大丞相韓公

琦鎮大名。公在大名。以諸生見。獨偉視公。爲加禮。遣詣太學。未冠。擢上第。調筠州高安主簿。光祿公間往視之。會攝邑事。規畫良善。光祿喜曰。兒能爾。吾何憂。爲之信宿而去。丁光祿公憂。起主饒州樂平簿。已而爲其令。大興學校。課士習經。親與之酬酢。雖旁邑亦遣子弟從學。潯陂池利于民者。責其寮分任之。獨練湖之役爲大。則躬按行其地。爲之區處。溉田無慮萬計。民刻石紀功。治行爲江東第一。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爲姦者數百人。勾當開封府右廂公事。尹高其能。雖府事亦關決。公會復常平官。大臣首薦公。擢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奉使有旨爲開封府推官。丁普安太夫人憂。免喪。除虞部。金部。戶部。員外郎。賜五品服。今上卽位。有以永興等路饋餉爲言者。遣公馳視。數月畢。財以不乏。館北使。除大府少卿。先是吏俸不時得。貧者患之。公能使利無遺入。用品秩高下。分日而給。未幾以均足聞。爲提舉南郊事務官。除將作監。吏與工比爲姦。盤結牢甚。如斲削塗墍丹牖之工。當以次用。而吏于役初。概給其廩。故浮耗不貲。且閒劇不均。訴者紛然。公以楹數逆爲之程。使未役其役者。不食其食。費省而功倍。遂爲永法。除大理卿。改太僕。馬政蕃息。入戶部爲侍郎。公前爲郎。多在戶部。其財用出納斂散。銖分縷析。皆有成法。及蒞官。左曹益當天下之劇。夙夜盡瘁。講求利病罷行之。其大者必反復議論。務合熙寧。元豐之法。毅然不可回奪。上亦知公忠。乃多見納用。議者以異時居大農。無與公比。除顯謨閣待制。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盜倚梁山爲藪。害所被甚衆。公籍漁者十人爲保。晨肆其出。夕責其歸。否則回保以聞。自是窮治無脫者。汶上多衣冠。其鬪子儉孫。惟怙勢橫閭里。善良苦之。公刑其尤者以徇。風俗爲變。遷顯

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入見。除戶部侍郎。以子喪乞外。上曰。卿宣力久。其少安。復除直學士。知成都府。言者以公搖泉布法。降充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投閒。築室饒之東湖。盡江山之勝。大觀三年秋。亟召除工部侍郎。數日改戶部。歲有大禮之費。且倍經。人爲公慮。公不取于下。不貸于中。前期而辦。會開封府李孝僊領詔獄。以公攝尹事。剖決精明。廷中皆指相示曰。是故爲廂官者。其可犯耶。稍稍引去。拜本部尙書。兼詳定一司勅令。公練習邦賦。每檄在京庫務。及移文諸路口。授吏曰。某所爲錢若干。某所爲物若干。某費當取彼。某儲當給彼。吏且聽且書。莫知其端。及覆視案牘。無一不如公言者。人人駭服。言者以公治染院事不實。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婺州。俄降充天章閣待制。已而事白。除樞密直學士。河東路計度轉運使。公屢辭不獲。則請廣糴以絕豪右射利之姦。從之。改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未逾月。徙河東路。經路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河東被邊。綿地數千里。公盡護諸將。紀律赫然。及其暇時。修墾田治。以利兵農。謹烽燧。明斥候。姦不得發。或報衙頭招集亡命。公用防秋法。戍境上。度兵官牛宗可使用。防城法。布鹿角。填道路。爲陷馬坑。賊知有備。訖公去。不敢窺邊。有惡少數人。結死黨。號弟兄。其一犯法。悉捕治之。而流其爲首者。邊郡例以撫養庫錢易貨。他郡公爲盜欺。至乾沒不可計。莫能擿其姦。公一追償。無敢隱。以其羸勞將士。皆得其死力。坐戶部時。裁減吏祿。非是。奪樞密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謫授永州團練副使。袁州安置。公屏居。杖履脩然。無流落之歎。既二年。上立皇太子。復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命未至而公卒。享年六十二。公于父母兄弟。慈祥孝友。樂振人之急。成人之善。其于宗族。振之尤厚。于鄉里。成之尤力。遇

恩不任其子而任其弟。幾及帥河東，辟幾自隨。終公身，五子其官者一人而已。故人陳于揚，越客死，公爲歸其喪，具本業其家。至今賴之。蓋節義如此者甚衆，公聰明強記，任氣敢爲，狀貌雄偉，議論軒然。見者竦動，知其爲非常人也。居官無小大，久暫要爲不苟，不以吏追民，不以獄誣吏。然民亦勸趨，無敢怠。吏亦莫能竄其姦也。故去樂平、南陵，且三十年。父老，至今誦公懷之。子馭軍理財，知大體，遇事纖悉，必有法度。後人用之，輒享其便。雖欲出意變更，然卒不能出公之意外也。喜讀書，爲文立成，不屬藁，亦未嘗引以自名。專用緣飾吏事，故其所施爲卓犖過人如此。有文集三十卷，妻趙氏，清獻公抃之孫，封安康郡君。男六人，曰瓊、曰球，皆前卒。瑛承奉郎，餘尙幼。女五人，適某官胡幹化，亦前卒。餘未行。瑛將以政和六年九月某日葬公饒州鄱陽縣某鄉里之原，以藻世姻，知公爲悉，使來問銘。故掇公平生行事之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天之生材，不妄付與。惟與偉人，則莫量數。公方妙齡，卽以材著。兩乘輶車，三帥戎旅。五司邦財，最久其所。事之紛來，衆色疑沮。惟公怡然，麾以笑語。孰幽無明，孰廢無舉。燁如星旋，浩如川注。旁觀嘆嗟，縮手無措。出入踐更，咸有譽處。雖班中臺，十未施五官。三紀餘卒，以才赴彭蠡之南。是謂平楚，岡巒屬連。氣象吞吐，築宮其間。龜筮咸許，非公之英。孰配茲土。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墓誌銘

崇寧間，鉤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爲世指名者，悉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齋志以沒。旣

沒矣。子孫懼及，率祕其閔，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人人爭言嘉祐。治平以前事，于是昔之悼不幸士中者，咸振耀于時。公雖沒于崇寧之初，爲不預其禍，然用事者猶指公爲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藻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爲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藻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爲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傅氏系出北地，自祇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遊縣。故公今爲仙遊人。曾大父獻，大父僊，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爲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旣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樞衣從之。襄門人有許安世、汪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參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實諸法。守雖彊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繁劇困之。會天長令缺，檄公攝承。公發伏擿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橈氣天長大治，更以最閒。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公鈞禮。改蘇州錄事參軍，復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太谷令，白誅徙鄉而還，爲民害者一人。于是公之仕也二。

十年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太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傅丞。爲吾兄所知者耶。率部使者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州龍泉縣。時孫覺爲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幸少留。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之辱。今頽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闐門。官太學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秩滿。卽日詣曹。曾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詔聖二年。徽宗由遂甯邸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爲傅。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爲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先講經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參軍。又明年爲侍講。又明年爲翊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爲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爲之加禮。閱五年。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譴。公厚贖其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卽位。首問公安在。卽除直祕閣。進尙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內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訓詞有西漢風。于是曾布當國。以兄弟于公有汲引恩。冀其助己。齊歸然守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厭衆望。如掾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不爲之回奪。布每以爲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訪。

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獻。語宰相亦諄諄及之。歸則削藁。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惟傅楫爲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寔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聞者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爲信。遂求補外。詔不許。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爲請。迺聽。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跌坐而卒。年六十一。寔崇寧元年二月五日也。公于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于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閤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胸中。視進退窮通者。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爲無人。若夫先見如龜蓍。卓然引去者。惟公一人而已。大觀中。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爲大臣所右。故公之沒。恤典不加焉。公之葬。在今常州宜興縣善拳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誼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尙書膳部員外郎。誼夫朝請郎。尙書兵部侍郎。謙受。朝奉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與詒。徽。去病。譽處。皆相繼前卒。詒。度。今爲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爲法。銘曰。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軻。知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壺。用此玉立。直哉惟清。世無可娛。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躋近臣。初不求可。正色凜凜。傾忠上前。寧非大剛。吾道則然。帝知雖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旣公。盛德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



我爲銘詩以詔來者。

尙書刑部侍郎贈通議大夫周公墓誌銘

故尙書刑部侍郎周公旣葬之四十年。其嗣子石。聚族之長老而謀曰。先君以清節直道事三帝。隱然爲國名臣。今墓槨成陰矣。而墓碑未立。其何以飭來裔。若求當世能言者。揭其一二而顯誅之。豈不足以慰先君地下。而寵綏周氏之祧。皆曰然。遂相與來請。藻讀其書曰。噫。吾先大夫同年進士也。于藻爲丈人行。銘其可辭。然吾生也後。不獲拜公。公之平生。藻莫得而詳也。今班班在人耳目者。尙多有之。姑掇其大者。識之。可乎。石再拜曰。幸甚。乃書以授石。使歸而刻之墓上。公諱之道。字覺民。世家吳興長城。曾祖父鉉。大父仁皓。父亨。皆以修謹聞里中。享用公恩爲光祿寺丞。贈大中大夫。公少寒苦。刻意于學。年十三。以文謁安定先生胡瑗。瑗奇之。因留受業。擢皇祐五年進士第。調主杭州錢塘簿。轉運司治錢塘。吏習倨驕。視州縣蔑如。轉運使元絳委公督租。吏胡通者。絳任之。有田邑中。租過期不入。公執通歸。仗而徇。一邑大驚。他租不日而辦。絳大喜。帥使者薦諸朝。移歙州祁門令。有政蹟。改著作佐郎。知江甯府江甯縣。縣素劇。更數令不能治。公眎訟牒如流。庭無留事。守知其敏。雖府事亦以委公。于是田苦下潦。與江通。公築圩數千丈。民賴其穫。至今以公名其圩。秩滿。知遂州錄事參軍。改通判戎州。初。王文公安石奉使江東。祁門其屬邑也。熟知公治狀。已而寓居金陵。得公尤詳。居無何。文公當國。絳亦預政。皆言公可用。召對。擢知開封府司錄參軍。當是時。朝廷更法令如毛。詔之關府者。日十餘下。公隨事酬酢。悉得其宜。且摘隱發姦如神。吏爲

屏息。他日以事衆見。上獨目公曰。卿決獄非畏忌願望者。公頓首謝。除京西路轉運判官。丁外艱。服除。復提舉其路常平。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會御史朱服言參知政事章惇交通臺臣蹤跡。連公詔有司覈實。雖不盡如服言。公猶坐免所居官。廢斥者累年。元祐初。直前謾留爲大理寺丞。已而遷正。以母老丐外。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入尙書爲刑部員外郎。以母憂去。久之。還故職。陞郎中。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移淮南。歲旱饑。有司責民輸如令。他官熟眎莫敢言。公至則除其半。民以蘇息。召爲大理卿。異時決獄者株連無辜。牢戶皆滿。公有所訊鞠。擇其誣誤者先釋之。廷尉省爰書。蓋自公始。擢尙書刑部侍郎。日閱具獄數百紙。無倦色。至死生疑似之際。必反復加意。不啻如利害關身者。每奏讞上前。或未當于法。必爲上別白。其是非往往多見聽。否則抗論力陳。至漏下數刻。猶固爭不已。以此出入省寺十餘年。坐獄事鑄官者三。未嘗有悔色。而全活者不可勝數。其詳蓋莫得而記也。疾革。姆抱幼子侍前。麾而去之曰。吾起布衣。致位三品。尙何求。脩然無戀嫪之意。卒年七十一。定元符三年四月甲寅也。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通議大夫。以其年十一月乙酉葬。其縣東北五里平望鄉雉山之原。娶同邑袁氏。封永和縣君。先公十五年卒。三子。曰厚。從事郎。曰原。朝奉郎。通判撫州。皆前卒。曰石。今爲通直郎。知常州武進縣。女二人。嫁承議郎呂必強。顯謨閣待制呂益柔。孫男女合八人。曰沖。曰凝。曰沆。曰沈。曰汜。沖今爲承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而朝散郎曾綸。朝奉郎莫伯輿。承務郎章奎文者。其女之所適也。公清約廉平。胸中樂易。平生未嘗以喜怒加人。初公被誣而復爲使者也。陸佃給事中。格其除書不下。洎公奉使淮南。佃適爲郡守。隸焉。佃不自安。公

至則釋怨與交歡。且陰佐其政事之不及者。既歿。佃哭之慟曰。此公真不可以意量者。世豈復有斯人耶。鄉閭寒雋。汲引盡誠。不進不止。故卒之日。知與不知。皆爲之出涕。可謂厚德君子矣。銘曰。

自古盛世。必多名卿。典刑百年。如見老成。熙甯有爲。公適逢世。以材結知。終始三帝。惟始受學。得其師承。據而及民。久乃濟登。出乘輅車。入秉丹筆。爲邦持平。斷以經術。心本忠恕。輔之敏明。讞書滿旁。爲汝得生。雷霆或愆。必犯顏色。諄諄靡回。帝屢盱食。白首三尺。躋榮近臣。能使四海。歲無冤民。矧夫持躬。清約直諒。不名一體。當世師仰。歸閔窳窳。今茲幾時。封木岑蔚。子孫似之。于張之仁。天豈忘報。錢詞于阡。來者是告。

徽猷閣待制致仕贈少師謚僖簡莊公墓誌銘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莊公。卒于常州宜興縣之里第。訃聞。天子嗟悼。詔贈光祿大夫。賻之加等。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諸孤奉公葬其縣西南三十里厚山之原。旣葬。太常上其狀。尙書謚曰僖簡。又十餘年。其子左朝請大夫安常。有秩于朝。累贈公爲少師。于是安常與其宗老謀曰。惟我公以經術起家。顯于朝廷。尊爲士大夫。壽與社竝。官至二品。歿而墓碑未刻。其何以飭來裔。盍求能言者。顯書之。以垂無窮。而寵綏莊氏之祧。乃使來請。藻辭不獲命。則敍公族出官爵。與夫平生之行治。而銘之。君諱徽。字君猷。世家揚州之江都。曾祖餘慶。祖允明。皆居鄉。稱善人。長者。父詢。始南渡。徙居于宜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議卒時。有子四人。夫人某氏賢。躬門戶。而縱諸子于學。由是公兄弟三人。同時薦于有司。至禮部。獨第公文爲高等。中元豐二年進士乙科。解褐。調主江甯之上元簿。王文公居金陵。四方英雋。闔

門公一與之交。而非其人未嘗往。繇是名聲日聞。授安州安陸縣令。縣多彊宗大姓。以侵漁閭里爲能。令不之從。則持其短長以逞。公至。一切以法裁之。諸豪皆怒。合爲飛語。撼公不爲變。旣久。知其不可幸而肆也。皆靡然而服。蔡公確以故相守安。遇僚屬簡嚴。無許可者。獨期公遠大。而首薦之。改宣德郎。知單州。碭山縣。碭山在窮谷中。地偏民野。公憐其陋。而以靜治之。至閱旬。無一人訟于庭者。與諸生終日談經義而已。蔣公之奇尹京。辟右軍巡判官。以非其官不就。無何。章丞相惇薦公于上。召對。擢提舉秦鳳路常平。遭成夫人憂。免喪。除提舉廣南西路。象山令鄭子淵。妄人也。姍常平新法。連以書抵公。有言及宗廟者。公不敢隱。而以聞。上曰。遠方使者能然。茲得人矣。命中書記其名。擢尙書司封員外郎。尋移金部。上以承平久。曹多諉吏。吏緣爲姦。詔左右司取諸郎勤惰各一人。殿最之。于是司金號爲冗劇。公課居優。進官一等。力求補外。得提點河北西路刑獄。真定府判官劉曾。錄人陰私爲不法。至郡守監司無敢按之。公悉條具姦賊上之。曾令其子白冤。詔遣臺臣就鞫。無一不如公言者。卽抵曾罪。一路聞之。懷然。或望風投劾而去。入爲尙書度支員外郎。未幾。除司農少卿。復求補外。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未行。移兩浙路。公領漕事四年。餽餉爲東南之最。褒賞沓至。賜紫衣金魚。進官者再。明年。除直祕閣。又明年。除太府卿。遂除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興仁爲輔郡。四方之戍。雜居而屯。頗悍驕難制。前爲守者。惴惴然常有意外之憂。公以拊摩彈壓之術。時其緩急而兼用之。會偏裨刻其軍聲。言將爲亂。闔城兇懼。公鈎得其情。取爲首者二人治之。餘置不問。談笑而定。徙知平江府。郡豪朱勔。挾寵張甚。視州縣蔑如。且中貴人緣勔而使。冠蓋相望。皆

能禍福人于牙頰間。官吏無不傾身事之。至郡守亦有出其門者。獨公不少貶。勸輩雖憚公之正。不敢讒。而訖公去。賞亦不及。方勸盛時。造乘輿服御之珍。設官于浙西諸郡。一日。上知其姦利。詔守臣悉罷之。令下。郡人謹呼。而旁郡方遷延。幸其必復。公曰。此天子盛德事也。人臣當奉承之不暇。乃願望乎。卽日結罷。如詔旨。識者皆歎以爲不可及。留平江六年。丐閒。優詔不許。久之。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公雖七十餘。而彊健敷腴。如五六十許人。人謂公且復起。副明天子所以委任之意。而公已脩然忘世。敕諸子勿以家事相關。築大第荆谿之上。時從賓客徜徉谿山之間而已。以通奉大夫徵猷閣待制致仕。得年七十八而終。娶吳氏。京口大族。有賢行。封越國夫人。先公十一年卒。祔公而葬。三男。伯曰志行。季曰安上。皆以公仕爲從事郎。亦先後公數年而卒。仲曰安常。擢進士第。爲太常博士。歷持節分符之選。今爲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女。長適左朝散大夫尙書左司員外郎王岡。次適右承議郎通判太原府方笈。次適左朝奉大夫尙書吏部員外郎董將孫男女合十四人。公敦厚高明。遇人無親疎貴賤賢不肖。一本于誠。委曲周旋。惟恐其不至。及于義當爲。則其守確然。雖禍福在前。莫能爲之搖奪。其使秦鳳也。成夫人以遠不能行。公朝夕慕懷。至忘食事。泊執喪。癯瘁骨立。築室冢旁。終喪而後歸。晚年得君。褒擢無虛歲。然居中則請外。居外則請閒。淹速未嘗置于胸中。平生無嗜好。所至左右圖史。簾閣蕭然。故歷官四十餘年。無秋毫之累。以令名始終。少喜釋氏書。晚而彌篤。疾革。呼子孫甥姪至前。人與之訣。無一語之亂。非有得于中者。能如是乎。嗚呼。其賢于人遠矣。藻公姪壻也。得公之詳。固無如藻者。銘曰。

在元豐世。英材畢臻。數十年間。國爲有人。以經術進。公當是時。聖考遺我。帝其用之。用公伊何。維德敦厚。學爲人師。材則多有。出入四紀。績皆可書。儒雅飾吏。蓋公之餘。遂升邇聯。出殿藩服。惟皇懋功。非我求福。終始一竟。誠于事君。視富與貴。乃如浮雲。浩然而歸。訖此眉壽。蟬聯未央。公且有後。松檟岑蔚。與家相望。尙千萬年。記公之藏。

### 滕子濟墓誌銘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交。漢、魏、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爲國子司業者。子孫蟬聯。綿十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于公爲曾祖。曰公綽。任宣德郎。于公爲祖。曰友任。朝請大夫。于公爲皇考。以公貴。皆贈東宮師傅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輩行與交。旣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參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冠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爲正字。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年。有餘人爲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尙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爲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爲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卽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于天。

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任。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母后。故未卽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垂省覽。以毋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卽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必法祖宗彝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邢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彝憲如此。義者。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于外戚之撓法。則出于內侍之干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寶批降。特旨遷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觀此有異于墨劄斜封之時乎。凡再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金。公言世忠偏裨。赫功祇緣捕盜微勞。躡官數等。位亞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羣盜充斥。姑責其後效。比卒伍背叛。奪御器。逼諫臣于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公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爲是耶。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文進職。以臣言爲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遜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爲之不

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陛對。奏疏乞寅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略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爲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知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卽位。行再歲矣。恩倖斂怨。而幾蹈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卽授首。陛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以爲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爲信。忠佞竝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之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卿言甚忠。非卿孰爲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旣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于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旣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眞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卽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縣長。過于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邇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旣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竝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參知政



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爲資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知。劉珏爲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許緝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軍爲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乃退保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于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二年九月。某甲子。薨于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甯郡夫人。一子曰珙。某官。二女。爲某官管鎮。某官梁興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詔武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平江府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藻與公同爲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訐謨獻替之餘。莫詳于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係之以銘。銘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與其後。獨紹乃風。造膝袞袞。略無隱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應變不窮。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返崧。琢詞于阡。用赫厥終。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于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源者。以貴雄饒。歛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

士第起家爲祕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爲江南聞家。皇考諱槃。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于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贈大中大夫。君諱愷。字伯強。少奇穎。渾厚甫冠。爲有司所推。入太學。爲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爲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大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期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于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修。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鹽香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莅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競渡鬪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人。時大暑。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爲五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迂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衆。躬造其廬。人爲君懼。卒禽之。置於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姦。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爲關吏所錄。守卽誣以叛。并其械于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敵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旣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

州未行間。王瓊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儀焚處州。于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以女歸其隣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爲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于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自官也。必女家不良。其父欲盜吾判耳。請爲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爲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爲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于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爲事。循循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卒歸于忠厚。方大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大中以爲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爲難。先是君恬于進取。數免稀遷。居閒之日多。泊大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于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談終日。出于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全。宣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巖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十三年十二

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傅墓南三里藻雖于君爲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爲之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愛而君獨愛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祺齋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莅民思之無秋毫愧作于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尙千萬年勿毀其宮

朝請郎陶君墓誌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爲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爲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旆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彖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宦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參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彊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爲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及汲于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卽日詣曹以己所常得者調官于是又知鄭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于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甯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鬥家藏鎧仗閭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爲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爲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爲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

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于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尙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略無幾微見于言面。所謂安于所遇者。如君非耶。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爲從事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余銘。銘曰。世競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爲之。仕雖梃之。志則起之。杼山竄之。著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 浮溪集卷二十七

## 誌銘

### 贈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彥恭既葬之五年。其子衷令衢之龍游。以書抵君之故人汪藻。而告曰。先大夫之沒。不幸葬于兵間。不暇求能言者識其墓。今不肖孤老矣。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使先人之平生泯泯然。無以見世。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以振耀陳氏。使死而不朽。先大夫實寵嘉之。君奉使九路時。治江南之番陽。藻歸番陽。與君游最久。熟知君行治。銘君固宜。君諱彥恭。字子愿。其上世家閩之莆陽。後復徙居姑蘇。今爲姑蘇人。曾大父絳。舉賢良方正。景德間。卒官左司諫。生勳。之爲祕書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銀青生侗。以文行爲富韓公所知。出入冊府二十餘年。更熙寧。元豐。無所附麗。歷朝奉大夫。衛尉少卿。以歿。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于君爲皇考。君少力學。落筆過人。父友蘇軾。孫諤。皆器而勉之。中元祐某年乙科。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擢編修。敕令所刪定官。改宣教郎。出通判保州。先是編修。敕令官蔡京。以事屬君。君不應。銜之。及是代還。京當國。除提舉河北東流物料。不拜。復通判鞏州。鞏被邊。官吏習用庫錢。無所忌。君洗手奉法。不以一錢假人。且條其宿賊十餘萬。其風爲變。熙州帥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

陰沮之。州縣莫敢迂。君推行自如。歲得米九萬斛。貫之至顰也。守率其下屬。囊鞬拜道左。君獨朝服揖貫。貫滋不平。人爲君懼。君處之晏如。會罷歸。以免除提轄河東路坑冶鑄錢。蔡京以其黨。轉運使王桓兼之。桓欲增監鼓鑄。其數倍經。君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君歸吏部。久之。除提點九路坑冶鑄錢。九路地縣百餘州。異時居官者。憚江湖嶺海之艱。率家居。可否事。君周行萬里。冒風波瘴癘而前。至課贏十餘倍。入大理爲正。拜尙書刑部郎中。京師水環城。浩然上以爲憂。命君出按。使還。合旨。除戶部郎中。戶部議留炭場。朝廷以爲非。不樂君者。讒曰。陳某實爲此。君受誣不言。黜監滑州酒。事白。差知眉州。丐閒。得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朝。宰相欲以君爲光祿少卿。君曰。吾不用于世久矣。裏除豈吾事哉。得方數百里。爲天子牧民。足矣。語聞。除知壽春府。移泗州。復還壽春。會金人寇京師。王室來告難。君讀詔書。泣下。悉禁旅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君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以其師皆出。東諸侯聞之。無不愧服。是冬。詔令不出國門。羣盜紛然。旁郡光黃等州皆陷。叛將李安提兵及疆。鼓聲聞于壽。劇賊李全亦環城宵掠。城中洵懼。公以計招安。安許諾。卽單騎叩安營。爲之陳逆順禍福。安不意君來。矍然下拜。君知二寇不復合也。乃聲言討賊。安以兵會之。臨陣斬全。餘黨皆殪。師還。厚犒安等。趣其兵西。安畏威不敢留。夜半引去。州以無事。歲餘。復請祠而歸。屬金兵南渡。避地輾轉數州。至會稽。請老。以疾終焉。春秋七十有二。寔建炎三年十月某甲子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平江府光祿山祖宗之原。妻令人梅氏。龍圖閣學士摯之孫。先君四月卒。四子。長曰高。蚤世。次曰表。奉職郎龍。

游君也。次曰哀，宣義郎。出後君之長兄某，亦前卒。次曰表，授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三女，北海簿楊符，右承事郎梁庭誨，迪功郎彭燁，其壻也。君肝膈洞然，平生不以一語欺人。服繼母劉夫人喪，哀毀骨立。王室在難，語輒流涕。忠孝純誠，蓋其天性。聞勝流奇士，必先就見，以身傾下之。苟非其人，雖在勢，視之蔑如也。坐此連蹇四十餘年，雖老而衰，猶不少貶。所至稱長者，居官不立奇，不釣聲譽。既去，後人以爲法。其守壽春，活人以千萬計，相與圖君像事之。至今壽春人，尙奉祠不衰云。銘曰：

國風中微，士習浮僞。惟諛之臧，以直爲否。陳君慨然，自別茲世。持身治人，一用其至。彼權者夫，威福惟意。吾躬可摧，甯汝軒輊。以茲數窮，材不容試。君何悔追，精白彌著。莫榮有終，莫樂無悔。後人求君，視此銘誌。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莊君墓誌銘

君姓莊氏，諱安常，字子尙。曾祖曰允明，世家廣陵。祖詢，始徙宜興。宜興之莊，逮君三世矣。皇考曰微，以進士起家，事永祜陵爲通奉大夫。微猷閣待制，贈少師，謚僖簡。而君之祖亦贈通議大夫，僖簡于時爲名臣。君世其家學，入太學，爲英俊所推。僖簡任子次及君，君不願也。政和二年，賜上舍第，臚傳庭中。微宗識之，曰：是莊微子也。搢紳榮之，調青州益都縣主簿，改監惠民局，擢廣親宅宗子學正。太學錄太學博士。時朝廷以三舍法頌天下，學官號一時人物之選。又擇老成厚重者，使諸路黜陟勤惰，以廣上意。首用君提舉京西南路學事，遭僖簡公憂，免喪。知南劍州。靖康初，金人犯闕，諸道兵戍京師。福州軍行不滿意，戕其帥。道將出南劍，部使者莫知所爲，厚糗糧金繒，幸其去。君移書顯責之曰：王室方艱，日夜望天下兵至。今此



軍甫授甲。已無顧忌如此。尙敢望其冒萬死爲朝廷用乎。不痛懲艾。誅其人。將悉效尤而起。禍有不勝言者。公等忍坐視其亂耶。不聽。賊鼓行而來。所過殘蹂。南劍空一城。皆欲亡去。君豫有以鎮撫之。而陰爲之備。賊頓城下。出醜語搖城中。君不爲動。至留月餘。秋毫無所得。反虞君襲之。則來告曰。首亂者某人也。願執于公。假道以行。于是縛二十餘人來獻。君率僚屬坐溪上受之。君旣得罪人。卽遣其餘出疆。悉以手加額而去。無一人敢譁者。繇是閩之八州皆安。無何。南劍受代。交印符。而代者以憂去。適建州兵亂。州人挽君不得行。乃相與乞部使者留君。君不得已。復留三月。閩境無犬吠之警。南劍人德君。歌思至今。久之。知處州。處州大治。請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撫州。尋辭之。復食崇道之祿。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卒于鎮江府金壇縣。其子之官舍。得年七十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初室張氏。繼室石氏。皆封宜人。石氏亦先君卒。六男子。曰瓊。右宣教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後君逾年卒。曰瑄。監潭州南嶽廟。曰璵。婺州蘭溪縣主簿。皆迪功郎。曰玠。曰璋。曰璠。皆將仕郎。四女子。右承務郎蔣慶祖。左奉議郎仲并。右從政郎王直諒。其壻也。季未行。君渾厚疏通。于經術得其指歸。與人交。一于至誠。未嘗用趨舍爲疏數。緩急輕重厚薄也。平居笑語响响。若儒生。于世事不經意者。及變出非常。關豺狼之口。而奪之氣。雖久臨方面。而老于應變者。不能爲人。以是服君。君自南劍歸。脩然自放于溪山之間。日從諸子質問經義。口未嘗掛除書。雖暫出不旋踵而歸。然享靜退清康之樂者。二十餘年。自渡江士大夫。終始無媿。少君比者。十七年三月乙亥。諸孤奉君葬宜興縣君山鄉紫花塢。以石宜人。祔璵等來乞銘。銘曰。

德本于誠。學本于經。隱然振其家聲。爲後學之師承。遭變而得豺虺之情。立談而弭一方之驚。早休而與世無營。享黃髮龐眉之齡。所遺子孫者。非滿籛也。君之後。其皆有成乎。

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君墓誌銘

崇寧初。余入太學。爲諸生。始識蘭溪江安中。望其容。粹然而溫。聽其言。款然而誠。與之談經。超然得其指歸。及議論反覆。確然莫可回奪也。余于是定交焉。自此間數年。必一相從。見于婺源。于會稽。而婺源爲最久。紹興戊午。余居吳興之長城。與安中不相聞者三年。一日。其孤軹以狀來告曰。六月壬午。安中卒矣。余爲位以哭。曰。嗟乎。安中之材。而止于是哉。非予銘安中而誰歟。君諱惇提。安中其字也。高祖澄。以貴雄其鄉。重功名。省器識。厚幣致四方賢者。使與其子游。數十年間。諸孫登進士第者十餘人。繇是蘭溪之江間。天下祖遜。贈朝請郎。父術。以奉議郎致仕。贈朝散大夫。君少沈厚秀整。長七尺。美鬚眉。閉門讀書。不關世事。游太學。以後偉稱。大觀三年。擢進士第。調湖州司法參軍。丁內艱。築室墓左。終喪而歸。授歙州司士曹事。婺源令。闕州以屬君。縣居山谷間。民喜訟。凡令至。皆謝病去。君曰。是不足與爲治耶。洎以至誠。俗爲之變。除郟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居家。會方臘之黨陷蘭溪。求官吏甘心焉。或執君以獻。適用事者。婺源人。識君曰。此吾邑江令君也。其可殺耶。趣釋之。移處州麗水令。增城陴于羣盜喋血之餘。至今爲邑人所紀。以功改宣教郎。權衢州江山丞。叛苗傅兵潰。王師躡之。縣以不前知。官吏皆遁去。君攘袂曰。賊趨閩。且得險攻之。引日。今追兵之機。間不容髮。爲州縣者。當亟索所有迎餉。奈何。尺寸紙耶。卽擴廩齎糧而前。師賴以

濟士大夫服其知變。金人渡江，傅崧卿爲防遏使，君以客從。時潰兵踵降，州縣無見儲，或請取諸民以給。君不聽，悉發封椿錢粟賦之，所過無秋毫擾人。乘輿還闕，千里晏然。君力爲多，遷奉議郎，通判宣州。州承廢亂之後，流冗係道，君撫納有恩，人爭圖君像事之。會監察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詔求人材可用者，大中異之。至州，察君而信，首以君應詔。遷承議郎，詔詣行在所，入對合旨，除知處州。遷朝奉郎，未行卒。年六十。娶胡氏，封安人，二男一女。男曰鞞，曰鞞，鞞求君銘者也。女未行，君襟量冲夷，與之游者，未嘗見有喜怒之色。爲文簡勁，似其爲人。平居退然，不能言。遇事剛決，率出人意表。又裁處悉得其宜，故當多事時，數以功顯。甫中壽而歿，用不極其材，聞者惜之。諸孤以紹興己未正月己酉葬君其縣龜阮之原。其銘曰：古儒者學不虛，出逢時，迺發舒，逮世靡異古。初以儒名，類闕疏，反卿相，出戲車。嗟安中，少凜如，取儒科，始一摠。屬民間，去里閭，曰予吏，責在予，起創殘，已喟歎。果遄追，覲帝居，達雖晚，出有旗，謂功名，當特書。曾甲子，不少餘，孰君藏，俯故廬，學士藻，識厥墟。

朝散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建炎元年，朝請大夫祕閣修撰王愈，以書走廣陵，屬其邑人汪藻曰：愈不天，不能事親，先人棄諸孤，將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德興縣靈湖之王塘。惟先人束髮讀書，立訓故爲後學宗，抱能不施，以不大振耀，惟不肖孤材下，不能嗣事，使其名聲顯聞，今旣返九原，若不刻藏，懼日遠日忘，終泯泯無聞。惟夫子賜之銘，以寵綏其歿，假王氏無窮之休，敢請藻曰：噫，是吾邑老成，望其貌如東郭順子，聽其言如仲長公理，叩其

學如皇甫士安者也。銘其可辭。君諱某，字公權。其先琅琊王氏，晉渡江居江南。訖唐廣明之亂，有徙名數于婺源者。于君爲九世祖。以力田遺子孫。至君大父始釋耒爲儒家。君兒時穎甚，得書敏視若流。游太學，籍籍諸生間。以父老丐歸，從鄉舉。州再上其名，再不中。父喪旣除，卽慨然有高世意。或勉之仕，泣曰：吾所爲汲汲者，以親在也。今親逝矣，奚仕爲？迺杜門息交，著書數萬言，言覈而理申，要必自己出，不借他人一詞。愈用君學，擢紹聖元年進士。丙科調建昌令。時江南荐饑，縣無儲，獨經廩厚藏。吏守文不敢發。君亟以書抵愈曰：令活民而黜職也。愈稟行之。由是建昌之民居數千里，流殍少間，不知其無歲已而愈守信。會賊方臘寇城，危甚。君索橐得白金數千兩，間道資愈餉事。且戒之死，聞者無不感奮。以故兵焚殘十餘州。惟信屹然，無秋毫之失。蓋君明于事機，以成其子者類如此。建中靖國初，以進士久次，得官不赴。用愈恩，累官朝散郎，賜五品服。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八十有三。曾祖某，父某，妻余氏，封安人。先公卒，二男子，其一愈也。次曰慎，孫六人。德昭迪功郎，餘尙幼。而德昭前卒。君居鄉博施兼容，歲折券以爲常。而與人未嘗校。于治心養性，皆得其要。蓋不讀釋老之書，而闇與之合。古所謂耄期稱道者，如君非也耶。銘曰。

晉之王姓兩族蕃，至唐獨有琅琊孫。公家江南乃其昆，以學自表爲清門。著書上與千古論，材雖不施聞則尊。遣子出仕乘朱轡，葉膏旣沃還流根。暮年章紱榮詔恩，奄蜨壽骨歸丘原。靈湖有阜如鶴鷺，君手自窵非承言。我書其實要不煩，刻著玄石期長存。

主簿胡君墓誌銘

安定胡者。君族姓也。霖君濟者。君字名也。世家歛之婺源。嘗得奉新主簿以歸者。君爵里也。曰順宜。曰大明。居鄉稱善人長者。遺芳衍慶。逮其子孫者。君祖父也。少孤能自樹立。喜讀書屬文。與其兄學四方。要必自我起家。雖祁寒劇暑不置者。君志操也。以貲長雄其鄉。務交結賢士大夫間。斥其餘趨人之急。晚不樂試吏居家。以甘旨奉其親者。君行義也。築亭館溪山之間。藏書萬卷。以課子弟。蒔花萬本。以娛賓客。一時臺閣之彥。戚里之賢。交口譽君。以文紀其實。至無慮數百篇者。君能自適其適。而有聞于世者也。得年五十有三。以政和二年某月甲子。歿牖下者。君之始終可攷而無媿者也。曰清河張氏。宜家媿德。曰師禮。師雅。師愈。巖然爲舉子之秀者。君之嬪息也。女一人。爲進士張亨龍妻。孫男女若曾孫合十人者。君之後將大而無窮也。六年冬十有二月某甲子。卜其家百步曰西園之右者。君之葬所年月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志義幾于兩得矣。而孤師禮。又能狀君之行實。求銘于余。以行世傳後。其言皆合理應法。此余所以爲之銘而不得辭者也。銘曰。

德人之生。如玉粹然。與瑑琮璧。交神享賢。寧韞諸石。輝山潤川。孰能自珍。君實有焉。不受世琢。獨完其天。徜徉林廬。匪輕匪軒。喜事如俠。遺神若仙。俯仰一世。歸安九泉。繩繩諸郎。駒駿雛鷄。尙想來世。幽光益傳。其植墓楨。清陰滿阡。刻吾銘詩。信必有年。

判官程克一墓誌銘

公諱克一。字貫之。衢州開化人也。曾祖壽。祖昭。考璣。皆隱德不仕。程氏之先。見于詩書。其後解散流衍。布滿南北。各自爲族。公之上世。口相傳授。以爲黃巢之亂。自徽州之黃墩徙焉。不知徽州之程何別也。至公始推究本末。譜而第之。于是知其爲程忠莊公靈洗之後。今其丘墓尙在也。自黃墩之徙。凡八世。公之兄寵。始以經學應書。公與弟允若。皆從受教焉。三人相繼貢于鄉。而允若以政和八年賜進士第。未幾。兄弟皆蚤世。公巋然獨存。公儀表魁碩。語聲如鐘。性厚重謹愨。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鄰里。鄉黨其弟沒于京師。犯大寒。奔走修途。取其匱以歸。傷兄弟之蚤世。凡所以卹養拊孤。恩意周浹。調脯裹外。一無間言。靖康建炎間。盜起鄰境。柝聲相聞。人惴惴不自堅。公糾合廬井。以相保衛。無敢後先。訖賴以安。平居言語確訥。人以其可否爲輕重。間有鬪訟不能平者。往往得公一語卽定。蓋所以信服之者舊矣。議者謂公祖考之積行。兄弟之力學。皆不克施。意者其有待于公乎。然且偃蹇不偶。紹興八年。乃以時奏名。致中乙等。補京府助教。年五十餘矣。太夫人在堂。公不忍舍去。求便于養。以右迪功郎監西中嶽廟。太夫人沒。旣卒喪。迺調澧州軍事判官。公不以老故自任。而薄其官事。無纖悉皆親之。析疑發伏。多出人意表。于是又知公之敏于事也。部使者仰其才。符檄狎至。不遑寧處。公素有足疾。至是寢劇。十有九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官。年六十有三。旣而命下。以右承奉郎致仕。娶江氏。子男三人。曰知訓。知謙。知誼。女三人。長歸進士劉翰。次未纓。孫三人。越明年二月十有一日。祔公于開化之某鄉。裴源先塋之次。嗚呼。世所以望于公者已矣。而曰。或在其子孫乎。雖然。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公何憾焉。公之兄子剛中。幼鞠于公。念

無以報罔極之德。則疏公之行事。以來請余銘。銘曰。開化之程。其來自歛。至公弟兄。始事儒業。公于其間。天假之年。謂將顯庸。而又不然。惟孝且友。是亦爲政。子孫其承。所謂餘慶。

左朝請郎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武成者。四世而生世瑛。世瑛生仲思。仲思生升。升于君爲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君決之。豪鄒氏橫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爲請。不聽。卒以法投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爲布衣交。君至京師。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挽君置黨中。會僚常瓌書詩屏間。京疑瓌嬖己。屬君求其跡。且遷官。君笑曰。此市道也。胡爲及我哉。京不悅。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盟。袖所著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太常博士。道阻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于近臣。學士詹曷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彥言。君可用。詔用君爲建昌軍。君少時銳功名。旣數罷歸。意益怠。頗治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汲汲。當國者數以人先君紓其期。君不校也。至紹興三年冬。適五年矣。一旦尙書符趣君行。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及母妻皆死焉。天下冤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也。譯書聞。天子震怒。詔師臣討始亂者。皆伏誅。于是

御史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囚于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爲陋于拊循。繇是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選儒。威權不張。兵卒悍驕。邀取無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羣入市。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乃詔褒君爲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埴。曰墉。曰緇。郎。埴蚤卒。緇郎軍亂失之。墉以紹興五年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聞建昌難作。余爲之翼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餘里。問建昌人。君遇禍時曲折。皆慟哭失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彊致耶。然則君雖遭奇禍。而其亡爲不朽矣。余方欲會萃其事。私識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不可不銘。銘曰。惟古者之仕兮。求其志之必行。苟利及于茲世兮。顧何爲于久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歷羊腸而靡辭兮。敢前知于如仆。皇揆余之忠信兮。畀盱水之四封。將鋤蕪其榛梗兮。反殺身而覆宗。民哀君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弔沈淵以斯文兮。表我侯于世。

奉議郎知舒州曾君墓誌銘



紹興十年三月。故人子曾協以書抵余曰。惟先人棄諸孤有年。惟不肖孤于窀穸事不敢緩。今歲月逝矣。所以詔後世者無傳焉。願先人好友惟丈人存。敢介伯父以請。則又爲書一通。錄君平生族出官閥行治。授使者速余銘。乃序而銘之。君諱纁。字元禮。世家建昌南豐。南豐之曾。自國初開天下。蓋君之曾祖致堯。事太宗。真宗。有大臣之言。不克施以歿。仕至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君之祖易古。復以議論文章名世。卒官太常博士。有子六人。曰鞏。爲中書舍人。神宗時。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曰布。相徽宗皇帝。諡文肅。曰肇。終翰林學士。諡文昭。同時鼎峙爲名臣。于是曾氏之名。益彰徹于時。士大夫以氏族名家。皆出其下。君文昭。暮子也。少警敏。自以承父祖百年餘。不痛自激昂。無以紹厥世。乃力學問。爲詞章。被服勤苦如寒生。未冠試有司。已能超出其輩類。坐黨家子。不得至京師。著七志。鷗鳥。老酒二賦。以自見。文昭公見而奇之。年三十餘。始舉進士。中其科。調主應天府虞城。明州鄞縣簿。復陞阬久之。當路有憐其才。悼其屈者。挽爲大晟府主簿。非其好也。出提舉兩浙。河北。京東。路鹽香。改梓州路常平。皆不赴。除京畿提舉學事。言者猶指君黨家子。免之。得知太平州。提舉兩浙鹽香。又皆不赴。選知高郵軍。移未期年。遭母寃。國夫人憂歸吳中。至毗陵卒。年四十一。官止奉議郎。時宣和五年四月五日也。娶強氏。資政殿學士文憲公之女。竟國夫人之妹。生子五人。曰懋。懋。懋。懋。懋。迪。功。郎。鎮江府金壇縣主簿。懋。承務郎。懋。懋。皆未命。皆後君數年卒。協今爲右承務郎。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君清修謹厚。齟齬時已凝重。不可干。見者無不敬異之。及長嗜書。得一書必手鈔口誦。非得其甚解不已。于春秋之學尤長。平居終日寡言。淡若與世無情者。及處父母兄弟。

朋友之間。則能爲人之所難。文章簡古。似其爲人。議論衮衮。挾其家數世敢言之氣。必有爲而發。不崇空言。政和間。余始識君。文憲公座上。自是日相親。每君文一篇出。讀之若川增條達。莫見其止。余未嘗不愧嘆彌日。以爲不可及也。當是時。人材盛矣。君獨秀出其間。自艱難以來。典章文物委地。昔之所謂人材者。各以其所長班班見世。取能名。登顯仕。而君墓上之木拱矣。古人所謂人不可無年者。如君非耶。由是知君者莫不哀君。君歿時。協未勝衣。今頎然爲舉子之秀。乃能數百里求文。識君墓人。又莫不喜協之能紹君。如君之紹其家者。謂君有後。而曾氏世不乏人者。其在茲乎。君墓在鎮江府丹徒縣。丹徒鄉。其葬也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嗟夫子兮志莫倫。承奕世兮自發身。佩明月兮冠切雲。策堅良兮問要津。八鸞奏兮步始陳。忽中道兮梲厥輪。成之艱兮意若勤。復奪去兮疑大鈞。君有後兮將益振。謂不信兮視此文。

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趙公墓誌銘

公諱億。字延之。姓趙氏。信安西安人。趙氏自清獻公抃。以直道危言事三帝。事載國史。天下遵仰之。故五十餘年。信安士大夫家。無不出趙氏右者。清獻公二子。長曰帆。於潛令。次曰帆。太僕少卿。贈銀青光祿大夫。帆生霖。帆生雲。霆。而清獻公歿。帆及霖皆蚤世。公霖子也。元豐中。清獻公以太子少保歸里第。公始生爲嫡曾孫。清獻公喜甚。爲制名。且字之。用清獻公遺奏。補郊社齋郎。調海州懷仁尉。縣瀕海多盜。有王臯者。十餘人未捕。以公年少易之。公布耳目立擒之。他皆遁去。改承務郎。主少府監簿。逾年。遷國子出通判絳。

潤州丁祖母時氏憂卒喪除太僕寺主簿轉宗正寺丞司開封兵曹事京師大雪民饑公以府屬賦粟均平所活不勝計入尚書爲水部員外郎詔館大遼使客賜同上舍出身往返兩月餘錫服者再改兵部戶部復館高麗擢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爲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副使轉輸如期進右文殿修撰忤中貴人奪職主管江州太平觀俄廢于家明年復朝奉大夫知萊州復直祕閣知明州尋悉還故職州有天童山爲浮屠居者數百年瓌材以千萬計道士利其貲猥曰吾教以茲山名經今浮屠有之非是官常見還時靈素之黨居中道士張甚州縣莫敢牴牾公獨判其妄道士訴諸朝詔部使者按之不能易械道士于獄笞其背遣之其徒屏息人以爲難秩滿還朝得鎮江府會上皇南狩乞主管西京嵩山嵩福宮上至繼揚除廣南東路轉運使至則求民疾苦上之如減劉氏丁米蠲潮州茶租分嶺南之選以杜詭梃之姦輟攝官之員以處落南之士又奏捕盜官凡得級若瘐死之人不爲賞識者躓之車駕幸永嘉募海舶百餘公先諸路至且徭人窺省地公得其主名治之皆手詔嘉賞召還知溫州一月罷移漳州以疾請老從之既三年朝廷知公未衰起提舉台州崇道觀官命及門而卒年五十有五時紹興乙卯十二月丙申也殮之三月葬公于某鄉某原公四歲而孤外家奪母志屹然自立于齟齬之中既長以通敏結人主之知出入臺省二十餘年積官至中大夫職至右文殿修撰贈其父至正議大夫亦可謂有志矣公眉目如畫論奏詳明故金使造朝必以公充選自以公卿之後懼爲豪習所移兢兢濯磨平生無秋毫子弟之過奉身清約如寒士奉公謹嗇如私家嘗曰吾結髮至成人銀青之力也以所得之恩官其孫傳蓋公之

可書者類如此。先室江氏，次室郭氏，皆名族。子二人，曰蕃，修職郎，監南嶽廟；曰莊，通仕郎。女一人，嫁迪功郎何彬。前卒，藻少以姻黨從公游，今髮白矣。公之云亡，銘莫宜藻。會蕃以狀來請，乃爲之銘曰：盛德之後，子孫多材。譬木萬丈，棟椽條枚。公生而孤，表表自好。材雖逢辰，年不獲老。遺子以約，尙其似之。納此幽刻，無窮之詒。

承議郎通判潤州累贈朝議大夫趙君墓誌銘

政和二年正月丁丑，承議郎通判潤州趙君諱鈞，臣字秉之，年四十五卒于家。宣和五年辛亥，葬君開封府長垣縣呂村之原。又二十四年，當紹興十六年，君之子奇爲朝請大夫、荊湖北路提點刑獄，以書屬其故人汪藻曰：先人以文學行治，有名崇寧、大觀間，不幸不得年以歿。旣葬而衣冠南渡，幽堂之銘未刻也。惟先人平生所以樹立者如此，而無傳于後，不肖孤懼焉。敢以前著作郎王辟章所書行實一通累夫子，惟夫子哀而賜之銘，藻讀其書曰：信，藻與君生竝世，雖任之南北，相去數千里，不獲從君游。然每至中朝，必聞君名，賢士大夫間，今得刻君之藏，幸矣。君滑州韋城人，其先世序繇遠。至君之祖諱某，始仕爲鳳州錄事參軍，贈金紫光祿大夫。生皇考諱偁，元祐中嘗以河北轉運副使論黃河北流貯提事，名敢直言，事載國史。一時偉人如司馬溫公、翰林蘇公兄弟，皆手書慰勉。卒官朝請大夫，尙書吏部郎中，贈正奉大夫。君少讀書，嗜古文，恥以諸生訓詁之學干有司，用父任爲楚州寶應縣主簿。會令缺，攝行令事，有能名。部使者莊公岳過之，喜曰：昔吾以州從事吏部公淮南，觀典刑前後，常恨不復見之。今君能然，吏部公不亡。

矣。調監雍丘縣酒稅。縣跨汴堤爲橋。一夕火作。闐闐中張甚。或請斷橋以紓火怒。君曰。雍丘之爲邑。以有此橋也。今火未至而撤之。萬有一夫叫呼于其間。則此十萬餘家生靈成胡越矣。幸勿遽。請盡力除君憂。卽冒鬱攸坐橋上。相火所熾。爲之區處。頃之火熄。而橋卒不毀。邑人德之。崇寧初。預增修永裕陵。以勞遷宣德郎。簽書常州判官廳公事。未行。御史察訪河北。請君俱。是行也。事有關權倖者。御史難之。君曰。御史坐臺。猶許以風聞言事。況專屬公。何憚哉。亦爲吾之所當爲者而已。御史矍然曰。公言是也。乃具以其實歸報。張幾仲帥高陽。開幕府。孫勰志康。王安中履道。趙鼎臣承之。霍安國子磐。實從。皆一時之望也。一日。幾仲謂君之弟承之曰。今茲佐吾軍者。得公等矣。而付之民事。未得其人也。欲煩秉之重吾府。可乎。卽辟君知河間縣。君感知已。欣然就職。而孜孜于民俗之所先。每訟至庭。率以片言面折其是非。父老至相戒曰。汝曹毋妄訴人。今令君得人。眉睫間不可欺也。先是河北行夾錫錢。而有司調民賣白金甚急。居無何。錢幣改議。議者謂君錫錢積之官糞土耳。幸詔下。民未周知也。胡不白府。豫以此錢貸爲買白金之費乎。君愀然曰。是罔民也。吾曹而忍爲此哉。言者語塞而去。時大觀初也。當是時。朝廷方新法度。信賞以勸從者。而州縣吏至一歲。屢遷其官。君曰。吾知道吾責而已。多賞何爲。蓋其用心。皆如卻錫錢之議也。官滿。民遮道不得去。則相與守府門。願復借君數年。擢通判潤州。未之官。卒。以奇故。贈朝議大夫。君平居澹然。未嘗見喜愠之色。與人交。初若簡嚴。旣久。無不敬愛而思之。家有田二頃。親戚之貧者。皆從君食。歲以爲常。至自奉。則僅免飢寒不恤也。官寶應時。已聚書數千卷。無日不觀。歸則嚮衣衾載之以從。有詩文百餘篇。

合爲三卷。與承之齊名。而友愛尤篤。平居倡酬贈答。若朋友然。故君之卒。承之哭之過時而哀。娶劉氏。封安仁縣君。贈恭人。四男。一女。男曰奕。曰京。曰奇。曰亮。奕。通直郎。主管登州鹽事。與京。亮。皆前卒。奇。則大夫君也。女適承事郎永靜軍司錄事韓承胄。孫曰如圭。曰如川。曰疇。而如圭。如川。亦前卒。曾孫曰祖壽。將仕郎。大夫清修而文。復有盛名于時。而大夫之子如川。資尤雋敏。年二十餘。以右迪功郎取進士高第。未及策試于庭而卒。士大夫惜之。嗚呼。君家其世有人乎。君雖不得年。不用于時。而所以遺子孫者無窮矣。銘曰。

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墓誌銘

先生讀書惟古求。悼世俗學非其流。伯墳仲簞天北陬。合爲雅頌來中州。一官所至民挽留。忽棄華屋歸山丘。厥波之餘子則收。彼壽而達誰吾優。窆于異縣龜告猶。耳孫世世祠春秋。

紹興八年正月癸卯。左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卒于家。其孤及祖以公治命用其年三月丁酉。葬公宜興縣篠嶺之原。旣葬。議不可無銘。乃以丹陽邵彪之狀來請曰。蔣氏出周公之子伯齡。封于蔣。而子孫因以爲氏。後其地并于楚。遷齊之樂安。漢光武時。有以功封函亭侯者。函亭在今陽羨瀟湖西。故蔣氏世爲常州宜興人。公諱階。字夢錫。以贈太傅諱九臯者爲曾祖。贈太師諱滂者爲祖。而觀文殿學士贈太師魏國公諱之奇。季子也。公少穎悟。方總角時。魏公與羣從讀釋氏書。論淤泥蓮華之義。公從旁請曰。非孟子所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者耶。魏公大驚。問疇復類此。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是也。

魏公繇此愛異之。元豐初，太學成，四方之士來集，公甫冠，提所著書入焉。有司試其文爲諸生第一。遂知名于世。魏公欲任以官，以非其志固辭。魏公莫能奪也。擢元祐三年進士第，調壽州司戶參軍。龔魏公帥熙河，奏爲書寫機宜文字。夏人來議疆事，命公館之。敵以重兵屯竝塞山谷間，使者援例期必得。公陳禍福與相撐距，敵爲誄服，不敢言。魏公召，罷爲保甯鎮南兩軍節度推官，不以秩卑故。于事有所怠忽，當路交薦，改宣德郎。大臣言經術通明，除太學錄。魏公請外，出爲發運司管勾文字官。丐閒便親，得監兗州東嶽廟。魏公薨，服竟，乞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尋通判廬州。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未至，改著作佐郎。言日厯爲信史根本，今時政起居注，先送兩省官，恐不時頒，因循放逸，乞徑付館分譔，責其成功。詔特從之。人以爲知體。逾年，召對，問魏公事甚詳。公歷敘始終，占奏華敏，有言動聽。即日除尙書主客員外郎，徙兵部，升郎中。坐曹四載，怡然無留滯之歎。遷鴻臚少卿，丁內艱，終制，除光祿卿。居亡何，擢大司樂。時用魏漢津樂，以中貴人梁師成兼領，師成挾恩怙權，人莫敢忤。會欲增舞佾而三倍之，公顯斥其非。且樂工募市人，猥冗，非所以奉天地宗廟。請一切沙汰，從之。師成怒，不主己語，有侵公者。公曰：「一代禮文，當質之經師。」成曰：「僕不讀書，愚抵此，公不爲動而深銜之，日求所以傷公，久之無所得。于是宰相之權熏灼中外，公未嘗一至其門。他日擬官，以公名進，或問其故。」曰：「人望也，用之得人，然亦不果遷。繼此當國者，數欲挽公爲助，公毅然不與之合。人以爲難，會收復燕雲，羣臣上尊號，或謂庶官之長，當爲羣臣先。」公曰：「裕陵嘗卻徽稱，爲萬世法，上躬行之是也。奈何縱諛以虧盛德乎？」卒報罷如公言。一旦如有不樂者，力祈補外，得徽猷閣待

制知宣州。未陞辭間。改興仁府。府有戍卒。其將鄒迪不能制。軍卒王靖以衆殺迪于庭。官吏駭散。公聞卽出慰撫。號令詳明。徐遣親兵躡之。悉擒無所脫。卽手檄開示大信。以靖其餘。是日興仁微。公幾大亂。初興仁俗。慳吝難治。公不忍威制而寬撫之。時以爲仁。至是變起倉卒。人皆褫氣。公獨坐閣決事如平時。而得羣兇于談笑間。人更服其勇。歲終求罷。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奉祠數年。遂抗章請老。旣得請。淡然與世相忘。遭金渡江。生涯焚剽。乃退居無錫西山之麓。結廬終焉。杖履婆娑泉石間。如是者七年不厭。卒年七十六。手書遺奏。使其子上之。書無一字欵傾。亦無一語及私者。人歎其忠。階自宣德郎。十一遷爲大中大夫。爵宜興縣子。食邑五百戶。妻沈氏。有賢操。封令人。先卒十五年。子五人。康祖。承務郎。知饒州永平監。寧祖。左朝奉大夫。致仕。益祖。文林郎。東平府刑曹掾。及祖。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慶祖。承務郎。而康祖。寧祖。亦前卒。慶祖陷敵中。孫七人。曰華。曰繁。曰芾。登仕郎。曰荀。曰著。曰莊。將仕郎。曰芹。公莊重清修。而資長者。治官居家。皆有法度。與人交。終始如一。趨人之急。甚于關身。魏公釋位而歸。日娛侍膝下。不忍須臾去。側泊服喪。以孝聞。太夫人春秋高。飲食起居。湯熨必躬調護。逮卒。幾不勝喪。性嗜書。每挾之與俱。雖耄老。疾病流離。未嘗一日廢。遭喪亂。失故居。并其本業亡之。未嘗介意。獨以書復完爲喜。文典雅。而尤長于詩。所賦幾千篇。有梁溪集百卷。讀之。知得于聖人之學深也。嘗謂周衰數千載。士大夫無慮數百家。鮮有不失其傳。與其始之所以氏者。獨蔣氏班班可譜。無世無人。宋興。太尉堂始用儒術。致身華近。爲嘉祐名臣。魏公以從子繼之。歷四朝四十餘載。遂秉機政。功業文章。碩大光明。載于國史。公復躬清厚之德。完節而



終公子五人。又俱力學登進士第。膺館閣師儒之選者。接踵于時。皆申申孝謹。篤于名教。如漢萬石君之家。而文采過之。言東南家法之盛。未有能先之者也。是宜爲銘。銘曰。

魯別子六。蔣爲始分。太尉旣顯。樂安乃聞。惟時魏公。以道事君。出入四紀。有勞有勳。誰其似之。公則有文。惟始秀發。蔚如興雲。躋于禁嚴。嚴屏輔軍。遂返丘壑。超然莫羣。天胡已之。帝閔厥勤。坐訖眉壽。初無戚欣。詩書傳家。旣久益芬。刻此玄石。寘之幽垠。萬古勿毀。德人之墳。

徵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誌銘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爲流俗。由是名節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爲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興諸生。任中執法。獨信其所學。爲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絨嘿。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漢時有封義興而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爲金壇人。曾祖郢。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羣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公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鬪。公初至。訟壘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豪右晷迹。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初。詔天

下與學。以公爲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丁光祿憂。服除。爲尙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僖祖殿。工旣畢。言者以爲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之敢廢也。今旣奉安祭告矣。奈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議復故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爲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旣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能。惟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爲向背者。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爲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惟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爲中傷計。此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尙仍祖宗之舊。瓦木塗暨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于自奉。與土階卑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旣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卽以公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古之人君。于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爲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于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昨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多。不可以人而廢。公徐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卽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觖望。若夫攀緣輾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爲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與水利。王安石

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于爵賞較秋毫如此。况節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  
戩之命已行。當爲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當遵守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倖率請建墳  
寺。及疆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卽降詔禁止。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祕書丞。公言。良嗣降敵狂妄。不宜出入  
禁中。後良嗣果敗。眞州守貳更告訐。付公治。守李釜雅爲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壻也。帝  
怒甚。釜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冤。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  
役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于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往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  
卽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爲勞民費財。徇虛名。虧實效。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更。  
卿于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爲大臣沮格。識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出。詔之  
才求之。無所得。懼辭窮。且得罪。卽督州縣發民畎水鑿山。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  
狀。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旣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  
不爲不足。殫財力。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畀漕司製造。  
廣東轉運使徐惕。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興作。乞重寘之法。帝不從。公臥家待罪。詔起之。因力請罷遷兵  
部尙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吏部四選。事素繁猥。其長率怠于省治。  
吏得緣茲爲姦。公晨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參稽律令。可否立疏于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  
爲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兼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尙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投閒。改提舉

南京鴻慶宮。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尙書召。兼資善堂翊善。公再至京師。願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敵騎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上章乞遷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旣解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帝貶貫環衛。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爲慮。淵聖皇帝喜。賜縑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于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問。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惟陛下財幸。上皇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尙書。靖康元年。復請問。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兵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遷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于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尙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該。右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事郎惠安尉王悅。次尙幼。孫四人。臺卿。右承事郎。和卿。沖卿。元卿。右承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以游辭僞色借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爲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論薦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其爲文。一本經術。無益于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似其爲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祔。以左朝散郎許德之之狀來請銘。藻嘗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爲輕重。士君子一志于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

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正素定。不與世推移者。方公在朝廷時。搢紳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啓迪人主爲心。撻逆鱗。批大卻。聞者爲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子間。洎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躡。或以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之所立。豈偶然者哉。藻服膺公門。知公爲最詳實。諸孤又以禮請。敢不敘而銘諸。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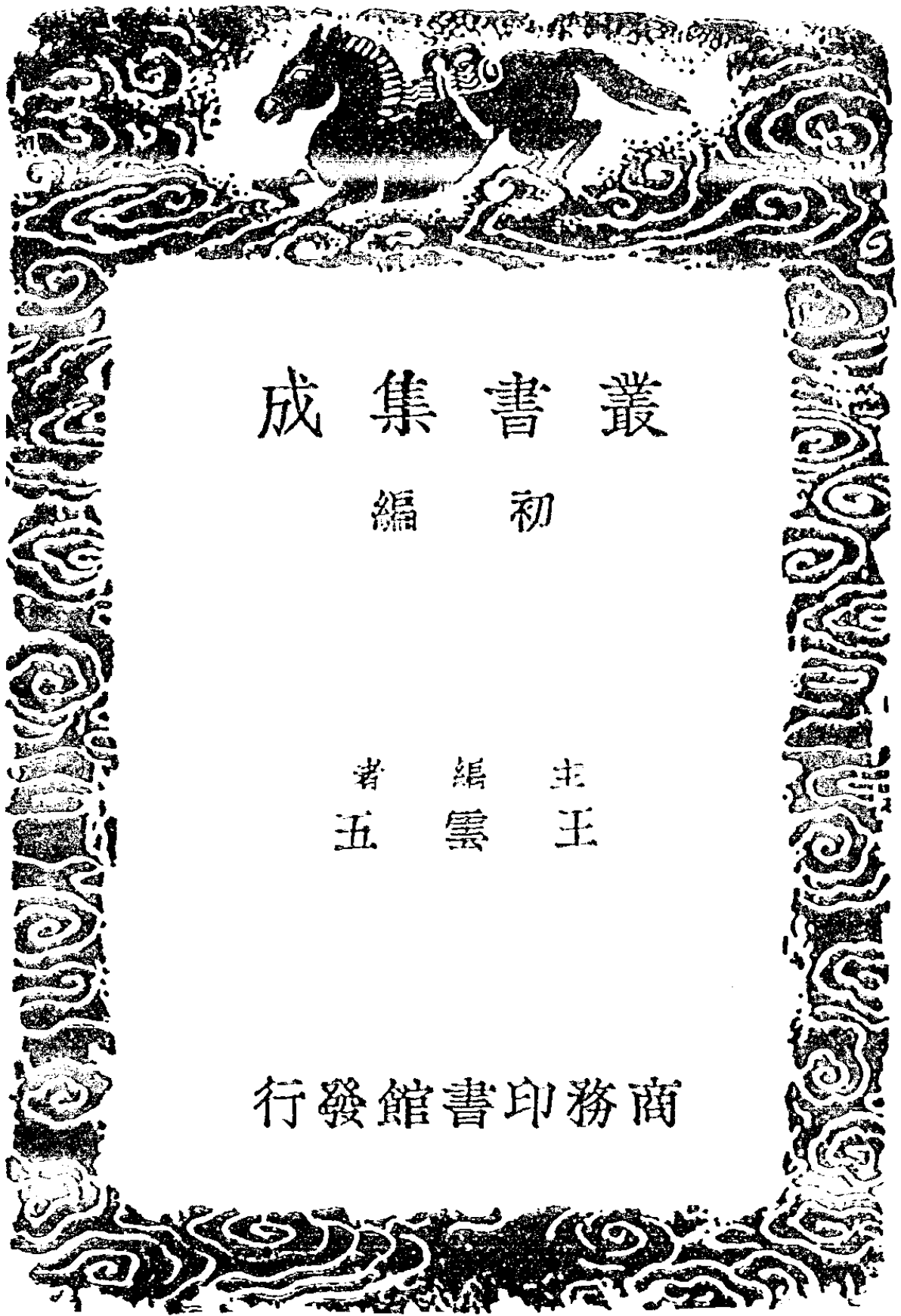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衰所關。在昔祖宗。政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靡。人因世移。安得剛者。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爲鳳麟。心則金石。見義而作。直言靡思。觀者爲栗。未嘗少卑。坐茲寡諧。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梏。間關異州。不在其位。莫如我憂。闔棺海山。因窆其域。後人懷公。視此銘刻。





5
4
1960

浮溪集附拾遺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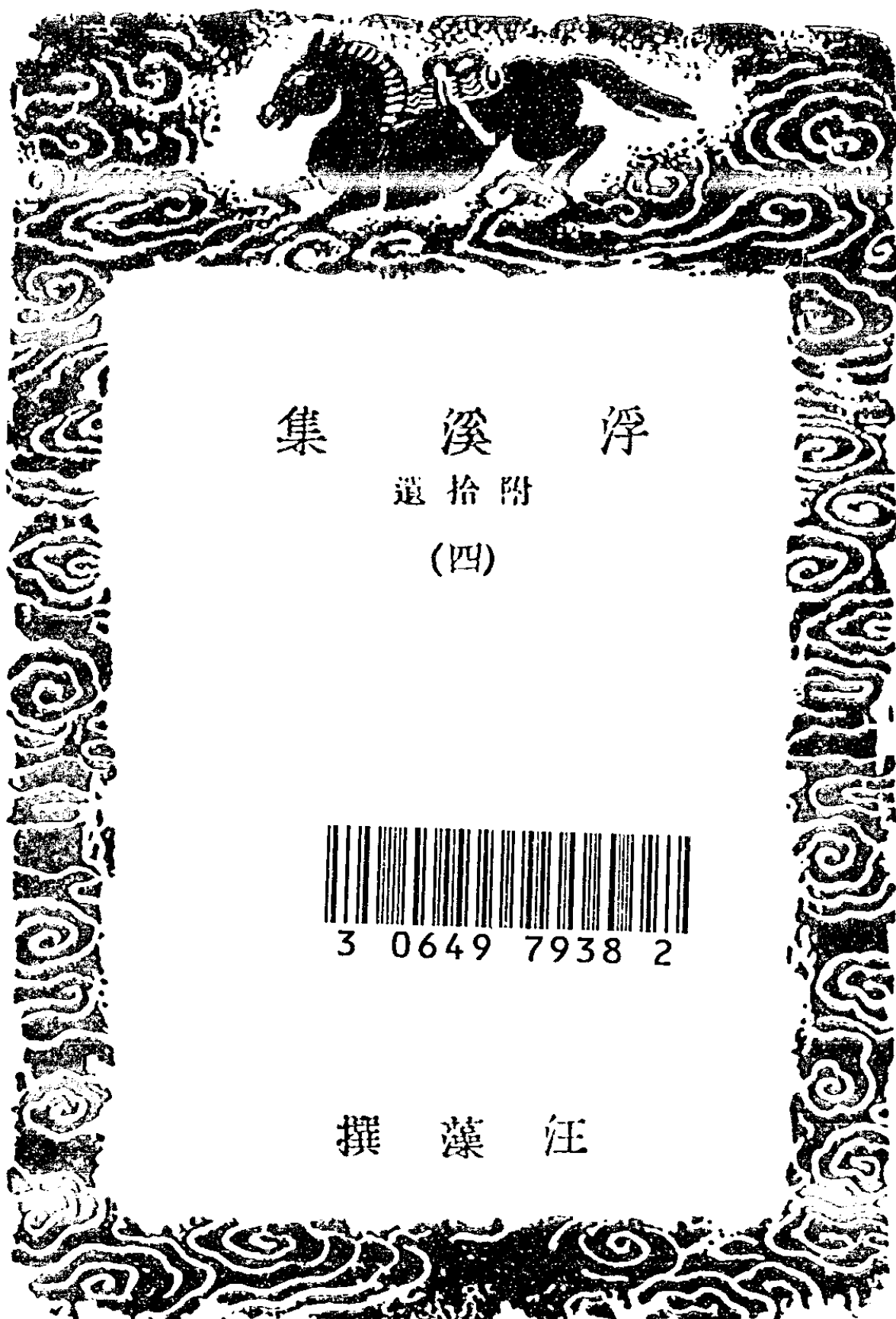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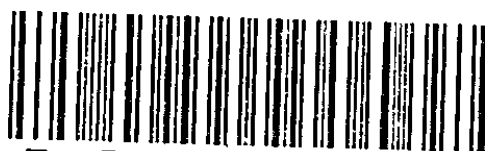




集 溪 浮

遺 拾 附

(四)



3 0649 7938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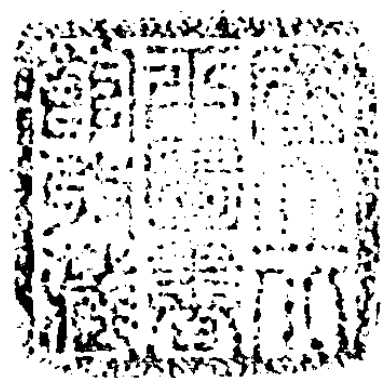
撰 藻 汪

浮溪集卷二十八

誌銘

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

紹興五年十月戊辰。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卒于信州。明年五月丙申。卽其州之南七里上饒鄉葬焉。將葬。其孤惇以吳興劉一止之狀。屬公故人汪藻而告曰。先人以文章議論政事行世三十餘年。卒不克大施以歿。葬而不得傳信之辭。納之壙中。猶不葬。惟夫子幸賜之銘。藻謝非其人。不可。則書而系以銘。公諱紆。字公袞。世家撫之南豐。尙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致堯之曾孫。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之孫。而丞相文肅公布之第四子也。母曰魯國夫人魏氏。公少穎悟。天資旣高。又受學于賢父母。當是時。文肅公爲天子守邊。不暇朝夕。專以魯國爲師。年十三。伯父南豐先生輩。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文肅公任爲承務郎。學士鄧潤甫。尙書彭汝礪。與語大奇之。舉賢良方正科。上其文公車。會科廢而止。建中靖國元年。文肅公爲二后山園陵使。用故事辟公以從事。已左丞相韓儀公欲擢公館閣。公白文肅公力辭。下除太僕寺主簿。一時名士賢者。皆願見之。于是左司諫江公望。累數百言薦公。不敢以宰相子爲嫌。文肅公免相。言者指公嘗夜過韓儀公家。議復瑤華事。且受父客金。請付吏。當國者用呂嘉



問尹京。典詔獄。嘉問。熙甯中。與文肅公議法爲敵者也。鍛鍊半年無所得。詔自中竄永州。入元祐黨籍。會赦。移和州。又會赦。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文肅公歿。執喪以孝聞。服除。調監南京河南稅。改簽書甯國軍節度判官。時宣城江溢。沒數千家。公白守曰。饑而賑貸。法也。然廩非部使者不可發。今事急矣。請船粟以哺垂死之民。守曰。如三尺何。公曰。紆常平。主管官也。有罪當坐之。卽發廩。自言。部使者嘉而不問。除通判鎮江府。會淮南漕渠不通。泗。楚。州連數守罷。發運使陳亨伯密奏。選公知楚州。公因荒政。役饑民。渠通而民活者。不可勝計。以功加直祕閣。與部使者論事不合。移秀州。州歲比版圖。前此吏高下其手。民患苦之。公委僚屬降登。不使吏預其間。吏怨公入骨。則爲書以搖衆。人人自危。公立焚其書。州以無事。還朝。除蔡河撥發。未幾。提舉京畿常平。改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陞副使。罷歸。得主管南京鴻慶宮。屏居湖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勤王。檄至湖州。守梁端會士大夫謀之。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間數日。苗傅來取兵。公請端械繫使者。毋令還。當是時。徽公幾殆。上反正。御史中丞張守白發其忠。除直顯謨閣。且召見之。公曰。守臣在也。吾何爲者。辭不行。然上雅知公名。明年六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九月。移兩浙路。于是大軍屯江上。求索無涯。公隨給之。猶不滿意。狼籍公牒。公度不可留。引嫌自言。復還江南東路。先是盜孫誠等。暴誘屬邑。一方騷然。公作聖旨招安。單舸見之。諭以禍福。誠等望風迎拜。上書歸矯制罪。天子賢而釋之。未幾。隆祐皇后崩。參知政事李回爲監護使。辟公修奉。議者欲稱園陵。公曰。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祔。此特攢宮耳。當先正名。朝廷用其言。聞者服其知體。

再請宮祠。提舉亳州明道宮。甫兩月。起知撫州。鋤治疆梗。民畏懷之。逾年。以鄉都自陳。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明年九月。除司農少卿。改福建路提點刑獄。明年二月。進直寶文閣。詔齋文肅公正論手書。赴闕中道。除知信州。尋移衢州。未之官卒。春秋六十有三。公才高而識明。博極書史。始以通知古今。裨贊左右。爲家賢子弟。中以文章翰墨。風流醞藉。爲時勝流。晚以精明強力。見事風生。爲國能吏。雖低徊外補。位不至公卿。而所交皆一時英豪。世之言人物者。必以公一二數。公之謫永州也。黃庭堅魯直過焉。得公詩。讀而愛之。手書于扇。公之叔父肇。不安許。可人嘗曰。文章得天才。當省學問之半。吾文力學至此耳。吾家阿紆。所得超然。未易量也。故公詩文每出。人爭誦之。又篆隸行草。沈著痛快。得古人用筆意。江南大榜。豐碑。率公爲之。觀者忘去。文肅公薨于謫籍。公不敢求爲碑銘。獨取平時奏對之辭。會萃之。如辯明宣仁。誣謗等事。名曰朝正論。藏于家。不敢出者二十餘年。靖康中始傳。猶有仄目者。公不之恤也。公襟韻夷粹。與人交。洞見肺肝。談笑多聞。坐客皆屈。聞人緩急。若拯救焚溺。然忘其身奔趨之。雖蹈傾危。不悔。于理財尤得其要。所臨沛然。未嘗有不足之歎。或有疑而問焉者。公曰。吾豈一毫取民哉。第常輸者。人不能欺。常賦自有除耳。初文肅公歿。窆于南徐。于是公客信者數年。不克歸葬。而葬其所。以令人王氏祔。令人祕閣校勘安國之女。先公卒四年。子三人。曰惇。右奉議郎。通判洪州。曰忻。右從事郎。臨安府司法參軍。曰橙。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王銍銘曰。

惟曾顯融。開迹南豐。密國之裔。以儒鼎峙。文肅獨竊。相帝初元。公雖承家。再振厥華。與時卷舒。行三紀餘。

才大不酬。老于一州。植我墓楨。龜峯之下。遙望蒜山。而不東還。

譚章墓誌銘

長沙有隱君子。行義如古人。生子爲國忠臣。饗耆齡而終。曰右朝奉大夫致仕譚君。諱章。字煥之。其先衡陽人。四世祖徙家洞庭。過長沙昭潭而愛之。因家焉。曾祖裕。祖暎。父盛。三世居鄉。稱善人。長者盛。用子恩。贈朝議大夫。君隱居昭潭六十餘年。專以求志爲事。孝于親。誠于物。視聽起居。必依于禮。故修之身而家齊。家齊而人化其德。平居讀書。大而六經。小而諸子百家。與夫天文地理。星厯山經。釋老氏之學。無不周覽。而求其義之所歸。不爲諸生循誦習傳而已。故歷代治亂興衰之所由。人材善惡忠邪之所判。祖宗以來。因革罷行之所紀。悉貫穿商榷。齶齶牙頰間。稠人廣衆。縱談極辯。聽者忘倦。傾其坐人。發爲詩文。高古精深。根于義理。無補于世者。未嘗落筆。于是方數百里間。有識者君教之使學。有材者君養之使成。不能仰事俯育者。君振之使給。所施之博。至不可勝計。鄰里之訟。有不能決者。不之官府而之君。人尊仰之。甚于父兄。有老人黃升。貸君錢百萬。行而遇盜。盡亡之。歸謝于君。君曰。幾累吾故人。今生還幸矣。尙何言。升感之。爲文紀其事。君少時。倣敏人。莫能及。爲文立成。視取科第。若摘髭拾芥然。一旦以親老。不可遠遊。盡以所得之學。付其子弟。由是弟申。子世勣。皆擢進士第。顯于時。中遭靖康之變。君慟哭。一目爲喪明。時世勣爲尙書禮部侍郎。數以書勉其忠義。故世勣當僭僞時。力起之不從。至不食幽憤而死。朝廷嘉之。贈延康殿學士。訃聞。君歎曰。吾子得死所矣。不勝父子之情者。一己之私也。爲國盡節死者。天下之公也。吾安

得捨此取彼哉。昔藺相如、廉頗、死間千載。凜凜然尙有生氣。曹徐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原下人。重輕知所處矣。吾何恨哉。乃雪涕欣然自慶。不復戚戚于懷。後延康之歿。十有八年。壽八十六。無疾而終。寔紹興十四年四月某甲子也。君以世勳恩。累封至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妻龔氏。亦儒家女。有賢行。封宜人。前君卒。子二人。曰世勳。延康君也。曰世南。未冠而夭。女一人。適進士胡擴。孫二人。曰知古。右承事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早卒。曰知默。右宣義郎。守太府寺丞。曾孫四人。曰式祖。曰述祖。曰企祖。曰昭祖。式祖。將仕郎。君卒之若干日。得十月甲申。合葬君于其縣潭子岡龔宜人之墓。銘曰。衡山峻極。連瀟湘。中有君子。潛德光。閉關求志。聞四方。羣書萬卷。胷次藏。上談羲農。下漢唐。諸儒結舌。莫敢當。遭時天地。紛低昂。有子夙在人主旁。浩然之氣。大且剛。節義凜凜。明秋霜。殺身成仁。聖所臧。慶門萬古。傳芬芳。天相吉人。宜壽康。龐眉歲舉。春酒觴。歸安窀穸。多川之陽。潭流要與茲川長。

### 詹太和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知虔州詹君諱太和字甄老曾祖瑀祖誠父時世爲嚴州遂安人時以君故贈朝請大夫君擢政和八年進士第官自迪功郎八遷爲左朝請大夫職自直秘閣再遷爲顯謨閣嘗歷眞州揚子縣尉監泗洲糧料院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尙書水部員外郎淮南路轉運使知江虔撫三州再知虔州以歿君年十八秀出其鄉有司以君應詔後數年解褐調揚子尉揚子瀕江雅多盜君能得名捕者十餘人改承務郎以母憂歸里中會方臘起清谿方千里皆震君家距清谿不百里里豪余

熙者欲連衆應賊。君挺身見熙。熙嚴兵待之。幾不得脫。君無懼色。徐以禍福譬之。熙矍然悟。願併力討臘。君爲徒步越境。見熙于官軍。表其忠以徇。當是時。承平久。賊振臂一呼。州縣皆沒。朝廷意嚴。民皆盜。欲蕩平之。得君書。乃已。君因率諸豪道官軍。徑趨賊巢。擒臘以獻。是役也。嚴民徼君。幾不免。幕府上功。拜熙武義大夫。并官其民百餘人。而君止授宣教郎。衆恨待君薄。君笑而不言。以會課轉奉議承議郎。淵聖登極。轉朝奉郎。上皇幸東南。事出非常。泗州當孔道。守臣皆惶恐稱病。君以監糧料院領州事。一日行宮闢白。士卒若送文書如京師者。悉還之。且毋給其廩。官吏莫知所從。君請白之朝。衆持不可。君乃自爲奏。問道蠟書以聞。朝廷嘉其敏。錄付行宮。上皇爲之切責左右。或譖君小臣離間。常誅。上皇曰。彼尊朝廷也。何罪。君由是知名。先是契丹歸我之人。分隸諸州。朝廷用議者將悉還之。君曰。敵以此曹叛己。日須其至。甘心奈何。使之趨死。愚謂不若留爲腹心。便從之。後契丹入。見君揚州。羅拜馬前。以泣曰。非君。吾屬無類矣。右丞李公宣撫河東。辟君爲屬。未行。朝廷欲奪君使金。君謝不能。今丞相秦公爲御史中丞。謂君曰。今國難如巨石蔽天而下。壯士試出力當之。或百萬生靈可活。此何時。而君辭難乎。君感其言。惶恐聽命。會兵部尙書王雲使還。以不及期而止。遂從宣撫使出關。見李公。明日請辭。李公愕然問其故。君曰。太和寒士。宣撫不知其不可收之。必以太和爲有補秋毫。今候三日始見。見與客俱。宣撫不問。客亦無關白者。何以留爲。李公改容謝。與語大奇之。宣撫罷。歸遂安。道除尙書水部員外郎。歸未及家。邑人倪從度亂。浙西騷然。人皆推君。浙西帥葉公因請于朝。君爲斬內應者五十餘人。且塞其餉道。賊卽日降。時上在維揚。得奏良

悅進君朝請郎。越之還省，轉朝奉朝散大夫。丁外艱，詔起爲直秘閣。淮南路轉運使，樞密張公使川陝，亦辟君以從，皆不應。終喪，卽慨然請老。時年未四十也。士大夫莫不高之。居數年，以廉直爲鄉人之平，而與尉曹鋤其強梗難治者，一邑爲清。紹興六年，給事中呂祉等薦君可用，詔復故官。詣行在所，君猶不應。久之，過臨安，見留守呂丞相，謂坐客曰：「諸君識詹直閣乎？天下奇士，頤浩不及也。時有飯蔬惑衆者，君亟請除之，未數日，果有以此謀亂者。」丞相太息曰：「君可謂有先見之明矣。其策慮過人類此。」樞密張公爲相，以君見上，君首陳強兵選將之說，上深以爲然。時方議遷都，集近臣于前，各以意對。上曰：「朕欲以詹太和守九江，如何？」衆雜然曰：「善。」遂知江州。先是，諸將部曲往來九江者，率爲姦利，莫敢問。有王瑋者，尤專恣，民厭苦之。君械致諸獄，自是過九江者，莫能犯。治最聞，擢直顯謨閣。知虔州，賊黃細三等暴甚，君欲誘降之，提點刑獄趙渙規以爲功，督兵往捕。君爭不能得，果大敗而還。詔罷渙，專誘君。君示以威信，平其尤劇者二十餘輩。渠魁皆生致，戲下。于是汀、吉、循、梅、數州皆倚君爲重。轉朝請大夫，移撫州。到官，擴廩濟饑民，所活以萬計。召對，復知虔州。又召對，卒于臨安客舍。年四十八。時紹興十年十月癸未也。君剛勇高明，見事立行，未嘗猶豫。故所向有功，而居官皆可紀。方朝廷多事，君未嘗不在選中。議者謂少假之年，其施設何如也。君娶陳氏，封宜人，生一男二女。男東之，將仕郎。女適進士汪量。次甫數歲，東之將以紹興十一年九月某甲子葬君于其縣霞山之北，以君兄左中奉大夫直秘閣至之狀來請銘。藻與直閣同年進士也。銘曰。



人之才能。患無位以施。得其施矣。患不逢其時。君班內朝。持節而使。剖符而守。位不爲卑。以應變之長。投功名之會。又得時以爲。十年之間。所成就者如此。亦少發胷中之奇。曾未及中壽而歿。此識與不識。皆爲君悲。君之可書者多矣。姑掇其大者而志之。于以伸君未卒之志。而慰後人之思。

安人汪氏墓誌銘

安人汪氏。世家新安。余伯兄大中大夫槃之女也。爲邑人武節郎兪積之妻。武節之父曰暈。字彥升。知書喜事。從一時賢士大夫遊。如不及。以大中長者。尤歸心焉。請安人爲其子婦。安人入兪氏。無幾何時。而舅姑皆歿。家彙千金。安人資警敏。輔佐其夫。奉烝嘗。持門戶。有健丈夫所不能爲者。而武節。安人之年。未冠未笄也。不數年間。閭之內外。繩繩秩秩然。賢于彥升無恙時。乃勉武節于學。使與勝己者周旋。客至。安人舉中饋之職。酒殺聲伎之奉。咄嗟如其所須。必樂飲極歡而罷。由是武節三十年間。無秋毫不滿意者。以安人之賢也。武節藝成。再以名上禮部。不報。得武功爵。而後歸。安人相敬如賓。交遊日廣。再錫命書。封曰安人。仍賜冠帔。武節先安人十五年歿。安人撫其孤。恩意周盡。雖鄰里族姻。莫知非其所生。當是時。安人母兄全州府君老矣。安人奉之如父。歲時溫清。禮無違者。旣卒。哭之過時而哀。言及。輒聲與涕俱。凡父黨夫黨。無親疏小大。稱其力調護之一。以至誠。始終無少異。安人以紹興十八年八月某甲子。遇微疾。終於家。得年六十有九。一邑之人。講聞安人之賢者。莫不爲之嘆息。曾祖諱某。尙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奉議郎。贈少傅。子三人。曰允中。承節郎。徽州黟縣尉。前卒。曰允若。登仕郎。曰允恭。未仕。孫男女合若

千人。男曰某，曰某，尙幼。女適迪功郎饒州府鄱陽縣東尉徐琰。十九年某月某甲子，允若、允恭奉安人之匱，合葬于婺源縣何村武節之墓。銘曰：

家遡而盈，莫見其缺也。子孚而成，莫見其別也。以未亡之身，屹然立愈氏之門。曰女之烈，而非婦之哲也。

### 孺人晁氏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八月，姨母之孫孫鎮元樸，以書抵余曰：吾婦晁氏，稟和于天，承庥于大族，受訓于賢父母，其端柔明莊，類非世間女子所及。故吾母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賢婦；吾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良配。蓋吾妻奉吾母與所以事吾者，無秋毫不用其至。今不幸死矣，吾母悼之，至不能獨存，而棄吾之養。吾方哀吾母，不暇他哀，而念吾妻，常戚戚于中而不能已也。君其爲我書其生平，以泄其思，并授其家爵里。一通云云。孺人出濟北諸晁，尙書虞部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仲冬之曾孫朝散郎致仕贈大夫端知之孫，而右朝請大夫提舉兩浙市舶賁之之女也。初提舉止一女，與宜人程氏愛之尤篤，常撫而示族姻曰：此閨房之秀也。孰能當吾女者乎？時元樸好學清修，名聲藉藉士大夫間，事母夫人孝，求所以奉溫清者，聞晁氏女佳，乃往聘焉。提舉曰：是上饒孫令耶？吾知之久矣。茲可依也。以女與孫氏，家素貧，孺人安之，無不足之色。與元樸相敬如賓，從元樸官湖南，無何遇疾，疾之三日，謂其保母曰：吾且死，不得終吾姑之養矣。琅然誦佛書而絕，無一字差。得年二十一。時紹興十年十月某甲子也。孺人得疾，保母欲呼巫覡禳禱，孺人遽止之，曰：吾夫得祿奉旨甘耳，奈何以兒故他費乎？旣卒，元樸聞之，慟曰：姆獨不素告我乎？蓋其不能忘者，大率

如此。元樸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孺人之喪。葬于饒州餘干縣斛塘之原。從吉卜也。元樸嘗爲上饒令。有績。今爲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云。銘曰。承也厚而得也多。不爲松柏而爲薺也。嘻其奈何。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絲。以兵部員外郎事昭陵。爲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亡。諸幼累累肩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爲收育撫攜。甚于己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鬣者笄。交手授姑。退立堂下。朝奉旣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于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泊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關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烹庖。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閒閒。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旣興于學矣。安人間于盥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巍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祿二十餘年。愷于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卽致家政于其婦。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

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泊屬纊。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杜璟。孫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尙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忱。愷。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于宣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爲最久。乃再拜敘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順于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繫族之慶。安人方處。母訓則孚。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婦趨出房。醴載咸列。退眎諸寢。說然執經。孰成其親。有子在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厚矣。報嶷未醇。豈無後人。尙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詞于幽。窀穸之始。

### 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營邱人。父師敏。卒官太僕寺丞。母趙氏。丞相清憲公挺之之女。爲同郡從事郎晉江縣令張君諱應辰之妻。中奉大夫諱純之子婦。中奉寺丞同里閔相好也。兩家子弟日過從。寺丞與趙夫人。賢晉江之爲。故夫人甫十八歸于張氏。夫人智識明辨。有賢士大夫所不能及者。靖康末。山東亂。士大夫流離。率鬻田宅去鄉里。或請于夫人。夫人曰。舅姑在遠。而我鬻其本業。可乎。且謂吾夫何。不如聽之。晉江聞之。喜曰。眞吾妻也。晉江爲萊州推官。一日。其守出。夫人自牖闕之。謂晉江曰。人不忌其上。鮮不爲患者。今卒驕矣。盍自守爲備乎。守不聽。數日而亂作。亂定。人悉翫安不能去。夫人獨曰。是不可留也。晉江以中奉在商於。道阻不通。議所向。夫人曰。東南天子在焉。尙何問。遂渡江居金陵。不旋踵。萊州陷。仕族無脫者。已而過

湖湘向商於中塗遇盜囊衣一空夫人夜取敝衣紉縫爲之達旦不寐未旬日舉家衣履皆完其共艱難如此晉江屬疾藥非夫人所嘗不進泊歿有欲以賻襚之羸謀生者夫人正色卻之曰于窀穸無憾足矣此何爲者哉既葬四壁蕭然人皆以非晉江之清無以見夫人之賢然自是家益窮空夫人奉養益薄諸子有憂色夫人語之曰而祖而父以廉居官以貧爲樂吾習而安焉汝等忘先人之訓雖日致四方之珍吾不樂也平時勉諸子以學戒諸女以順于是婚嫁甫畢而夫人病矣紹興十八年十一月癸巳卒于其子棟之官舍得年五十有五子五人曰林右從政郎南州劔浦縣丞曰材右迪功郎湖州司理參軍曰棟右迪功郎泉州司戶參軍曰埜未仕女二人長嫁宣教郎趙善究前卒次嫁右迪功郎向士哲孫男女合十三人以卒之十六日戊申合葬于晉江之墓銘曰

嗟夫人出華胄資敏明自其幼適名家媿廉茂遭百罹謀必售脫危機如夙授老而從甘儉陋子誥誥咸孝秀各以能爲親壽方燕安饗遐祐曷傾之人莫究窆閩山祔夫右尙旋歸昌厥後

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氏新安郡人爲同郡崔光弼少李妻年五十七以政和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廣州其子耀卿之官舍明年十二月壬申耀卿護喪歸葬郡之長南三十里永豐鄉鸞坑原始敘夫人之行實求予銘夫人之先世以力田爲家居鄉稱善人長者未嘗出而求仕其父瀚始以貲交結賢士大夫名有器識所爲多可紀一時衣冠喜從之遊夫人生而豐端奇穎瀚教以詩書筆墨而黜女工居無何夫人于筆墨女工

皆善。諸豪爭聘之。瀚笑曰：吾有一女，愛甚于男，所不足者非財也。何至與兒曹爲偶？立謝聘者。會少李蚤孤，以身歸其伯父駕部君。至新安而駕部以前死，留不得去。瀚一見喜曰：吾閱人多矣，無如崔君者。必以爲婿。父老諫曰：君求婿久矣，今妄得一遊士，初昧平生，獨奈何予之女？瀚曰：吾極知崔君人材足依，毋多言。歸夫人崔氏，厚以金，繒田宅畀之。故少李從學四方二十餘年，未嘗以家事關心，而歲時烝嘗慶弔，晨昏飲食起居，于流寓中，子然自表，白崔氏之門者，皆夫人力也。及少李兩薦有司，不報，倦游而歸。夫人益傾貲供賓客費，日進諸子于學。歲晚或幾于不足，人以爲憂，而夫人處之自如。逮崇寧初，天子新學校法，次子耀卿以文學知名，中進士科，爲施州州學教授，廣南東路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奉夫人以行。人謂且享于報，而夫人卒矣。距少李卒之八年也。夫人資寬厚，孝于親，順于夫，慈于子，睦于宗族，而仁于僮使，靜專婉孌，無一不宜。晚喜釋氏書，薰被精甚，或日一食，門內之治，絕不經意。間用聲樂自娛，若淡然于世無情者。子四人，曰櫟，曰耀卿，曰夏卿，曰真卿，皆力學如夫人教。女三人，適進士汪某、李天賦、汪文。嗚呼！夫人始嬪崔氏而亢其宗，晚從子養而遺其累，終始皆合于義，是宜爲銘。銘曰：

壺則母訓，古必能之。後專組紉，鮮克承之。懿此碩媛，學而明之。夫曰匪婦，余孰成之。子曰匪母，余孰榮之。宜老宜壽，福祿盈之。百未醅一，神遽傾之。令龜崇岡，室且城之。孰貽無窮，歌以永之。

吳國夫人陳氏墓誌銘

丞相彭城郡徐公處仁之夫人陳氏，以宣和五年正月己卯，薨于北都公府之正寢。越三年，彭城公薨，又

明年得建炎二年七月甲申。其子康度奉公夫人之匱。合葬于吳興卞山之陽。夫人世家嚴州。朝散郎知楚州向之女。向父逸。卒官奉議郎。楚州以進士起家。爲開封令。有能名。未滿歲。奏園空者三。神宗以爲材。將用之。擢尙書度支員外郎。永裕陵建。以本曹兼京西轉運使。出奉祀江西。徙楚州而終。翰林學士沈括識其墓。夫人生有奇相。眎瞻舉措必端。奉議君奇之。謂楚州曰。此兒喜怒未嘗形。言笑不妄發。使男也。吾家其與乎。甫筭歸。丞相彭城公時公貧甚。幾無以爲家。一日。楚州持節過睢陽。盛車服。遣女夫人廟見徐氏。乃在窮巷中。破屋數楹。太夫人坐堂上。旁無扶持。夫人奉盥饋堂下如儀。楚州恐不堪其憂。使人察之。宴如也。已而斥賣嫁時衣被。輦帑以太夫人之命。訪族姻之貧者而賑之。人人咨嗟。以爲不可及。丞相爲齊州掾。月俸不滿萬錢。惟太夫人甘脆是奉。夫人帥家人食粥無難色。丞相預政。封安定郡夫人。政和末。丞相自徐州朝京師。一時眷禮。羣臣莫望。夫人曰。上恩固非常。然寵盈之戒。古人所謹。不可不思也。每奏事歸。必問見上安所。陳上開納否。嘗詔丞相病已無下拜。當是時。蔡魯公耄老。徒揖拜數而不得免焉。或以是爲公榮。夫人愀然曰。忌者至矣。其能久乎。未幾。果坐讒出知揚州。其先見如此。夫人人事姑孝。教子義。遇僮使有恩。敬夫如賓。治家如官府。丞相曰。吾平生以直道事君。取顛躓屢矣。而未嘗置欣戚胸中者。緊室家是助。諸子曰。使我學成而不墮其家聲者。惟吾母之訓。性通悟。于出世間法。得其指歸。疾病精爽如平時。謝豎巫不問。屬纊之夕。猶起坐。若有所言。于死生蓋超然者。薨年五十四。歷封溫。福。陳。吳四國夫人。子五人。曰庚。擢進士第。仕至宣教郎。直秘閣。管勾亳州明道宮。曰廉。曰庾。承務郎。皆前卒。曰康。今爲右奉

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常平。曰度爲左宣教郎。尙書司封員外郎。孫男女合十人。男曰延老曰同老。右承務郎。女適湖口主簿姚溥。麗水主簿王怡。右承事郎毛升。餘未行。初楚州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宿陳留僧舍。夜聞垣外洶洶人聲。起而燭之。積骸蔽野。于是奏乞官地瘞之。得骸八萬。計雖位不滿德。其後寢微而慶鍾夫人。作配名宰。疏封大國。始終安榮。後楚州之孫。有以丞相之恩入官者。人以爲積德之報。銘曰。

媯出舜後。胡公始侯。以國氏陳。晚聞太邱。夫人之先。南土是宅。英英度支。位止邦伯。德厚而躋。于償不宜。集于夫人。莫貴與夷。厥初來壙。儀則多有。卽安窮空。以服箕帚。朝夕警戒。輔成公躬。燕及羣息。亦云似公。卞山之陽。維水瀾瀾。與公同藏。千歲之始。

令人施氏墓誌銘

令人毗陵施氏。朝奉郎知臨安軍贈少師諱辨之子。贈殿中丞諱洵之孫。歸同郡孫氏。爲朝請郎致仕。贈中奉大夫諱庭臣之繼室。以夫封縣君者二。以子封宜人。恭人。令人者三。以年賜冠帔者一。羣從同居五世。合庖二千指。男女十五人。孫若曾孫玄孫六十餘人。壽九十四。東南士大夫治家教子。以令人爲法。其壽考康寧。子孫蕃衍。閨門雍睦。兼諸福有之。則自宋興二百年間。如令人者。殆一二見也。令人在父母家。卽以孝友聰明聞。年十七。適胡氏。逾年而罄。會中奉求繼室。徧國中莫如令人之賢。少師亦以非中奉無足當令人者。乃彊奪其志歸之。令人入孫氏。及其姑廣陵郡君劉氏之養。廣陵性高嚴。少降接。獨令人怡。



聲氣奉之。凡歲時祭祀，率諸妯與其諸婦，夙興盥滌，濯惟謹。羹載菹蕪，非手烹調之不薦。廣陵微疾，自官居數百里，晨夜馳省之。廣陵喜其誠，恨得令人之晚也。中奉元配王氏，有子數人，令人專其家政。六十八年，養生送死，冠婚賓祭之用，尊卑長幼之序，皆有成規，非其財一毫不取也。計歲之贏，則儲之以待族姻之不足者，予取予求，不少厭。甯衣涪濯，無所擇。于是族姪孫外姻孤甥若孫甥與賓客之女，受其嫁遺者十一人，專以勤儉孝謹爲訓，上下化之。入其門，弦誦相聞，恂恂然如在庠序，幹蠱相先，整整然如在官府。令人少喜讀書，老而不衰。六經孔孟之書，略通其大旨。聞士大夫之賢者，必使子孫見而親之。未笄從少師官洛時，耆舊諸公皆在，得嘉言善行，非一歷歷能記。晚傳司馬溫公家範，乃并以授其子孫。或不如訓者，引家範切責之。故子孫皆有前輩風。迢以文行擢進士第，邁亦通籍于朝，而長孫瓌博學好古，爲諸儒所稱。諸女習于禮法，所嫁必爲夫家之表。郡人敷文閣待制張宦等，請表其閭。上之尙書，未報。紹興十八年八月，忽告其諸婦曰：吾餘日再浹辰耳，將與而等別矣。至期，精爽不亂，視子孫無戀嫪之色。以九月某甲子，奄然而逝。男曰逸，通仕郎，監泗州軍資庫。曰迢，曰迥，曰迨，皆前卒。曰蘧，右迪功郎，前清遠軍節度推官。曰迢，左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曰邁，右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女適進士詹直文，李殊，文林郎張彥，右承事郎蔡載，進士刁窠，俞簡廉，右朝請大夫應處仁，孫曰瓌，曰珂，曰瑄，曰招，曰璩，曰理，曰璞，曰璉，曰琚，曰連，曰璉，曰璉，而琬，琰，琮，亦皆前卒。孫女十六人，皆爲士大夫妻。曾孫二十六人，元孫七人，蘧等以其年十二月壬申，奉令人之匱，葬晉陵縣定西鄉浮塘橋中，奉公之兆，以令人弟左中大夫大倫之狀來請。藻

觀詩人載諸侯大夫母妻者多矣。閨宮頌魯僖而終之以令妻壽母。僖公魯之賢君也。成風春秋之賢母也。能使國人祝其君曰壽而臧。壽而昌。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并及其母。則閨門之積累。必有大過人者。孫氏自廣陵君歷年之多。春秋九十一而終。令人繼之。至九十四。令人之冢婦葛氏亦九十。比三世皆壽考百年。孫氏之積累。何其厚耶。是宜爲銘。銘曰。

施本系魯。惠公始殊。常事孔子。讎爲漢儒。唐有士丐。其家在吳。令人之先。世佩左符。是生柔明。大錫百祥。來嬪于孫。黃髮在堂。五世同本。條支日昌。孝謹屬屬。執經鴈行。或第于庭。或躋于朝。恩錫顯號。壺儀屢昭。金縷錦韜。翟衣步搖。奉祠春秋。燕及廟祧。云胡多休。閱此永年。曰仁是常。如一日然。祔公而藏。京兆之阡。刻銘于石。以永厥傳。

周夫人墓誌銘爲其夫張大夫作

亡室宜人周氏者。同郡安仁人。父曰知默。故國子博士。母曰鄧氏。尙書右丞相潤甫之女。宜人少孤。依母家。紹聖某年。余中進士科。時鄧公輔秦陵。以夫人歸焉。明年親迎于揚州。明年廟見于德興。明年從余官于邵陽。于永州。于醴陵。二年從官于衡陽。旣滿秩。余如京師。寓宜人衡山。居無何。其長女卒。宜人悲哀。遇病而終。得年若干。會予奉親之黔中。之廣州。不克葬。殯于德興所居之南者。十有五年。至宣和元年正月。余奉太夫人之喪。葬于樂平縣金山鄉濟歸橋。迺穿其域之東若干步。以宜人祔焉。宜人初封榮德縣君。後徙今封。男女合六人。前卒者四。炳將仕郎。女適進士臧某。惟宜人族出華大。性資茂淑。歸于我者十年。

舅姑以爲孝。宗族以爲順。所以相余者。又義且正。不幸短年。念無以泄余思也。姑敘其終始。納之壙中。且爲詞以哀之。詞曰。

嘉若人之茂族兮。旣婉孌以好修。又申以母家之寵兮。布卿雲而作麻。嬪余宗于初仕兮。奉魚菽之薦羞。擷桂椒以爲糈兮。官沅湘之上游。曰啼飢余靡悔兮。恃夫子之白頭。胡彼蒼之不弔兮。實崇蘭于未秋。嗟人生孰非夢兮。汝曾不得以少留。魂煢煢其焉託兮。星苒苒以旣周。息之華者六而再實兮。幸姻宦之畢。爾從汝姑以安宅兮。闕長夜于一邱。創予胷其若刈兮。淚及漬而不流。窆斯文以泄余哀兮。庶來者之是求。

# 浮溪集卷二十九

## 五言古詩

### 詠古四首

相士如相馬。滅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牝與驪。人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邵語。受之不復疑。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媼妍在水鏡。鉛粉徒自欺。孰爲無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與曹瞞期。世事如大弩。人若材官然。乘勢易發機。非時勞控弦。又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與檣。亦須風動天。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鳶。不見師尙父。鷹揚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賢。鑿基喻智慧。要必有待焉。嘆息狂馳子。嘗爲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惟其不自衒。故與頑石齒。和也速于售。再獻甘滅趾。在玉庸何傷。惜君兩足耳。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廈良亦難。我衣敝緼袍。我飯苜蓿盤。天公方試我。劍缺勿妄彈。

題張公明賞晴軒只將春睡賞春晴東坡詩也取以名軒公明文定之孫

端居有何好。名與勝會并。人生豈長閒。天宇不屢晴。邂逅風日佳。一醉萬事輕。君家大父客。詩如九韶鳴。浮春散無垠。攬取造物驚。坐令綠野堂。岌業睢陽城。風流被三世。諸郎未慙卿。開軒著尊酒。報答千花明。

飲罷遣客休。仰空看雲行。是有佳庭。追恤身後名。寧爲秋雨歎。更作秋蟲聲。

題折樞密葆真草堂

軒冕有何樂。書生分尤慳。都盧百年中。強半墮險艱。能著屐幾兩。恨無茅三間。儻非身世忘。那得方寸閒。不見葆真老。功成鬢毛斑。飄然日邊來。復作畫掩關。所至書滿屋。鈔黃不停刪。開窗尋丈餘。要看湘南山。夕待明月至。朝期白雲還。醉吟如樂天。但少素與蠻。嗟哉道脩阻。無由結朱顏。惟應夢見之。千里同躋攀。蒼煙接牛斗。惆恍迷歸路。明發問吾儂。乘流去復住。

泊召伯埭

孤舟渺無根。夜歷數村雨。今朝亂晴景。水鏡寫霜樹。哀鴻念羣聲。正到客愁處。男兒有懷抱。何事亦關汝。尤袤大暑留召伯埭

清風不肯來。烈日不肯暮。平生山林下。散髮頗箕踞。一官走王事。三伏在道路。我非襁褓兒。亦爾困馳騖。居然戀俎豆。安得免羈馱。區區竟何營。汨汨此飄寓。淵明應笑人。有底不歸去。

大熱行旌德山中不可車馬步至凌氏林亭詩

踞石休鬢足。掬泉洗頰容。于何脫冠履。共指雲外峯。翳彼園屋小。鉤簾蒼翠重。庭空燕雀乳。樹老莓苔封。露泫過牆竹。風淒橫澗松。欣然曲肱臥。鼻息春醅濃。推床上馬去。孰是陳元龍。

次韻周聖舉從子乞紙

溪翁搗冰時。寒甚龜手絮。千金售詞客。妙語零唾霧。回看烏絲欄。一摘輕百庶。長供蠶尾落。肯受蠅頭汗。今朝持贈君。真似翼傅虎。應緣未給札。欲草子虛賦。他年五十萬。渠復願鄰富。行看醉帖來。家不設寒具。

鄭問道累書求寓屋詩走筆封寄

平生金石交。政爾一固道。佳哉固道乎。所至卽爲寶。人言醒而狂。我見影亦好。憶初烟塵飛。環壘十萬竈。夕峰通甘泉。兵氣塞穹昊。公爲魯仲連。麾去如振槁。功成拂衣去。不羨中令攷。每逢泉石佳。便欲事幽討。晚行龜峰旁。愛此千嶂抱。亟營背郭堂。羞作出山草。慨然懸其車。避俗長卻掃。所嗟高明家。華屋幾人保。旣留楊柳枝。仍占杏花島。真成醉吟翁。何況無病惱。屬聞鴻冥冥。痛恨歸不早。何當釋羈囚。把臂共傾倒。餘光玩桑榆。踵息養梨棗。買鄰會有時。來往成二老。

題伯禹給事漫吾亭

人生天地間。同一幻泡影。偶然相值過。便有人與境。那知兩皆漫。直寄彈指頃。古來賢達士。物我均土梗。程侯東南俊。少日忠義秉。周旋正色地。四海憚嚴冷。立朝二十年。憤世欲生癭。班雖近日月。志則在箕穎。中年拂衣歸。絕意向鐘鼎。擇幽成小築。勝會已獨領。清寒挹湍瀨。秀色攬諸嶺。聊將不羈身。對此無闕景。回首活溪老。便覺加數等。從渠春風顛。那得到古井。高詞出胸臆。妙處如灌頂。讀罷眷樊籠。悠然發深省。次韻趙叔問侍郎送曾吉甫學士按刑瀾右篇未見及之作

我老不足惜。餘年苦忽忽。願爲名山遊。何必問所終。一艤若溪權。星杓幾回東。長年秋雨邊。醉臥聽船篷。

故人幸弭節。相見宿昔同。酒酣說經過。授我書一通。云自天末至。諸賢盛游從。臨分出新詩。句法何春容。凜若臨大敵。誰能觸其鋒。攜持數千里。不愧行囊空。篇末亦及予。依依古人風。讀罷百憂失。衰顏爲成童。歸來北牕下。自寫團扇中。君方著繡衣。行佩金印重。朱絃付君賞。寧循牙曠聰。我病擁僧衲。深慚服非衷。還觀了無取。此意何常蒙。心知坡陀卑。難並衡霍崇。尙喜盛山卷。兼收醉吟翁。他年定撫掌。秋蛇間雲鴻。

次韻周聖舉過蘇次元四首

往聞蘇趙公。黃閣望諸老。功名四夷知。無愧越裳操。同時卿相家。紈綺或傭保。至今子孫賢。庭有書帶草。世人如冰蠶。不知天有暑。紛紛謗傷兒。寧識真實語。當家勤采穫。兩耳得韶蕩。要須追此公。勿問燕與許。蘇郎年少時。萬象愁雕鑄。應知等兒戲。區區止啼錢。三生綺語習。一悟心超然。胡爲作解嘲。切切相悲憐。吳兒雅多姿。不肯藏白地。因君更增情。吹雨作春淚。三年師命留。千日中山醉。一聞高唐賦。令我有仙意。

藻蒙叔雅祠部重九日惠花惠酒惠詩繼爲袁家渴鉗鉞潭之遊因循不能答再承佳句見寄今

用來韻率課一篇參陪杖履之勝幸一笑而去之以覆醬飯而作紙紮也

秋風入瀟湘。千嶂倚天外。使君挽葦翁。行樂秋色界。放船下空闊。舒笑鳧鷖會。永懷愚溪人。千載有遺愛。延緣訪遺跡。佳處時擊汰。飛沈各獻狀。領略在我輩。忽忽莫能數。頗似慰無賴。盃行未云半。落日已相對。歸來有酒所。方省欠詩債。朱轡幸停軫。嘉汝山水最。金莖峙霄漢。行矣分沆瀣。何妨共流轉。今古同一概。非君箇中人。孰使此中大。伊余漂泊者。他日名亦在一聞欸乃聲。蓬華忘湫隘。

從穉子出前溪

霜斂萬壑淨。鐘鳴空楚山。夕陽當我沈。風煙迫梅殘。西嶺月未上。數峰深作寒。枝間鳥競赴。亦復循溪還。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幽臥不知覺。牕懸寒日初。矧伊夜來雨。谿聲到吾廬。故人挽我出。忽枉天際書。躋險敢自休。青山轉籃輿。相逢竹間寺。共擷園中蔬。殘僧誰在亡。奄忽十載餘。茗果話疇昔。新晴報鐘魚。東雷亦已鳴。百草若穎舒。奈何與之子。齒髮日夜疎。眷此不能發。牽衣更躊躇。明朝各回首。世事將焉如。

孫益遠試歸墮車敗面已而薦書至作詩戲之以送其行

羊公作三公。政辦一肱折。功名方鼎來。詎嘆養生拙。孫郎少奇偉。面滿若霜月。胡爲忽顛墜。有物食之缺。寧非造物意。怪子臥巖穴。長年臉邊紅。漫自供酒纈。顧令冠蓋底。未省識此傑。何妨暫相顧。一訪唐舉決。朝來清鏡裏。黃色兩眉微。居然萬馬羣。老驥已超絕。聊將釣竿手。遮日向西闕。瓊林風帽穩。醉度櫻筍節。從渠關宴上。兒女笑醜蔑。誰能爲公豪。玉璩揮作雪。

徽州班春古巖寺呈諸僚友

揆日奉明詔。班春出孤城。和風遞鼓鼙。細雨迷旂旌。渺渺度阡陌。谿山照人明。幽花不孤芳。好鳥相應鳴。隴麥已爭秀。畦秧亦微萌。食新知有期。及我凋瘵氓。古寺依絕壁。林端列飛甍。殘僧四五人。靜若無所營。石室廣百肘。嵌空自天成。泉甘與茶宜。就挹巖下清。伏檻肆遐矚。歸雲入簷楹。數農前致辭。貌野意則誠。



茲幸枉冠蓋。使君豈無情。頻年苦飢虛。奚用恤此生。守昔在閩里。先疇每躬耕。起家三絕餘。謬忝符竹榮。無術布寬大。低頭愧繆俾。願言同撫綏。永絕愁嘆聲。

阻溪漲宿諸暨縣上省院

暑濕倦行役。依投得禪關。空堂納清風。坐見香霏還。積水共天遠。高僧與雲閒。傳聞扁舟人。宿昔廬茲山。姝者已千載。諸峰高煙鬟。當時功名成。止在談笑間。今豈無國士。宸遊一何艱。憑高望行朝。小雨猶斑斑。

試闈同宋德操陳純中登稽古閣曉望

雙隴不能熟。疎鐘起初曉。危欄扶力上。層簷掛雲表。羣峰蒼玉如。開簾四環繞。向來聲利塲。自今眼界小。兩君天下士。一見意傾倒。有此風味佳。未受秋思惱。我昔溪上住。盟言寄鷗鳥。今年縱得來。官事閒日少。樊籠更樊籠。歸途天樣杳。是處非不佳。千慮舒懷抱。浮雲且東來。吾家隔林杪。境熟斷難忘。終念今朝好。

芳美亭

東風不世情。幽谷渠亦至。誰分玄都種。爲我作春事。朝來花氣煥。詩眼先自醉。祇愁貪結子。零落煙雨際。聞今新蹊成。有酒且頻置。

十月二十六日會于北禪分韻賦詩應辰得多字呂治先酒熟亦欲會客故末意及之

爲此升斗粟。來往如飛梭。桂林在何許。水險山嵯峨。驪駒偶未至。于焉少婆娑。幸陪英俊遊。不覺日月過。今夕復何夕。朔風捲寒波。肴核雖草草。聊以供笑歌。子如不飲酒。視此庭前柯。濃綠光蕤蕤。所餘今幾何。

鄰家釀新熟。頗聞旨且多。更當奮餘勇。往舉金叵羅。

題葉尙書普光明庵

長樂七閩會。山川富登臨。重城十萬家。間以煙樹林。何許肆遐矚。城西最高岑。主人厭直歸。與世相浮沈。三宿得勝地。八還見初心。明窻一蒲團。宴坐依橫參。面面來遠色。層層列清陰。閒翻貝葉書。靜聽頻迦音。萬法照了處。人居兩幽深。嗟予晚聞道。況迫桑榆侵。如何結保社。去脫頭上簪。從公刮眼膜。儻借篋千金。

病中偶成

衰病乃其理。移牀臥南軒。雖懷飲冰憂。賴有清賞存。春去芳草積。羅生滿庭萱。花房向夕斂。似與吾忘言。數蝶亦多態。差差傍叢翻。客來同一欣。何必臨芳樽。常恐秋節至。嚴霜實其根。吾生尙悠悠。眷爾安足論。

再過凌氏園復用前韻

兒輩病元亮。斗筲羈曼容。何時跨鴻鵠。食藕蓮花峯。小檻再遊歷。輕寒裘未重。人家當卮黍。不愧千戶封。願因琴高生。儻見喬與松。從茲毀車馬。永絕世味濃。歲晚復來此。清陰期籀龍。

聚山閣爲吳氏題

綠江故多峰。秀色無可揀。何須著腳力。政欲長在眼。詩翁築飛閣。似恨山意懶。縱橫數州碧。收拾付酒醞。客來何所命。濯濯千髻綰。晴嵐入肺腑。寶唾落碑版。翁家誠可樂。人境兩蕭散。爐香侶趺坐。終日對編簡。風流前輩接。細說鬢自挽。居然典刑在。聽者輒忘返。會須營一壑。萬事等鷓鴣。從翁時對榻。臥看煙雨晚。

偶書

長簾北窻下。拋書任縱橫。娟娟穉篠上。熠熠叢榴明。眷此感佳節。招然愴平生。少年文翰塲。結客俱擅名。瑤草俟采掇。雲鴻肆遐征。如何二十載。日與憂患并。骨肉隨逝水。兒童長柴荆。向來交臂人。接武霄漢行。姻親歲時會。尊酒懷抱傾。茲余豈復願。顧影良自驚。飛雨夜來急。濤翻江上城。田家夢亦好。想像秋稼成。新春了在眼。續我齋庖清。

吳傅朋以王逸少遺意作游絲之書古今所無恨未之見也爲賦此詩

吳侯能書聲不減。銘瘞鶴臺郎。今獨步誰數。衛與索官黃。臨小楷老筆更沈著。年來雞鶩間。兒輩妄穿鑿。超然出新意。非用元和腳。游絲隨春風。忽向窻几落。傳觀懷飛動。安得此健藥。自言臨池時。屢閱更歲籥。毫端幾百鍊。始到蟲網絡。誰云右軍後。茲事秘冥漠。一朝神明還。千載宛如昨。乃知鑪錘妙。信手皆合作。於皇雲漢章。神授等河洛。光芒下照燭。萬帖悉糟粕。君命幸逢時。當草鳳尾諾。胡爲尙留滯。未便持漢橐。行看誠懸歸。佳句題殿閣。

書局晚歸

平生麋鹿姿。不意華屋居。一爲軒裳擢。所得非所如。弱跡踵諸彥。清班直周廬。蓬山切星辰。牙籤明綺疏。散帙喜所得。懷鉛愧中虛。暝歸復奚營。一飽不願餘。寧甘四立壁。懶作三獻書。高槐障熇煩。清陰落庭除。幽臥遂終日。茲謀定非疎。娟娟新月流。翳翳歸雲舒。懷人發浩歎。屏營以踟蹰。願言果歸志。春波漲隋渠。

次韻胡德廣書懷

大瓠既成實。無用始欲剖。鮒魚困車轍。求活賴升斗。我昔誦斯言。感歎銘座右。慎惜千金軀。未欲聊俯就。數子磊落人。好事真吾友。相期竹西遊。晚歲並耕耦。如何窘窮途。狺狺吠羣狗。平生笑俗士。反欲較妍醜。譬如惡影人。乃與影競走。今復念邊陲。未暇從田叟。彈冠宜彙征。子先我欲後。世間樽與櫟。拳曲自難揉。陪諸公遊文雅臺憩法雲寺

旅泊值秋晚。登臨良亦佳。高臺始基誰。未覺歲月遐。維梁漢寵弟。非復李附葭。鳴鞭白雲上。寶髻翻千鴉。樽前第詞客。坐作屈宋衙。祇今竟何有。蕪沒荒煙斜。秦墟仆翁仲。楚俗悲章華。空餘古招提。老龐伴丹霞。花氣侵客袂。松聲滿鄰家。淒涼劫灰地。半似篁竹遮。坐久鴈橫野。炊烟映簷牙。似聞睢陽曲。尙作兒童譁。惜無斗酒酌。水厄空嘗茶。

又

向來卜幽期。此樂真雋永。行尋野航渡。俯玩雲水影。追隨兩玉人。妙語時灌頂。平生訪古意。到此方一騁。所欣俱禿翁。王事廢朝請。且同陶淵明。蓮社對宗炳。晴軒納野色。秋思浩千頃。忽驚梨棗村。身墮白鷗境。飄零愜勝會。老大惜餘景。況當風露辰。病鶴最先警。留連淨名室。坐閱篆香冷。還尋野田歸。草樹斜復整。有酒當再來。悠悠詎能省。

陪諸公遊惠山

茲山定中腴。秀色乃如許。連峰積蒼潤。嵐氣亦如雨。珍泉不浪出。世俗那得取。羣仙作佛供。洒此玉池股。甘寒飲天下。瓶盎走膏乳。兒嬉供茗事。雲散入江渚。當源起臺殿。下瞰松柏古。巍基首梁宋。爽氣接吳楚。我來值佳月。濟勝得嵇呂。聊分小蒼壁。同振百年羽。躋攀興未極。落口在林莽。卻立望翠屏。中流駐鳴櫓。

題通惠亭

吾山皆中腴。初不斷地脉。溜澗嘗同味。十里何所隔。幽居愁遠汲。悵望懸瀑白。天公真解事。分我膚寸澤。無煩籀龍引。中有玉池色。煮茗聊餉君。未須嫌水厄。

從吳禹功借徐鉉小篆帖以詩還之

六書散浮雲。篆籀世不數。陵夷到草隸。差別幾四五。人皆逐曾玄。不復知父祖。中間尤可笑。雞鶩紛去取。孰爲魯漆書。況說周石鼓。陽冰雖晚出。妙意得千古。後來繼者誰。騎省人最許。明窻出小軸。驚歎手爲拊。平生箏笛耳。慣見沐猴舞。一登韶濩堂。方信有干羽。援毫極摹倣。斲壁類兒女。秋蛇已成癖。老腕徒自苦。卷書還歸公。職自愧韓愈。

食十月蕈

佳蕈出何許。南山白雲根。畦丁入雲採。徧以脫葉翻。戢戢寸玉嫩。纍纍萬釘繁。中涵烟霞氣。外絕沙土痕。下筯極雋永。加餐亦平溫。伊昔貴公子。鮮肥厭羔豚。爭啖肉菌美。共品天花尊。居然此珍產。以遠莫見論。坐令五鼎味。但飽三家村。伊余少所嗜。頭白歸故園。日獲甘脆享。人言老饕存。枵脯固已陋。竹枯何足言。

從今大嚼處。不復思屠門。蜀人以菌雜雞羊爲腊寄遠。號棋脯。陽羨三月有覃出竹根。正赤。土人競食之。  
曰竹枯覃。

寄余仲誠

下巖雪齊消。煙日暖春事。端愛味佳節。獨宿松下寺。遠屋泉兩鳴。焚香戶深閉。殘僧荷耒出。幽鳥下庭戲。  
前期道心復。敢愜棲遁志。起望君家雲。風清鴈成字。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爲天池。一母將九龍。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緘以駭雞珍。妙極倕之工。  
請言照遠近。十里秋毫空。豈不鑿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爲此器。太古非人功。客聞重歎息。意欲窺靈蹤。  
高臺不辭倚。恐客難稱容。繩窮匣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晝留。羞澀如頑銅。森然髮上指。凜若臨霜鋒。  
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揮淚兩無言。掩鏡盤囊中。

次高郵軍

小雨靜林麓。鶉鴉相應鳴。移舟漾清淺。薄晚荷風生。歸鳥盡雙去。潛魚時一驚。菰蒲若無人。渺渺炊烟橫。  
艇子楫迎我。攜魚薦南烹。月出殊未高。疎林隱微明。依投會有處。斗掛天邊城。

避地山亭野步

今日幸無雨。天空出遙岑。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潯。汲路轉籬落。人家在桑陰。平疇漲清波。隴麥如人深。

溝畎戲鳧鷖。新蒲映浮沈。我生本樵漁。對此諧初心。風物豈不好。悲來自難任。邊塵暗中原。四海如驚禽。黃屋狩萬里。兩宮隔辰參。龍移螻螳窺。月晦蟾蜍侵。宇宙有傾覆。茲游豈嶮嶽。消憂賴濁醪。太息誰能掛。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揜候蟲秋爲韻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潮落西川根。渡口櫓聲急。一江煙雨昏。城頭短長更。不寐聽譙門。趺坐數千息。焚香待朝暾。暑退潦亦收。瀟湘淨如染。時觀自跳魚。衝破青琬琰。纖纖初弦月。不受薄雲揜。近村應漸寒。已有鴉數點。人生幾聰明。日夜隙駒驟。纒經花信風。又過麥秋候。吾非金石堅。與世相邂逅。胡爲聞鐘鳴。更歷路傍堠。家山在何許。渺渺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敝補道中。昨宵青燈花。似墜釵頭蟲。兒飢女沈緜。歲晚書未通。人言問闕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見天星周。早汚高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雞星。不照湘南州。

# 浮溪集卷三十

## 七言古詩

### 泮中放船歸陽羨

流漸欲作環珮鳴。枯木未肯回春聲。舟人坐恐雪爲祟。嬌鶉又舞天邊城。天公知我不足厄。乞與十日霜風晴。遙遙煙堤護玉鏡。混混雲海浮金鉦。攬衣坐數踵間息。闕見宇宙無餘情。燈花也似調兒女。咄咄笑我長宵征。我生底處不堪著。未歸且雜吳兒耕。縱無鄰翁飲子美。會有稚子迎淵明。仙山況聞連洞壑。餌朮或可求長生。閒中日月吾所有。此外付之人重輕。

### 送毘陵太守劉君受代東歸

往年我作新安民。人人能說劉使君。使君本一儒者耳。數十年來嗟未聞。我時屈指今州縣。似此賢侯當識面。那知漂泊千里餘。畫戟清香日陪宴。使君何以人不如。胷中自有萬卷書。清真簡淡乃天性。文章政事猶其餘。向來天子留君住。重與毘陵三萬戶。誰教一曲渭城歌。忽作梨花枝上雨。宦游南北安得同。撫循凋郡還須公。人生五馬亦不惡。與民處處爲春風。

### 題孫益遠三士堂取東坡三士圖身與淵明稚川爲三也



稚川晚作羅浮遊。淵明暫出還歸休。東坡百謫乃欣慕。孫郎更欲參其流。四人出處無一似。千載相期風味耳。要須共著巖壑中。應只虎頭知此意。

從人乞酒

張侯表表霜松立。嗜酒清狂餘故習。長年種秫學淵明。門外溪流和月汲。手調溪上百花乳。十日煉成冰雪汁。糟牀夜聽秋雨注。詩腸曉放春風入。飽聞誇說未曾見。但笑書生便飲濕。爾來消渴臥江海。更似枯魚過河泣。傾家餉客古人事。坐看兵廚千斛給。那知日飲無骨相。咫尺公榮殊不及。西風昨夜到林杪。左手蟹螯行可執。新醅早晚定堪斟。凍蟻浮缸應戢戢。心知問字寂寥久。會遣鳴鞭馳送急。呼兒洗盞酌先酒。爲君快作長鯨吸。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沈沈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歸。高臥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清池照深夏。魚吹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湖海氣。欲駟長鯨無地誇。故將能事驚世人。坐向雲端差萬瓦。稍培幽桂出牕底。時放青山來竹罅。人言此興極不淺。天遣公忙那肯赦。要須更作輞川圖。他日思歸聊對畫。

次韻周聖舉清溪行二首

君不見國家有紀狂童干。一溪百繞山千盤。竹兵草草兒戲爾。震澤以南心爲寒。初如妖禽嘯月曉。忽作

聚炳奔醴酸。九重夜半出秦甲。一麾萬里春農安。書生那知破賊事。且復雪涕論悲端。憶初倉惶挺身走。江湖滿地皆驚湍。仲宣何暇守漳浦。子美僅能投錦官。朝愁烽連海嶠起。暮恐彗掃星河翻。忍飢怖死頭搶地。破釜躍魚苔漬冠。爾時身世狹于掌。俯仰宇宙何時寬。只今同喜風塵定。慎勿忘憂耽酒聖。要須剩作春陵行。爲洗吳兒百年病。

君不見吳儂自昔王江干。歲輸御府金堆盤。一朝肘掖作奇禍。玉冊錦袍盟欲寒。驛塵初飛梅未破。忽忽煙雨催梅酸。行驅鬼馬載鬼妾。欲偷瞬息如槐安。那知氛霧卷清晝。旄頭夜落天南端。樓船千萬羽林卒。飛渡海潮江不湍。狂童生致獨柳下。請肉仇家來白官。千奴一膽更須問。速收兩手春耕翻。鹿奔誰云爭走險。雞敗但笑空餘冠。政須舡粟哺其腹。此令朝行民夕寬。功歌九廟今誰定。退之方頌元和聖。老人端坐聽清風。習習先秋蘇肺病。

題周彥約壺齋

化人謁帝遊清都。俯視宮室如積蘇。那知神仙隱朝市。雲窻霧閣在一壺。古來志士守環堵。宅彌萬里乾坤俱。君今官冷百僚底。世人未識文與菟。故營容膝尺度足。卷藏風月吞江湖。客鄉筆墨共遊戲。維摩牀坐同跏趺。鈎簾終日屏塵事。臥聽秋雨鳴菰蒲。伊余想像未得往。一讀妙語清而腴。遙知坐穩肉生皴。滿壁但掛歸來圖。功名富貴會相迫。恐此骨相山林無。平泉綠野看他日。莫忘築室愚溪愚。

觀秋江捕魚圖

霜飈落木滿湘秋。黃蘆颯颯秋江頭。漁翁短棹搖輕舟。夕陽斜照寒波流。篷蓑箬笠與夷猶。得魚沽酒更  
勸酬。生涯一葉水上浮。市朝利病不相謀。青山綠水得魚游。此樂未必饒公侯。畫圖忽見清雨眸。恍疑身  
在滄浪洲。年來萍梗歎滯留。擬欲與子爲朋儔。

何子應少卿作金華書院要老夫賦詩因成長句一首

詞林根柢須人品。四海聲名誰藉甚。金華真是第一流。好泛扁舟著宮錦。向來奮舌動天意。不怕惠文霜  
凜凜。忽然飄落九疑山。坐對秋風行兩稔。手栽岩桂友羣石。敢拾清香供燕寢。笑隨蠻俗且南冠。忍說鄉  
關猶左衽。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功名入手談笑間。誰謂收之如拾瀋。況君風骨未渠艾。意  
氣文章天所稟。我今頭白奚所爲。柏樹誰知問從諗。雖云百里間何闊。同在邯鄲一羈枕。遙知袖手正書  
空。讀罷離騷還痛飲。

蜂兒行土人謂之霜蜂

蜜蜂以蜜爲生涯。爲人採蜜安于花。霜蜂嘗恐奇禍作。深崖大壑懸其家。生兒孚乳自毫末。幼成玉蛹肩  
相差。分房戢戢蓮綻子。擁戶娟娟蘭茁芽。驚猜肯使樵牧近。千尾負毒爭防遮。那知長安貴公子。酒酣咀  
爾不搖牙。登盤未辨翅與股。百金購買囊紅紗。琴魚漫傳仙物美。桂蠹空取蠻方賒。吾聞厚味古所戒。暴  
及胎卵甯非奢。令閹火攻無脫者。舉族孥戮奚罪耶。厥包作貢自誰始。從今可弔不可誇。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水。木杪顛風飛大屋。沒腰寒水稻生芽。滿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窮愁日日煩天公。不如歸臥澗壑底。世事一掃春花空。別君兩年重此別。喜君胸次渾冰雪。擬將身作賈胡留。無奈東如空鳥滅。挽我不回君怒噴。交情把玩轉清新。相隨百里還相見。只有西山似故人。

贈丹青僧了本

虎頭不復傳金粟。魏武之孫聊可續。如何三昧畫中王。解使天機照人目。含毫不動先有情。萬態了了隨經營。偶然得意灑春色。日輔月角須臾成。精神還仗精神覓。筆下區區徒刻畫。故知巧匠盤礴時。萬里丹青減容色。君不見齊梁大士天所開。幼僧不許僧絲猜。師今幸有印泥手。貌取當年黃面來。

題楚東吳文學湖隱閣

君不見三峽澗瀨瞿塘堆。盤渦日夜轟春雷。又不見洞庭周遭六百里。日月出入其灣隈。人間偉觀有如此。欲往莫到空低回。如何湖光几席上。萬頃鏡淨無纖埃。桃花雨餘春漲急。盎盎正作蒲萄醅。菰蒲遠映水一碧。五月菱熟芙渠開。冰輪宵向座隅湧。四座林影參差來。天寒潮落洲渚出。健步更宜尋野梅。吳郎一生短檠下。裹以章服羞自媒。家山故有邱壑在。松竹多是兒時栽。中年有得雲水趣。深入鷗鳥無驚猜。坐令浮念掃除盡。方寸淡泊寒如灰。浩歌時從鼓枻去。高臥不怕當關催。鑑湖賀老卽君是。定與謫仙長舉杯。

次韻蘇養直寄黃元功

男兒當騎生馬駒。不但詞賦凌三都。願從比地傅介子。西吞青海東元菟。一行作吏不稱意。人間險過宮亭湖。黃郎里中同隊魚。十年太學隨諸儒。春風不作霄漢夢。秋雨漫肥瓜芋區。一身長寄白鷗境。千字快掃青松腴。風埃空憶大梁別。尺書不到雲泉居。似聞騏驥尙伏櫪。飢鷹未飽誰能呼。清江上有仙人廬。何時十幅西風蒲。與君杖屨日來往。濁醪可解飢寒劬。

次韻劉立道二首

劉郎有酒君當傾。安用新詩鳴不平。黃梁未嘆轉頭熟。朱絃卻喜知音明。古來去國例憔悴。伊余尙得佳山水。謝公行處欲千年。擬傍蒼崖尋屐齒。揚帆今向古長干。渡口遙知儂戲官。此行相伴只明月。到時破壁應團欒。羹蕚飯稻江南俗。剩餽銀絲炊白玉。人間墮甌萬事休。臥看雙溪千頃綠。雲花忽作接雲傾。臘梅便欲迎嘉平。青燈已照浪頭宿。夜長更苦風連明。榆黃柳綠已衰悴。空餘疏星漾寒水。想君懷抱亦淒然。況我飄零誰復齒。不須聞此涕闌干。人今得歸仍得官。未應百鍊遽磨滅。他年尙識霜鐘樂。心知簿領令人俗。賴有煙波雙屬玉。長沙縱使賈生歸。只恐樽前凋鬢綠。

次韻過顧子美話舊因遊惠山

放船出郭溪渾渾。乘潮夜到君家門。潮頭細卷落花雨。濕櫓不驚春夢魂。君家難忘復易識。依然井徑當丘樊。向來惡子下闕處。繞屋但見清陰繁。飄零懷抱少傾倒。一見故人如故園。嗟予何因得之子。舊事請自鍾陵論。鍾陵當日盛游集。往往前輩風流存。嘯歌雖容阮籍逸。人物不數王融諛。我時三十君始壯。矯

矯兩鶴俱乘軒。大兒洪徐。小兒向。此外餘子何勞吞。龍沙買酒醉秋月。倒牀但聽長江奔。祇今相去能幾日。世事反復那勝言。一官得謫大如屋。五年乞米供朝昏。頗疑造物乃知我。欲使晚節窮彌敦。君看靜躁不同者。王孫願肯還爲猿。飲酣起步青松根。共瞻佛宇諸峯尊。席邊政喜泉漱壑。風外已復鳥啼村。箇中好著我輩人。寄與石上留窪樽。

以詩酬答贈小姪

老奴攜簡來林泉。蒼然白髮垂枯顛。自甘老矣填溝壑。那識人間有地仙。小牋微意我所喜。扁舟便可來山前。輕帆破浪有清思。況是暑月開紅蓮。塵緣萬事不足理。且欲一見增欣然。

石舟嘆

忽忽負鍤鵝鶩喧。閃閃蹴車雷電翻。一城騷動急星火。官渠底用農時穿。海神有意驅巨石。風伯不肯停陰雲。坐令椎水甚于酒。盜者以乏軍輿論。峩峩之山載大艫。所過郡邑千官奔。繡衣持斧坐堤上。百瀆倒盡生龜文。民間四月種不入。敢惜數斗春泥渾。君王神聖古無有。談笑坐可回乾坤。何妨警歛九天上。叱散黃帽還嶽根。嗟哉食肉胡不告。勿謂石也安能言。

次韻賈仲遠還浮溪猥藁之什

我家浮溪溪水頭。一褐一裘聊玩世。誰教去踏曉鼓朝。也學兒童攻偶儻。憶身曾是掖垣客。歲晚猶期樂天似。兩年漂泊萬里餘。老矣始于魚得計。欣逢賈傅古湘口。城郭雖非人物是。連臺拗倒時一醉。醉後還

爲五禽戲。慙慙爲我出新詩。金石因聲泉湧思。年來處處飽葵苳。染鼎忽驚嘗異味。荷花开已三四紅。有酒無過行樂耳。與公同嚼三百杯。莫負便便五經笥。

卽事

前瞻西嶺懸日光。回望東崖森雨行。天公作事銷底方。投壺一笑千家涼。初乘青駛度平野。稻花風露隨人香。忽驚強弩過林杪。羣山發盡煙復藏。宮廚蔗漿若可挹。炎官火傘那復張。夜寒更踏松桂影。馬頭新月明于霜。

次韻董禹川餉墨

徂徠老松蔽百牛。輪膏販乳來中州。何人夜半擣寒碧。用心獨與神明儔。範成秋天翔紫鳳。裁作古虛懸蒼球。匹夫被褐知者少。江都老相千金收。養之懷袖作歎息。平生長物胡爲留。分張好事亦及我。摩挲未語心先謀。明光起草正須子。一揮坐遣千人休。嗟予老矣安用此。誰能細字書蠅頭。

五言律詩

泮中書事三首

永日鈎簾坐。乘流頗自怡。手邀飛絮住。目送遠花移。官牒吾何有。郵籤汝漫知。關心淹速事。無復少年時。既雨堤仍注。無風浪更揚。麥登孤市沸。榆老半川涼。擊汰吳濃勇。傳撤楚成荒。祇應今夜月。兒女話他鄉。

曉日輕橈動。波光滿座隅。岸遙雙燕去。天霽百禽呼。衰白看明鏡。飄零倒濁壺。長年作騷旅。三徑有人無。

題余氏幽光亭二首

縹緲風煙上。誰栽柏滿庭。諸郎渾玉雪。前哲想丹青。舉國思人鑑。重泉拚德星。空餘千載事。寒露泣秋塋。自奪幽人去。江山勝氣無。祇今埋宿草。誰復奠生芻。滿世儒冠寵。他年史筆誅。未應邱壑底。遺恨失金朱。

常山道中聞諸將屢捷

一雨四十日。羲和安在哉。路憂石頭滑。雲怕天心開。隔水喚舟渡。逢人騎馬來。聞言江北好。一笑爲傳杯。

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四首

汾水游仍遠。瑤池宴未歸。航遷羣廟主。矢及近臣衣。胡馬窺天塹。邊烽斷日畿。百年淮海地。回首復成非。草草官軍渡。悠悠敵騎旋。方嘗勾踐膽。已補女媧天。諸將爭陰拱。蒼生忍倒懸。乾坤滿羣盜。何日是歸年。身老今何向。兵拏未肯休。經旬甘半菽。盡室委扁舟。台拆星猶彗。農飢麥未秋。日邊無一使。兒女詎知愁。春到花仍笑。時危笛自哀。平城隆準去。瓜步佛狸來。地下皆冤肉。人間半劫灰。只今衰淚眼。那得向君開。

次韻桂林經略李尙書投贈之句三首

方隅謀帥重。帝豈賈生疎。絕域須高枕。中朝輟引裾。邊城雄鼓角。幕府省文書。暫作驂鸞去。羣公歎不如。東越更新組。南陽別舊廬。中原猶鐵馬。遠使只銅魚。荒俗宜深問。遺蠻勿重勸。歸來正黃閣。將略自公餘。聞道中興帥。今除第一流。犬牙聊制敵。猿臂卽封侯。把酒逢元亮。哦詩得子猷。何妨留此傑。相與復神州。



次韻蔡少張遣興四首

南紀安耕鑿。平時不受兵。邊陲忘宇覆。江漢忽塵生。潮卷妖星落。春歸玉帳明。將軍談笑事。一箭定聊城。聞道官軍入。吳儂盡倒戈。指揮移地軸。湔洗用天河。尙作蒼頭起。當如赤子何。汝曹宜面縛。環壘卽恩波。欲弔沈冤處。春江只自深。鋤耒元聚守。塢壁要先侵。吉語行看報。窮愁有底禁。簷花應好在。準擬報同襟。坐奪江山險。都忘帶與襟。不應囚膽落。亦費廟謀深。賸作懷歸雅。行參解慍琴。君王憐赤子。意豈在南金。

次韻鄭固道侍郎見寄長句二首

一作班荆別。秋風幾度涼。論文隔尊俎。得句夢池塘。歲晚思傾蓋。情親比陟岡。若爲生羽翼。千里到君旁。憶昨遭戎馬。同浮十里江。括囊聊避世。懷寶豈迷邦。眼底雲空過。眉間雪來厯。不因參嚼蠟。那得寸心降。

舟行遣興五首

擁衲無餘事。時聞起柁聲。水煙猶作暝。霜鵲已嬉晴。森森人歸路。悠悠歲晚情。祇應江海外。隨處著餘生。滔滔千里浪。祇解送人忙。看卽成衰鬢。能堪幾斷腸。繫船冰樹動。炊黍水雲香。驚怪陶彭澤。功名晚更忘。高城吹角罷。別浦載燈歸。歲晚客猶去。水寒潮亦稀。一身將影屢。萬事轉頭非。莫倚危檣望。清霜易滿衣。霜斂初晴夜。江愁獨望人。蕭條全浦暝。錯落數星陳。老覺癯儒冗。窮遭醉尉嗔。梅花行滿眼。莫作後園春。渺渺竟何向。滔滔難與論。鴈書鳴笛野。雪縞過帆村。夜寂人誰語。江流月自存。莫令漂泊夢。千里到脩門。

過臨平二首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天闊鳥雙下。山寒人獨歸。曉來何似雨。春水半巖扉。隱起涼生岸。鉤簾坐小窻。麥風能起柁。梅雨不鳴江。往事心長折。歸塗影自雙。依然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天長道中三首

山行逢淺夏。濃綠屢低巾。地冷猶衣袂。村香已食新。菰蒲渾欲老。魚鳥自相親。倚杖看孤月。悠悠何處人。十年遊歷地。客子故難忘。下馬尋遺老。開門對夕陽。一鳩鳴曉翳。數犢臥蒼茫。更欲東南望。疎星近鳥行。節物兼暄暑。川原半雨晴。雉場時一雉。黿畝忽齊鳴。斗粟違高枕。囊衣度古城。讀書成底事。投老失春耕。

水晶數珠詩

猶帶他山潤。來依宴坐深。誰云秋露滴。能節海潮音。積數塵難盡。微穿蟻可尋。但隨君語默。用舍我何心。

食蝦

久憶南烹好。今朝放筯空。短箱傾碎碧。纖指剝輕紅。腰折宜賒死。鬚長不療窮。吳兒方獻納。應與製魚同。

山奧寺

已怯驚潮渡。還憂複嶺登。逢人多問數。投宿只尋僧。野飯農夫怪。山行稚子能。朝來那得爾。前路好飛騰。

悼往二首

宿草縱橫綠。春歸有底忙。百年知有盡。萬感要難忘。欲語如他日。猶疑在我旁。人生今至此。不擬惜流光。意懶還須步。愁多不更噴。蕭蕭寒著樹。咄咄老侵人。未滿窮愁願。先分夢幻身。東風吹節換。送我淚痕新。

起居方舍人挽詩二首 嚴陵人

漢殿臚傳處。回頭四十春。共嗟香案吏。歸作釣臺人。意氣林泉老。名聲日月新。賈生方擬召。鷗鳥在承塵。經術羣公上。人材二紀間。屢持邊使節。竟老近臣班。賜第叨同擢。趨朝憶共還。白頭無力送。能隔幾青山。

河中使君莫少卿挽詩二首 子儔廷試第

表表今詞伯。邕邕古德人。翱翔初畫省。邂逅老朱輪。閱世深涇渭。傳家得鳳麟。懸知他日大。時望屬平津。藉甚河中守。宜簪近侍冠。九霄卿月墮。四海德星寒。桂籍新枝大。蘭陂舊馥殘。空餘尊鯽奠。鄉淚滿江干。

挽毛奉議詩二首

不信儒冠誤。長年自濯薰。鄉評推秀孝。墨客誦詩文。仕早收朝蹟。材終壅上聞。晚全冰壑趣。造物似知君。玉立簪纓底。平生恥自媒。次山初漫仕。元亮卽歸來。竟老金閨籍。虛纏蕙帳哀。盛名知不朽。妙語寫瓊瑰。

致政魯奉議挽詩二首

澤國今耆舊。于君見典刑。居鄉乘款段。生子得寧馨。綵服供春酌。銀章慰暮齡。誰知雲霧裏。忽失少微星。詔綍從君賜。經龕與佛同。早霑三釜祿。幾作百年翁。閱世松成蓋。傳家桂滿叢。素車千兩送。榮絕九原中。

魯國太夫人楊氏挽詩三首 朱勝非丞相母

有子升台袞。承顏況日長。魚軒開大國。鶴髮老高堂。忽報栽萱隕。空餘扇枕涼。他年黃閣地。誰舉伯仁觴。白雲終日望。方喜見庭闈。鼎食三牲養。貂冠五綵衣。回班儀未舉。反哭事俄非。寂寞蒼溪路。安輿去不歸。

承顏雖一子，扶膝有諸孫。壽祉膺難老，哀榮動至尊。祇今懷顧復，猶想對平反。天與牛眠地，何須故返園。

隆祐太后挽詞二首

慶源由魏國，奉祀及宣仁。盛德儀中壺，私恩絕外親。長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柔桑綠，誰臨繭館春。朔漠遐征後，南州俶擾時。人心憂社稷，天意屬簾帷。擁佑千齡主，圖回萬世基。中興能事畢，條與帝鄉期。



# 浮溪集卷三十一

## 七言律詩

湖州長興縣大雄寺陳霸先故宅天嘉中所植檜柯葉蒼然其中空洞皮脈僅存而已

曾經浩劫故依然。老壽方知木有仙。直榦凌空裁百尺。虛心閱世已千年。深蟠澤國興王地。獨傲天公造物權。玉樹庭花非不好。祇今誰占舊山川。

### 韋氏獨樂園

渺然于世不磷緇。手自栽花作四時。坐客聽蛙聊復爾。呼卿聞鴈汝爲誰。眼中泉石輸溪買。行處壺觴逐境移。早晚拈書來就讀。別開三徑與君期。

### 宿東山寺有謝公井存焉

謝公當日此徜徉。千載空餘一徑荒。林壑久應無小草。石泉今卽是甘棠。江山似恨功名誤。花竹猶含笑語香。投老西州知不反。可堪垂涕笛箏傍。

### 次韻李元亮

水宿山行十日歸。李侯應恨尺書遲。遙知雨別風流後。直到秋高木落時。負郭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

愁詩與君家世如兄弟。歲晚同爲邱壑期。

次汪相韻

幾年東閣歎差池。忽見溪山照紫微。千里謹傳旌節至。一城爭看錦衣歸。敢言刺史分符寵。幸遇諸生鼓瑟希。早晚九重宣詔急。紫陽山下驛塵飛。

次韻張樂潛

從渠兒輩錯書巖。自寫新詩細作行。門外滿生書帶草。林間知有德星堂。流匙已厭青精滑。蘸甲須嘗白墮香。祇恐笑談須此老。又教天下起馮唐。

次韻蔡天任二首

遠屏郊園誰復過。支筇立到暮鐘時。苦無啼鳥坐春去。時見好山緣竹低。行逢鄰僧語一則。絕勝飲客呼三遲。人間萬事不關我。以殼自遮如凍龜。

一雨真成解人意。翻盆注野卻晴時。五更城上烏鳥樂。十日街頭櫻筍低。江聲卽隨潮信急。雲氣欲度山椒遲。吾徒飽飯眼中見。鍊息不應長學龜。

次韻董禹川二首

江山怪我數能來。政坐刀斤赦不才。生理喜于魚得計。交情羞似鳩爲媒。烟塵回首烽三月。花柳關情酒一杯。日夜故園歸夢好。憶衝細雨斲蒿萊。

涉世真成百縛舟。漫教俗子相壺邱。投林老去三椽在。墮甌年來萬事休。只欲攜兒耕甫里。誰能著酒換涼州。絕憐揚子津頭雨。管斷江南庾信愁。

次韻洪駒父集東山

文書到眼只眇昏。出郭尋山聊解紛。驅馬去迎三丈日。與僧同臥一牕雲。竹間揮麈風相及。松下烹茶手自分。回首微官堪底用。他年泉石是知聞。

晚發吳城山

風掃陽侯雪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吞浦溆重林盡。秋著江湖去鳥明。厚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老伴餘生。會須滿意開懷抱。到眼廬山不世情。

題何子應竹君軒

苔連深竹楚江干。分與幽人宴坐看。映得圖書終日翠。淒成風雨未秋寒。渭川昔漫誇千畝。錦里今須種數竿。移取辟疆園畔去。免教童子報平安。

次韻向君受感秋二首

且欲相隨首宿盤。不須多問沐猴冠。菊花有意浮杯酒。桐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氈寒。男兒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拄笏意千里。肯爲俗彈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闥。妙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



葉寒向來叔度儻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次韻熊使君登樓感秋之作

隨儂何物四經秋。只有江南萬斛愁。客枕蛩親聞最早。鄉書鴈少到無由。菊叢今歲還經眼。茅把何時得蓋頭。工部也應兒女隔。羨他相近水中鷗。

小築成漫書

旅營茅屋破蒼苔。隔水花多不用栽。開卷古今千萬事。杜門清濁兩三杯。故人昔尙風相及。客子今并雨不來。已辦此身如木石。沙禽那得更驚猜。

用友人韻寄平江蔣侍郎

詞源衮衮患材多。筆力駸駸跨永和。屢閱州符猶剖竹。盍歸禁橐舊持荷。聲華大似城南杜。勳業看如相國何。自笑萍踪久爲客。那能綺麗盡餘波。

書寧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州。雖遭瀧吏嗤韓子。卻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穉耜。有時雲嶠聽鉤輅。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余去年寄前詩今再過其地而彥征已卒用前韻書驛壁

年少豈知身世浮。心期同老故山秋。誰教玉樹埋黃壤。不許鴿原到白頭。鼎鼎百年皆夢幻。悠悠萬事判

窮愁。當時鴻鴈書來處。今日飄然成獨游。

惱張子充

他州異縣復芳時。疆起尋梅把一枝。濁酒縱能于道近。蒼髯終不與春宜。逢人欲作媿隅語。去國長爲僂句欺。斟酒旅情誰會得。徑須京兆出蛾眉。

橫山堂

早冠清朝玉筍班。忽乘歸輿拂衣閒。聊將詩酒關心地。盡占江湖在眼山。人坐數州空翠下。月行萬頃水雲間。當時范蠡曾知此。那得扁舟去不還。分明圓嶠與方壺。萬壑千巖入坐隅。臨賦競傳今日句。臥遊安用昔人圖。丹青霜葉秋明滅。水墨烟林暮有無。記取淪浪漁笛曲。他年要捋使君鬚。

靈惠公廟

臺殿崇崇冠冢顛。行人跪起白雲邊。山河霸業三千里。歌舞靈衣五百年。鐵馬威神通異域。袞龍書命降中天。偃王遺種班班在。好乞韓碑記邈緜。宣欽間。有主嶺。靈惠公廟存焉。惠公余祖也。隋末有宣欽之最。本朝以陰兵佐邊錫今封。余道守宣城。故用韓碑故事。

醉別劉季高侍郎

疇昔追隨翰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英姿合上凌烟閣。巧語曾遭偃月堂。雙槳又乘清夜去。一尊聊發少

年狂歸來卻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見寄次韻答之時吉甫除閩漕未行

朝來剗啄叩門誰。昨夜燈花已報知。腰下方懸新守印。眼中已見故人詩。十年且喜朋簪合。千里休言官牒隨。問我抽書何日竟。病來編簡網蛛絲。

送杜文仲徵赴山陽倅

城外長淮綠渺瀰。此行聊復鴈門跼。邊烽已息何妨醉。民訟全稀尙可詩。昭代聲名方此振。中年離別未須悲。溧陽老尉還天幸。政自扳援得退之。

奉送張彥良司理

病來誰復顧湘纍。君獨無忘宿昔時。人物喜逢三語掾。風騷遠過四愁詩。尊前破涕方成笑。人事多乖又語離。莫道天涯無鴈到。好風寧不寄相思。

重送惟皓

那知重到舊溪邊。兩月青燈聽雨眠。閒引瘦筇行落葉。復尋清磬度疎煙。宦遊南北夢千里。人世短長癡百年。安得隨君飛鳥去。盤陀相對共安禪。

喜汪發之見訪并簡婺源江明府

怪底青燈綴玉蟲。忽傳車馬到溪東。鳥聲應爲故人好。梨雪欲將春事空。老去淵明三徑在。病來彌勒一

龔同總持相見問生死。爲報百憂如夢中。

約教授遊東林寺

擾擾塵勞懶曳裾。此生終待老匡廬。兩山分破吟難盡。一水飛來畫不如。紅杏成壇今髣髴。白蓮結社漫躊躇。泮宮夫子能敦約。共探新聞廣舊書。

熊使君次韻見屬次韻答之

蠻縣三年喜及瓜。歸歟春思自無涯。朝陽巖上無殘雪。慶朔堂前已亂花。歸到兒曹應借問。爲言顛髮未全華。仲宣正得依投處。萬里心安卽是家。

寄呈壽基致政左司

年來何事憶尊鱸。家近秋風萬頃湖。五馬會同當日度。二疏今見古人圖。山靈尙勒移文否。田父時遭泥飲無。餘論不妨傳四海。君家世世有潛夫。拂衣歸憩舊烟蘿。鐘鼎山林竟孰多。眼看空花皆是幻。心同古井肯重波。清談三尺竹如意。宴坐一枝松養和。我亦行拋簪笏去。從君春日曬漁蓑。

戲孫仲益暮春自尙書郎予告迎婦瀾東留毗陵久之

曾酒相逢禊飲初。花飛柳暗忽春餘。不嗔太史牛馬走。許醉郎官櫻筍廚。幸有雪兒歌妙句。何妨雲液載行車。只愁人誤刀頭約。新月娟娟已鏡如。

次韻張閎道西池小集

眼中烟水復雲林。地勝身閒得細尋。沙暖鳧鷗渾得意。日長桃李自成陰。風光欲盡今餘幾。杯配相逢莫厭深。報答春江無好語。浪陪諸彥恣窺臨。

次韻吳子書天寧夜集子書先協名士也。

萬卷長年坐一窗。肯論邱壑與巖廊。江頭同過棟花節。夜半劇談獅子牀。異世風流相廷祖。他年言語傳君房。菰蒲渺渺但烟雨。何意眼中逢此郎。

同辯良至薦福塔頭

曉尋幽處一牛鳴。空霧依迷失化城。茗椀薰爐重問訊。竹溪松塢共經行。雲昏洲渚雨還作。風入菰蒲潮欲生。此地相逢復相別。江天病眼向誰明。

翁養源因先冢瑞松作亭求詩

樛枝偃蓋蔚相扶。絕勝分封五大夫。天遣歲寒雙榦合。人言江左百城無。聞孫爲表祠叢勝。好事爭傳宰樹圖。肯學并柯桃與李。四時佳色照黃壚。

過甯國小嶺

步歷崔嵬數百尋。垂堂漫許戒千金。年來世事總如夢。老去兒曹長掛心。聽雨不眠那夜永。行山未遍忽秋深。大寒更度宛陵水。霜月欲生風滿林。

東安許明府同里之親任滿回家求詩爲別卽席賦此兼簡熊使君

三載相依葛與瓜。一尊爲別忽天涯。君先歸路經回鴈。我正幽棲似浣花。好去乘時追俊彥。莫嗔無力薦才華。城中若見漁樵客。須問浮溪老圃家。

汴中偶題

蜻蜒斜日立。簾鉤燕子新。晴語柁樓。燿燿晚花隨意得。茫茫春水此生浮。無官可緩三人帶。有子能勝十具牛。老大拂衣歸去好。尊鱸何必待清秋。

過金陵

六代興亡迹愈陳。迹陳誰遣意如新。古今更欲悲何事。天地長留景似人。雲壓山低惟妬晚。霧蟠江闊更含春。固知到此無窮感。豈獨區區我一身。

傅冲益久不得書

經年坐久一蒲團。幽鳥時呼到曲欄。山色總兼溪色好。松聲長學雨聲寒。那將俗物關心事。只擬晴牕想鼻端。已作生涯蠶事老。故人誰肯報平安。

次韻孫國器喜予鈔書精密

天教江海著潛郎。擬作他年柱下藏。未辨壁書摹古漆。聊將閣本寫官黃。苦心便擬耽成癖。病眼猶堪細作行。祇恐雌霓成誤讀。更須頻訪沈東陽。

還吳禹功徐帖

誰專小學國朝初。籍籍甘泉數二徐。輩行雖居騎曹後。典刑全是嶧山餘。柳家莫笑蠶芽手。鄭老方耽柿葉書。待得門前溪水黑。憑看合作定何如。

朱新仲自韶州寄靈壽杖并詩次韻答之

苔漬嵐侵幾百秋。詩仙寄我海南州。攜來應自滇池國。得處還因博望侯。吹燭會尋延閣老。掛錢肯學飲家流。杖兮莫便爲龍去。扶取衰翁老故邱。

題四望亭

累棟層軒縹緲間。碧虛相照水精寒。縱橫盡得江山勝。俯仰方知宇宙寬。千里風烟環廣座。四時星斗轉危欄。何須更盡東平障。十萬人家表裏看。

簡蔡天任

寂寂閒庭少客過。脩然丈室一維摩。腦脂遮眼空豪在。藥裏關心奈老何。雨後書連脩竹翠。夜深床繞候蟲歌。東鄰似最知人意。合有新詩到薜蘿。

熊使君次韻

萬石亭西半是苔。舊時官柳著行栽。使君爲築溪邊屋。野老同傾月下杯。好在一廬從此記。休論三徑有誰來。會須便作漁梁去。莫遣鷓鴣忽見猜。

和家叔春日

曉看春水滿方塘。靜掩柴扉白日長。花意風光空爛漫。客愁山色對蒼茫。揚州歌吹今何在。陶令田園亦就荒。試問南來米貴賤。欲隨春浪過瀟湘。

挽留二兄

聞挈囊衣指故林。上堂長跪涕沾襟。肯將斷鴈相望影。來慰驚波未定心。客路山川方積雪。吾廬桃李久成陰。歸鞍底用匆匆發。更促杯盤語夜深。

嘲人買妾而病二首

但知瓊樹鬪清新。不道三彭捷有神。處仲未聞開閣事。維摩空對問禪人。封侯燕頰何妨瘦。伐性蛾眉卻怕颺。從此空花掃除盡。定須嚼蠟向橫陳。

何須天氣水邊新。便好尊前賦洛神。定自中年多作惡。非關尤物解移人。莫愁阿鷺煩君嫁。且學西施爲我顰。爭似農家無一事。從來婚嫁只朱陳。

德邵親迎而歸乃有打包辟穀之興以詩見貽戲用其韻

解事無人似樂天。玉簪舊語世相傳。打包就使從前話。彈指安能斷後緣。寂寂空房惟法喜。茫茫何處問羸仙。冬之夜永宜長慮。百計真從若箇邊。

詠菊



依倚西風不自持。葳蕤羽葆雜金規。繁開不負朝陽色。獨步非關昊帝私。把酒可能追靖節。撥苗終欲慕天隨。春紅過盡聊經眼。賴有芬菲慰所思。

題止戈堂

此老胸中百萬兵。暫勞試手沸狼羣。山頭不復望廷尉。柱後何須用惠文。解帶爲城聊戲劇。賣刀買犢便耕耘。三山勝處開華屋。千載人傳舊使君。千里閩山駟騎飛。天書趣解海邊圍。異軍方逐蒼頭起。元帥徐將白羽揮。翻就饒歌春舉酒。收還烽火夜開扉。向來萬事關兵氣。都作風光坐上歸。

郊邱書事

琅輿深出未央門。十里園壇氣象尊。珪璧三千周典備。貔貅百萬漢兵屯。青城浮靄連霜動。黃道微風帶日溫。不用靈光符聖武。從來精禋答乾坤。

題至樂堂

倚空危榭壓城樓。千里風烟攝寸眸。二華忽從天外落。三河直入坐中流。何人解得爲邦樂。有客難甘去國愁。投老復來江漢外。此生歸計日悠悠。

題僧罄宜枝巢

平生到處覓三椽。白首歸來古剎顛。飛錫幾逢花雨地。住山今得鳥窠禪。九霄鵬翼心雖在。萬壑松風夢

自圓莫笑維摩方丈室。會看游戲著人天。

禪月羅漢

肩鎖收傳古聖師。飛揚不類虎頭癡。槎枒老木垂雲蔓。偃僂胡僧拖雪眉。丹墨已隨嵐靄盡。精神猶作電光馳。祇應夢乞歸巖寺。要使邦人習氣移。

送僧還山

傳得清涼祖佛衣。來新震澤舊禪扉。幾年香木成林種。一日孤雲帶雨歸。別路片帆方蕩漾。名山八部已光輝。夜牕時得伽陀句。會寄江城秋鴈飛。

送廷藻兼呈楚州通守杜丈

相從嘗恨十年遲。握手匆匆每自疑。風艇煙帆還此日。隙煙籬井定何時。試看子學猶難售。須信吾窮未易醫。千里同風杜夫子。可能時寄彈丸詩。

過梅田追傷胡公立寄其姪仲平

繫船還共竹林居。憶昨盃行手挽蔬。滿眼誰同春夢事。經年不枉故人書。木奴封戶千頭橘。雪片傾箱二寸魚。信美湖湘異吾土。且尋烟艇意何如。

致政王參政挽詩二首

直道行藏世所難。拂衣談笑便休官。逢時合上麒麟閣。執法先裁獬豸冠。兩國旌壇交境外。三年帷幄侍

朝端。龐眉未向清時老。萬事浮雲忽蓋棺。  
賜第崇寧一再春。建炎方識老成人。早爲勇退山林士。晚作中興社稷臣。手把青箱傳後裔。日陪黃閣轉  
洪鈞。鄉關閒闊雖千里。松檟相望亦海濱。

挽刑部王侍郎詩二首

詔蹕南來首賜環。清名誰不仰高山。獨操廷尉平反柄。徐步文昌侍從班。曾子哀矜情得後。臯陶明允罪  
疑間。中朝正賴公持議。那得超然便不還。  
滿朝忠恕更誰知。家有西京小杜書。揚子清貧安甌石。于公陰德大門閭。雖嗟平進騫騰晚。正值中興選  
擢初。遺直至今談未已。故知人不數曹蜎。

湖南安撫劉龍圖挽詞二首

胸次光風霽月明。論文袞袞九河傾。一辭天上金鑾直。再見湘南竹馬迎。梁相合圖煙閣上。鄭公忽去雪  
山輕。眼看過棹呱呱泣。誰謂衡州浪得名。  
前年旌節駐江湄。始向清揚識紫芝。名繫南陬朱鳥影。官兼東觀白雲司。初驚楚俗招魂些。已見羊公墮  
淚碑。千古風流鍾嶺嶠。湘人應配曲江祠。

張徽猷挽詩二首

家有平津舊學傳。人材嘉祐至和前。運籌慣倚將軍樹。畫諾頻分刺史天。字得鍾王真楷法。心超粲可祖

帥禪零陵宴寢公重到。父老追思靜治年。  
天與精忠伯仲明。功成公獨拂衣閒。專城早應賢侯選。延閣榮聯近侍班。去國久違龍尾道。思鄉長夢鹿頭關。談經盡日摠衣處。學子相逢淚雨潸。

廣川夫人挽詩二首董彝待制母

壺範閨風照里閭。來嬪文伯薦牢蔬。眼看再世登詞掖。身得三朝錫命書。忽報孟軻陳後鼎。漫勞潘岳賦閒居。遙知京兆新阡上。千兩爭看會葬車。  
秋風一夕實庭萱。無復春歸壽母門。修墓已將徵在合。渡江猶喜伯仁存。早爲舉案齊眉婦。晚見扶牀坐膝孫。全福了無毫髮恨。始知陰德自平反。

賈太夫人王氏挽詩二首賈誼寶學母

優恩不與外庭同。詔墨親頒出九重。鐘鼎承家能兩大。詩書教子得三從。葭莩密接椒房慶。脂澤頻增石窰封。千里歸來鳴鶴野。湘江正繞墓前松。  
憶昨容衣未祔姑。哀深反哺白頭烏。佳城欲見千年日。旅殯先求五父衢。汲汲素冠蒙霧雨。翩翩丹旆歷江湖。竟成窀穸干戈後。此事哀榮世所無。

挽靖安縣君

五世傳家德有徽。更嬪蕭史慕靈妃。平生未足魚軒樂。故里空傷羽袂歸。雌劍忽先收夜氣。寸莖猶欲報

浮溪集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

春暉。自慚不就磨笄志。尙在徒能淚滿衣。

# 浮溪集卷三十一

## 五言排律

###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憑誰寫壯懷。連甍棲絕壁。孤塔表長淮。地本吳楓接。山今禹績皆。潮聲遙入寺。竹影自翻階。木杪朱欄出。城坳雪浪埋。乾坤迷枉渚。霧雨泄陰崖。丹葉經寒在。蒼洲向晚佳。魚龍宵聽唳。猿鳥晝窺齋。月滿蟾珠寶。霜清磨石諧。僧孟收柏子。樵徑埽松欒。左宦書無鴈。南烹菜有鮭。風煙欺短髮。雲水信殘骸。竟作何鄉老。虛慚素尚乖。江湖今在眼。歸合辦青鞋。

### 壽建安郡王

氣協高秋爽。祥開寶冑華。從今丹府籍。爲瑞帝王家。桂滿前宵影。桃舒浩劫花。德參龍種後。班次雁行斜。早賜眞王策。榮膺上將牙。兔園宏建敞。貂冕異恩加。仙掌高承露。天潢穩泛槎。漢邦傳異慶。周篚拜親嘉。永接宗枝秀。同符玉厯賒。喬松千載壽。他日看肩差。

### 壽俞少宰

閩海羣仙地。商秋少昊辰。盡哀山嶽氣。來作廟堂身。秀拔千尋玉。羣開一角麇。早年提巨筆。平步歷通津。

當二欣前席。同時歎絕塵。鱣堂初簡拔。烏府卽騰掀。旋綜天官要。還躋政路親。南臺沙磧合。兩省袞衣新。金鼎功名會。紗籠富貴人。房籥須杜決。蕭畫賴曹遵。畎畝家蒙福。圖書日效珍。百城收唾手。萬事斷垂紳。皎皎胸中鑑。融融筆底春。羣工推靖密。舉世服清真。直宿非箕斗。逢時實渭莘。帝嘉忠力久。朝羨寵光頻。申伯詩方績。桓榮賜已陳。露清龜息息。霜老鶴精神。永世承元首。中天轉大鈞。歲留稱壽畢。旬日看車輪。

上蔡太師生辰二首

萬古儲英氣。生賢鎮廟祧。方春回暖律。隨帝下神宵。早歲陪興運。清忠服邇僚。三篇俱命說。兩紀獨承堯。爲國隆堂陛。中天幹斗杓。光華歸使牒。寧謚載民謠。九牧金成鼎。三山石峙橋。元圭來舊錫。神寶獻新雕。堂起房心次。音諧角徵韶。車書人一統。符瑞歲千條。璧海材逾盛。沙場敵不驕。獻琛皆累譯。入轂有垂髫。郭解雙封國。班超五日朝。嘉謀從昔合。奕業更誰昭。眷禮羣臣異。恩光此日饒。授圖開地壯。傍闕築堤遙。供帳移金屋。歌鐘實綺寮。名園藏茂密。華閣聳峯嶢。詔蹕紆臨幸。宸毫紀宴招。弟兄聯袞繡。孫子列蟬貂。印琢金爲彩。魚懸玉在腰。中姻連築沁。外族綴塗椒。帝子傳杯酌。宮牆有鼓簫。果新無獨享。羹美或親調。宇宙將昭泰。風雲必會同。帝師黃閣老。人羨黑頭公。慶節同堯麻。新陽應嶰笛。儀韶來彩鳳。占夢得真熊。壽考天資魯。神靈嶽降嵩。曲儀尊赤舄。歌詠美彤弓。夷險無殊節。誠明信保躬。濟川先衆楫。遵渚集飛鴻。炳炳丹青筆。堂堂社稷忠。斗杓還列宿。廉陛倚層穹。文武俱爲憲。詩書孰比隆。規模三代遠。謀略萬夫雄。字畫諸王品。文章兩漢風。早登青瑣闥。頻入紫微宮。器敏無餘刃。才豪妙吐虹。聲光連日月。氣概俯華戎。

天上經綸合。人間制作工。向來凝庶績。誰復簡清衷。絃誦三雍富。舟車四海通。地歸銅柱北。春滿玉關東。養士菁莪盛。論才駿馬空。聖時方密勿。賢業助昭融。螭紐乾符正。龍文帝鼎崇。伊湯咸有德。房杜不言功。禮秩羣臣異。恩波此日豐。宸章頒琬琰。相第列帡幪。東壁文昭爛。西岷氣鬱葱。節旄藏棨戟。茅土啟龜蒙。袞繡卿雲裏。貂蟬瑞藹中。御奩金寶帶。神廐玉花驄。蓬島波全闊。天鈞樂未終。禁香紛縹緲。朝佩雜玲瓏。芝草盈田紫。蟠桃照海紅。後彫凝秀髮。難老湛方瞳。冰質期姑射。丹砂喚葛洪。潛機神宇定。晬表德符充。瑞鶴千年羽。靈蓍五色叢。舊傳調鼎客。今識釣璜翁。世世聯台袞。年年拱帝聰。欲知耆算永。元氣等無窮。

吳尚書龍學程公名瑀

江左推人物。時清得俊髦。肺肝傾耿介。頭角長英豪。鄉郡賓興最。賢關譽望高。萬夫爭射鵠。一舉獨連鰲。經術爭儒館。詞章重省曹。主憂俄旰食。邦禍始秋毫。彊寇來侵逼。敷天徧釋騷。奮身據憤懣。銜命使腥臊。深入邊亭隧。堅持漢節毛。道途千里隔。忠義寸心牢。歸報龍顏喜。親聞鳳詔褒。功成侔李郭。政合付伊臯。超擢陞青瑣。謀謨拱赭袍。百官瞻矩矱。八座次甄陶。晚歲猶持橐。鄰州暫夢刀。台星方兩兩。逝水忽滔滔。上意長圖舊。朝廷未閔勞。謝安幾一起。秦失卻三號。伊昔身遐謫。公時首屢搔。交情如骨肉。仕路正風濤。里開期重會。泉臺恨莫逃。終天吁永訣。雨淚滴香醪。

五言絕句



知非齋

其是果安在。況今非故吾。箇中惟醉好。莫忘黃公墟。

愛閒齋

竿木逢塲處。何人肯自還。祇應韓吏部。能道不如閒。

光風橋

茂林脩竹下。一水獨縈回。時過赤欄去。風從蘋末來。

飯牛庵

相從龍具中。耕稼亦吾學。所求一飽同。安用瑩蹄角。

臨賦閣

與物相忘久。于何寄此情。祇應逢勝會。不覺句還成。

次韻吳明叟集鶴林五首

平生夢往處。始到天南峰。風來荷氣度。日轉松陰重。  
林間菴茗罷。谷口蒼煙漫。行看草根露。已作珠璣團。  
臨分更攜手。坐聽烟鐘聲。斜陽有底急。不貸四牕明。  
支頭澗底石。濯足松下泉。吾生儻有此。無復東西緣。

冥冥近嶺翠。瀏瀏長廊風。他年竹林社。記取山王同。

北牕

睡起無一事。怡然盼庭柯。綠陰微缺處。最得南颺多。

題松竹園

清霜搖落後。賴此慰詩翁。借有茱萸泚。風流可得同。

戲題寂庵

是心長不起。宴坐一團蒲。安得龍眠手。添成憩寂圖。

題商樂亭

趣收霜後實。供我洞庭春。未暇三百顆。作書懷故人。

偶成

幽臥一禪榻。無人共白雲。山泉與溪水。偏遣夜深聞。

六言絕句

舟行三首

摩詰畫中平遠。庾郎句裏清新。有底江山面目。年來到處相親。

水底藻迷淡曉。樹頭葉振凋年。未許梅懸玉乳。先教橘噉冰泉。山水俱含古色。煙雲巧發天藏。乞與詩人醉眼。要令彈壓秋光。

### 七言絕句

#### 題張資政汝川園九首

昔人曾此結精廬。故老猶存井臼餘。今代子房來卜築。要看圯上一編書。

#### 右澹巖書堂

湖潭千尺見脩鱗。倚杖時觀鏡裏身。汝輩只堪箋爾雅。騎鯨那識謫仙人。

#### 右泊湖潭

發揮泉石有新圖。西蜀葦頤得爾無。暫作釣璜谿上客。谿神何必問賢愚。

#### 右蝦蟆石

每尋疎磬訪支郎。松竹交陰杖履傍。絲履氎巾聊取用。風流不減贊公房。

#### 右多寶院

花光連接兩臺春。中有眠雲跂石人。莫使鞭笞鸞鳳去。時來重現宰官身。

#### 右金石臺

年年春色報公知。不與天涯驛使期。我是平章風物主。可知東閣見君時。

右梅僊潭

履綦行處日蒼苔。盤悅深藏月一開。已辦此身同法喜。不應臨感更難裁。

右懷賢庵

直到孤峯最上頭。下看雙澗玉虹流。世間培塿何須數。且臥元龍百尺樓。

右積翠樓

蕭散香山與輞川。功名綠野及平泉。有田種秫供春醉。五柳先生似更賢。

右甘陂莊

次韻胡德輝乞予鈔書之副六首

蠅頭于我已無緣。拈問東家不直錢。乞與中庸胡伯始。免教堆屋篆蝸涎。  
爾來書吏鈍如鈍。安用牙籤萬軸爲。遣我牀頭周易去。憑君分取半生癡。  
欲鑽故紙出何緣。大似兒啼業作錢。我已捐書覓三昧。怪君舊著野狐涎。  
長年朱墨明窗下。自笑膏肓不可爲。賣菜區區苦求益。君房他日更應癡。  
五車政自妨人樂。祗合錢供餉鬼錢。我有靈編端欲見。爲君掃地注龍涎。  
長檠計出羣兒下。兩眼眇昏欲底爲。憑語少年須著便。酒狂端合信書癡。

漫興二首

晨起脩然曳杖行。一簾疎雨作秋清。老來歲月能多少。看得栽花結子成。燕子年年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來春強健還相見。送汝將雛又一歸。

醉書

尊前和雨唱陽關。紅燭熒熒照夜闌。酒醒夢回山月小。水雲無際鴈聲寒。

將至郡城

花姑溪上問歸舟。謝守城邊識小樓。兩岸垂垂秋色老。渡頭人更老子秋。

熊使君垂和用元韻答之四首

憑軒時見白雲行。霜入長江萬丈清。逐客今年緣底事。材材簫鼓報秋成。新亭雖小亦翬飛。陡覺風烟與昨非。分得使君秋數頃。登山臨水送將歸。閉門多睡少經行。隨分匏尊瀉濁清。庭下若生書帶草。前身卽是鄭康成。兒時也羨刺天飛。投老方知絕百非。酬唱恰成劉與白。分司且住莫言歸。

題江南春曉圖

忽從林杪見朝暉。濕嶠輕雲半欲飛。何惜扁舟并畫我。要從沙際望春歸。

贈人二首

聞將衲子日尋幽。度水穿雲處處游。遙想逃禪時一醉。人間春甕與扶頭。  
山城重到轉清幽。勝日閒尋舊釣游。定是沙鷗嫌俗駕。背人飛去不回頭。

次零陵太守競秀堂韻四首

層巒遠近翠浮空。人道山川似刻中。正要瀟湘含遠色。莫教江上起樵風。  
柳子當年亦好奇。衡陽叢桂手親移。何如此地栽桃李。春到千巖萬壑知。  
從渠歌舞轉頭空。且索尊前一笑同。欲識使君真樂處。蒲團禪板是家風。  
桃花拈出自靈雲。薦得伽陀獨有君。無事時來觀物化。妙高峯頂度朝暉。

次韻周聖舉四首

斗酒相逢且緩觴。惜無妙曲惱周郎。願吹江水添杯杓。不管春秋似許長。  
滿眼睛江澗不收。浴鳧飛鷺迴相儔。何須細話興亡事。今古從來貉一邱。  
棄甲高于熊耳山。大弨挂壁更須彎。從今江北江南柳。莫遣行人取次攀。  
少婦中宵聞馬嘶。曉看黃色上脩眉。男兒一爲功名死。肯向空山愁秭歸。

次韻蔡天任十首

江頭山色舊所愛。倒影玉海空嶙峋。爾來處處作媚態。似與世爭眉黛新。  
幽人午枕夢清熟。書筆滿牀花自開。兒童誤起聽脩竹。舊雨故人今不來。

我家君家一牛鳴。相見幾何今露螢。要須來往成白首。痛飲共讀離騷經。  
江南六月底風土。十日市無山鞠窮。不應梅子趁時節。自是國人愁寓公。  
君家食指如堵牆。不著斗酒求西涼。門前穡種三百畝。勝我筆耕無寸秧。  
關西老將爭捐軀。帳下健兒思草枯。誰能捐粟百萬斛。乞與繞樹南飛鳥。  
山中種橘無千頭。一飽未卜爲君憂。長歲有飯卽吾土。問米貴賤還東流。  
脩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呼兒更卷簾數尺。要放晚晴升屋梁。  
百年都盧能幾日。況迫晚晚行歸休。高車列鼎豈非欲。安步晚食差無憂。  
中郎故是渥洼種。不受世人金絡頭。十年一衲作僧過。臥看煙雨明沙鷗。

萬上人將游三吳袖杼山居士贈言見過戲成兩絕送之

參得湯休五字禪。一餅一鉢去飄然。定知游歷名山徧。吟入江湖萬頃天。  
韓子由來未識真。欲還澄觀作詩人。若教早被儒冠誤。那得雲山自在身。

還璉上人詩卷

筆端遊戲詎須頻。短軸才開卽可人。月映澄江梅映雪。比君猶自未清新。

或傳有歸期陳時發餉靈壽杖求詩

聖恩端許返柴荆。便合踟躕過此生。九節煩君持送似。人間險處不重行。

銀毫

玉爲蟾蜍冰作滴。烏絲欄開寶鴨墨。天孫夜拾瑤草歸。醉舞銀毫鬪春碧。

卽事二首

燕子將雛語夏深。綠槐庭院不多陰。西牕一雨無人見。展盡芭蕉數尺心。  
雙鷺能忙翻白雪。平疇許遠漲清波。鉤簾百頃風煙上。臥看青雲載雨過。

雜詩

古屋清寒雪未消。小牕晴日展芭蕉。酸甘荔子清醇酒。更展青茅薦菊苗。  
碧牕涼簟惟便睡。露井無塵蔭綠槐。夢入醉鄉猶病渴。轆轤聲到枕邊來。

枯禪

我行昔到虎溪頭。俗氣浮光兩無盡。當時獨指煙樹杪。有士枯禪雪侵鬢。

浴孫日熊叔雅有詩次其韻二首

休論臭腐與神奇。康樂還生謝客兒。我有浮溪農圃在。他年分付小樊遲。  
釋氏夢中親抱送。人言價重百車渠。阮家新婦得雄帖。還有數行中令書。

夜雨遣興

風雨鳴窗報客知。還孤月底探梅期。泉聲猶自斷還續。遙想棲禽無定枝。



宿鄴侯鎮

常時踏月此長亭。鬢似河堤柳色青。今日重來堤樹老。一簪華髮載寒星。微涼初破候蟲秋。水露草螢光不流。搔首與誰論往事。星河無語下城頭。

次韻何子應七月十八日書事二首

寄語江鷗莫浪猜。先生愛汝水洄洄。自從楚國靈均後。幾個騷人到此來。臥看山色懶扶輿。擬擢扁舟學釣魚。誰似湘流知我意。秋來三得道州書。

詞

點絳脣

新月涓涓。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臆瘦。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前調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翠。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斂。盡。四。山。青。柳。梢。風。急。墮。流。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別。語。記。丁。寧。如。今。能。聞。隔。幾。長。亭。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



# 浮溪集拾遺卷一

表

## 賀天申節表

星拱北辰。誕應樞精之瑞。陽居大夏。時昭火德之亨。致星睨于層霄。溢歡心于率土。恭惟皇帝陛下。英謀天縱。盛德日躋。坐貽申命之休。宜享降年之永。臣籍通禁棗。職守藩符。祝萬壽以稱觴。雖莫陪于近列。揖九州之共貫。猶及見于丕平。

## 代賀立皇太子表三首

仰法前星。肇開儲禁。慶開宗社。禮絕臣鄰。恭惟皇太子殿下。胄出神明。生知忠孝。夙稟刑家之訓。居無在傅之勤。震一索而得男。早膺眷命。月三日而成魄。難徇撝謙。兼隆監撫之名。進極褒嘉之數。載錫雕珉之冊。爰頒青輅之旂。某幸託宗暉。欽承友順。盛典方昭於宮壺。觀成敢後於簪纓。肇啓震維。丕承天緒。立賢以嫡。吉先見於蒼龜。移孝而忠。勢益隆於堂陛。恭惟皇太子殿下。溫仁秉哲。純茂凝資。首符甲觀之祥。早悟南陽之牘。屢錫共王之爵。悉傳外傅之經。涓選休辰。進居儲貳。異宮增秩。稽至道之典儀。奉鬯陪祠。見裕陵之孫子。某幸聯近屬。親覩殊休。望鶴禁之聲嚴。阻鷓行之進謁。

孚號揚庭。元良貳極。明父子君臣之懿。協神祇宗社之休。恭惟皇太子殿下。信厚發中。寅恭承上。得賢哲少成之性。符邦家長發之祥。履四方以提封。遂三加而冠胄。歌咏重暉之日。允合天心。旂登一角之螭。仍昭聖祚。某久參肺腑。同奉威顏。傳聞徽冊之頒。倍百外朝之慶。

賀明堂禮成表

夙涓剛日。祇見合宮誠意上孚。色動房心之次。靈釐下被。恩均暉習之餘。作民恭先。惟聖時克。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靈承天地。光昭祖宗。具綿蕤於曲臺。懋建中和之極。用燔柴於吉土。允符精禋之交。幸託宗枝。獲承慈蔭。聞神祇之昭格。與民庶以交欣。以上見播芳大全卷一上。

賀元會表

二儀交泰。躬寶歷以履新。萬寓駿奔。御端明而受祉。恭惟皇帝陛下。德惟天合。聖與日躋。溥海內外而悉主臣。觀時會通而行典禮。乃承千載之統。大講九賓之儀。列侍東曹。猶想純儒之表著。邈居南紀。願同江水之朝宗。播芳大全卷一下。

賀明堂及萬歲山祥光表

帝宇聯華。神光並煥。方真人御極。游陰陽造化之功。故瑞禋浮空。出日月照臨之上。觀瞻莫測。呼舞維均。中賀伏以周家開重屋之基。黃帝起明庭之壤。九筵五室。蓋天人精禋之交。萬壑千巖。本仙聖游居之地。曖卽穹窿之表。肆呈紛郁之珍。交縹緲之雲龍。度駢闐之風馬。雖境分南北。相望丹禁之中。然時歷昏昕。

皆協素秋之半。茲蓋皇帝陛下。夙夜基命。清明在躬。包兩儀於泰定之光。飾萬福以昭回之象。乃格層雲之應。坐聆羣燭之光。恍若壺天。金成宮闕。皓如玉海。虹貫山川。矧藁街大獻之辰。仍桂魄將圓之夜。融融嘉氣。示鷁行環瑋之觀。肅肅靈氛。生羽衛清虛之想。亙古無有。非今孰能。臣等幸服邈僚。欣逢嘉貺。屑然有見。陋詞壇三燭之祥。赫爾方輿。明寶歷萬年之慶。播芳大全卷二。

辭免樞密表

入參廟算。方俟黜幽。進長樞庭。更叨圖舊。仰荷褒揚之過。實深盈滿之憂。敢布腹心。仰干旒冕。中謝。竊以聖主之用人也。必量其材之所至。忠臣之事上也。先度其力之所宜。故爲之上者。靡傷知人之明。爲之下者。得逃曠職之累。一失此道。兩乖厥宜。如臣者。初乏經綸。特緣遭遇。二紀服周行之末。一朝居多士之先。昨叨近弼之除。已過平生之望。豈有方更於晦朔。居然躡次於鈞衡。雖至無知。敢忘自揆。伏望皇帝陛下。以隆寬待物。以獨斷馭臣。知愚誠蓋出於由衷。於成命不嫌於反汗。別求賢佐。共圖宏濟之功。毋使孤蹤。益重疾顛之禍。播芳大全卷三上。

辭免節度使表

引疾辭榮。方幸機衡之解。疏恩越等。遽蒙施節之頒。懷如淵谷之臨。莫測雲天之施。輒布由衷之懇。仰干方命之誅。中謝。竊臣承學缺如。起家寒甚。早被聖神之遇。遂參丞弼之司。黽勉十年。周旋二省。妨賢最久。自知罪戾之盈。容跡每安。實賴恩憐之至。比失衛生之理。益懷誤國之憂。力丐投閒。僅蒙賜可。所願退安。

於散秩。敢圖併授於隆名。惟齋鉞臨師。乃人主待有功之士。而詞庭置使。亦朝廷優元老之臣。願平時猶懼於素餐。豈病質乃堪於徽數。伏望皇帝陛下。不忘舊物。深諒微忠。量材能小大之宜。盡芘覆始終之意。特回洪號。靡速煩言。未泯餘生。尙可筋骸之強。誓堅晚節。仰酬禮貌之優。播芳大全卷三中。

代謝除樞密表

本柄於中。久汗樞機之地。進班其首。更叨綸綍之恩。蒙睿獎之非常。私瑣材而不已。安危所繫。榮懼交深。中謝竊臣生江湖之鄉。非廊廟之器。偶扞防於牧圉。蒙記錄於冕旒。當中興無文武之才。有慙吉甫。乃一見受腹心之寄。自比留侯。薦膺推擇之榮。遂處弼諧之任。謀參帷幄。職總韜鈴。永言國步之屯。方賴廟謨之勝。外有交侵之強敵。內多竊發之奸民。兩河未復。於輿圖。二聖尙勞。於岳狩。非兵莫濟。得士斯昌。豈伊章句之腐儒。堪此朝廷之大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先稽古。志在宅中。躬堯舜之仁。雖欲躋民於富壽。據高文之憤。不忘克己於憂勤。詳延左右之臣。猥及下中之品。臣敢不兼收羣策。務究遠猷。念國家嘗膺之憂。適當今日。豈臣子捐軀之報。敢後古人。播芳大全卷三下。

謝除右文殿修撰表

入對治朝。方上甘泉之計。進聯書殿。遽先延閣之英。積此超躡。若爲報稱。中謝伏念臣一將使指。三歷歲時。徒殫犬馬之勤。無補涓埃之數。有功見知。則悅。姑幸使令。投閑乃分之宜。敢圖褻綬。忽被雲天之澤。擢參奎璧之躔。冒九等之崇資。佩一時之新渥。遷非以次。命出於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曲成。治惟公

聽謂勤於夙夜。雖皆享上之忠。非隨以賞刑。孰謂知人之哲。比方歸報。已辱甄收。仍返故棲。俾收來效。入預懷訟之表著。歸增乘傳之光輝。臣敢不祗服詞訓。茂宣德意。益加緣飾。不專俗吏之所爲。永誓糜捐。庶幾古人之大節。播芳大全卷四中。

### 謝除太子賓客表

儲闈肇啟。當收卓異之才。詔綽中頒。首玷高華之秩。既預論思之秘。仍參調護之榮。承命便蕃。撫躬跼蹐。中謝。伏以三王之教世子。必用正人。兩漢之詔宮僚。無非碩學。矧在賓筵之列。尤爲儒者之光。方朝廷新曠古之儀。俾世嫡正前星之位。養德茲始。求賢實艱。尙虛六傳之聯。先遴十人之選。如臣膚淺。非國俊髦。司典謨訓。誥之文。猶孤眷意。豈父子君臣之道。能有建明。弗獲固辭。終慙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邦本。因任人才。謂臣久侍禁林。最爲孤直。知臣日承聖學。粗識源流。故此褒嘉。輕於畀付。入奉鼇山之直。出參學禁之游。夫何一介之微。兼此兩閨之渥。古今鮮儷。中外權傳。臣敢不益懋嘉猷。誓堅晚節。密爲羽翼。當如園綺之賢。徒事文辭。敢效應。劉之陋。播芳大全卷四下。

### 江西提刑到任謝表

奉將親養。人榮故里之歸。就易使華。地止重湖之隔。休舍甫溫於坐席。乘輅卽次于提封。中謝。伏念臣本非通材。出偶嘉會。由銅墨徒勞之賤。誤冕旒特達之知。兩膺臨遣之榮。五玷將明之選。比自遐方之內徙。幸蒙私計之曲從。復被更書。俾移鄰部。上聖體好生之德。舉寰區皆遠罪之民。所至囿空。無煩臺治。第負



揚於明指。實有媿于厚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本隆寬。時臻累洽。大爲成法。於庶言庶獄。以罔兼。詳責有司。恐匹婦匹夫之失所。而臣再蒙一路之寄。悉在大江之南。雖山川封域之或殊。而閭里人情之未遠。唯當緣飾以經誼。不獨拘繫于簡書。庶臯陶在泮之風。成虞舜畫衣之治。刑無刑而廣上意。敢不盡心。老吾老以及人親。尙期從欲。

淮東提舉到任謝表

臨遣江壖。方冒責成之寵。改除淮甸。更叨從欲之仁。卽至封陞。共宣德意。蓋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過之。中謝。伏念臣綿力薄材。寒鄉悴族。早襲縉紳之後。浸膺鞭策之榮。往涖閩區。無補摘山之政。洎歸魏闕。遽分原隰之華。入承當之清問。申喻理財之曲折。及瓜尙遠。索米爲憂。蒙造物之寬恩。與臨流之近地。謂一方稍病。失春耕秋斂之常。欲比屋皆蘇。宜朝夕令行之速。其布哀矜之指。以寬流冗之民。豈臣忝愚。堪此優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垂衡聽以並觀。遇寸長而必錄。有如孱瑣。亦玷使令。臣敢不仰承睿訓之丁寧。不誤淵衷之紹述。每懷靡及。甯辭四牡之馳驅。迄用有成。願上三年之詠永。以上摺芳大全卷五中。

謝轉官表

投閑得請。常懼空餐。會課當遷。復叨信賞。誤大恩而莫報。持餘日以安歸。中謝。伏念臣去國九年。奉祠兩任。生平慙直。不隨世俗于雷同。歲晚棲遲。乃望君門而兩絕。孰云磨鈍之具。口及養疴之臣。蓋伏遇皇帝

陛下總攬乾綱，躬膺歷數，宵衣旰食，十年不廢于憂勤，寸地尺天，一日悉歸于覆載，冠帶萬里，賞刑百工，而臣投老江湖，埃填溝壑，陪議論阜衣之後，雖愧名宮，奏絃歌清廟之初，敢忘抒頌。

### 謝轉官回授表

邊捷上聞，肆頒明賞，政機無補，輒冒殊恩，超踰既極於周行，褻寵更延於私屬，仰承休命，莫惜微躬，中謝伏念臣初乏技能，早膺掄擢，雖玷機衡之末，誰知帷幄之奇，比興節制之師，采入襟喉之志，赫然成算，斷以淵衷，靡逾旬歲之期，坐視種光之氣，乃示訓詞之寵，兼收丞弼之勞，惟帝念功，宜考經綸之素，如臣何力，亦叨閔閱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曲成，仁無偏愛，方舉策勳之典，不忘充位之臣，雖平時無橫草之功，幸今日遇采薇之捷，錫之茂渥，同此膚公，碌碌因人，愧股肱之選舉，拳拳許國，誓肝腦之糜捐。

### 謝轉官表

小儒僭學，安能及史之闕文，聖主隆寬，乃閱奏篇而稱善，頒陞遷之茂渥，錄會萃之微勞，願臣何功，辭不獲命，中謝臣伏以春秋之作，法必始于編年，書契以來，國豈容于無史，自昔祖宗之相繼，至今文獻之足稽，中更搶攘，浸失詮次，既憑筆削以傳後，安可見聞而異辭，乃殫鉛槧之勤，上瀆冕旒之邃，由太初之後，而無錄，雖幸纂成，問祈招之詩而不知，固多脫略，敢圖抵牾，遠辱褒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意藝文，增光謨烈，念兩朝之政事，無一事于史官，倘緩編摩，懼成放逸，尙憐苦志，屢遭尙白之譏，爰進周行，俾冒殺青之賞，臣敢不博詢耆舊，追補散亡，若書成果，遂于藏山，庶禮失不煩于求野，以上播芳大全卷六上

謝謫定州通判表

衆惡必察。宜卽嚴誅。罪疑惟輕。止從薄責。袞袞誤登於臺省。漂漂復返於江湖。中謝伏念臣家世故寒材。能特陋。竊慕古人之力學。偶陪多士以進身。編蠶簡之十年。最爲椎鈍。隸鸞臺之一月。俄致顛躋。由非才冒處於必爭。故公論不容于交擊。猥煩簡札。有玷簪紳。尙依魚稻之鄉。獲近枌榆之壤。若非洪造。豈有餘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博採智能。疏觀情實。謂虛船觸舟。而褊心不恕。雖以無他。然強弩射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姑捐稍廩。使活妻孥。臣敢不仰佩訓懲。俯深循省。日嬰薄領。甘爲俗吏之沈迷。坐置銘詩。誓復平生之玷缺。播芳大全卷六中。

遺表

死生猶夜旦之常。理之必至。犬馬受蓋帷之賜。恩則長辭。假續息之須臾。貢芻言於咫尺。中謝伏念臣起家一介。委質五朝。道君擢貳機衡。去國坐逾於一紀。淵聖收還廊廟。冒恩僅及於半年。由經世之才疏。故在廷之日鮮。昨屬裔夷之謀夏。適當公輔之無暇。誤辱延登。俾登康濟。運籌決勝。安知先物之機。覆餗興災。果致妨賢之咎。會真人之起鄙。陪多士之興周。纔望清光。卽膺煩使。冀桑榆之晚景。輸塵露之微勞。而臣力與願違。袞將疾至。不圖交印之始。已困負薪之憂。今則脈遽瀋沈。氣將漸盡。莫扈征遼之役。徒懷城郢之忠。伏望皇帝陛下。遵舊監新。宅中圖大。克勤克儉。用祖宗可久之規。作福作威。合中外至公之論。練蒐卒乘。裒禮忠良。上以迎二聖之還。下以征四夷之守。臣報恩已矣。戀闕潛然。走仲達於渭濱。雖非所及。

亢杜回於輔氏。猶或可爲。播芳大全卷七下。

### 車駕幸臨安起居表

化行裔土。昭武節之親臨。感動中邦。仰天聲之復邇。神祇交相。徒御則安。恭惟皇帝陛下。躬服禹勤。世隆周德。念海宇與師之久。知黎元厭亂之深。蒙犯風霜。猶屈河陽之狩。按行士卒。豈惟霸上之巡。衆後來蘇。天將悔禍。故三年鬼方之伐。雖若淹延。而七月王業之艱。終期紹復。肆巡方岳。暫駐戎行。臣頃奉新除。預膺取道之寄。茲臨封守。宜在執爨之先。抗疏冒聞。俞音弗遂。徒絕朝宗之志。莫伸拱極之誠。

### 代發運趙修撰賀克復杭州表

無知醜類。自隔鴻恩。有赫神兵。肆行薄伐。肅清都會之地。還定震驚之民。成算自天。歡聲屬海。中賀臣聞河有防而螳爲之決。稼太盛而螟生其間。唯茲嘯聚之妖。蓋以承平之久。敢搖蜂蠶之毒。盜弄萑蒲之兵。折筮一筭。投戈四潰。戎旃所嚮。舉江山歸指顧之中。帥藩復完。他郡縣可談笑而得。恭惟皇帝陛下。兼收羣策。獨運神謀。歌采薇三章之詩。士皆願奮。設成湯一面之網。人自知歸。坐令脅附之徒。再被生成之賜。自願端嫫。何足誅鋤。臣夙被使令。適當期會。舞兩階之羽。幸親觀于苗征。上萬年之觴。願美陪于虎拜。以上咸濟臨安志卷九十七。



# 浮溪集拾遺卷二

啓

賀秦少保啟

伏願明詔登用大儒。疏榮三少之班。正位百官之上。生成所及。鼓舞斯同。恭以某官言合六經。學包萬古。由周公傳之孔子。獨承師友之淵源。惟尹躬暨於成湯。邇應君臣之期會。久借本兵之重。多輸納誨之忠。方功名未究於經綸。舉中外皆形之歎息。蓋文物於斯爲盛。欲平治舍公其誰。故除書甫降於九天。而和氣遂化於四海。某辱邀知遇。叨被使令。逢恩寵之鼎新。預生靈之均播。雖官聯在遠。莫能陪多士之班。然謠俗至公。當播作烝民之雅。

賀秦丞相啟

廷揚孚號。國拜元台。有道而守四夷。方懋中興之業。好要而論一相。甯須夾輔之勳。天意會同。人心闡擇。恭以某官運逢眞主。志在生民。聚精神帷幄之中。絕禮貌簪纓之上。安危大計。孰堪舉國而聽焉。前後數公。方見得君之專者。積三歲處中之望。副九重虛左之求。魁柄不移。袞衣增煥。方且收威權於王室。示風采於敵人。取河北一百餘州。今其時矣。書汾陽二十四考。行且見之。某久託洪鈞。欣聞顯冊。屬拘縻於乘

障阻趨走於班庭。歲籥將中。廟堂多暇。冀忝鼎茵之節。永爲宗社之休。

賀張丞相啟

欽膺宸冊。進陟台衡。聳巖石而具四海之瞻。秉洪鈞而爲萬物之播。平章雖舊。渙汗惟新。恭惟僕射都督相公。道德正傳。天降大任。作傳野之霖。以蘇厥草。洗虞淵之日。而夾以飛。方從鷗閣以重登。詎許鳳池之久奪。風操可記。想不忘嘉正之名。沈厚有謀。蓋惟恐東口之老。況關中賴蕭何而鎮撫。於天下繫裴度之重輕。常乘君子大有爲之時。能辨羣臣不可及之事。歷中書二十四考。其在於今。復兩河三百餘州。可立而待。某跋聆顯命。喜集重衿。以青天白日而知其清明。惟春風夏雨而出於造化。依炎州而羈迹。望光範以馳情。相印命珪。雖阻桃林之賀。雕戈錫盾。願廣淮蔡之歌。

賀朱丞相啟

宣布策書。寵還魁柄。昔周公未復。頗遭四國之流言。今裴令來歸。當使兩河之聽命。天下相慶。朝廷益尊。恭惟某官。望絕縉紳。勳書彝鼎。學博而知要。明古今治亂之原。才全而不形。得天地中和之氣。昨屬羣凶之擾。允資一相之謀。禍泯胚胎。變消肘腋。蓋厥初同德。惟尹躬之暨湯。果於變成功。安劉氏而必勃。越從分陝。久輟贊元。帝憂堂陛之勢凌。人恨袞衣之歸晚。方時多事。疇協濟於蕭規。宜我老成。首光膺於說命。再幹洪鈞之化。一新巖石之瞻。某早辱眷知。欣聞登用。屬拘犖於印紱。阻趨拜於門牆。歲律戒寒。巖廊多暇。冀謹寢喪之節。永爲宗社之休。

賀秦樞使啟

顯膺綸綍。峻陟機廷。唯賢哲之奮庸。實廟堂之增重。庇休所逮。鼓舞攸均。竊以北斗冠乎樞躔。垂諸天象。夏官總乎兵政。著彼國經。當公朝閒暇之辰。居右府近密之地。仰裨至治。允屬英髦。恭惟某官。智略淵深。神丰岳聳。瑞聖時而間出。鍾賢哲以挺生。藝較棘闈。素號人中之傑。名標桂籍。果先天下之儒。爰簡清衷。亟躋華胄。掌書秘府。典禮奉常。翰苑揮毫。妙極辭章之選。邇英進讀。益加禮貌之隆。緊經綸之宏才。宜文武之兼用。延登帷幄。式贊鈞衡。方君臣慶千載之期。而父子有同時之遇。誠爲盛事。負絕前聞。某側聽郵音。限居官守。想熒煌之座。徒劇觀瞻。託塊坳之鈞。愈深踴躍。永言頌詠。曷罄編摩。以上播芳大全卷八上。

賀沈參政啟

光膺書贊。入秉事樞。朝廷無謀國之虞。天下有得人之慶。音郵四達。風采一新。恭以某官。實學造微。高文行遠。房喬警敏。安危炯炯於胸中。劉向精忠。邪正惓惓於筆下。暫付維揚之治。俄深宣室之思。連趨鋒車。遽參魁柄。儒術果康於經濟。善人斯得於統盟。復七世祖宗之基。國須賢立。極一時人物之選。公爲時生。某久辱眷知。欣聞登用。均茵憑之末。尙託他年。在陶冶之中。敢忘今日。歲律琬晚。巖廊靖深。願爲宗社以自持。常有神明之來相。播芳大全卷九。

賀傅禮書啟

先奉贊書。進班常伯。唯時改作。須大儒專禮樂之司。以類俱升。宜宿望次公。召之任。訓辭優寵。班列清明。



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文行遠。氣得古人之剛大。學兼天下之庸口。自得位於朝廷。卽留心於日月。力加慰薦。每推轂有味。其言自處安恬。或積薪後來者上。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宧之憂。唯公克念於生靈。無日不謀於宗社。處雷霆之下。密輸忠讜之惓惓。揭日月而行。恥事功名之赫赫。果膺眷首。命付彝章。舜官尤重於秩宗。漢爵莫榮於稷嗣。將萬世維扶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某久託餘口。欣聞盛事。方隨宦牒。望門牆無布武之階。竊讀除書。喜賢者有得時之慶。

賀中書陸舍人啟

顯膺宸命。進直掖垣。於簪筆代言。初陪法從之列。然瑣窗比詔。妙極儒生之榮。矧選授之才堪。凡聽聞而心口。恭以某官。天資渾厚。心術高明。卓然公輔之才。加以聖人之學。文章爾雅。追還三代之純。議論正平。多識累朝之舊。早參依於日月。中留落於江湖。時乏居易之忠精。常意仲舒之簡古。聞釐宣室。結知無愧於昔人。起草明光。能事更看於他日。某恩銜未報。去德猶新。前瞻大廈之光。方懷阻闕。忽返故棲之地。皆出生成。氣候清和。論思豐暇。願保節調之適。仰承眷注之深。以上播芳大全卷十。

賀李侍御啟

伏審載筆螭頭。久罄論思之益。乘聽烏府。妙膺清要之除。綸綍甫頒。縉紳胥賀。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學博而體要。色粹而氣剛。夙懷康濟之謨。寔被聖神之眷。升都公之峻職。擢右史之高班。聞望益隆。典型可仰。宣中詔見。知於旒冕。茲南牀果被於英髦。遂兼三院之巍。獨處一臺之長。蓋勢力能排於山嶽。故威稜素

厲於風霜。益增朝野之清明。允輔版圖之恢復。某久蒙德庇。快覩除書。屬郡政之坐拘。阻賓客而趨慶。喜而不寐。初聞郵置之傳。道之將行。卽副巖瞻之望。播芳大全卷十二。

賀張端明啟

躬被贊書。寵陞祕殿。人惟求舊。薦隆尹正之權。威不違顏。密侍清閒之燕。望尊表著。喜動縉紳。恭惟判府端明。當世老成。中原名士。英材經世。兼數器以有餘。忠力事君。更百爲而無變。爰自得與之始。屢恢游刃之能。潔已抱公。威肅本根之地。獻善宣美。政成喉舌之司。比疏分閫之恩。將遂偃藩之佚。地方由於君重。人已伫於公歸。乃眷行都。視天子一圻之奧。素爲大國。敵長安三輔之繁。旋聞騎竹之迎。未徙憩棠之蔭。宜膺異數。以勸懋功。惟開館於嚴廷。實遴才於近列。榮光三接。獨優儒學之名。仙路九重。更越禁林之寵。所以內表四方之極。外倡九牧之風。台衡之任益親。政柄之歸可上。某久棲樾蔕。欣聽綸音。適縻軺傳之行。莫綴賀賓之末。春秋綠飾。旣施張敞之素聞。帷幄雍容。尙起留侯之故績。播芳大全卷十四。

賀王守加直閣啟

光膺芝檢。寓直蓬山。式彰守牧之賢。益重邊方之寄。伏惟某官。忠嘉世濟。儒雅自將。渾金璞玉之粹純。水鑑冰壺之瑩徹。一麾敷惠。最淮甸之列城。五袴作歌。仰漢京之循吏。聞今日桑麻之野。皆異時荆棘之場。成績旣優。寵光難後。芸香羣玉之府。宜進躡于英躔。荷橐大明之宮。將入參于邇列。某睽離滋久。仰止實深。曾馳慶之未遑。辱貽書之先及。眷言感愧。曷罄敷陳。

賀汪相建節啟

誕布制麻。榮分齊鉞。卽公召之舊望。陞帝傳之新班。恭惟某官。社稷宗工。廟堂元老。蕭曹與漢。本豐沛之故人。閔散佐周。乃唐虞之盛際。浩然去國。倏爾口星。留萬里之山川。隔九霄之日月。雖聖君軫舊。不忘附驥以攀鱗。而流俗妨功。屢使跋胡而覓尾。憤鬱旣極。精誠乃通。力排壅蔽之私。入奉清閒之燕。植牙建纛。坐兼金印之重。列戟而槐。遂至布衣之極。由淵衷之感慨。故異數之便蕃。矧黻之名區。有平陽之望族。閱古今之信史。千載于茲。兼將相之崇資。一人而已。何孤生之獨幸。蒙餘潤以尤多。恨遠表著之班。莫贊門牆之喜。炎敲尙未。俊艾居中。願調茵鼎之宜。行復鈞衡之拜。以上播芳大全卷十五。

賀文太師致仕啟

伏審懇章得請。褒册疏榮。辭二國之節旄。仍三公之爵命。功成身退於迂衡之日。心廣體胖於佚老之初。凡在聞知。孰不欣仰。恭惟某官。元精孕粹。崧嶽降神。智足以照眇忽之先。才足以當安危之寄。運籌將幄。坐戢於五兵。論道鼎司。久熙於庶績。風采相聞於今世。聲名暴著於外夷。望高累朝。寵極一品。方且優游故里。嘯咏昌時。屬二聖之紹休。圖舊人而共與。雖高情傲物。喻浮雲脫屣之輕。然耆德在朝。增大呂黃鐘之重。安巾車而入覲。副側席之詳延。周公之老在京師。豈私諸己。裴度之事在軍國。適膺其時。果賴元猷。一新初政。九功於是咸敘。四方以之無虞。廟堂方倚於深謀。泉石遽形於歸思。幡然而起。非爲利所以安邦。浩然而歸。豈收名欲以尊主。進退必由乎義。出入皆視乎天。側聆繡袞之華。近抵澗澗之澳。涼臺暑館。

莫非綠野之餘。怪石奇花。率是平泉之舊。足以探窮勝事。恬養太和。寓形閒曠之鄉。放意舒長之日。某夙叨士品。嘗奉台光。屬官府之坐糜。阻門牆之展慶。乃誠欽抃。實異常。播芳大全卷十六。

賀狀元及第啟

蘭省登賢。鼎分三傑。楓宸賜第。獨擅一夔。首躋綸綍之褒。亟陟蓬瀛之峻。朝廷著爲盛事。衣冠流爲美談。伏惟某官。器博以周。才全而敏。心傳家學。世代王言。圖萬里之鵬搏。廿十年之蠖屈。高文大冊。謂非公而誰宜。爲勁草孤標。願於我不容何病。果趨明詔。下應勞口。眞一世英。當萬人敵。有昔山林。飭餽之氣。無時科舉。飢餓之風。卓爾不羣。哀然爲首。名未題于雁塔。身已致于鱗臺。力追前人。每收舊物。乃如無狀。嘗佐攸司。先覩大篇。口誦手披。之不厭。精研奧旨。心悅誠服。而可知。愧修謁之未遑。辱貽音之驟及。備陳至契。益服下風。惟韓氏之少師。暨吾家之大父。一時相與。四海共傳。逮至嚴君。亦蒙特薦。僕之恩地。公實外門。子幼文章。已增光於太史。羊公事業。將不愧於中郎。靜言浮議之有加。深激惻悼而無已。定交伊始。敢事莫窮。

賀太師正啟

四序更端。三元啟旦。紀天時之資始。慶物類之向榮。伏惟某官。道冒羣工。德隆四海。服華夷之重望。著社稷之茂勳。儼居師席之崇。增重聖朝之本。爲國英碩。四方咸賴于熙安。享時休嘉。百福宜資于康壽。某屬臨獻歲。阻奉壽觴。企仰門闕。益馳頌詠。

賀左右僕射正啟

伏以歷授人時。謹新陽之用事。史觀天象。審正歲之開端。伏惟某官。全德自天。禋身許國。眷注久隆於旒。冕勳勞夙著於鼎彝。經綸三事之司。表式百寮之右。調成元化。已施濟物之仁。順履嘉辰。益集自天之祐。某限司宮鑰。阻造台閣。徒馳詠頌之誠。莫罄編摩之福。

賀宮使丞相正啟

史觀天象。審正歲之開端。歷授人時。謹新陽之用事。恭惟某官。大忠許國。全德自天。聳多士之儀刑。隆四朝之羽翼。文持化軸。浸恩澤於黎元。累冠公台。著勳庸於宗社。引年歸政。養福在躬。適臨元吉之辰。益享休嘉之慶。某屬分郡紱。阻跪壽觴。其在係瞻。豈勝禱頌。以上播芳大全卷二十五。

餘館職謝宰相啟

沈迹下僚。分無它望。受知英相。恩匪素謀。從稠人忽被於詔除。豈薄伎可堪於時用。蓋師席託十年之舊。謂書林叨一日之先。猥以名聞。使之序進。伏念某。起家寒甚。承學缺如。早慕功名。未歎儒冠之誤。晚諳夢幻。方驚客枕之迷。三陪御府之英。五見長安之閨。華髮駸駸而欲雪。故人落落以如星。自笑蠹魚。生死不忘於文字。有同鳧雁。去來誰計於江湖。甘爲襍被之行。少追懷鉛之責。孰云誤寵。更及微軀。守是正之遺篇。參編摩之載筆。既潤久枯之轍。仍安屢繞之枝。厚德難名。當於古人求耳。餘生未泯。期以國士報之。茲蓋伏遇特進少宰相公。偉業格天。宏材周物。人臣名世之盛者。天子舉國而聽焉。位雖次於周公。美實專

於伊尹。制作悉還於遠古。經綸蓋積於平時。吳邑縱囚。異政流傳於父老。虞庠講藝。微言厭服於豪英。銓曹力挽於羈單。憲府靡談於陰伏。洎陟綱維之地。尤輸藥石之忠。沙合南臺。知千載真賢之出。春回東閣。喜四時元氣之新。凡負器以懷奇。皆願忠而望賜。有如孤進。茲爲曲成。雖大鈞播物以無垠。甯私小己。然飛鳥依人而向愛。敢有它腸。

除授謝寺丞啟

仕本爲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叨居爵齒之尊。愧集汗顏。望過榮願。伏念某。久從螻屈。不敢求伸。迨此龍鐘。乃始告老。固已無國學尙齒執醬之餽。甯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瞻守先人之樹。尙寓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時三老粟帛之恩。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於百難。特操不回於萬折。神依正直。人頌廉平。侈修贊見於恭梓之初。已奉賞音於憩棠之暇。茲殆僥冒。又出提攜。束馬懸車。遂入田父雞豚之社。扣轅擊壤。共膺使君襦袴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究。以上播芳大全卷二十九

敘復謝太師啟

事遭非意。如拱璧以投人。恩予更生。幸大鈞之播物。亟解鵷鴻之綴。遐征魚稻之鄉。展轉逾時。低回就職。伏念某。世資寒賤。天性重遲。自初奮於途中。卽辱收於宇下。雖禍患飄零。最爲可笑。而哀憐記錄。終不少衰。屢陪鉛槧之羣英。幾閱星霜於半世。獨依洪造。豈有他腸。當風波洶洶之時。每爲十手所指。然犬馬區區之志。未嘗一日少移。天寶臨之人。皆知此。昨口鸞臺之屬。仍繙瓊笈之書。皆當世所必爭。豈非才之可

望果聞側目。遂至求瘼。始騰憲府之章。繼上掖垣之奏。當其極口。聞者寒心。雖思欲返於故棲。而衆論必擠於外服。若謂叨逾於寵數。誠且甘之。至云結造於事端。則爲冤矣。蓋宰柄雖明於黜陟。而人心未泯於愛憎。幸公論之傾搖。借孤蹤而聳動。始謂併幪之仰託。安得禍機。孰云萋萋之橫生。反之恩地。但欲薄人於險。靡思投鼠之傷。事始流聞。人皆駭愕。市三傳而有虎。誰爲釋疑。墨一誤而成蠅。卒蒙觀過。茲蓋伏遇某官學官百聖。勳塞兩儀。執古璣衡。轉一元於斗極。收時杞梓。列衆正於朝廷。爵齒並尊。身名俱泰。相堯舜。旣逾於七閩。猶伊周。並數於三人。方爲天下之安危。坐灼人材之邪正。謂鴻飛天下。而人自楚。越雖迹難明。然鹿走山林。而命係庖廚。於情可赦。始從輕比。用息衆譴。某敢不仰佩生成。退安流落。問簿書之餘日。理編籍之舊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皆緣薄技。待以國士而報以國士。誓畢餘生。

宮祠謝丞相啟

黜居善地。方依蠻服之民。收預洪鈞。復予祠庭之祿。捫心知感。零涕何言。伏念某初乏技能。久污班序。但欲追參於簪紱。靡思退服於田廬。果速煩言。甘嬰顯戮。蒙止從於輕比。始屏處於遐方。龍鐘七十之年。躅三千之里。念孰興哀於緩急。唯當瀝懇於生成。爰繼頒粟之使。思遂叩關之請。茲蓋伏遇某官學超今古。威聳華夷。致君澤民。孟子本六經之旨。制禮作樂。周公識萬世之勳。誦歌旣被於管絃。人物皆歸於陶冶。有如孤迹。早辱誤知。幸平日甄收。當曲借筆端之潤。乃晚途顛沛。反重爲門下之憂。逮茲拔拭之難。尙爾矜憐之至。某敢不潛深伏隕。補劓息黥。飽粗糲於南烹。已安分顯。望英賢於東閣。徒企光塵。以上播芳

大全卷四十

浮溪集拾遺

卷二 啓

四四三





浮溪集拾遺卷三

祝文 致語 祭文 疏 詩

明堂大禮奏告諸陵宗廟祝文

伏以自頃郊見。復茲歲臨。將擇季秋之辰。恭惟重屋之祝。

明堂大禮奏告太祖太宗祝文

伏以比獨剛日。恭致嚴禋。昭五室之禋容。輯兩朝之靈貺。禮有登配。神所顧歆。爰殫孝享。式舉累朝之典。不敢不告。

大禮畢恭謝景靈宮諸殿神御祝文

伏以比卽崇筵。具陳嘉玉。幸高穹之顧答。知景祚之靈長。坐格熙成。實貽燕翼。敢懋非涼之質。永承錫羨之休。

改元奏告天地社稷諸宮觀祝文

比以薦更大故。思靖羣生。乃卽履端之辰。博稽居正之義。疏恩肆眚。易號冠元。尙祈降鑒之明。克集係隆之慶。

公主下嫁祭告祝文

天屬至親。王姬貴胄。爰卜國婚之吉。茲逢后族之良。車服有輝。將成夫婦之教。蓍龜咸喜。爰知祖宗之心。謹以良辰。申茲吉禮。

謁先聖祝文

某奮自諸生。蒙聖恩移守此土。視事之初。祇謁廟下。誓行所學。以臨其民。雖在軍旅。敢廢俎豆。尙享。

謁諸廟祝文

某奉天子之命。來殿此邦。與神分職。幽明均保。疆域下車之始。敢以虔告。惟神陰相之。使枹鼓不鳴。雨暘時若。非特吏逃其責。而神亦廟食無愧。尙享。

謁社稷祝文

國家當艱難用武之秋。擇循良宣化之吏。不以某之不肖。使守此邦。撫其人民。而事其社稷。大懼迂愚。無以報稱。神惟降釐下土。秩祀萬世。使雨暘以時。疾癘不作。而守亦預有榮焉。尙饗。以上摺芳大全卷八十三。

春賽祝文

國之大事。在祀爲先。雨露旣濡。仲春在候。率循常典。徧於羣神。惟神之靈。功在社稷。用涓吉日。祇薦庶羞。冀闡鴻休。俾民受福。雨暘順序。不違農時。指日秋成。報其敢後。

秋賽祝文

國事之大。祀典爲先。有德在民。稱情立禮。霜露始降。律惟仲秋。歲有常儀。敢忘歸報。惟神廟食是土。恃民爲尊。民社旣安。神祠亦永。秋成在望。雨暘失時。冀顯靈通。以福黎庶。

### 秋祭諸廟祝文

提封千里。惟民所止。神實庇焉。春秋匪懈。享祀不忘。吏實主焉。況夫典禮守戒。祀事式遵。走羣司以致誠。哀百靈而時對。蓋將有禱於上下。神祇矣。今三秋載戢。載肅。萬寶將成。精意以享。必潔必豐。諒應其求者。必在乎冥冥之中。恭惟明神。血食廟社。亦旣有年。斯民奉祀。久而益謹。巫祝所告。神其鑒之。尙饗。

### 祭江祝文

惟神以海爲宗。王百谷也。靄霧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羣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爲陰陽。戾盈縮也。冰澌旣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饑。爲嘖聲也。貌貅萬屯。懼枵腹也。神甯忍字。倦揮沃也。虛呵難起。費升芻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尙邱雲師。覲露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 祈雨祝文

常暘從夏。酷毒異常。庚伏旣終。秋後奇暑。旱魃爲虐。農人是憂。日望雲霓。以蘇南畝。承流之寄。敢怠懇祈。潤澤焦枯。亦神之職。惟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伏願咳唾雲雷。散施膏澤。秋成不日。疵癘潛消。稼穡豐登。公私並濟。吏寬其責。神亦何羞。尙神有靈。烏敢忘報。以上播芳大全卷八十四。

謝雨祝文

比因旱暵。仰叩洪私。果遂感通。沛然甘澤。田疇充足。禾稼甫成。刈穫及時。正須杲日。浸淫不已。適害農工。是瀝丹誠。再禱祠宇。頑雲一掃。積潦頓收。慰彼三農。助成樂歲。神靈如在。報其不忘。

謝雨祝文

惟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咳唾雲雷。散施膏澤。秋成不日。疵癘潛消。稼穡豐登。公私並濟。吏寬其責。神亦何差。倘神有靈。烏敢忘報。

謝雨祝文

秋成在望。時雨愆期。仰叩靈祠。果蒙敷佑。雲車風馬。即日感通。一夕霽霽。三農胥慶。茲成報禮。用答鴻私。冀克豐登。以終神賜。

謝雨祝文

晴方浹日。已報旱乾。雨不崇朝。遂獲霑足。枯苗復□□□□□如茨如梁。將見曾孫之稼。實堅實好。嗣興居稷之功。□□□□□□無罪。肆陳薄奠。仰答神休。

奉詔北嶽謝雨祝文

粵惟冀方。歷春不雨。天子閔仁元元。先事悼懼。勅以牲幣。致虔靈岳。詔音未敷。澤已霽霽。帝用嘉粟。日勤不忘。申命守臣。拜賜庶下。今茲蠶則屢起。麥方及秋。尙緊垂休。錫以惠終。敢緣報告。重輸悃誠。

謝雨祝文

某至郡未及暖席。政之無良。遽以旱告。款未及謁。雨乃驟至。是神之深閔于民。而曲赦吏之罪也。敢不告。獨以拜靈貺。

謝雨祝文

爲令不德。尙未引去。以興旱暵之災。維神有靈。不賜罪誅。以加膏澤之惠。蔚晚禾而立穎。粲植稻以作花。飫飽決然可期。稻載于茲。虔卜式符民願。以蓋吏愆。豈人能爲。悉神之貺。

謝雨祝文

惟大荒落。陽氣浸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旣耗。土山亦焦。念土之毛。民慘不聊。祇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于神。惠此東臯。日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寢宜交。油然作雲。遂不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爲美苗。罷遣兒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藏絨鼓簫。秋成可期。玉燭遂調。樽有旨酒。豆有嘉肴。拜貺于神。神鑒其昭。

祈晴祝文

民命所繫。軍食尤重。一或阻饑。流爲盜賊。吳興澤國。土薄水深。時陽獨宜。他郡莫比。自春徂夏。苦雨浸淫。蠶麥粗收。耕農告病。牧民是職。任責其誰。用瀝丹誠。力祈靈宇。覬垂哀憫。以福斯民。卽掃頑雲。頓收積潦。農夫相慶。指日有秋。民旣蒙休。神亦何愧。

祈晴祝文

宿麥甫成。暑雨爲沴。鋤耘告病。農心焦然。敢瀝丹誠。請命祠宇。願敷明祐。以拯斯民。掃蕩頑雲。收除積潦。三農奮力。百穀順成。永賴神司。其敢忘報。

祈晴祝文

淫雨繼作。農工告窮。已成漂沒之憂。詎免禱祈之瀆。惟神善應。有感必通。願掃重陰。以貽靈貺。卷舒在手。少推不倦之仁。功利在民。遂終有年之慶。

謝晴祝文

比緣淫雨。有害三農。民心焦然。伊誰之責。是殫誠悃。禱於神明。果遂感通。漸獲開霽。春蠶在望。宿麥甫成。奮力耕耘。蒙福千里。用涓吉日。少答鴻休。尙克有秋。以終靈賜。

謝晴祝文

比因天譴。暑雨過期。百姓怨咨。田廬漂沒。寅夕惴恐。莫敢違甯。徧禱靈祠。期于必應。果膺神祐。閱此下民。略其罪愆。俾免溝壑。密雲暮捲。積潦朝除。赫日旦天。陰氛自殄。農夫農婦。奮力相呼。愁歎之聲。變爲和氣。涓辰維吉。薄祭是羞。仰答靈私。冀永神賜。秋成在望。延頸以須。

謝晴祝文

某以憂寄。出守此邦。三年于茲。水旱屢請。神不爲瀆。年穀頻登。淫雨害農。有疇後應。敢陳菲薦。少答神休。

冀克有秋。以終其賜。以上搢芳大全卷八十五。

禮席致語

奠幣告期。配合既成。於五兩。治辰叶吉。綢繆適迨於三星。方親合卺之儀。宜舉合簪之宴。恭惟某人。淵源學海。黼黻儒林。妙選無遺。始信青錢之價重。新聲和叶。悉知白雲之句口。嘗振臂以當千。幾擅場而挾兩。騏驥一鳴。而望燕首越。干將百鍊。而刺革斬犀。豈徒爲江左之文豪。直欲繼洛陽之年少。鄉人聳慕。夙高駟馬之門。女黨榮觀。今作乘龍之客。久欽俊譽。願締率姻。某人譜系清高。雅重崔盧之甲族。封疆密邇。何殊韓范之世昏。舊傳逸少之嘉。恨識長鄉之晚。初月乍隨於莫秀。嘉期有協於桃夭。幸玉趾之來臨。結金閨之永好。如借津梁於星漢。大開樽俎於桃源。衣縈伯子之香。帶動九枝之燭。謝公庭廡。益添珠玉之芳。羸氏簫笙。常有鳳皇之應。薄技上逢於綺席。蕪詞敢侑於清觴。九賓珠履會清宵。羽蓋參差次鵲橋。應有玉臺供撫扇。豈無丹鳳引吹簫。一枝仙桂香全近。三月蟠桃色正天。看取樽前冠玉客。乘龍喜氣近煙霄。搢芳大全卷九十。

祭莫大卿文

嗚呼。惟大觀之初元。始識公於班序。望眉宇之粹然。知德人之可慕。奉談宴以周旋。紛數適而莫數。辱投分以日深。人孰如於我故。逮抵命以剖符。辱若溪之佳處。偶通德之里門。憩康成之杖履。豈綿薄之克勝。得吏師之口懼。間簿領之沈迷。輒相從於樽俎。訖歲時之主移。免鄧侯之摧去。既沮闕於山川。猶書郵之



旁午申松柏之後凋。每勤勤於縞紵。口歲月以來冬。卽名山而暫寓。聞宿疾之復侵。冀卽寬而調護。悵城闕之相望。莫見公而勞苦。蒙手字之欵傾。訣終天於朝暮。會閱日之幾何。忽傳聞於音訃。偉夫子之好修。極精明而本恕。鄙奏讞之深文。家傳書於小杜。流愷悌於三州。寄哀矜於兩部。雖社壽之已多。人方期於衛武。胡遽奪於老成。哀鄉評之誰主。矧千日之服膺。將典型之安取。寫哀涕於一觴。隔言語於千古。嗚呼。尙饗。

祭盧諫議文

惟公奮於南服。以學發身。篤信所得。古爲貴珍。始事學省。亨塗可循。力請補外。心無屈伸。天子嗣服。敷求正人。有以公告。當膺選掄。遂應召節。來朝帝宸。初副臺屬。旋升諫臣。當之傾待。有疑必詢。公亦展盡。屢櫻逆鱗。坐使初政。朝綱一新。衆謂朝夕。登公要津。孰云小泰。遂以大屯。如木合抱。摧之半辰。訃牘來上。天顏色嘖。哀贈絕等。從中出綸。惟數修短。誰逃太鈞。公獨非命。天乎不仁。旅櫬千里。旁無族姻。銘旌所過。見者酸辛。矧我同省。餘光幸親。川塗契闊。笑語未頻。茲焉已矣。揮涕滿巾。有酒旣酌。有肴旣陳。公來一訣。永反其真。尙饗。

焚黃祭考妣文

嗚呼。某獲罪於天。不獲終考妣之養。又不能躬守墳墓。奉祠春秋。日往月來。於心哀慕。有不勝言者。幸銜訓嗣事。叨榮於朝。每朝廷恩數之頒。必推本有所自。進官遷秩。追賁泉扃。故自某去松檟。十八年間。被命

書者無慮十數。謹擇剛日。告於墓前。惟我考妣。惠顧不忘。服天子寵休。以垂裕於後。以上播芳大全卷九十六。

### 堂祭壽光縣君文

某等得罪神明。傾奪慈蔭。熒然孤露。駒犢不如。日月有期。禮當卽遠。扳號莫及。糜潰肺肝。不敢滅生。以身爲殉。忍羞甘旨。如奉晨昏。瀝血呼天。訴冤何所。

### 代壽昌縣君祭張通直文

嗚呼。余來媿於君門。逮舅姑之輔佐。同張氏之艱難。若墳篋之應和。憫叔姒之二三。及所天之遘禍。保齒髮於桑榆。蓋唯君而與我。幸似續於兒曹。各承基而不墮。余竊邑於脂膏。玷清班於禁鎖。享甘膾於優游。亦吾家之足賀。憶靖國之初齡。從子官於浙左。承祖餞於行車。起柏持於別坐。謂聚散之何常。涕交頤而疾墮。曾此會之幾時。遽春風之五過。聞霜露之憂居。欲亟歸而不果。恨嘔老之無窮。氣傷孤而愈挫。唯福壽之平生。無秋毫之坎軻。爲天子之甲門。孰人言之敢破。天胡嗇於百年。使不終於保荷。退忍哭於纁幃。反惜成於香火。嗟已矣於一觴。終莫聞於咳唾。嗚呼。尙饗。以上播芳大全卷九十九。

### 祭太學同舍文

嗚呼某人。命止斯耶。以君之年。如猗蘭杞菊。方欲擢秀。而遽振其芽。以君之才。如連城玢珞。方欲追琢。而遽裂於瑕。矧君之慈祥。豈弟尙友之久。而中道奪去。其誰不嗟。嗚呼。哀哉人世。如沫聚水。合散須臾。甯有定體。蟲臂鼠肝。均在鑿錘。方生方死。其樂等爾。子返其初。何足追企。但悲夫北窗之間。几席蕭然。霜月明。

空秋風激天。想音容尙存。而人則已矣。況於家山阻深。負絕千里。壽親在堂。誰繼甘膳。室有孺人。今則誰恃。旅魂孤笑。何日歸歟。興言及此。殞淚如洗。嗚呼哀哉。悠悠百年。壽天一終。死必有所存。子□□。白馬素車。敢替交情於元伯。隻雞斗酒。聊陳哀醑於橋公。嗚呼哀哉。尙饗。

祭趙淑人文

嗚呼。天奪我中饋之良。二紀於茲矣。墓松乖隔。亦復年多。幸討榮於朝。屢蒙天子恩數。哀我賢配。命書具存。乃涓剛辰。嗚呼哀哉。尙饗。

祭壽光縣君文

嗚呼。太邱之孫。懿行藹聞。相爾條口。平陽繼嬪。舅姑不逮。慕老終身。歲時祭享。必潔以清。采蘋其職。法度是循。鴈鳩其德。惟一惟均。受錫爾邑。從爵爾君。篤生令子。事業青雲。義方詒訓。遂大厥門。榮口踰紀。忽反其真。令終有淑。夫淑何云。牛眠吉卜。指日高墳。爾酒旣旨。爾肴伊芬。尙饗。

祭靖安縣君文

嗚呼。余之先人。遺息十數。事親日長。惟余與汝。相望卒歲。汝遽余先。曾未再諗。先人不天。嗚呼哀哉。伏惟尙饗。以上播芳大全卷一百一。

請明教長老開堂疏

不離世諦。諸佛刹刹現前。直指心源。衆生人人說法。然言下有可傳之派。而古來無不續之燈。不假當人。

孰提正令。堂頭入毘盧境界。真臨濟兒孫。土木形骸。冰霜志操。一言半偈。久爲衲子傳來。萬水千山。行到江南盡處。潮音一振。海衆邁歸。正當象教一千年餘。大家說臘月三十日話。信手拈來皆是。臨機踢倒便行。要使吳頭楚尾之區。坐增齋鼓粥魚之氣。遇緣斯感。無事于謙。

### 修定香院疏

童子聚沙爲塔。道師因險作城。雖非真實。示世間。尙謂莊嚴成佛事。矧茲古刹。建自唐朝。俯百家樵牧之區。控千里舳舻之會。山明水秀。勝迹宛然。雨撲泉傾。舊臺無幾。仰賴天福長者。垂憫百年道場。一新鐘梵之音。再振江湖之上。同修勝事。各起信心。廣慈悲喜捨之緣。成廣大無邊之福。以上摺芳大全卷七十九。

### 賦琴高魚

百川萃高州。水族何磊砢。其間琴高魚。初未列楚些。豈堪陪薏鮮。裁用當肴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裹。遂令四方傳。嚙嚼亦云頗。俗云琴高生。控鯉宛溪左。靈蹤散如烟。遺鬣尙餘顆。向來騎鯨人。逸駕嘗慕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么麼。得無效齊諧。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跡由漢禍。越王載王餘。變化更微瑣。因知天地間。人莫窮物夥。區區于其中。臆決蓋不可。僞真吾何知。且用慰頤朶。資退錄。

### 宿焦山方丈

明發理煙艇。歡言濟遙岑。盤渦沸風雨。稍辨鐘磬音。行行並疎柳。迎客多幽禽。扶輿上犖确。始見江湖深。臺殿明海色。嵌空憶龍吟。修廊延客步。妙香慰人心。遐眺未云極。千巖忽秋陰。孤月欲生嶺。諸天悉浮金。

茲遊信奇絕。況接支道林。夜語不知旦。虛窗對橫參。人間驚毫末。物外雄窺臨。稽首悟真理。微生安所任。蒼崖有奇字。霜乾約重尋。京口三山志。

桃源行

祖龍門外仙傳壁。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雲。只屬尋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卻媿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求長年。庚溪詩話。

春日

一春略無十日晴。處處浮雲將雨行。野田春水碧于鏡。人影渡傍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笑。似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煙暝客衣溼。破夢午雞啼一聲。游宦紀聞。

題大年小景七古

忽驚坐上江天渺。半幅鵝溪寫霜曉。風低黃蘆潮欲到。平沙無人喧宿鳥。向來著眼應萬里。開卷尺餘那盡了。須知王孫寄筆力。平日氣吞雲夢小。故將點綴調兒輩。不待淋漓翻墨沼。滕王蛺蝶往誰並。曹霸驂臨今已少。坐令好事費百金。窗几短屏橫軸繞。君家此本傳幾世。羈客見之先絕倒。江頭歷歷舊行處。好在魚磯落寒潦。浮家汎宅歸去來。還看飛鴻臥林杪。聲畫集。

徽宗皇帝靈駕發引挽詞四首

圖治八王上。增光六聖餘。仁恩漸動植。文物揜詩書。未及金滕啓。俄成玉帳虛。衣冠歸故國。神已在華胥。三雍無逸雋。四海屢豐年。嘉瑞標圖諫。休功被管絃。鼎成龍卽去。書遠雁空傳。多少承平老。遙悲杞國天。無心居大寶。有子轉鴻鈞。萬里方終宴。千年忽上賓。地今從萬葬。天不返虞巡。愴極皇情處。還觀吉仗陳。七聖迷途後。宮車遂不回。乘雲知益遠。濡露但增哀。日卜天甯近。山依冰固開。千巖應更季。從此是軒臺。

隆祐皇太后挽詞三首

四紀歸坤極。三朝賴母臨。德齊先后懿。恩及聖君深。冊寶追崇禮。衰麻欲報心。哀榮千古事。誰復事徽音。化行江漢域。人喜翟車還。色養方無阻。神遊遽莫扳。月沈長樂殿。雲繞慶都山。不奉旋京駕。千秋慘聖顏。德盛周文母。儀尊魯正妃。山河墜地載。星宿掩軒暉。此日哀笳曲。他年大練衣。越岡甯久駐。會有霸陵歸。以上播芳大全卷一百二。

詹令人挽詞二首

小隱嚴陵下。當年得孟光。里師爲婦順。子慶事親長。洲橘應還熟。庭萱遂不芳。他年冠蓋會。來看伏牛岡。有子皆通籍。迎扶出萬山。色難三釜外。眉壽百年間。帝渥書泥紫。兒戲服綵班。空成潘岳賦。無復板輿還。播芳大全卷一百三。

餘杭道中

過境全疑道若窮。縈紆百轉曲回通。人行山頂半天上。舟繞溪流亂石中。獄訟已無前世號。衣冠猶有古

人風。纔歸又見爭相慶。共聽歌謠萬室同。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七。

何郡王挽詞二首

兩紀中天侍冕旒。甘盤仍作濟川舟。傳家經術終黃閣。袖手功名未白頭。身似留侯初去漢。葬如姬旦不  
忘周。千官祖奠城東陌。千里春風鼓吹憂。

名標南國洞中天。胄出西京鼎足賢。早扈六蜚依日月。晚辭三事作神仙。馬蹄忽到滕公室。雞夢那逢謝  
傅年。一品真王封異姓。功臣誰不數凌煙。播芳大全卷一百三。

按汪彥章詩文。四庫館臣摛輯於永樂大典。並參校以浮溪文粹。遂定著爲三十六卷。卽此本也。近人歸安陸氏。心源儀願堂集。有是書跋。謂宋人所選總集。及地志說部詩話。尙載有彥章所作。可據以補此本之缺者。備列其目。不下一百六七十首。茲因卽陸氏所舉諸書內。逐種採掇。詳加校對。知陸氏所舉。亦有與此本複出者。如知杭州葉夢得復舊職制。賀北郊禮成表。賀冬表三首。賀巡幸起居太上皇帝表。賀范祕監啓諸文。隆祐太后輓詞第二三首。靖安縣君輓詞。避地西亭。野步諸詩。皆此本所已有。間或題目不同。陸氏未取其文互對。因而誤列。又如賀斬虜離不表。賀收復涿易。二州表。賀捷奏表。到任謝太師啓二首。到任謝丞相啓丞相小簡八首。又四首。又五首。張主客輓詞。陸氏謂見於播芳大全。乃並無其文。豈陸氏所藏播芳大全。別有足本歟。他如青詞表本三十餘首。與提要所舉明堂禮畢奉告表本等三文。皆屬相類。應恪遵純皇帝諭旨。盡數

刪削不復採取外。計尙得文詩壹百篇。分類編次。蓋爲三卷。刻附於後。彥章撰著宏富。其龍溪、淨溪兩集。各有六十卷之多。陳振孫至稱爲能集宋人駢偶文之大成。所惜散佚已久。一再摻羅。僅而得此。倘將來有見聞廣博者。踵是以增之。則跂望良深已。光緒乙未閏夏。會稽孫星華子宜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浮溪集  
附拾遺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汪

藻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上海及各埠

上海河南路

平



3
4
1961